



大衆

集

六月號

論語
：見義不爲
無勇也
：子曰

大衆出版發行



DARKIE INK



水 墨 人 黑

本廠出品黑人墨水，非一般普通墨水可比。不但用料絕對高貴，且經有名化學技師，配方監製，實地試驗，數年以上，認為最合理想的國貨墨水。更抱服務社會為前題，薄利為宗旨，故售價比眾低廉，誠文化界之一大貢獻。

品出廠水墨人黑海上

售均局書大各

號二四路南河

品

現

批呢絨高
級綢青



部裝服
師裁名於也維請聘
于斯多皮
(BYZOWSKI)
服均製精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雙馬牌雨衣

第一樣式 第一料質

品出器廠衣雨生祥海上

明明

大衆六月號目次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插圖▽
彩色銅圖四頁
△短篇小說▽

<p>鄉諺證古……………張壽鏞(七)</p> <p>四書別釋……………張叔通(五)</p> <p>宋元語體文「助詞辨略」……士(三)</p>	<p>△參攷資料▽</p>	<p>孝經講義……………唐文治(六)</p> <p>中庸新解……………胡樸安(七)</p> <p>中國學術史上四大爭端……………王治心(三)</p>	<p>△國故新知▽</p>	<p>農人們……………楊絢霄(六)</p> <p>拾黃金……………朱淇綠(五)</p> <p>一夕……………胡三葆(五)</p> <p>救濟金……………白家漢(四)</p> <p>夫婦之間……………廖康民(三)</p> <p>誘惑……………唐萱(三)</p> <p>瘋女人……………徐卓呆(三)</p> <p>遺志……………程小青(七)</p> <p>別墅之怪……………包天笑(九)</p> <p>白薇……………予且(四)</p> <p>弓抱殘……………予且(四)</p>
--	---------------	--	---------------	--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雙馬牌雨衣

第一樣式 第一料質

品出器廠衣雨生祥海上

明明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B.H.B.

衣雨牌馬雙

一第樣式 一第料質

品出善榮廠衣雨生祥海上



△散文筆記▽

病廢閉門記……………胡樸安(六)

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跡考……………譚正壁(九)

溫夢錄……………王治心(九)

造像談……………胡亞光(九)

寄瑣散葉……………范烟橋(九)

我所知之虞洽卿……………孫籌成(一〇)

雉尾集……………屈彈山(一〇)

余之記者生涯……………張叔通(一〇)

上海名人論……………金人納(一〇)

國際知識……………安納(一〇)

△史地常識▽

兩個歷史上人物……………嚴肅(二五)

太平洋的幾箇島嶼……………嚴懋德(二七)

△戲劇▽

電影表演與舞台表演的區別……………魯思(二〇)

朝露……………顧仲彝(二三)

銀海滄桑……………姚克(二六)

△長篇小說▽

拈花記……………包天笑(二九)

過渡時代……………張恨水(三一)

編後小記……………編者(三四)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B.H.B.

衣雨牌馬雙

一第樣式 一第料質

品出善榮廠衣雨生祥海上





弓抱殘

予且

弓抱殘今年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

他令人注意的地方，一是他的白髮長鬚。二是他的一身肉，有紅有白的像壯年人一樣。三就是他常說的一句話：

「大江南北，二十年前，誰不知道我弓抱殘！」

誠然的，二十年並不是一個短的時間哪！二十年前也許他是一位英雄好漢，人家聽見一個弓字，也許就會吃驚，可是如今的弓抱殘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弓抱殘了。他住在一個茅屋裏，茅屋裏只有幾根上了鏽的槍刀，天氣晴朗的時節，他有時興起，就在門前空場上練幾路拳，但也只能引起孩子們的注意。大家笑哈哈的拍着手，喝兩聲彩，此外便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茅屋並不是弓抱殘的，乃是他的徒弟張靜川的。張靜川是個文人，家裏還有幾個錢。他有一層過人之處，就是他一生對人，總是笑呵呵的，遇事悉皆隨便，就拿他拜弓抱殘為師的話來說罷，他又不是一个武的，更不能跟隨弓抱殘學點什麼。他是隨便便拜上這位老師，忽忽已有十年彼此不通音信，如今這位老師老了窮了，忽然跑來找他。他還是那副笑呵呵的面孔說：

「如果老師不嫌棄的話，我的鄉間還有一間茅屋，就送給老師住罷！」

弓抱殘是在這句話下住在鄉間的。他孑然一身，住在這個茅屋，早上在村上茶棚裏坐着，自己不舉炊，飯是搭在人家的。中午，打一個午覺，晚間，喝上二兩酒，這就是他的生活。

如果弓抱殘就是照這樣活下去，也可以無慮的過上一生。張靜川雖不是一個大富翁，供給他這樣一個清苦而又簡單的人。可是他那句：「二十年前，大江南北，誰不知道我弓抱殘」說的太多了。還有他那一身肉。人家都說：「看哪！像這樣老的人，身上都應該是乾而且瘦的，你看他那副有紅似白的樣子，不是有功夫是什麼？」

「二十年前，二十年不是一個短時間哪！那時我們都還小呢。我們住在鄉下的人，怎麼會聽見他的大名。」

這是村中的人對於他一種普遍論定。弓抱殘對於這種論定是很愉悅的。早晨在茶棚裏，晚間喝過了酒，和他們閒談的時節，總要談起自己得意的往事。例如他以前可以拿盛幾百斤的紹酒罈子，旋轉如飛呀！一根煙袋打倒二十四個壯年人哪等等。他不是沒有氣力，就是在現在這個年紀，在村子裏要是和少壯人一個抵一個鬥起來，他還是可以得勝的。所以他來了之後，村子裏別的好處沒有，就是沒有人敢打架，一打架人家就會把弓抱殘叫了來，弓抱殘一來，他們自己就

會解開了。

弓抱殘在鄉間的勢力如此。張靜川在城裏呢？也受到他的好處。許多人全知道，他的師父弓抱殘來了。一個二十年前，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的，盛幾百斤的紹酒罈子旋轉如飛，一根煙袋打倒二十四個壯年人。

「師父沒有不保護徒弟的，況且這樣一個尊師的人。」於是，原想向張靜川借債的，現在也不敢向他借了。欠債原想拖欠的，如今也不想拖欠了。城裏應收的租金，都一如期繳納，繳的人不拖延，收的人不作弊。鄉間的租呢？更是秤平斗滿，毫無欠繳給張靜川，雖然靜川還是照以前一般笑呵呵的，一般的不計較。

如果張靜川就照這樣的過下去，也可無憂無慮的消磨他的歲月。弓抱殘雖吃了他的，用了他的，住了他的。有這麼一個二十年前，大江南北，誰不知道的名，間接對他就有不少的益處。但是他太隨便了，太不注意了，他一毫不感到這些好處。好像弓抱殘來了和弓抱殘沒來對他都是一樣。

他雖然覺得是一樣，別人却覺得是兩樣。弓抱殘的名聲在城裏和鄉間傳播着，便引起城中一位姓李的注意起來。這姓李的單名是個化字。他比靜川的年紀小，他聽見了有這麼一個弓抱殘，便要靜川替他介紹一下。他說：「我不像你，我是要練功夫的。不練功夫的他可以收做徒弟。練功夫的，他自然也可以。」

於是，他出了轎錢，叫了轎夫，拿了張靜川的名片。派人押了轎，去到鄉間請弓抱殘了。

弓抱殘是喜悅的，他看見有轎子，有押轎的，有名片。他喜洋洋地到了靜川的家。兩句寒暄後，就把李化拜師的話說出來了。並且告訴他，李化不比自己，他是真的練功夫。

「真的練功夫？」

弓抱殘的話還沒有說，靜川就笑呵呵的替他作主答應下來。好在靜川是個隨便的人，什麼儀式手續都是隨便的。他並且笑着告訴李化說：「弓老師就是一個隨便的人，他的大名本叫做『把子』你看這是多麼難聽的名字，所以我就把這『把』字改作『抱』字，『子』字改作『殘』，立刻就變得雅起來了。老師無話說，他就用了這個弓抱殘。」

他們師徒兩人被李化約了去吃飯。這餐飯是在李家花園裏吃的，花園的場子很大，有三個讀書室，讀書室的前面放着一些石鎖等練功夫的器具。李化說：「我不能天天打轎下鄉接老師，我想請老師風駕住在舍間花園中三間讀書室。我知道老師久住鄉間，當然對鄉間有些愛慕。我也不敢留老師長住在城裏的。老師到舍間的時候，我們可以派人把鄉間屋子修一下。靜川兄，你那屋子也該修理一下了。」

「是的！是的！」靜川仍是那樣笑呵呵。

「這件事讓我來辦吧！」

李化真的照這樣辦，弓抱殘的那些破行李破用具和那些鏽的槍刀，原是一担挑到鄉間去的，如今又是一担挑到李家來了。

弓抱殘雖然是老師，老師却並沒有自主的權力。他原是住人家的，吃人家的，用人家的。他只望着張靜川，張靜川

原是隨便的。如今因為他的隨便，弓抱殘便到李家去住了。

李家的起居飲食，自然要比鄉下好，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不過弓抱殘却並沒有覺得好。他每天對着那些大小石鎖，心裏就想着：「這到底是不是自己可以玩弄的呢？」

他在李家住了一個禮拜，享用的非常優渥，禮拜的末尾，李化又開始請客了。被請的客人有張靜川還有另外幾個城裏的神士。紳士之外就是一班年輕的力士了。他們在吃飯前，大家都預備去試一試。

他們隨便試了一試之後，大家都望着弓抱殘，弓抱殘到底要不要去試一試呢？他不敢，他覺得自己的年歲，到底是老了。不能試，倘使一試之後，還不如那些少年人呢？對於自己的名譽，可就有相當的損失。

他望了望李化，又望了望張靜川。

張靜川仍是笑呵呵地，他隨便的說：「這些東西，要是在二十年前，弓老師真是玩都不要玩的，弓老師玩的是槍刀。」

「槍刀！」弓抱殘笑着說：「如今已經上鏽了，如今已經上鏽了。」

他摸着他自己的鬍鬚。李化說：

「老師如果高興的話，可以練一套，廣廣我們的眼界。」說着就叫人從房裏把那鏽刀拿出來，送到弓抱殘的面前，弓抱殘無法，只好硬着頭皮練上一套了。

這一路刀法，他不練已經有十年了。如果不是在這個環境裏，大家心裏還有一個二十年前，誰不知道弓抱殘這層意

見在心裏的話。大家準會覺得這是一個無用的老人在耍一段廢鐵，刀既不像刀，人的姿態也太於僵硬了。

可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看着他，誰也不放鬆一眼。弓抱殘耍了一刻之後，自己就覺得不行，他心下一亂，那些直勾勾地望着他的那些眼睛，全都被他察覺出來了。他覺得自己要的不行，不能入他們的眼。胡亂的收了場，一面很慚愧的笑着說：「老了，不行了！不行了！」

他看着大家的臉，他察覺那些壯年的力士們臉上都有看不起他的神氣。尤其是中間那位年歲最小簡直有笑自己的神氣，他想像他這樣人，要是在鄉間的話，自己準得給他一點苦頭吃，方出得自己心頭的憤恨。無如現在是這裏，自己總不能故意找事。他端了一杯茶，硬捺着自己的性子。看着場上第二個節目又開始了。

這第二個節目，是「互撲」，大家都把衣服脫下換上密行的短襖，兩個人互相撲跌，看是誰的力氣大。弓抱殘看那最年輕的一個，大有輕敵的狀態，一連被人撲跌了幾次，他就向李化說了。

「這個玩意兒我以前也愛的，最要緊的不可輕敵，看那最年輕的一個，他就是因輕敵而致敗的。」

「老師要不要指教他一點。」

「不用了！」弓抱殘搖了搖頭。張靜川却笑呵呵地道：

「橫豎是大家玩玩，老師可以寓教訓於遊戲之中呵！」弓抱殘想，這是自己給他教訓的時候。對於「互撲」在壯年的時候，本是十分有把握的。今天可以給這孩子一個教

調。他帶笑的脫下衣服，那一身有紅有白的肉，立刻呈露在人的眼前了。大家看着都佩服。弓老師有這樣年紀，還有這樣好身體。

弓抱殘把短襖穿上了。李化道：

「周清，弓老師要和你試一試。」

「和我？」

那年輕的人指着自己鼻子笑着這樣說。

「老師要教你幾着。」

話還沒有完，弓老師已經上了場了。周清更不和他客氣，彼此互撲起來。在弓抱殘的意思，是要走上去，就可以狠狠地摔他一交。那知道這一次他並不輕敵，他蹲在那裏好似一座小小的山，任憑弓老師用盡生平之力，休想動他分毫，弓老師頭上的汗出來了，臉也紅了。身上也紅了。就在這時候。不圖他陡然一用勁，弓老師就從他背上翻過去跌在地上了。

這一着他覺得做的十分有光彩，他無意中打倒了二十年前，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的好漢，雖然大家都楞楞地看着，沒有敢喝一聲「彩」。他只得很謙虛的走到老師面前，打了一躬，陪了一個罪。恐懼地站在一旁。

李化道：「剛纔老師向我說過，周清是輕敵的，所以他撲不過鄭奇。老師知道他是一個有力的人，所以親身下場指教他。諸位看，輕敵，連鄭奇也撲不過，不輕敵，連弓老師也撲得過。」

他以為這話說的真是兩面光輝，但是他不知弓老師的老

骨頭經不起一摔，他已經在內部受了傷了。他支撐着走進他房，一句話也沒有說，把衣服換好，癡呆的坐在那裏。

這餐飯就在這時候開始吃了。張靜川還是笑呵呵的。其餘的人，都是靜默無聲吃了這餐飯。

大家都散了，張靜川也回去了，剩下了弓抱殘一個人坐在那裏，覺得遍身骨頭，都有點隱隱作痛。他回想到以前的自己決不會如此。如今，要想再和少壯年人爭勝負，是完全不行了。

在第二天早晨起身的時節，情形比第一天更壞，好像遍身的骨頭要散掉了似的。李化也沒有來，張靜川也不來。他們似乎早已知道還是不見他的面最好，見了面反使他覺得分外難堪。

一過禮拜過去了，弓抱殘已經覺得好了些，他想這裏的日子不好過，自己還能教人家什麼呢？還是到鄉下去！還是到鄉下去好！

他拿了一根杖，自己獨自回到鄉下去。那知到了鄉下，那間茅屋已經被拉掉了。鄉下人都奇怪，大家都圍着問他！

「弓老爹不是被周清打傷了麼？」

「不！不！」弓抱殘發出一陣苦笑。

「我知道老爹是不會被那小子打傷的，他是個什麼人？」

老爹你是二十年前的好漢！」

「老了！」

「老了！他也不是你的對手。看你現在不是好好兒的在這兒麼？」

白薇

包天笑

下卷

在一個春天，在一個融雪天氣的暖日和包圍裏，梁燕是與許多同學，在復明大學校畢業了。

有許多同學們，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謀到了出路。有的是進了金融界，在銀行裏當一位職員。有幾位學法律的，便掛起牌子來當大律師了，報紙廣告上，竟見他擔任了好幾處的法律顧問。還有一位最闊氣的，身入政界，雖然現在還不過小官僚，然而他們家裏有錢，而且他還能幹。稍為歷練一下子，預備運動一個縣長做做，撈它一票錢，也不枉了十年窗下。

然而梁燕却不濟事，他沒有鑽營的能力。并且他又是一個寒士。世間許多事，都是要從交際得來，他却不善交際。況且交際要有交際的餘裕，他那裏有這交際的力量呢？但是他的處境又不能不有一個職業。雖然他家裏的人很少，父親是早已故世了，家裏的人，只有一位母親，和一位妹妹。但以前他的進大學，所有學費，也已經是羅雀掘鼠而來，深望畢業以後，獲一職業，足以彌補此缺。

而且他的妹妹，也是秀外慧中，現在正讀中學。倘然梁燕找不到職業，他妹妹也只好輟學。然而梁燕却愛護這妹妹，非但要使她中學畢業，并且要使她妹妹讀大學畢業咧。但是天下

事求之愈殷，反而不能獲其所願望，梁燕自出學校以來，一擱便是半年，人家說：「畢業即失業」，正應了這句話了。

後來經一個友人，介紹了一個錢莊店裏的職員。薪水既極微薄，地位也極卑下，他本來不甘小就，以一個大學生而就此職位，不免自待甚菲吧？然而不就此席，又將賦閒至於何時呢？他這時把初出學校時的雄心勃勃，早已消磨殆盡了。因想丈夫屢屈於一時，又算得什麼事？歷史上英雄豪傑，在不得時的時候，也都是降志辱身的，他想到了這裏，也便答應去就錢莊店裏的職務了。

這一家錢莊的東家，是一個小暴發戶，從前是一個上海人所謂白相人也者，現在雖然是做了錢莊老板，却仍舊以白相人的姿態，出現於他們那種錢莊幫裏。而且這家錢莊的一切管理權，都在那位老板娘孃的掌握中。這位老板娘孃，年紀約摸四十歲光景，大約是出身於勾欄中，然而頗為能幹。老板却有些忌她，據說在老板落魄的時候，她曾在金錢上助以一臂之力，便爲了這一點緣故，他們是患難中的夫妻，永不相棄的。

但老板還是白相人的一貫作風，雖然梁燕是一個職員，因爲他年紀輕，老板便把他似從前的學徒一般看待。常常的對於他頭指氣使，什麼事都呼喚他。人家說：「他還是一個大學校的畢業生咧。」老板却不買帳：

『哼！什麼大學生？』他翻起了大拇指說：『要享福到自
己府上去，穿點西裝，跑跑跳舞場，不是很寫意嗎？大學生賣
幾個大錢一斤？那班從來也沒有進過學堂的人，一樣也發大財
，做大官。上海灘上不認得字不要緊，不認得人就緊了。大
學生三字，嚇不倒人，某一處咖啡館裏的西崽，也都是大學生
喇。』

老板的論調是如此，然而老板娘却與梁燕有好感。因為
梁燕是一位青年，而且梁燕雖然窮困，却是個英俊人物。老板
娘娘雖然是四十左右的人了，却還打扮得很摩登，對於老板往
往不假詞色，對於這位青年，似乎特別柔和。最可怪的，當老
板不在家時，她便與梁燕來討論生意上的事。為的老板娘就
住在那一家錢莊的後一進宅子裏，可以朝夕相見呀。

『梁先生！』老板娘說：『我有一筆生意，做了可以得
到對本對利。但是你要給我瞞着老板，這是我的錢做的，不是
老板的錢做的，我又何必告訴他呢？』

『既然是老板娘的錢，各人做各人的生意，何必瞞着
老板呢？』梁燕覺得瞞三瞞四的事，總是不妥當的。

『爲什麼呢？』老板娘道：『你不知道老板是個荒唐鬼
嗎？他外面有花頭，借了小房子，打量我不知道嗎？假使他知
道我手裏有幾個錢，便千方百計的來弄了去，我的錢，被他弄
去的已不少了，爲什麼要把我的錢，供給他亂弄，借小房子
呢？我有錢，我可以自由使用，我高興給誰使，便給誰使就得
了。』

她說着，便向梁燕回眸含媚一笑，這一笑，却笑得梁燕有
些汗毛兒站起來。

可是這筆生意，到底做了。做生意的人，以權利爲原則，

既然可以獲利，爲什麼不做呢？在清算盈利以後，老板娘娘博
慨的以所獲盈餘的一半，分給了梁燕。他再三推辭，而她却再
四要給他，真使梁燕覺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不到一星期，已被老板知道了，把梁燕大罵了一頓。罵一
頓，也無足爲奇，梁燕知道這事終須發覺，發覺以後，爲老板
所痛罵，這也是意中之事，他早已預料到了。還有老板娘娘分
給他的盈利的一半，他也沒有用掉，倘然他要把這筆錢嘔出來
，他也可以把原璧奉趙，因爲他根本就不該得這筆錢。

但是使梁燕最難受的，便是使老板夫婦兩人反目了。不但
是反目，甚至於夫婦兩人打出手。老板娘娘當然是迴護梁燕，
她覺得做這一筆生意，無甚關係，即使所獲的盈餘，全歸了老
板，也沒什麼希罕。因爲從前在經濟方面，幫助他的地方，着
實不少。往往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她拿出金剛鑽首飾來抵押
，使他得以渡過難關，不是沒有的事。

使她憤恨的是：他不該得罪梁燕。因爲這筆生意是我託了
他做的，我有我的錢，何必一定要告訴你？而且所以不告訴你
的原因，便是我叮囑他不要告訴你的。爲了從前吞沒了我的錢
，至今未還。而且這一分店，我也是主人，我也可以做一半主
的，總之是你不該責罵梁燕，凌辱梁燕。

但老板的這一回痛罵梁燕，恐怕也是借題發揮吧？他在平
日間覺得老板娘娘對於他過於親熱了。雖然年齡相距了一半，
早一些時候結婚的話，也可以生得出那樣一個孩子，可是那種
情態，顯得非常難看。她是出身於勾欄中的人，在年輕時，老
板就非常防範她。現在已過中年，美人遲暮，防範漸疏了。不
想自從梁燕來後，又觸發了她的青春之慾起來。

僅僅爲了經濟上的關係，也不至於如此刻毒，當然其中是

爲了酸素作用。爲了梁燕的這樣年青漂亮，老板娘心中有些愛他，老板難道是瞎子，看不出來的嗎？惟其早已看出來了，心中十分難過。并且他自己在外面也有外好，他每天也要去敷衍他的外好，怎能一天到晚來監視他們呢？他趁此機會，把鬱在心中的氣，發洩一回。不想老板娘又迴護梁燕，使他的心中，更覺憤不能平了。

在如此環境之下，梁燕還能安居在那一家錢莊嗎？即使沒有老板的酸素作用，像老板娘的那種殷勤錯愛，梁燕也是受不了呀。何況還有那燃酸問題，并且這班又是俠林中人，將來因此而鬧出什麼啼笑皆非的新聞來，其何以堪？三十六策，走爲上策，還是以一走了之。梁燕那時打定了主意，便回到家裏，推說有病，不再到店。并且致書於介紹人，託其向老板辭職，他覺得惟有如此，省却許多煩惱了。

從此以後，梁燕又失業了。

一擱了三個月，他是困頓不堪言狀。妹妹中學畢業，也不能再進大學了。他中心痛苦。枉爲男子，不能栽培一弱妹。他因想志在得錢，什麼苦工，他都願意爲之。

那個時候，上海某一有名的大飯店，登報徵求侍應生。說明最低限度，要高中畢業生，待遇較普通一般的侍應生爲優。他想起從前那位錢莊老板的話來了：「大學生三字，嚇得倒人嗎？某一處咖啡館裏的西崽，也都是大學生喇。」難道大學生真有當西崽的嗎？現在他們所登的廣告上說：最低限度要高中畢業生，那末大學生當在歡迎之列了。

因想咖啡店裏的西崽，與大飯店裏的侍應生，有何分別？名義雖然不同，其實二而一，一而二，不是一樣的嗎？只不過換一名稱而已。梁燕覺得無論是西崽，是侍應生，名稱不同，

終究是一個賤役。古人說：「恨不十年讀書」，我十年讀書，結果却當了那樣的一個賤役，不但是對不起栽培我讀書的父母，連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對不起了。

既而一想：這些封建思想，階級觀念，不應再留滯在心胸間了。聽說美國的大學生，很多半工半讀的。聖經還說「役於人非以役人」，便是當一個侍應生，也是爲社會咧。再放大眼光，說到將來，僕役制度，必將取消，凡是前進的國家，都是如此，當一個侍應生，有什麼恥辱呢？

梁燕想到了那裏，便決定去應徵了。以他那樣的一表人材，怎麼會不選中，於是他便穿起白制服，佩上銅牌子，居然是一個標準的大飯店侍應生了。

起初略有些不懂，後來也漸漸的習慣了。起初的不懂，也只是不過是爲了生疏，但這一種的練習，比了學校中的上課堂，讀講義，要容易得多。侍應生的對於客人，說得好聽一點，是禮貌與周到，說得不好聽一點，是諂媚與奉承。只要你肯盡心學習，那有學不會的，因此梁燕便漸漸入彀了。

這個職業，比了在一家錢莊店裏當一個小職員，比較好得多。第一，職役雖覺得卑賤了，說起來，總是伺候人的，但是每月的收入，却比一個錢莊夥計要比較得多。第二，那個職役，忙的時候很忙，而閑的時候也很閑。不比在錢莊裏，即使沒有事，也好像關在籠子裏，一點沒有疏散的時間。第三，那是一個繁華熱鬧的所在地，到這裏的士女如雲，也受了眼皮上供養。還有一班女侍應生，也可以說說笑笑。不像在那家錢莊裏，只有那一位老板娘，以半老徐娘，而與之強爲歡笑的心中難受。

可是不到半年，梁燕的侍應生又出了亂子了。

有一位上海著名交際之花的王小姐，和一位做藥廠生意發了國難財的張先生，同居於這家大飯店上。張先生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而王小姐還不過二十一二歲，正如花朵一般的嬌豔。他們倆怎麼會結合呢？不用說，無非以金錢為媒介而已。恰巧梁燕的侍應生，正是承值侍應這一號房間的。

那位王小姐，似楊花一般飄蕩的人，何物老奴，可以拘管得住她。她爲了物質上的條件，不能不與他虛與委蛇，其實是早已心不在焉。然而她對於梁燕却時加青眼，在張先生面前，她頗覺得態度嚴肅，待那位姓張的一轉背後，頓時與梁燕來兜搭了。

『阿梁！』她這樣的稱呼他。『你討了娘子沒有？』這也不是一句惡意的話呀！問他：討了娘子沒有？隨便一個男朋友，女朋友，都可以問得這一句話。

換了別一個侍應生，也許回答她道：『尙未討娘子，王小姐可以給我做一個媒嗎？』接着就問：『要怎樣的人材纔對呢？』回答的話就說：『不敢說及你王小姐，有你王小姐一半美麗就好了。』倘然那樣的話說上去，可以漸漸入港了。

然而梁燕只是搖搖頭，雖然表示沒有討娘子，但覺得這一個問題，已超出侍應生的範圍之外了。

可是王小姐却並不放鬆，又追問了。

『沒有討娘子，可是總有愛人了。』

『我是一個窮小子，既沒討娘子，那裏更有什麼愛人？』梁燕說這話，可算是詞正意嚴了。

然而王小姐還是糾纏不休，故意的要這樣，要那樣，使他欲避無從。他本來是一個侍應生呀！在侍應的範圍以內，你不能推却不幹呀！

有一天，王小姐正要出門，她披了一件雪白縷空紗的浴衣，押了一雙天藍縷白花的拖鞋，正在房中躑躅着。

恰巧這時候，梁燕正到她房裏來送點心，每逢他來到房裏時，她總和他多所兜搭，不讓他就走。

『阿梁！謝謝你！』她說：『那邊茶几底下有一隻匣子裏面有一雙白皮鞋，請你拿給我。』

說時，她自己斜坐在一張沙發上，等梁燕把白皮鞋拿過來了。梁燕以侍應生的地位，不能不服從她的使喚，而且她先說了『謝謝你』，也很有禮貌呀。

但是以王小姐這時的心中，最好進一步，請阿梁給她穿一穿鞋子。只是一時間覺得不好啓齒。却見梁燕恭敬地，把她一雙白皮鞋，安放在她腳下，便要退去的時候，她又笑着喊道：『喂！阿梁！再謝謝你！把我的拖鞋，仍安放在茶几底下。』

在梁燕俯身拾取她的拖鞋時，她有意無意地用脚尖在他的肩頭上一踢。那種挑逗的技巧，在王小姐原是優爲之，而梁燕一個守禮的青年，不覺臉漲通紅了。

不想這時候，房門砰的一響，走進來一位怒氣匆匆的張先生。他爲什麼含有怒氣呢？大概是投機事業上有一個小失敗吧？他進來了，看見他的佔有物和那位少年侍應生，有些調情的樣子，他不敢得罪於他的外寵，他竟遷怒於這個侍應生了。

他虎視眈眈的看了梁燕一回，一聲怒喝道：『媽的！你在這裏幹什麼？還不滾出去？』說着，把手中燃着的雪茄烟，向梁燕的臉上丟去。

這時梁燕也火起來了，說道：『你不該野蠻，罵人。』

『我就野蠻，打你！』他伸手一個巴掌打來。

那知梁燕早已預備。因為梁燕年輕力壯，而姓張的已是五十餘歲淘虛了身子的人。他接住了姓張的那一隻手，輕輕的向前一送，而姓張的一個仰翻，四脚朝天，已跌到了沙發底下去了。

梁燕一口氣奔到了那個大飯店的賬房間，脫去了身上侍應生的制服，說是：『立刻滾蛋不幹了。』

從此以後，梁燕又失業了。果然他不願再當什麼侍應生，而人家也沒有人來雇用他。試想一個與客人打架的侍應生，那是大逆不道的人，還有人來請教嗎？

這一回梁燕的失業，可很嚴重而淒慘了。他自從當了侍應生以後，不再與上級社會爲伍，而下級社會中，也擠不下他這個人，他弄得進退無據了。但是他想到我不能靠知識爲生活，我尚能靠氣力爲生活。一個男子，天賦賦與以氣力，憑此一副氣力，也足以糊口。古人所云：『自食其力』，難道我便不能嗎？

他先把母親及妹妹，安頓到鄉下去，恐怕她們要出來阻撓。他一個人位在都市裏，什麼苦工都可以做，只求心之所安。聽說拉黃包車也足以自活，他便拉黃包車了。他的拉黃包車是不二價，他也不多討，人家還價，他也不拉。他有了大學生的修養，自然不會敲竹槓。

他覺得這一項職業，頗爲自由。勤懇一點兒，起一個早，拉一個早晨的車子，便可以供一天的澆養。以外的光陰，高興就拉拉，不高興便歇在樹陰底下，做它槐安一夢，也未爲不可。他只借了人家一個灶披間，僅有一榻之地，聊蔽風雨，也不轉什麼念頭，倒是個自由自在之身。

忽然地那一天遇到了一位舊日的女同學白薇了，不但是遇到了她，而且自己的車子，還拉到了她。在白薇剛踏上他車子的當兒，梁燕便有些覺察。然而他想混過去了，也就完了，所以他拉了車子，始終不敢回頭。但是終究被白薇看出來了。他對於別的女子是無所謂的，滿不在心上，但對於白薇好像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的有一點兒特別。難道是曾經一同演過戲的關係嗎？不然，便是在白薇臨行輟學之前，和他兩人在曼麗咖啡館互談衷曲的關係吧？

他的不去訪白薇，爲的自己是個黃包車夫，自慚形穢，所以不去訪她嗎？那倒並不是的。起初或有此心，但後來爲白薇誠摯的意思所溶化了。至於爲了白薇是一個職業演員而有些輕視她嗎？我們知道梁燕早無此心，自己已經是個黃包車夫，而責備人家必須就高尚的職業，有這個自相矛盾的道理嗎？

然而梁燕這一天回去，竟通宵不能成睡。他對於白薇有點愛戀之情嗎？他對於白薇有點知己之感嗎？他自己也不能明晰。不過他對於這個人，似乎不能去懷，老是掛在心头。但却深不願與白薇見面，不但不去訪問她，連白薇演戲的那個戲院子門前，他也不再拉了車子走去，恐怕第二次再遇到了白薇。即使拉了車子，在馬路上走時，他也時時留心，恐防一時在無意中，又遇到了白薇。

光陰迅疾，又三個月過去了。

有一天，梁燕正車子交了班，買了四個大餅，兩塊臭豆腐乾，在馬路上走，忽聽得背後有人呼道：

『喂！密司脫梁！那裏去？』

梁燕覺得詫異，幾年以來，也沒有聽得有人喚他過密司脫梁了。回頭看時，却認得是一位舊同學，喚做章啓的。但是那

位章啓，只和梁燕同學過一年，後來他是轉學到別一個學校裏去呢？還是離開了上海呢？却不大明白。不過在學校的時候，他倒和梁燕却話的投機，因為章啓也是一個窮小子罷了。

但現在呢？他穿了很挺的中山裝，意氣很軒昂的樣子。

『喔！章啓兄！你得意呀？』梁燕手捧着大餅，臭豆腐乾，有點苦笑的樣子。

瞧了梁燕身上所穿的服裝，雖然不知道他是一個黃包車夫，然而不問可知是一個作苦的工人。

『梁燕兄！』章啓道：『你當初在學校裏，常常說勞工神聖，現在真的是做了工人嗎？』章啓這話，好像是給老朋友解嘲。

『什麼神聖？我現在已經當了黃包車夫了。』梁燕索性告訴了他。因為即使不告訴他，他身上的服裝，便不是黃包車夫，也與黃包車夫不相上下。

『我們找一個地方談談好吧。』章啓笑道：『你手裏的大餅臭豆腐乾，引起了我的食慾，我們找一個小酒館進去坐坐。我現在很能喝酒，我們老朋友久不見了，我們小飲三杯如何？』

要是什麼咖啡館，餐館之類，捧了大餅臭豆腐乾那種東西進去，似乎不大雅相。既是小酒館，那就沒有關係了。於是他們兩人，便走進了一家最近的小酒館。

章啓詳問了梁燕的一切：問他娶了夫人沒有？問他家裏有多少人？問他爲什麼以拉黃包車度日？

『那末你只有一個人在上海了，何至於拉黃包車呢？』章啓道：『雖然說：拉黃包車也是一種職業，然而在社會上一種自尊心也是要的，而且你是一個足以受人尊重而且很有才幹的

人，何自苦至此。你倘然相信我是一個朋友的話，我們不妨合作，做點生意如何？』

『做生意要有資本的呀！我是一個貧無立錐的人，做什麼生意呢？』梁燕道：『況且你現在也許經營得很好，我怕是不能幫助你，反而牽累你吧。』

『告訴你吧！』章啓道：『這生意什麼人都可做，比較有意義的單幫，我們憑着勞力，可以獲利，爲物資流通計，決不有害於人。至於融通資本，我自然會給你想法。』

於是梁燕便跟着章啓去了，他本來在上海子然一身，說走就走。他對於拉黃包車難道有什麼依戀，要作爲終身事業嗎？

他跟着章啓跑，什麼地方都去，却又時時回到上海。他生活可以解決，有時回到故鄉，探望老母，饑寒不虞匱乏，連妹妹讀大學的費用也有了。

還不到一年光景吧？他回到上海，却見上海的市容，有畸形的發展。最熱鬧的是馬路兩傍所設的攤頭，五花八門，各色都有。攤頭有吃的，穿的，用的，玩的。而擺攤頭的人，則有壯男，少女，老嫗，小孩之類。梁燕想：上海商業，現已成爲化整爲零之勢，這陣勢也已成爲各個散開的了。

他匆匆走過一個里弄的口頭，不注意的一掠而過，却見那街口是擺着一個香烟攤，而香烟攤後面，坐着一個女子。他覺得這女子的姿態身段，有些兒像白薇呀。只是面容未曾瞧見。因爲梁燕的心坎中，還時時有一個白薇的影子盤據着，不免有些兒疑神疑鬼起來。

他已經走過那條街當口了，自己有些不信，仍舊回轉來。那女子正側轉了頭，亂髮堆堆，只瞧見了一個側面，但越看越像白薇了。他自己想道：『發癡子吧！白薇容華絕世，豈是一

個香烟攤的女子呢？」正想走過，既而一想：「我何不走上去購買一包香烟，便可作劉楨之平視，不是白薇，我也死心了。」

可是正走上那個香烟攤，與那女子正面相對時，不是白薇是誰呢？但憔悴的面龐兒既黃且瘦，不是什麼白薇，已變成了黃薇了。不過眼角眉尖，美人的姿態到底還在，身上穿了一件藍布旗袍，白帆布鞋子，已有污點。亂髮蓬鬆，因為人瘦了，眼睛愈顯見得大了。

「白小姐！」梁燕忍不住輕輕喚了她一聲。

「咳！您是梁先生！」白薇又是張皇，又是羞慚，又是滿腹的悲哀，她把頭別了過去，幾乎墮下了淚來。

「白小姐！」梁燕道：「那天我失了你約，不會到你那裏來，至爲抱歉。但今天得遇白小姐，很想到你府上去，不知道有什麼不便嗎？不然，我們找一個地方談談。」

「但是，……但是，」白薇覺得有點兒愧對梁燕，但是她並沒有毫辜負梁燕，她說：「但是我還不到收攤的時候呢。」

這話是有點強詞了，那有一定的收攤時候呢？梁燕說：不知有什麼不便處，那是梁燕的細心，恐怕一年多後，人事轉變，白薇已嫁了人，一個男的舊同學，到她家裏去，有所不便吧？實在白薇並沒有嫁人，她的家，就在這一條街堂裏。她覺得從前堅邀梁燕，到她家裏去，而梁燕不肯去。此刻並未邀他，而他要到我家裏去。這是什麼緣由，大概今昔時勢不同吧？

不過今日之家，與昔日之家，大異其趣。現在只借人家一個亭子間，和一位母親，兩個弟弟，擠在一起，這地小不足以迴旋的地方，怎麼可以招待他呢？因此之故，白薇不覺猶夷其

詞。

但梁燕却一反舊日的所爲，他很想一訪白薇。

「那末什麼是收攤的時候呢？我等候着白小姐好了。」

白薇有些窘了。因想：還不如早些發放他的好吧。便告訴他：家就住在這街堂裏，家中是一個母親，和兩個弟弟，不過地方狹窄，只有一個小亭子間罷了。收攤也沒有一定時候，這玻璃櫃下面有兩個輪盤，推着便可以回到家裏。

因爲梁燕的逼迫，白薇只得先行收攤了。家裏僅有一個斗室，萬不可款客，她只得陪着梁燕隨便到那一家咖啡店裏去小坐。

原來白薇是被一場病所傷害了。她雖然是一位話劇女明星，但生平一無積蓄。而且她的脾氣，還是和從前學校中一樣，貪玩，愛花錢，喜奉承。她演劇得來的幾個錢，不禁她的揮霍，早已囊空了。但是她對於對象的選擇，眼界很高，雖然有許多青年們，極力追求她的，她都不置意。她說：他們都不過是浮浪之徒，任性胡調罷了，並沒有一種誠摯之意，存乎其間。

這一場病，在醫院裏，足足睡了半年。所有一點衣飾，也都變換成爲醫藥之費了。在初進病院的當兒，很多人來探問她，看望她，但以後也漸漸的疏了。因爲她這是常病，常病便要有許多時日，而人情便隨了時日的久長，會愈沖愈澹。以後便只有母親和兩個弟弟來看望她了。關於病中的費用，最初倒也頗有人肯來幫忙，但白薇一概謝絕，她不願輕受人惠，將來好似負了人家一筆債，可是到了後來，也無人來問訊了。

幸而她的病漸漸的好了，可是家裏已羅掘俱盡了。她想不能再住醫院了，還是回家吧。古人詞句中說：人比黃花瘦，她簡直成了一朵乾枯的黃花了。試問那個樣子，還有人請她來演

話劇嗎？她也早與這班人絕緣了。而且即使要去看望一個人，也衣履不周了。她往往對鏡自照，傷心落淚，到了後來，漸有斷炊之虞，她看了人家，擺一攤頭，亦足自活，於是即在街口，設一香烟攤，母女兩人，輪流坐守。而不意忽遇到了梁燕。

自此以後，梁燕每日必去訪問白薇，兩人本各有心，到此遂愈見親熱。而且一個未娶，一個未嫁，好似互相期待着的。梁燕勸白薇不要再擺香烟攤，家中用度，一切由他負責。白薇不允，說是：你以何名義而擔此責任？梁燕說：朋友有通財之誼，我有餘而君不足，難道不能通融。再則你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你的弟弟，便是我的弟弟，有何不可？白薇俯首默然無語了。

有一天，兩人談到嫁娶問題了，白薇搖首示不願。

『爲什麼不願呢？』梁燕這樣問。

『現在時期已經過去了。』白薇道：『從前你在拉黃包車時代，我倒真有心嫁你。我因爲最厭棄那種統統兒，而你以知識份子而肯刻苦爲勞工，我很敬愛你。所以我再三約你來，而你却棄我如遺。當日我們結婚了，也許我不生這一次病。所以我心中非常恨你，不必再談結婚的事了。』

『這也容易！』梁燕道。

過了一天，梁燕仍舊穿了一套破爛衣服，不知到那裏去雇了一部黃包車，拉到白薇家中門前。喊道：『白小姐！黃包車要哦？』

白薇見了，大笑而入。

又三個月，但白薇病體痊癒，人也豐腴了。他們遂結婚如儀。

全

婚禮必備
傳家至寶

蘭桂譜

• 新 增 訂 婚 結 婚 兩 用 證 書 •

• 可作一身紀念品
• 可資一家史乘觀

• 可紀祖孫誕生日
• 可紀婚壽沿革家史
• 可貼親友真影照相

• 購備本譜一份
• 終身享用無盡

• 華貴風雅。

• 經濟實惠。

• 饋贈親友。

• 無上禮品。

提倡孝道
敦勸慈愛

歡迎批發。特別克己

• 本 店 專 賣 •
新 文 藝 創 作
舊 藝 圖 書
小 童 讀 物
新 文 藝 實 用 圖 書
兒 童 家 庭 讀 物
名 家 碑 帖
雜 誌 月 刊
• 應 有 盡 有 •

百 新 書 店

中街盤棋 •• 店分

中路馬四 •• 店總



霍桑別墅之怪探案

程小青

一個春初的下午，我們的舊僕施桂引進一個客人來。那人的年齡已在五十左右，有個西字形的臉，高鼻大眼，身上穿一件淡灰色細週文的華絲羅夾袍，左手無名

指上有一隻鑽戒，裝束十二分闊綽，走路時也大模大樣，很像商界中的體面人物。經過了例有的通名寒暄以後，我才知道那人姓華名伯孫，是上海宋綸絲廠的經理。隨後他就自陳來意。

他說：「霍先生，兄弟久仰大名，知道你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大偵探。我又讀過這位包先生所紀的案件——」

霍桑現出不耐煩的樣子，舉起了右手。「華先生，不用客套。你有什麼事，請爽爽快快地說出來。」

一個軟釘子，使華伯孫紅了一陣臉。他在沙法上牽一牽身子，才吞吞吐吐地表示。他說：「兄弟——兄弟求教的意思，就是要借重先生的大才，替我解決一件疑難事情。」

話還是空洞的。霍桑叫他爽快些，他却偏不爽快。他說完了，目光釘住在霍桑的臉上，似乎要等他答覆。霍桑閉着眼睛，慢慢地吸着紙煙，絕對不理會他。

霍桑有一種脾氣，一聽到人家虛偽的應酬套語，就會感到不耐煩，何況這個人進來時還有一些「架子」，這也是霍桑的不耐的一個因子。不過我看這人臉上的憂容倒不像是虛偽的。霍桑把這種冷漠的態度對付來客，使對方下不了台，我倒覺得有些過意不去。

我插口道：「華先生，請問怎麼樣的疑難的事情？可是被盜？還是走失了什麼人——」

華伯孫回臉來瞧我，搖搖頭。「不是，不是。若使是偷盜或走失，上海的包探們都可以擔任偵查，我斷不敢來煩勞二位。現在我爲着——爲着——」話又吞吐地停頓了。霍桑仍閉目不理。「急驚風碰到慢郎中」，這個人也有些不大識趣！

我又催促道：「究竟什麼事？請你別

繞圈子。」

來客又紅一紅臉，才說：「好。我爲着我的新造的別墅裏面出了一個鬼，所以特地來請教——」

霍桑突的張開眼睛來，向我問道：「包朗，我幾時掛過捉鬼的牌子？是不是你替我登了什麼巫術大家的廣告？」

又是一個釘子！華伯孫的面頰上的紅色擴展了地盤，蔓延到耳朵上去。

他期期地說：「霍先生，請不要見笑。我原是想，才冒昧來請教。我常常聽得人家說，你不但是一個偵探家，也是一個一切疑難的解決者。這一件事實在離奇已極，除了你老人家，再沒有人可以求教。所以我盼望你能够成全我！」

語聲相當懇切。他的大眼也睜大了。霍桑還沒有理睬的表示。他將吸殘的烟尾丟掉了，另取一支，重新引火吸着。

我又代替他答道：「既然如此，請你把離奇的情形說一個明白，敝友也許可以效勞。」

霍桑忽然笑道：「嘿！包朗，你的算計正好！你倒想聽聽不破鈔的聊齋鬼話哩！」

華伯蓀舉起一隻手，正色道：「霍先生，這委實是一件奇怪的事實，並非虛妄的鬼話。請你別誤會。」

霍桑開始把目光正視來客，點點頭。「那末，你姑且說說看，到底奇怪得怎麼樣？」

華伯蓀的眼珠轉一轉，彷彿得到了某種安慰，便提起精神地說：「我這所別墅造在真茹的鄉間，去年九月裏動工，足足費了六個月的工夫，到上月月底才落成。我造這所別墅的本意，預備在夏天或別的休息的時候，到那裏去靜養靜養，享幾天清福，所以特地選擇了一塊離村很遠的幽僻所在以便避去煩囂。不料自從別墅落成之後，不到兩個星期，別墅裏便發生鬼怪的謠傳。」他又頓一頓，瞧着霍桑，臉上滿現着驚駭的神色。

霍桑仍輕描淡寫地問道：「那謠傳是怎樣的？」

華伯蓀道：「第一次，據那裏的鄉下人傳說，每天黃昏或晚上，常常聽得有幽咽的簫聲從別墅中透出來。這別墅造好以後，本是關鎖着沒有人住的，忽然發生簫

聲，人家自然要詫怪起來。因此有人疑信，也許有什麼妖精鬼怪在裏面作怪。」

霍桑的嘴牽了一牽。「你聽了這話可就相信？」

「不，我當初絕對不相信。因為在這個時代，鬼怪的迷信早已給打破。我以為那簫聲並非出於別墅中，或是從別的地方隨風吹來的，以誤傳誤，鄉下人就有這種謠言。」

「不錯，這見解才合理。以後怎麼樣呢？」

「謠言不止一次。起先不過鄉下人們傳說，後來舍弟也特地從鄉間到上海來，把消息告訴我——」

霍桑插口道：「你還有令弟在鄉間？」

華伯蓀應道：「是。他叫伯陽，住在真茹鎮上。」

「鎮離你的別墅多少遠？」

「約有三里光景。」

霍桑點點頭。「你說下去。」

華伯蓀繼續道：「伯陽來的時候，非常鄭重其事。他起初也祇聽人家傳說，不相信。後來他特地到別墅裏去察看一次，看見那前後門依舊鎖着，一些沒有異迹。但是他在臨走的時候，那一種悲慘幽怨的簫聲果然突的刺激他的耳鼓。他覺得這聲

音確是從別墅裏面送出來的。因此他覺得奇怪，不敢怠慢，特地到上海來報告我。我雖是將信將疑，但仍抱着見怪不怪的態度，並不在意，不料過了幾時，事情越發奇怪起來。」他的臉色也泛白了。

「怎麼樣？」霍桑似乎引起了些興味。

「別墅的樓上時時有火光閃爍。有一天傍晚，有一個郵差從別墅門前走過，忽然看見窗口中火燄直冒，彷彿火燒。那郵差狂奔呼救，便驚動了鎮上的人，拖着水龍往別墅中去救火。可是別墅的門窗依舊緊閉，靜悄悄地一無異象。這一來，怪別墅的名聲便越發鬧開來了。」

來客調整一下呼吸，停一停。霍桑不加批評，仍默默地吸煙。我聽到這裏，不禁有些詫異。我又插口道：「這真奇怪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華伯蓀道：「包先生，這還不算得奇怪，奇怪的還在後面。原來因着這樣的風潮一再發生，我心中不免有些畏懼，深恐這樣子下去，我如果完全不聞不問，萬一當真失火起來，那就不是玩的。因此我特地僱了一個叫林尚忠的山東大漢，派他去看守別墅，一則消滅怪別墅的謠言，二則也可以防免意外。不料那山東人看守了三夜，便逃走出來，再也不敢進去。我問他

什麼緣故，他也一樣說有鬼！」

霍桑拿下了烟，問道：「噯，果真有鬼？他怎樣說？」

華伯孫道：「他說他第一天進去，一夜都平安無事；到第二天晚上，他忽然看見光亮的火球從樓窗上落下來。他嚇得狂叫，等到仔細一看，火光已完全熄滅。他又上樓去瞧，窗戶都緊閉，絲毫不見蹤影。他雖然吃了一大驚，還沒有怕懼的心。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明明白白睡在床上，可是，等到早晨醒來，他已睡到床底下去了！」

客人的聲調有些顫動。我也驚異出神。霍桑張着兩眼，眼珠旋了幾旋，似乎他的好奇心也給激動了。他問道：「你這那看守人的報告可實在？」

華伯孫道：「怎麼會不實在？我叫他去看守，是給他薪金的，而且相當厚。他現在自願辭職，可知決不會無故說謊。」

霍桑吐吸着紙烟，思索了一下，又問來客。「那個山東人，你是在真茹鎮上僱得的，還是從別處僱來的？」

「我從上海僱下去的。」
「當他被僱之前，可曾聽得過怪別野的謠言？」

「他本來沒有知道，但我想他到得那

裏，早晚終不免會知道，倒不如預先向他說明白，問問他願意不願意去。他竟一口應承，還說他生平絕對不相信鬼，更不怕鬼。那知他到了別墅四天工夫，便逃回來了。」

「他回來之後，你可曾到別墅中去看過？」

「我昨天去的。據一個鄉下人告訴我，他前天經過那裏，也曾看見一個火球在空中飛。霍先生，你想奇怪不奇怪？」
「唔，果真很奇怪。昨天你可曾上樓去瞧過？」

「我同舍弟一同上樓去察看過，雖然有什麼火球不火球的話，可是屋中的一切器具一些沒有損傷的迹像。」

「也沒有遺失？」
「我也仔細查過，完全沒有遺失。」
霍桑點了點頭，向我笑一笑。「包朗，這回事比聊齋上的還有幾倍呢。」

霍桑的語氣還是很輕淡，顯見來客的惶惑的聲音和鄭重的神氣，還不足使霍桑認真重視。在這科學思想日漸拓展的時代，鬼怪的故事本已不易使智識分子輕信。不過這回事的本身的確太神祕，確有值得研究的價值。霍桑這樣子「等閒視之」，態度也未必失當。

霍桑提出另一個話題。「華先生，你把建造別墅的前後情形說一說。」

華伯孫道：「我已經說過，自從去年九月裏開工，直到——」

霍桑止住他道：「我不問你這一層。我要問這別墅的基地是誰賣給你的，並且這基地是不是空地，或是本來有什麼舊屋子的。」

「這本是一個古墓的廢基，是真茹鎮上一個姓崔的賣給我的。據說這姓崔的祖先曾做過明朝的將軍，因此當謠傳發生的時候，大家就以爲崔將軍在那裏作怪。」

「別墅造成之後，你可曾在那裏住過？」

「沒有。祇在落成的一天，我同舍弟和做廠的東翁胡均卿一同去玩過一次。」
霍桑低了一低頭，又去了烟蒂，伸一伸腰。

他問道：「那末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華伯孫道：「我想這樣子下去，決沒有好結果，所以今天專誠來懇求你，請你想一個方法解決這個難題。」

霍桑慢吞吞地答道：「你要方法，有一個在這裏，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聽。」
華伯孫忙道：「請教，請教。如果可行，那有不願聽的道理？」

「我的意思，這別墅既然有了鬼怪的回張天師哩。」

惡名，不如將他賣掉了，落一個乾乾淨淨。」

二

第二天三月二十六日早晨，霍桑散步

華伯孫忽現出疑遲的顏色。他的嘴張一張，又閉攏了，一時並不回答。

回來，吃過了粥便改換服裝，提了行篋，一個人往真茹去。我本想一同去，但霍桑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祇須他走一遭就行，值不得兩個人同去。

霍桑問道：「怎麼你不贊成？」

他說：「你休息一下罷。傍晚時我準回來，就可以把真相告訴你。」

這別墅的地位一方面既然幽靜，沒有鄰近的喧擾，一方面交通又便，火車不必說，而且後面有河道，汽船可以直達。等到汽車路築成之後，往來自然更加便利。所以這個地點，我實在非常心愛，不願意讓給人家。」

這語言沒有履行。到了晚上七點鐘後，霍桑還不回來。我想他既然失了約，諒必這一件鬼怪案有些棘手。也許他當初看得太容易，然而事實上恰巧相反，他才算了。人們做事，一存了輕心，往往會給怠忽的惰性所支配，後果自然不免失敗。

霍桑點頭道：「唔，我明白了。這也不能怪你。那末，你不妨先把它出租幾時，利用那承租的人來替你趕鬼，也未為不可。」

經過了兩天工夫，到了二十七日晚上，霍桑還不回來。我不禁從盼望變成憂慮，他去了兩天，怎麼一些沒有信息？不是非但失敗，也許他還遭逢了什麼意外罷？我本想趕到真茹去，又恐他隨時會回來，徒勞往返。這計畫也沒有實行。

華伯孫仍皺眉道：「這一層我也不願意。因為我費心費力才得把一切傢具書畫佈置好，假使租給人家，未必肯替我愛惜。所以最妥善的法子，還是費心你去看看，想一個積極的方法，保住我這所別墅。我決不吝惜報酬。」

直等到二十八日的近午，我才見霍桑跟踉踉跄地提著皮篋回來。他的面色焦黃，眼眶有些黑，狀貌非常疲乏。我由不暗暗吃驚。這一次他果真是失敗回來罷？

霍桑立起身來，又向着我笑一笑。

霍桑先洗了一個澡，精神好像恢復些。他

「包期，你是愛聽鬼話的。這件事既然還缺少一個結束，我少不得要權且做一

開始向我解釋。他說：「包期，這一件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下一次事，我再不敢這樣子輕忽了。」

霍桑問道：「你白走一遭，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我驚訝道：「你白走一遭，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霍桑不答，忽從衣袋中摸出一張紅紙來授給我。「你姑且瞧瞧。」

我接過了展開來一看，是一張廣告式的東西，上面寫着：

本屋共有西式住房十六間，傢具陳設全備，四周有花木環繞，景緻幽雅，作為居家或別墅之用，非常相宜。本屋主人現願將全屋出租或出賣，凡有意購置的人，請到本鎮華伯陽君處接洽。

本屋主白。

我詫異道：「什麼意思？難道那位老弟竟然要想盜賣？」

霍桑道：「不。這是我自己的召鬼符。」

「召鬼符？鬼可曾被你召到？」

「不但召到，並且我已把他發放了。」

我大喜道：「噫，這樣說，你已經成功了。但這鬼究竟是個怎麼樣的鬼？你為什麼就攔了兩天？」

霍桑沈下了臉，說：「是個魔鬼，說出來也會教你一嚇！」

開玩笑？不是。他的容色很莊重，聲

聲

音也並不輕浮。我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快些說明了罷。」

霍桑點頭道：「是，我知道你急於要聽這鬼故事的結束。好，現在你且耐一下子，讓我從頭上說起。這案子開始的時候，雖然有幾個疑點，一時不能夠解釋，但我想信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跳不出自然的因果律。無論如何，真正的「鬼怪」始終沒有進我的腦海。據情勢推測，我假定有什麼人要想得到那所別墅，或是對於那別墅的基地有某種希求。但是若果出價購買，明知華伯孫斷不肯，故而在幕背後作怪，企圖用間接的方法成遂他們的計畫。」

我連連點頭道：「不錯，你的假定很合理。我當初也這樣推想。但那幕後作怪的人是那一個？」

霍桑道：「我最初懷疑的，就是那朱輪絲廠的主人胡均卿。因為他曾到過一次，也許爲着喜歡那屋子的緣故，出此計策。但我在二十六日早上散步的時候，已經去會過胡均卿，才知我所料的不中。他是沒有關係的。第二個人，我就推想到華伯孫的弟弟伯陽。不料我到了鄉間，一看見他的面，又覺得自己神經過敏。他是一個很拘謹安分的鄉下人，在鎮上一所南貨店

裏做經理。他一聽得那別墅，便現出害怕的神色，絕對沒有想佔有的意思。這兩次失敗，才使我覺得我自己看這件案子太輕易了，不得不另尋出路。我向伯陽顯示了我的真相，和他商定了一個計策，就將這一張召鬼符在野門前掛起來，等待那惡鬼自己來投網。一面我又悄悄地在別墅中去察看了一回。到了晚上又到那邊去伏着守候。」

我揶揄道：「你可曾聽見什麼？」

「我先聽見呼呼的響聲。」

「喔，真有響聲？」

「後來我又聽見一個火球從樓上直墜下來。」

「奇怪！當真？」

「怎麼不真？是我親耳朵聽見和親眼瞧見的。」

「喔，你可曾查明他們的來由？」

「當然。但當時我並沒有什麼舉動。」

直到第二天二十七日下午，果然有一個鬼代表出現了。」

我忙問道：「他是個怎麼樣人？」

霍桑定了目光，答道：「那代表的服飾非常闊綽，但我預先安排妥當，祇教華伯陽和來人接洽，我自己伏在幕後觀察。那人說願意租賃，不要購買。伯陽向他議

價的時候，他一口應承，但保人一項，他說沒有，情願當場繳給押租若干，作爲保證。我一時猜度不到他租別墅的宗旨，先想或者有人以爲這是古墓的廢基地，抱着什麼掘藏的願望。但掘藏是不能夠預先確定的，那人怎麼肯先化許多錢，情節似乎不合。所以當他議定出去的時候，我悄悄地在後面，以便查究他的真相。包朗，你想那人是個什麼樣人，租別墅有什麼作用。」

「可是什麼私販，想販賣黑貨白粉一類的勾當？」

「不是。」

「想利用它，做私運或私造軍火的機關？」

「也不是。」

我搖頭道：「我猜不出了。」

霍桑道：「你不記得近來報上好幾次紀載過，在東北一帶有一個五福黨出現嗎？租別墅的人就是這個匪黨。他們看中了這所地位幽密交通便利的別墅，就施行鬼計，要想利用它做他們的大本營，以便大夥兒到上海來活動！」

三

這不是兒戲的消息。我果然很驚奇。「就是那綁架勒贖的五福黨嗎？」

「是。」

「你可曾探得他們真相？」

「他們現在的臨時機關，就在離真茹鎮不遠的一隻漁船上。我曾到他們的船上去過，並且見過他們的一個小頭目。我知道他們有五個首領，大頭領叫毛獅子，眼前都還沒有到上海。」

「你可曾把這小頭目捕住？」

「捕住了有什麼用？他們的秘密是我竊聽而得的。這一回別墅的事雖由他們作弄，但沒有證據，我也不能隨便拘捕他。我祇能用隱約的話，先禮後兵地警告他們，使他們知難而退，至少不敢到上海來活動。」

「有效果沒有？」

霍桑遲疑地答道：「我不知道。那傢伙一聽得我的姓名，似乎略略楞了一楞，後來又覺得我的來意是干涉別墅的事，那人便也隱約地擔保不再去騷擾作弄。至於他們能不能因着我的警告便解散組織，或打消到上海來活動的計畫，我不能說。」

霍桑抽出一支白金龍紙烟，燒着了走到窗口去，似在收受那醉人的暖風。他靜默了一下，嘆一口氣。

霍桑莊容說：「包朗，你總知道大眾的生計既然這樣一天困難一天，未來的社

會正不知會混亂到怎樣地步。在內憂外患夾攻之下，我們不能不努力掙扎呢！」

經過了一度沉默，我提出一個打岔的問題。「霍桑，那別墅中的吹簫拋火球的疑點，你還沒有解釋明白哩。」

「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利用鄉下人們的迷信鬼怪的弱點，每當傍晚的時候，就伏在墅屋的後面吹簫；又爬到屋頂上去，把松香末燒着了拋下來，遠望就像火球。因為我到別墅裏去察看驗的時候，地面石版上還留着許多燃料的餘末。」

「還有一點，那看守的山東人睡到床底下去的事，究竟是不是事實？」

「確是事實，我察驗過他的臥室的窗，顯見有人把玻璃移動過，因此可知當他熟睡時，一定有黨徒挖窗進去，也許燒了什麼贖藥，使他失去知覺，然後再將他移到床底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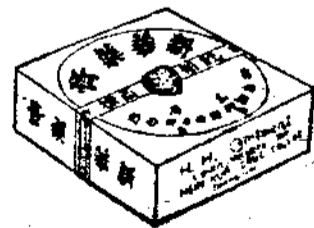
我點頭應道：「唔，說破了當真簡單得很。可是在真相沒有披露以前，真教人疑神疑鬼。」

他從窗口旋轉頭來。「是啊。世間的事大半是這樣的。現在你既已得到了鬼話的結果，也得打一個電話給華伯萊，不要教他望穿了眼哩。」

+ + +

新華藥膏

H. H. Ointment



△注 治▽

癰瘡，丹毒，
化膿瘡，急慢性濕疹，疔瘡，
面疱痔瘡，
化膿性膿疱瘡，
各種皮膚潰瘍等症。

外科專家 姚瑟若醫師經驗處方
醫藥專家 劉步青醫師指導配製

上海新華藥行發行

問世五載 到處有售



遺志

徐卓呆

我在今年這年初，爲已死的妹妹，寫這一篇。爲了自有知識以至身死，在這世上太陽照不到的室隅面色蒼白而只管坐着的可憐處女，——但已二十七歲了——爲

了在這世上沒有度過過女子似的生活的她，將她短短的一生受虐待的幼弱心影，打算在這裏寫出來，把被侮而萎朽的女子之心，要在這裏立一塊鄭重的紙碑。

有個女子溫柔的心而不能向戀人灌注，并且不能養育可愛的孩子，——女子之愛與母親之愛，二者都沒有完畢，短短了結一生的女性，當然很多，我對於這許多薄命女性，一一都不惜洒幾點同情之淚；但這些人的一身，一面悲傷她們的短命，同時不能像白百合花那麼感到一種純潔，童貞去世，凡性與性的交涉所生之人世各種罪惡，一些也不識不知，一個處女死去，圍在床前父母兄弟姊妹，當然是悲傷的；但在這裏，又不能不感到精神之純潔。

我的妹妹，死時還是個處女，若單單只有這一點，那末我的悲傷，也與世間普

通的哥哥對早死的妹妹同程度的悲傷罷了。我若不以小說家爲職業，恐怕也不會對妹妹的一生，想到什麼了；但妹妹的情形，略爲不同。

我妹妹死的時候，還是處女，那末尙未達到出嫁的年齡麼？還是沒有相當對手，把結婚延了期，所以死時還是處女麼？恐怕我妹妹再過五年十年而死，也還是處女罷？她是生出來就有童貞而死的命運了。雖稱命運；但這不是不可抗的。一半雖是外面的，而他一半，可稱是她性格中之內在的。若妹妹那麼境遇的女子，沒有她那麼會羞恥，她那麼容易感傷，恐怕就容易結婚，而能比妹妹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涯了。

妹妹的不結婚，是爲肉體上的缺點；但這不是缺一隻手或少一條手指足趾，都完全不缺，而且很發達，眉清目秀，四肢均齊，毫無缺點，妹妹的悲傷，是把暗灰色將她的一生塗沒了。所不幸的，她並非缺少什麼，反而有多出來的東西，她有了

一樣不需要的東西了。請原諒說明妹妹肉體上缺點的哥哥之悲痛，她肌膚潔白，在哥哥的眼看來，妹妹面容美麗，在她面孔與頸項的交界處，有普通人所沒有的的一個隆起物，俗語就稱爲瘤。我現在說出來，胸中非常難過。這瘤並不大得很醜；但這小小肉塊，竟會粉碎妹妹半生，蹂躪她易於感傷的心，將她少女花也似的精神，完全奪去，而嘗到人生之苦痛了。

請爲了我妹妹而想想那有醜惡的瘤的妙齡女子，并且可以想像她心裏想着什麼？感着什麼？

但她在十一二歲以前，與普通少女一樣的很幸福。我比妹妹大四歲。其時我也不懂她頸中小小肉塊，會在她的一生投一大黑影，當然天真爛漫的本人，更夢中也不知道了。

我與妹妹胡鬧時，往往「瘤姑娘！瘤姑娘！」叫着尋她開心。

於是妹妹也不肯讓：「大頭哥哥！大頭哥哥！」她也說着來報復。說我大頭，我最恨，所以她一說，我就撲上去：

「什麼！這個瘤姑娘！」說着，用手去摸妹妹的這小隆起物。其時的我，以爲妹妹頸中的瘤與我的大頭，是同程度的肉體上之缺陷；但經過了二年三年，我的身

體漸漸大起來，我頭的大，倒一點也不很顯著，反比例的妹妹的瘤，愈來愈引人注意了。並且投在妹妹心上的黑影，連周圍的人也漸漸的感到了。尋常小學四年以前，妹妹是活潑而頑皮的，到高等小學一年時，忽然變成一個說話很少的冷靜少女了。我對於妹妹性格上急激變化之標的所在，略為有些覺得，這是我入中學那年的秋末，平日從學校回來，她總坐在母親面前，報告這一天教室中所發生的一件件小事；獨有這一天，她躲入自己室內，到晚飯時還不出來。在平常日子：

「媽！還不吃飯麼？」她老是向母親麻煩。這一天，我們搬了碗筷坐下來時，她還不出來。

母親叫過她三次；但她不答應，母親煩惱了：

「你去看來！」對我說。

我想她莫非從室內穿到後面院子裏去了麼？便高呼妹妹之名，走向後面院子裏去；但留心對她室內一望，其時正五點鐘光景，晚秋時分，所以室內已經薄暗了。

「靜妹！」叫一聲試試，沒有聲音，再對暗中暫時凝視一回，看見妹妹身體伏在桌上，一動也不動。

「喂！靜妹！吃晚飯啊！做什麼？在

這裏？」這樣叫了；但仍舊不動，我很覺奇怪，便走近她旁邊：

「喂！」說着，拉她的上半身；但我一放手，她的身體，死也似的倒下去了。

其時我覺得妹妹咽泣着。妹妹從校中回來，即入此室，哭了二小時了。還只有十二歲的少女，不向母親聲訴，只自一人哭泣，我想到了妹妹的心，我現在還立刻有眼淚會湧出來的；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個頑皮少年，當然不會。同時：

「媽！靜妹哭着了。」回出去報告了母親，再繼續吃飯。母親聽了，很驚。

「什麼事呢？」說着，也進去了。母親說了許多話，才把妹妹領到大家吃飯的地方。

其時還活着的父親與祖母：「靜兒爲什麼哭？」安慰似的面孔問着；但妹妹一離母親的手，就靠在壁上繼續的哭，任何人怎麼說，她總不回答。大家用說話來安慰；但越說她越哭得厲害。

「到底爲什麼？學校中出了什麼事麼？你給先生罵了麼？」母親雖這麼問；但決不會的。妹妹自尋常小學一年級以來，向居優等，而且常得品行優良的獎狀，妹妹搖搖頭。

「那末，跟朋友吵鬧了麼？」父親問

。妹妹歇了一下，把頭搖搖。

「那末，什麼事？有什麼羞恥的事情麼？」母親問。其時我留心到母親臉上有暗影浮着。

妹妹動也不動。

「有什麼羞恥的事麼？」母親再反覆說，妹妹還是不動；但妹妹已肯定了母親的問，這是很明白了。

母親擔心似的面孔，對父親臉上一瞥，父親故意避去母親視線，喝乾那每晚必飲的晚酌之酒。在父親母親，對於妹妹爲什麼羞恥，當然很明白了。二老一向何等

的憂慮着妹妹自覺顏面之異常的日子要到來，而這一夜便是這可怕的日子到來了。妹妹的一生，這是開始腐蝕的第一天。

父母默然，他們竟沒有安慰妹妹悲傷的說話，他們把一生難以除去的不幸傳給妹妹，對於自己的責任，何等恐怖啊！

壓住人心的沈默，遮掩在食桌之上。妹妹的泣聲，聽了宛似可以挖人的心臟。祖母到底打破這沈默了：

「是的是的！靜兒的瘤，說是到十五六歲可以治療啊！應當給醫生去看了看了！」

祖母無心似的說。

父親母親對於祖母這樣的發言，何等

感謝！大家雖這麼想着；不過因爲這是太可痛的現實，所以都不敢提。

「是的是的。高坂先生說過，到了十五歲，再給醫生看看。所以再過一二年，就可以把牠割掉了。」父親繼續說。

這句話，我也聽得過，有些知道的。妹妹生出來的時候，母親就去請外科醫師，要他取去她那無用的隆起物；但不幸而她的瘤，生在右頸脈的上面，所以手術的結果，不曉得會引起什麼大事來？醫生担

心此事，就拒絕開刀。

「這樣小的時候，不容易辦，還是等他能！好在嬰孩時代，這一點東西，也沒有什麼妨礙，到五六歲的時候，再想什麼法子。」這樣說了，到入學的上一年，母親再把妹妹領到外科醫生處去；但醫生仍用與上次一樣的理由，拒絕施行手術：「且等一回罷！到底人太小，不要冒險，等到她懂得有些可恥的時候，再施手術還不遲。到十五六歲再說。」好像是這麼說的。

我知道凡關於瘤的話，一概不敢在妹妹面前提及，也不來告訴她的。祖母與父親口中發了這安慰的說話，妹妹在這天，方始明白深入心底的不幸，原因是永久的，二三年後，可以除去，小孩子的心中，很簡單的相信着。所以泣聲漸止，含着眼

淚來吃晚飯；但從這一天晚上起，妹妹的神氣，變得很厲害，再過二三年可以除去悲痛原因的

希望，把她陷入絕望深淵的心，一時救了起來了；但一天一天從現在狀態上所感到的羞恥，或與友人交際而感到的沒趣，在她小小的胸中，竟包不下了。

我也因爲那時很明白妹妹不幸的緣故；決不像以前那麼呼她爲「瘤姑娘」了；但一不留心，我——在中學一二年時——說說笑話，提到了妹妹的瘤了。

在我少年時代種種行爲中，我最後悔的，是那時候的行爲。妹妹亡故了的今日，尤其是聽了臨死時妹妹遺言的今日，我心中很被這悔恨苛責着。

我呼她瘤姑娘而與胡鬧的時候，她還天真爛漫，呼她也不要緊；但後來的妹妹，這不幸已把她的心觸傷着，我的手一觸到她那柔軟的隆起物的瞬間，她臉色頓時蒼白了。她對我一瞧，那雙眼睛，雖是我胞妹之眼，我竟不敢正視，不是單純的憤怒之目光，又不是單純的悲哀之目光，妹妹把對於自己不幸的怨恨，表現在一雙眸子上，是悲痛的目光，悽慘的目光。

記得我在四五年前，遇到過一件事情。那時正患了腳氣病，在品川的某醫院診治。這一天，我在病人等候的室內坐着。

進來一個年約四十五歲的胖男人，帶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二人就坐在我對面。

一男一女同到醫院之中，略爲有些奇怪，所以我很留心他們，一回兒醫院中一個助手似的男子，好像與那胖男人是相識的，一見胖男人，便笑嘻嘻的走過來：

「什麼事？有什麼病痛？」一打聽，那男人就隨隨便便的：

「不！不是我！她打算做娼妓，所以要來健康診斷。」這麼說，那定是什麼窩子裏的主人罷？那女子自己要當娼妓，他竟在陌生人面前隨意披露，其時那女子的面孔，十足可憐。她抬頭對我一瞧，那一雙眼睛中的悲慘之光，我至今沒有忘掉，其時我所受到的刺戟，竟有我摸了妹妹的瘤而被妹妹注視的刺戟之半，尤其是對方乃最愛之妹，所以她的目光，直刺到我的心底罷？我從此以後，不敢在妹妹面前，提半個瘤字了。與妹妹相對談話時，務求努力不去看她那個瘤；但這樣一來，在妹妹，說不定反而會冷寂罷？

妹妹高等小學二年完畢時，父親母親竭力勸她入女子中學；但妹妹無論如何不說願意去，她不肯到另一校去，尤其是不相識的先生與不相識的上級生很多的地方去，父親母親說得口枯舌乾，尤其是父親

母親心裏，以爲她臉上有這缺陷，當然不容易配親，因此想叫她或者將來入高等師範，可以獨立生活，所以更要她進女子中學，而妹妹從此不願給誰看見自己的面孔了。與初次會面的人見面時，對方一留心她臉上的異常物，必定先有驚異表情，然後變爲同情，變爲憐憫，——但對這可憐的她，決不會有變爲侮蔑之意。——這

在妹妹，已很難受了。在小學校時代，先生都是本來熱的，可以十分注意，不提到妹妹可恥的處所，他們這樣的遮隱了，還有些薄薄的幸福留在妹妹身上；若拋棄了這慣常的環境，要到盡是生人的中學去，無論如何是走不上前的。我現在還常常抱恨似的想妹妹若是感覺遲鈍些，或是有好勝的脾氣，那末爲她自身，爲她父母兄弟，是何等的幸福啊！但她好比什麼光線也不會感光的乾片，她有容易傷心的感受性，而且因着肉體上的不幸，而更爲敏銳了，若能免去一個新的人物對她臉面下半部注視，她是情願把自己的生命少活一年或半年的。

父母只管勸，妹妹決不點頭，父親們却是要想用嚴厲的說話了；但深知她悲傷的心境，所以父親母親，後來也只有不說什麼了。

最後母親這麼說：「你不上中學去的原因，我也明白了。那末，等到面孔上完全治療後才肯去麼？」

妹妹其時十三歲，與醫生所說的十五六的年齡，還差一些；但母親爲了要她進中學，很想把手術年齡提早而治療了，妹妹當然不反對，妹妹雖不開口催促，而等候着治療，大有一日千秋之感。

母親就帶了妹妹到熟識的外科醫師處去，就是只管說不要緊不要緊而把手術一味延期的外科醫師，那外科醫生，聽了母親嘮嘮叨叨的訴苦，又聽了站在後面臉色蒼白的妹妹的無言之訴苦後，還是不說要開刀，這一次，是這樣的措詞：

「小姐既經怕羞恥，當然只好施行手術；不過現在看來，位置非常危險，手術的時候，只消小刀歪一些，就會弄到不可收拾，即使小刀不致開到旁邊去，這手術的本身，說不定會與生命有關，所以如果一定要行手術，不如到京都大學的病院中去，我可以介紹外科部長峯島博士。」

醫生這樣說法，妹妹的心，壓迫到如何，也可以想像了。這一天回來後，足有兩三天，沒有好好的把飯吃下去。

父親母親商量的結果，我父親便領了妹妹，由我故鄉到相離近百里的京都去，

其時正是三月下旬，中學的入學考試，就在二三天之後了，父母們便騙了妹妹去應試，應試就是治療成功的準備，即使手術失敗，或者還可以就此使她入塾，這是父母的預算。

赴京都的旅行，是妹妹幸與不幸定奪命運的歧路也未可知。不可以說不幸的命運已經定奪也未可知。這最後的希望，或者是一定會破滅的最後之幻覺也未可知。或者那外科醫師在妹妹產生之時就曉得不能割除也未可知。他怕下這宣告把手術只管延期到最遠的未來也未可知。因着辭不掉我母親的要求到無法可施而又怕下最後宣告，便轉嫁到京都大學外科部長處去也未可知。但十五歲可施手術的一個希望，在其時的母親與妹妹，是何等的安慰啊！即使是個會破滅的幻影，還可以有三二年安慰啊；無奈妹妹自己心急如焚，——她的心急，有什麼人可以非難呢？——要去破壞這幻影了。

從京都回來時的妹妹的神氣，現在想想，還可以使我心痛。什麼時候可以施手術的希望那種安慰，早已雲消霧散了。由外科手術權威的部長，對妹妹下一最後宣告，下的宣告，是到她生命完畢爲止，她不可不帶這咒詛的符號。

那時的妹妹，分明願意死了，還只有十三歲的少女，注視着人生苦楚的現實，在這前面顫抖的神氣，說她是傷心呢？還是可憐呢？竟找不出適當的言語。從此以後，妹妹隱退在黑暗的小房間內，這已是把自己監禁，在不易使人瞧到的屋角裏。

妹妹從京都回來的第二天，我們的表姊，——中學四年生——早晨很早的慌忙趕到我家裏來：「靜妹！恭喜你！考取了！而且是第一名，真偉大！」她自己也很喜歡的來報告我妹妹入學考試的成績。

二老與我，當然快活；但妹妹不過臉上略為有一些冷寂的微笑，而這微笑一消滅，便現出一種比以前更悲痛嚴肅冷寂的表情來，小小的心中，已經決定了對於自己運命的覺悟了。

表姊又說要買那樣，買這樣，英語是隨意科；但是學習的好，皮鞋去買什麼式子的，一樣樣指點她；但妹妹只有默然點頭。好學而成績優良的妹妹，怎麼會不願意入中學？但她羞恥心很強，把這慾望踏住。我覺得羞恥心的強弱，本來可以做女態或非女態的標準的。在這意味中，或者是我的祖護也論不定，對於妹妹的心，我是無論怎樣同情也覺得不夠的。她的全身，充滿了女態的羞恥，因此我不想非難妹

妹，我以為妹妹只要為有一點非女態，成一種隨隨便便的性質，那就肯入中學，後來的生活，也很快樂了。我至今這樣可惜的想着。

妹妹不聽二老與我的勸，到底不肯進中學，尤其是知道自己的缺陷為不治之病，所以絕對不出門，從此以後，到二十七歲去世，困守家中，在自己住宅以外，鬻鬻一切的世界都不存在，與外界無交涉的送她短短的一生。母親等常常對我說：

「其實像靜兒那麼一個小小的瘤，去注意他做什麼？肉百脚滿面的姑娘，若無其事的在路上走着。因病而面孔潰爛的女孩子，也淡然的在路上行走。那樣一個小瘤，有誰會注目？」

但我以為若是普通的女性，或者未必會擔心也論不定。妹妹忘命的擔心着，因此覺得妹妹加倍的疼愛，為了肉體上一點兒缺陷，就會大大傷心，所以我加倍的覺得妹妹疼愛，雖然如此，她有不得已事情而外出時，總把陽傘低低罩得看不見前面，在路旁避着人的眼目，偷偷地走去，我每次看了，怎麼不痛心？我若能代妹妹生瘤，儘可在我的面孔上，生這麼兩個三個，我也肯忍耐。

但一近二十歲，妹妹對於自己的命運

，有些慣了，逼迫似的悲傷神氣，一些也沒有了，為着現世悲慘的事而遁世的尼僧生活中，也有多日似的淡淡幸福會漂流而來，妹妹的冷寂的生活中，雖不能有這種謹慎而清麗的幸福，也可以有安心至少是看破似的東西，正在萌芽了。

不但入中學一事，拚命的避免，而婚姻問題，也嚴重拒絕。其時父親還活着，他老人家願意將家中資產——這也不過三四萬圓罷了——的三分之一，做她的贈嫁費，去求適當的人家；但妹妹竟然拒絕一切的親事，她最後說：「結婚倒也可以；不過生了與我一樣的殘疾女孩子出來，豈不可憐！」妹妹想常稱自己為殘疾。有一個瘤，究竟是否殘疾？這是一個問題。然獨有妹妹，硬說是殘疾的。

「生了殘疾的女孩子，豈不可憐！」這口氣，可見她多年之間，為了這小小的多餘肉塊，是怎樣的苦楚啊！我覺得這血也噴得出來的說話，自己受了種種的苦，還怕把這苦去留給自己的愛兒，她一定可怕得身體都顫着罷？後來在六年前父親去世，我在東京的學校肄業，因為要有人照料母親，所以那婚姻問題，便依從妹妹的希望，就此消滅，不！即使父親至今活着，妹妹也未必會更動堅牢的決心罷？

我在東京成了家，便常常催促母親與妹妹搬來，母親的口氣，很願意上京；不過妹妹總希望在故鄉完畢她的一生。上京之時，要與素不相識之人在火車中。過一晝夜，并且到了東京要與隣人們常見面，這是何等難堪啊！我也後來常從妹妹的希望，即在父親死後，也仍使她在故鄉安樂的度其一生，我總儘力的照料着。

我在近來，不過每隔二年，偶然返鄉一次，所以妹妹的後半生活是何等情形也不知道；不過聽說這三四年來，很親近文學，俄國文學的重要作品，也讀過一些，并且我這二三年來，在文壇略露頭角，她心中也很歡喜，我以為妹妹年紀已二十七，不見得再會像昔日那麼只注意面孔上，總可以比較的能力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了。以後我回去，不知再勸她一次結婚，她的羞恥心，不像從前那麼劇烈了。

但這妹妹，在今年年初死了。是流行性感冒，病了十天就此死去了。普通人以為感冒，並不看重他，但已無可挽救了。我接到母親的電報時，是危篤，我就東西也不帶的回鄉，到故鄉的家裏時，妹妹已經小殮而放入棺中，我坐在棺旁，哀悼妹妹一生薄倖的眼淚，止不住的落在膝上。大概是神經過敏罷？比上次見面時覺

得很憔悴的母親，哭腫着眼睛說：「本來想等你回來了小殮的，等不及了。」開着棺蓋給我看看。

我要看妹妹的面孔；但一想到同時不能不看那犧牲妹妹一生的瘤，我胸中痛得要破裂了；但我仍鼓足勇氣看妹妹的面孔，是個很純潔的臉，是個純潔的處女，我并且還覺得妹妹不幸的生涯，不只管延長下去而早早結束，在妹妹自己，反而歡喜也未可知。我充分看完了妹妹的面孔，而對穿棺蓋的母親一看，差不多說是好了，我忽然留心到妹妹右頸上從小看慣的一個小小隆起物沒有了。若然沒有五六位親戚在旁邊，我说不定會驚叫起來啊！但這時候我自己抑制着自己，暗想不要是我的錯覺罷？我凝視着死人的頸上，但不必多看，不過在這痕跡的所在，有很大的橡皮膏似的東西貼着。

我默然抱着難以形容的奇怪心思，退入別室，母親也從後面跟來了。我第一不能不先問妹妹臉上不可思議的變化。「怎麼樣？靜妹的瘤，最近治好了麼？」

我一說，母親那哭腫的眼睛，又含了一包眼淚：「不是的！這是斷了氣，請醫生割掉的。她生了病，雖有四十度高熱繼

續着；但也想到會死的；不過一見了我的面，總是感語似的說：我活在世土時，一點鐘也好，兩點鐘也好，打算去掉這瘤。

她是個胆怯的人，平日從沒有說過這種話；但對於這瘤，可見是非常担心着。我們當然很明白她的心，不過恐怕還明白得不够罷？她一朝生了病，便失去了意識，說出自己的真心話來了。我也覺得太可憐了，所以到了無可挽救之時，要依從她一生的志願，特地去請求醫生。醫生以為這樣衰弱，斷斷不可。他不肯答應。靜兒本人，也合掌求他，他也不答應。後來醫生大概為病人臨終的請求所感動，他說：那末，等你斷氣後，我一定割掉。雖然，這下子已喜歡得不得了！當真她一斷氣，醫生把他割去，這也算是解剖，由我們出了一張解剖承諾書。」母親斷斷續續的說。

這世上女性的不幸，當然很多很多，像我妹妹那麼爲了肉體上一些變化而苦到如此，一定很少罷？自有知識以來以至臨終，妹妹這一生，是在這小肉塊的恐怖暴虐下受難啊！我妹妹的能够忍受這難，實在可敬，把這些苦楚由自己一身承受，這力量與預備，不能不佩服。這或者是哥哥的祖護罷？靜妹的魂靈啊！你長眠罷！

原著者 菊池寬氏。



瘋女人

浪跡草

唐萱

走累了。

在松林底下的一座小樓門口，解下我的小包裏，想歇一下脚，浪跡天涯的人就是這一點苦，也就是這一點樂，誰能走到那裏都是家？誰又能走到那裏都找不到家？

坐在小樓台階土喘一口氣，向四面望望，四周圍田陌串聯着一叢叢的小土房，這我才發現我是坐在一座突出在村鎮外的小樓外面。

路上有人荷鋤走過，一步一回頭的衝着我笑，再走過一個，又一步一回頭的笑着踱過去，再走過一個……

笑得我心中不住的惶惶，我走過了多少地方，見過了多少希奇的事情，但是時時轉變了，走路也不容易了，走到那裏我提防到那裏，我自己給自己題過一個可笑的名字：懷疑派。

不要笑我，我這懷疑派却是一個靠着命運吃飯的人。

十幾歲時，在遼遠的北國的賣藥場上我曾靠着餵飽我的肚子，多少年來的流浪生活把一個人折磨得老了，但又重拾起這勞什子，從這一村走到那一店，從這一店又走到那一村。

把我的小包裏打開舖在地上，端正好字捲的紙盒，在布巾的兩角上豎起我出賣命運的草標：

▲鐵口測字▼

▲代寫書信▼

請不要笑我這寒酸的職業，在紅土窪胡包子的地界上我會以這一點小技巧受到崇高的榮譽，爲了這，我明瞭到我在鄉人中的地位，雖然我的身上尚有餘資，雖然我祇想在這村子裏做一個過客，我還是我把我的草標豎立起來，實在是那一步一回頭的笑，笑得我發慌。

天亮才不久，我實在太累了，夜裏在森林中高一脚淺一脚的我趕了多少路？現在還得睜着倦眼守候着這一對太熟悉了的草標，我才真的厭倦了這流浪的生涯。

荷鋤的農人越過越多，他們還都是看着我笑，是我有什麼奇異觸人的地方嗎？——我不過是，爲了我這可笑的職業比別人多單上一件長衫罷了。

我望着他們，都是那麼熟悉的，樸實的農村的臉呵！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穿村過鎮所結交的，都是這樣的人，就說在紅土窪胡包子的地界裏接，待我的人不都是這樣子？

但是在他們的臉上多喚着一層令人恍惚的淺笑！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一樣的荷着鋤，我斷定他是

一個多事的漢子，因為他漸漸的走近我，向我打量着：

「做先生的，是妙？」

這使我略安了心，雖然他的臉上也浮着令人恍惚的笑紋，倒底我捉到了談話的對手，這小伙子好對付，難道我一個走江湖的人還闖不過荷動的莊稼漢？我故意的閃開他們那氣悶人的笑，重拾起我那熟慣了的江湖腔：

「好說，老弟，看看流年的氣運，再不然，有什麼不知意的事，測個字，斷斷當時的吉凶，譬如，老弟你這一對眉毛……」

我把右手的中指略為彈出在他的眉心上一點點：

「……兩眉之中有一點煞氣，不過並不要緊，今年你貴庚，二十？」

那個扭捏了一下笑了起來：

「沒有，才十八歲呀，二十歲好討老婆了哩！」

我也笑起來，假裝的掐着手指輪算，一面唸着我那早背得都不愛再背的流口轍。

「初八十八二十八，上至山根下至頰，唔，你老弟……」年青人忽然搖着手把我止住：

「算了算了，先生，我們鄉下人窮命，我告訴你……」

我當他捨不得相金，其實我又何嘗想在這村子裏做生意，所以江湖人就是這一點苦，誰能够明瞭你心中想的是些什麼？我們這些禱子行，就是這麼樣的讓人鄙薄了的，但是我還沒有把話引上正軌，我怎麼肯放他走？我把扯住他的胳膊：「老弟，莫小器，我送你一封開關利市！」

他笑了，用眼睛端相了我好半天：

「騙我，算卦好不要錢？」站起來還要走。

我扯住他，告訴他我是第一次走進這村子，我特地的把自己裝得卑下，好像我完全要仰仗着這十八歲的孩子，他滿意了，他開始把那藏在笑後面的秘密告訴給我：

「告訴你，先生，你要做生意，在這村子裏，唔——」故意的把嗓子拖長，像是一個教戲法的傢伙教到主要的訣要上故意的賣一個關子，然後告訴別人非賣他的傢俱不可。這還瞞得過我這老江湖，我暗笑這在孔聖人門前賣三字經的毛頭小伙子，我祇是忍耐着，假裝很用心的聽。

其實他倒不完全是這個意思，實在在他那草拙的語氣中難得找得出更適當的句子，他沉吟一下，就像長坂坡上突然的殺出來一個趙子龍般的把腿一拍：

「你要做生意嘛，待一會，保你的險，不過……」

他的眼珠子向四外一溜，別的荷鋤人都在地裏做起來了：「不過……」

像一隻偷油吃的耗子。

小樓的門格勒的一響，他立刻帶住他的話，張皇的往那邊一瞥，毛着臉站起來，張口結舌的：

「汪，汪小姐……呵，不，徐太太……」

我不自主的扭過頭去看：在門坎上站着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粗眉大眼，假使五官配得合適並不太難看，不過那隻嘴上嘴唇往上面翹着，下嘴唇往下面撇着，兩隻嘴角像是拴住兩條繩死勁的往兩面揪，這要照相書上……

唔，其實我是不得已才拾起這玩藝的，我那一本相書直到現在我也祇背過半本來，我不過是騙口飯吃，所以……

所以我又偷偷的把眼睛釘到女人的身上，我看見她的臉上就像她的五官一樣，東一塊西一塊的抹着脂粉，紅的太紅

，白的太白，身上穿得可好，在鄉村裏，我走過這麼多的村子我就沒有看見過這麼好的衣料，她的衣料上閃着亮光，織着花紋，不像是土機能織出來的東西。

我必須特別聲明，這不過是匆匆的一瞥，自從我寫過幾篇小說以來，就有人管我叫做「你們這些寫小說的」，所以我想套一句「寫小說的」人常用的套子，「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我的眼角瞥一下那年青的漢子：

他還那麼毛着腰站着，一面可還衝我眯眼。

那女人往前走兩步，他就往後退兩步。

據我個人的拙見，女人可不像是會吃人的人，他就那麼怕她。

女人向我的攤子上眇一眼，把頭向年青人一揚：

「幹什麼的？」

年青人衝我撇撇嘴！

「算命的，打卦的！」

好像告訴我：「生意來了！」

雖然我並不一定想做生意，但我在江湖上流蕩着究竟爲了什麼？一個失了家的人固然沒有什麼聖念，對於使肚子一飽的機會總不肯完全錯過，我勉打起精神來：

「算一算流年大運吧，小姐！」

不要笑我，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儘多是小姐，不怎麼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多少年來江湖的生活就把我磨鍊成這樣子，那年在羅店鎮，就爲了這小姐太太幾個字差一點沒有讓別人把大耳刮子搗到臉上來，做與別人是老小姐，也是黃花閨女呀！不聽見那小伙子說汪小姐，又說徐太太嗎？到底是汪小姐是徐太太呢？

我就把她算做老小姐。

老小姐像不大樂意，把那隻嘴由四面收攏起來，嘟着嘴唇：「你認識字？」

我明白了，立刻我嘆起苦經來：

「讀過書的，幹了這個是文人的末路了。」

她像很同情我，並不顯觀瞻的坐在石階上：

「爲什麼流落成這個樣子？」

爲什麼？這倒使我默然了，一個孤身的流浪漢！

我是太愛好了這流浪的生涯，而我也太長久的嘗受流浪的滋味了。

她並不太注視我的默然，把一雙空幻的眼光投向遠處去，兩手抱着膝蓋，眼光中像是有烟一樣的靈魂的影子追隨着飄向無垠的太空。喃喃的，嘴裏喃喃的：

「讀書是好的，認識字的人……」

我嘆一口氣。

馬上我驚覺到，這是一件太不適合自己身份的事，我把這吁嘆的尾巴趕快的拖到生意上去：

「占一占流年嗎，小姐？」

這一下把她飄向太空去的心神扯了回來，她的身子像微微的一抖，雖然有一點慍色，却是活潑了起來：

「小姐？你看見過這麼大歲數的小姐？」

我的心中暗笑，比這樣再大一些的老小姐我不知道看到多少，同時像這樣歲數的女人養出來的小婦人我也見過了。可是我應該怎麼說呢？從沒有人這樣的問過我，我遭遇到流浪人所從沒有遭遇到過的困苦。

所幸她並沒有十分固執這一點，仍舊任着自己講下去，

像是講給自己聽，又講是講給前面的幽靈聽！這裏面沒有我，我像是一個多餘的人，因為她並不太注意我：

「這是……唔——久遠了，我的丈夫到極遠的地方去經商，我不知道他到的是什麼地方，大半是很遠吧，這麼遠的路程使他不容易回來，不過，他倒惦記我，並且寄信給我，可是——」她幽長的嘆一口氣。

我向她瞥一眼，她的嘴被逼迫的向四方扯去，一臉不平均的脂粉都為這不勝的猶怨而失色，我細吃驚這女人的厚顏，在鄉村中，這麼多年的流浪生活中，我還沒有看見過一個女人對我這樣描繪她的丈夫，我簡直忘記了我是幹什麼的，甚至我希望在這罕見的厚顏下逗引出羅曼蒂克的故事來，我禁不住自己插口：

「怎麼樣呢？」

她再嘆一口氣，像沒有感覺到我的魯莽：

「但是——我不認識字。」

對於一個鄉村的女人，以我這多少年來輾轉於農村的經驗看來這種不識字的苦惱彷彿算不得一種痛苦，但是……

但是那女人由懷裏探出一張摺疊得很整齊的敗紙，我所以要這樣說，實在是那張紙頭已經敗舊不堪，紙包已經變黃，並且沾上不少手指的黑印，摺疊的紙印處已經敗裂，就好像打好洞眼的郵票，稍一用力便可以扯裂開來。

她鄭重的把這張紙交給我：

「請你替我唸一唸，這是他的來信，可是我，我不認識牠！」

我輕輕的把紙打開，上面是那麼潦草的塗着不成形的字跡，我幾乎是含着鄙惡的心情把眼光瞥在這拙劣的字跡上。

可是她，那個女人，她突然變得那麼恬靜，那麼傾心的等待着，我差不多可以看得出她的頭上在冒着聖潔的光，這光對於我就像是逼人的針刺着我，使我不得不勉强的去辨認紙上的字跡：

「妻孥：

別來許久，我已經到廣州……」

她插口進來：

「是的，有人說他在廣州，很得意的！」

這對我可沒有什麼興趣，我祇是急於把這封信讀完：

「……和汝結婚，使余得返鄉，謝謝，但女人重色，三德之首，對汝醜八怪，余毫無愛情可言，從今我也不再回去，汝願與別人結婚，我決不反對……」

我沒有唸完，可是我突然的想那女人的聖潔的形態，我簡直不敢再看她，可是眼角又不由自主的瞥過去：

她的眼角倒掛下來，臉上的肌肉我簡直沒有能力去描繪牠們怎樣的糾結在一起。

突然那對眼珠裏像冒出火來……

我的手有些顫抖。

手上的紙像被狂風捲去似的，然後我聽見小樓的門嘩然一聲掩閉了。

我怕在那裏，忘了自己是個做什麼的，忘了剛才自己做了些什麼。

十幾年來從沒有過的恐懼的預感襲上身來。

這夜裏我沒有離開這小村鎮，借宿在一家農舍的草棚裏，實在是一夜松林裏的勞頓太使我疲倦了。

我剛剛臥倒在土坑上的時候，那清晨在小樓外遇見的年

青漢子突然闖了進來，一把拍在我的肩膀上：

「你害了她了，先生！」

「誰？」

「那女人！」

我想起那端坐在石階上，默然聽我讀信的聖潔的影子，即使是信上的字句刺傷了她的心，但那不是我的過失呀，她的信上是那樣寫的，可是我看看那年青人：

「怎的？」

「她瘋了！」

我把頭低了下來，我不知道我的心中在想了些什麼沒有，總之那時候我的心中很亂，像是小理髮店的店堂，一切都是亂糟糟，亂糟糟。

我再仰起頭的時候，看見那年青人正在迷惘的衝我笑，我茫然的望着他，他還是笑。

再望一會，房主人也呵呵的笑了起來。

我像一個受了困辱的小孩子一樣，同時我也太疲乏了。沒有精神再去和這困辱爭，翻一個身，立刻便迷惘於夢境之中了。

迷迷糊糊的，我還覺得年青人扳着我的肩膀，大着嗓子問：

「你怎樣給她唸的信？」

這聲音像來自極遠，沒有來得及回答，我已經睡着了。第二天的清晨，極早的便起身，背起小包裹來和主人告辭，猛抬頭看見在小樓的那面有烟火浮動着。

主人向我嘆了一口氣：

「你害了她，先生，難為你一個飄蕩江湖的人！」

我不知道一句話會造了那麼大的孽，但是我記起我的包裹中那隻草標：

▲代寫書信▼

我祇是做了一件本分中的事，並且沒有受酬，我沒有做錯。

脚步像是被鬼牽扯的，我應該背着松林走，但我終於又折了回去。

沿路上有人敲着鑼，有人担着水，在松林的極端，一股股濃重的烟火往半天空上撲，一股又一股，一股又一股，陰鬱的濃黑中，夾雜着忿怒的火紅！

一個年青人担着水擦過我的身旁，用臂肘拐了我一下：

「你害了她！」

還是那麼迷感的笑臉。

迷惘！

我遇了鬼！脚步牽扯着踱到松林的盡端：

那座突出村外的小樓，已經沒有昨天那麼穩靜，已經沒有昨天那麼聖潔的凝重了。牠的一面傾圮下去，從裏面噴出一團一團像染黑了的棉絮般的黑烟來，房頂上吐着忿怒的火舌，昨天，昨天在小樓外看見的那一對眼睛，冒出火來的眼睛！

小樓的四周圍，担水的，提水的，澆水的，拿勾桿子的，揚土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醜的，他們都極忙碌，但是我感覺到，他們都具有救火人所應有的忙碌，但都缺乏救火人所應有的嚴肅，他們都在笑着，談着，那麼迷惑人的笑！

有人看見了我——這可憐的江湖流浪漢——便擲過一句話來：

「你害了她！」

像一肥石子般的擲到我的背上。

別的人便也學樣的：

「你害了她！」

「你害了她！」

「你害了她！」

「你害了她！」

由四面八方的擲過來，投過來，他們不管這流浪漢是否受得了——他不過是做了一件職業上的本份。

接着四面八方傳送過來「呵呵呵」迷惑人的笑！

我感到受了欺辱，流浪過這麼許多村鎮我沒有遇到過如此薄情的鄉人啊！

「你害了她！」

是我害了她嗎？但這句話却從此像一隻鈎子鈎在我的心上，使我再沒有勇氣踏進這薄情的村子。

就任使日子這麼流蕩，我沒有再踏進這村子。

許久許久我就這麼樣的流浪在江湖上，直到有一天我流浪在山東的沿海，邂逅了一位異鄉人，極偶然的我們談起那松林外被火的小樓，他竟是那麼的熟悉，他親暱的握着手：

「莫不就是你，你害了她？」

這多讓人傷心，我還不就爲這話不再踏進那松林外的小村？我把他的手搖撼一下：

「朋友，你冤枉我了！」

多少年滄桑的淚差一點沒有流下來。到底是出外的人，

知道這一句話給人多麼大的份量，他忙撫慰住我，告訴我那讀信前的一段故事：

汪小姐，我們就叫他汪小姐吧，誰也不能確記得她在這村子裏住過多少年，總之在這小樓落成的日子便搬了過來，那時她還是丫角的姑娘，愛在村莊裏玩，愛在田陌裏跳笑，並不是一個討厭的孩子，但是那隻嘴，多麼討厭的一隻嘴，四面都像有繩索牽扯着，村裏的小孩都指着笑：

「呀呀呀，四方嘴！」

汪小姐就哇的哭了。

這不過是說在丫角姑娘的時代，其實汪小姐並不是沒有她的好朋友，王大姐，李大姐，薛三妹……她們在一起都玩得很好，不過王大姐，李大姐和薛三妹都沒有那麼一隻四方嘴，可是長得也並不漂亮。（原諒我說一句罪過的話：請想想看，在這麼泥土沉滯的鄉村中還培養得出什麼樣鮮豔的花兒來？）但她們都沒有錢，跟着爸媽住在矮小的泥土房裏。

日子久了，日子久了，汪小姐就不大再出來。

日子久了，時光把小樓的主人帶進泥土裏去，小樓裏就

祇剩下汪小姐一個人。

日子久了，王大姐嫁給薛三妹的哥哥，薛三妹也搬到另一家土房子裏去，穿起大紅襖做起新嫁娘來。

日子久了，李大姐居然抱着孩子滿村子裏蕩了起來。

請想想看這在汪小姐的心中該是什麼樣的心情，她一天比一天抑鬱，一天比一天消瘦了，年齡到了廿七八可是還沒有人來問問汪小姐的八字。

村子裏的人每天都看見這抑鬱的女人在樓窗上眺望，村子裏的人可誰也不向這樓窗瞥一眼。

日子把年華帶走了，薛三妹的母親，那但以做媒爲業的女人時常挾着小樓主人的八字由東家走到西家，剛踏出王家的門，又去向李家道去。

誰都搖搖頭。

年青的小伙子們不識輕重，撇着嘴：

「像這樣的女人除非認識字，有商量！」

但是汪小姐吃虧生長在這鄉村中了，她不認識字，其實這些泥腿漢懂得什麼叫識字不識字，他們不過是出一個難題堵住別人的嘴！

但是汪小姐有錢！

別人搖搖頭。

誰都知道汪小姐是嫁不出去的女人了。

沒有丈夫的老小姐！啾。

汪小姐不再出門，整天的躲在家裏哭，薛三妹的媽常和別人嘆着氣：

「可憐兒的，唉！」

別人倒也嘆氣，可就是沒有人肯討這老小姐！

有一天，這是一個晴朗的天，穿過松林來了一個流浪漢，年紀輕，俊面貌，但是讓病拖壞了身子，穿過松林的時候他簡直是爬進來的，把自己的身子像一條死狗一樣的擱在小樓的階石上：

「勞你駕，大叔，給我一口水！」

路過一個老人看見，怪憐惜的：

「可憐，爲什麼弄成這樣子！」

「病了……」

村子裏的人不大見世面，他們不知道世界上比這更可憐

的人還有許多許多，他們祇感到「出外」的可怕！

「好好的一個人弄成這樣子！」

許多許多人，都是村子裏的，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妥一個辦法，然後薛三妹的娘挾了這好辦法來探流浪漢的口氣。

流浪漢的病臉上塗上一重喜色，把頭微微的點一點。

這樣，我簡直要大聲的告訴你，這樣便做成了這一件好事。

流浪漢在汪小姐的小樓中住了一個多月，瘦骨漸漸的豐滿起來，面色也現出紅潤，汪小姐爲他裁好適體的袍子，在頭髮上塗上一些油膏，完全另換了一個人！

小樓的兩旁貼起兩張大紅的招紙：

▲汪府喜事▼

▲徐府喜事▼

汪小姐有了丈夫，流浪漢有了家！

在我，這點的一個江湖流浪者，我未嘗不讚美這美滿的成就呀！

但是，你猜一猜看，他們一共過了幾天美滿的日子？

不過半個月！

姓徐的流浪漢告訴他的妻子，他應該籌劃一些資本，到外面去做一些生意，雖然是新婚，但却是多麼艱難的結合，做妻子的不忍過拂丈夫的意思，半個月後的清晨姓徐的挾了妻子的財貨穿過松林。

做妻子的央求薛三妹的丈夫把姓徐的流浪漢送出松林，這漢子回來的時候偷偷的告訴別人，那汪府的新官人一路上就沒有再回頭看看這座小樓。

可是那才做過半個月的妻子却從這天起，每天都坐在樓窗前面，等待着「郵便代辦所」的送信人。

這，我們該相信妻子是世界上最有韌性的人，她每天由日出等至日落，第二天她又在前迎接日出。

我們：你我兩個人，這些流浪漢，沒有享受過妻子的溫情，但是假使有人肯給你這麼一個家，這麼些溫情，你該滿意了吧？

（我沉默着，沒有回想到那四方牽扯着的嘴，祇念着那次在小樓石階前發現的聖潔的光！）

一片日子過去祇是一片空白，未來的日子還是等待。

但等待也不是徒然的，終於有一天送信人送上門來，投進一封塗滿歪曲字跡的紙片。

妻子對着這一片黑忽忽的字跡，雖然她不認識牠們，心中感覺到的却是「喜」。

妻子第一次把信交給村中的長老：

「老大爺，勞你賜，替我一看，這是他寄來的信！」

長老把老花眼鏡戴上，仰起頭來衝着少婦微笑，妻子把頭低下去，面上滲出紅色的微暈，這是在她，第一次感到喜悅驕羞。

長老把信拿到眼前看了一遍，臉上顯突然罩上一重莫名的陰鬱，無言的把紙交還妻子。

做妻子的倒楞了：

「怎樣呢，老伯伯？」

老伯伯把花鏡摘了下來，乾澀着嗓子：

「他很好，很想妳，可是忙，不得來！」

妻子就欣悅的拿着信去了。

一等女人出門，老人就扶起拐杖匆匆的跑遍全村，然後在妻子第二次拿信請人讀的時候便仍舊是：

「他很好，很想妳，可是忙，不得來！」

一樣，完全一樣！

不幸遇到了你！

異鄉人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膀：

「不幸遇到了你！」

我看看他：

「我把真的全念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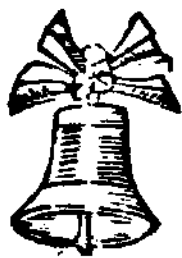
但是，是我害了她嗎？不過，我原諒這薄情的村子了。

請原諒我，故事便在這裏打住了，我原不愛講故事，這裏却例外的講了一個，並且講得意外的拙劣，這和人的心情有關係，假使有人要求把這故事描敘得更美麗些，我祇有請求他這些日子流浪人的生活，希望他能瞭解流浪人的心情，可惜我不是畫家，否則我倒可以繪出一張美麗的畫來，我將以聖潔的光做背景，讓內心的美塗上油彩，故事題做瘋女人是我發了這聖潔的女人，不過題目是要求我講故事的人出的，我不過是出於這題目，在回想中抽出來這麼一個女人，願她在天之靈平安，我為她祝禱。

輓嘉定夏琅雲先生

賈豐臻

一登龍門，蕭見曹隨，于斯為盛！
七旬鶴算，父作子述，永勿勿護。
按夏先生（今春作古，享壽七十有四。）與賈先生，一字英。先後長龍門師學校。于斯為盛，是指夏先生繼袁觀瀾先生為校長之時而言。籌成識。



誘惑

廖康民

六年前，在八大學裏，那怕是教國學經史的老先生也熟悉着朱鳳英這名字，不僅是熟悉一個名字，說得不見怪，簡直也迷戀於她的笑靨，她的線條；一位年逾不惑的老教授曾經在注目的那一刻間不知所云的忘了講詞。

美艷，豐腴，曼妙，柔媚……女人所有的誘惑性幾乎被她一人佔絕了，真不知有多少男同學在千方百計的追求她，她却垂青於我引為知悅，我當時是多麼地慶幸啊？

然而，她真的是屬意於我嗎？在一個深秋的晚上，多謝她，不忍再看我那癡情，向我吐露了秘密，她已訂過了婚約。我望着她發楞，秋晚的涼風吹在身上似乎比嚴冬的北風更為陰冷。

她結婚的那一天，我勉強帶着笑臉去喝了喜酒，她的丈夫是某家郎，容貌舉止都令人人生雍容華貴之感；我儘在想為什麼天賦給人們的幸運如此不均？

美人恩究竟是不易消受的，未經數年，她的丈夫竟命死了。如今我已娶了妻生了孩子，對她不再有非分之想，可是關念她的心情依然不能少減，我寫了一封慰問她的信去。

昨天，我收到了她的回信，意外的長信，厚厚的共有十多張信箋，我一口氣讀下去，我驚喜，我迷醉，我感歎！她這封信簡直就是一篇小說，是傳奇的，傳奇的小說而融合着濃郁的浪漫氣氛；不僅是浪漫的，更有着尖刻的諷刺。

我不及待她的同意，我決心將這封奇異的長信發表，我按照她的原信一字不更的抄錄在下面。

××：想不到隔了這些年，你仍是如此關愛我，我該怎樣感謝你呢？在一個月前，我確是像你所猜想的那麼淒清孤冷，可是現在我高興極了！我的丈夫死去後又復活了。你不信嗎？讓我把經過詳細的告訴你，也許你會說我變得如此無恥，你會說嗎？你就說吧！我管自把得意事告訴你便了。

在上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下午，我耐不住寂寥，走進了電影院，我本不想着什麼電影，祇是無意間踏進來的，就是這無意間註定了兩人的命運。我剛坐下，瞥見旁坐一位青年正在看書，我祇一見這位青年便吃一驚，如果那時是靜靜的深夜，那麼他定是鬼魂復活，如果我知道丈夫生前有雙生兄弟，無疑的就是他了。他覺察到我在端相他，轉過臉來，真是太相像了，僅僅清瘦了一些。他望我，我仍望着他，他很快的回過頭去，看得出，一向和女性很少接觸的好孩子。

他仍看着書，但我相信他一個字不曾看進去，他不時的偷睇我，那麼地胆怯，我剛一看他，便即刻將他的目光收回到書本上，我索性裝做直視前面，讓他在一個恹恹的看我，乘他出神的時候轉臉看他，他不及收回貪婪的目光，有些面頰，我向他微微一笑，他的臉紅得更顯明；我靜靜的似乎能聽到他快亂的心跳。我喜愛他這種天真的神情，特別是我和我死去的丈夫

面貌的巧合。我想要他做我丈夫的替身，我決定大胆地，嘗試一下。

我手中的說明書掉落在地上，恰巧在他腳邊，他替我拾了起來，我謝了他，他很高興，像要和我談話，急切間又不知怎樣開始是好。

「常來看電影嗎？」是我先問他，湊了他的趣。

「不……不常來，今年還是第一次？」聲音是那樣的急促，是心跳的關係。接着他囁嚅地回問我：「小姐！您呢？」小姐兩個字音輕微得像蚊子叫。

散戲出來，我已經知道他是S大學的畢業生名字叫常鐵心；我約他今晚八點鐘到我家來，假託有事和他商量，從他臉上驚喜的神色，我猜想他決不會失約的。

果然，他是準時來的。胡媽驚奇地上樓來通報：「太太！有個人說是小姐約他到這兒來的，真奇怪！我回說這兒沒有小姐，祇有……」不等她說完，我就往樓下走來。

在樓梯下，胡媽說：「太太！這個人真像——」她沒敢說下去，我心中却在暗笑。

常鐵心坐在客廳的小沙發上，一隻腳輕輕地在厚軟的地氈上滑動着，感覺到很舒適的樣子；他驀然見我已笑嘻嘻的站在門口，即刻又顯出觀觀不安的神情。

「鐵心！你來了嗎？」我已把他當做熟識的朋友一樣地招呼着，可是他仍拘謹地稱我：「朱小——姐，朱太太！」

「什麼？太太？」我裝做憤怒的神色。

「不是嗎？嗯，這是你們老媽子說的，她說這兒沒有小姐，祇有太太。」

「那個蠢東西！她哄你呀！」

「她哄我？那麼我還得稱你小姐哪，請你原諒我。」

「不用稱小姐，我的名字你忘了嗎？」

他注視着我的眼睛以及我的身體，輕輕地然而情感地喊了我一聲「鳳英」！天！他的聲音也同我丈夫的幾乎分辨不清。在燈光下我又細細地打量他，他此刻穿着一套很整齊的西裝，頭髮也刷得很光亮，相貌似乎比我死去的丈夫更見清秀，但是缺乏一點大方的態度；兩顆眼珠子不很靈活，沒有風流的顧盼神飛，滿臉很正經的樣子，他的頭時常昂着，做一個自命不凡的人，但是他的情感顯然很容易衝動，意志也很薄弱；我相信他現在已跳不出我的磁力。

「你有事情和我商量，請問是什麼事情？」可憐他想了半天說出這樣一句嚴肅的話。

「沒有什麼事情。」我乾脆這樣回答他。

「沒有什麼事情？那我今晚到這兒來，就覺得很冒昧，因為我們才第一天認識，而且沒有人介紹過。我想——」

想走？我知道他一定捨不得就走的，索性使他看一餐，叫他別再假正經，我說：「喲！什麼冒昧！不冒昧，你免了這一套吧！」

幸虧胡媽端茶上來，不然，他真有些坐立不安。胡媽不辭眼的瞅着他，他摸摸臉，又掏出手帕擦臉，以為臉上沾了煤灰，我祇忍不住笑。胡媽走了，我還沒有想出什麼話來，光景是僵住了。

「春天的天氣真好，春天的晚上尤其舒服，可是又真難受，不是嗎？」我說着走向窗口，隨手撩起窗幔。「啊！月色太好

了！鐵心！你也喜歡月亮嗎？」

他癡癡地望着我，沒有回答。

「你不過來嗎？」我心頭頗有些惱。

於是他慢慢的走向我身後，充滿了情感地喚：「鳳英！」

，我望他微微一笑，然後背轉身望着窗外；他促急的鼻息吹在我的髮上，刺刺地發癢，他大概已是陶醉了，整個身體漸漸地貼近我，我也開始有些心跳，面紅耳熱的。

窗外吹來一陣清風，月光也更見晶瑩；突然，他改換了莊重的語氣說：「請問你叫我到這兒來，究竟有什麼事情？要真是沒有事情的話，我可得告辭了。」

我很快的轉身打量他，雖然他一張臉繃得緊緊的，然而他的兩條腿卻沒有移動的表示，他仍是望着我。我放縱地出聲大笑。

「笑什麼？」

「我笑你急成這付樣子，我特意邀你來，自然有事情的囉！」

他安分地坐了下來，然後我告訴他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也沒有哥哥姊妹，祇有一個十歲的小弟弟家裏寂寞得很，想請一位教師，一面替我弟弟補習功課，一面陪我談談。

他初聽我的話時，面上掩不住喜悅，然而他究竟不脫書生本色，多加一番考慮後，又顯露了爲難的神色。他說現在中學教書已經很忙，怕抽不出餘暇來了。

我看準了他是意志薄弱的人，我料他定會答應我的，我要他乾脆辭去了校中的職務，允許給他比學校加倍好的待遇，而且告訴他這兒有着空房間，搬來住在我家裏，保證比學校要舒

服得多了。

「正因爲這兒太舒服了。」他向室內的陳設環視一週，然後望着我輕聲囁嚅地說：「而且可太——；我……我怕——」

「你怕什麼呀？」我儘量的嬌媚地說。

「我怕——哦！鳳英」底下我總以爲是一套熱情的向我求愛的話了。却想不到是我逼出了他的滿腹牢騷，他說：「你以爲，我準備一輩子當教員嗎？我願意把我寶貴的一生在學校裏平平穩穩，沒有波浪，沒有變化，沒有危險，儘像機器一樣的過下去嗎？不！我有好多的希望等着我去努力；不過我感到自己的學識還不够應用，同時即刻也找不着適當的機會，所以我才暫時在學校裏教書，一面自修，祇要有機會，我馬上就跳出學校。」

怪不得他的頭時常昂着，他還有一肚子的抱負呢！可是他倔強，我偏要他乖乖地屈伏，我先像牛皮糖似的和他歪纏着。

「對了！現在機會果然是來了！」我故意誤解了他所說的機會。

「這不過是一個舒服的機會，青年最怕的就是舒服，舒服會消滅人們的志氣，做一個譬喻：志氣好比是一個鼓足了氣的壯士渾身全是勁兒，正在機而動的時候；舒服好比是一個妖媚的女人跑過來在壯士的頸子裏，或者是腋窩裏那麼一呵癢，壯士一笑，鬆一口氣，什麼都完了。」

簡直有些傻氣！怕舒服的人我倒不會聽見過。

「噢！你在學校裏教書就是貪圖一個不舒服嗎？」

「人有得勞碌總還是好的，最苦的倒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時候。你說我在校教書就爲貪圖一個不舒服，那也未免太過火了一點。我不是說過在學校裏一面教書，一面自修嗎？」

「你在這兒也儘管自修好了，我決不干涉你。」

「你說我在這兒也可以一面教書，一面自修？」

「唔！」

「不是還要陪你談話，陪你玩嗎？」

「唔唔！」，我得意地大聲的說，因為我看出他的態度已漸漸地軟化了。

「一面教書，一面陪你談話，陪你玩；我還能自修嗎？」

「爲什麼不能？」

「鳳英！在這樣舒服的一所房子裏，站在這軟軟的地氈上，已經是渾身不得勁兒。再加着你在旁邊，哦！我的心亂了，叫我還怎麼能够自修？鳳英：我——」

我兩眼半開着，絲絲的光射向他臉上，我等待他說下去。果然，他是陶醉了，他輕聲地叫我的名字：「鳳英！我——他究竟還厭嫌，祇是說不下去。」

「怎麼樣？說下去呢！」我鼓勵着他。

「我——」

「好好的一句？我愛你！」他偏說不出口，結果他的害羞心反而引起了他假止經的那股傻勁兒，他倏地站起，改換了語氣說：「我要告辭了！」他即刻轉身就走。

這一個意外的變化使我十分驚異，在間不容髮的時際，我決定使出我的撒手。來，我很快地跟着他走出去，祇等他剛走到房門口時，我首先一步舉起一手攔住他的走路。

一條豐的臂膀正好橫在他的眼前，他想伸手拉開，但顯然有些怕，自然也有些愛；他縮住手注視着我的臂膀，更迷惑地將目光逐漸移到我的胸部，那麼貪婪地，他終將方纔說不出

口的一句話脫口講了出來。

「鳳英！我愛你！」他一面癡癡地笑，一面頓接過來想親我。我閃避着跑回沙發原處。

「看你一付正經的樣子，全是假的！第一天跟我相識就說：我愛你！」

他給我打趣得實在不好意思，傻氣地站在門邊望着我發楞。

「好了！你要走就請便吧！」當然我此刻已不怕他再有勇氣離去。我學着他的口吻儘量的嘲笑他說：「鳳英！我愛你。哈哈……」

他究竟有些不甘心，轉身大踏步趕回來站在我身旁說：「不能和我這樣開玩笑！鳳英！是你要我教你弟弟唸書和陪你談話，陪你玩的。」

「但是你说的自修呢？」

「那隨它去吧！」

「對了！這樣才爽快，像個男子漢呢！」

「哦！鳳英！」他貼近了我問道：「這屋子裏就是你和一位小弟弟——？」

「還有你剛才見過的那個蠢老媽子。」

「沒有別人了嗎？」

「唔！」

「那你真太……太寂寞了。」

「謝謝你！不勞費心。現在——你可以告辭了吧！」我可能是笑着向他說的。

他再也制不住衝動的情感，顫着聲音說：「鳳英！你讓我

「親親。」

他緊緊的擁抱住我，我清楚地聽到他突突的心跳。

突然，樓梯上一陣足聲，他慌忙放開了我，是我弟弟小明和胡媽走了來。

「弟弟！你還沒有睡嗎？」我有些怨恨。

小明看見鐵心即刻露出驚奇的样子，胡媽在後面也不睜眼的望着他，他真有些含糊起來了，他舉起一手摸摸臉，我又要笑出來。

小明忽然恐怖地喊出：「啊！我怕！」

「怕什麼？」

「鬼！鬼！」小明指著鐵心說。可是鐵心還以為我弟弟指他的身後，他轉身看了一看說：「鬼？沒有！小弟弟別怕，有我在這兒。」

「你就是鬼！你是鬼！」小明一面說，一面往我身後躲。

「哦！鳳英！原來你弟弟是有神經病的。」

「胡說！他那兒有神經病？」

「那麼我倒真是鬼了？」他生着氣說。

我怎麼也忍不住笑，我向小明說：「弟弟！你別怕！他不是鬼。」

「那麼他明明的死了，怎麼又活過來了？」

「你什麼時候看見我死的？哦！真倒黴！」

「弟弟！你別認錯人，你再仔細看看。」

小明從我身後胆怯地走出，又細細看了鐵心一眼說：「他不是死去的姊夫嗎？」

「死去的姊夫？」鐵心像受了雷震一般的呆了。

胡媽也湊前來說：「唉呀！真像極了！要是半夜裏看見，我也準以為是鬼出現呢！」

他這纔恍然大悟，頹然倒在沙發上說：「我明白了！你把我當作死鬼的替身！哦！謝謝你！小姐！不，我說：太太！」

不管他怎樣說，他是做定了我的俘虜。

××！你不嫌我寫得太長，太瑣細嗎？是的，我該收筆了，鐵心快要回來了，你猜他上哪兒去的？是我要寫這封信，特發奇想要吃他釣的鮮魚，我一定要他去江邊替我釣上數條，不怕他到市上買了回來，我叫小明跟他一道去釣魚，沒錯，我清靜了半天；信也究竟寫完了。再見吧！ 鳳英

鳳英！當你看到這本雜誌，看到你的原封來信；你不會埋怨我嗎？你埋怨我吧！我最愛看你的嬌嗔。

徐碧波 二君合作扇面

（單行行書）·（設色花卉）

半潤優待本刊讀者。每件暫收儲分四千元

百件為限 額滿截止 扇面奉贈 照費免加 潤資先惠 十日取件

單索徐書行楷 單行 一千五百元 跨行 一千元

單索胡畫花卉 南京路王生記扇莊 二千元

收件處 海防路德安坊十一號安定畫馬

又徐碧波先生與陶冷月先生合作之墨梅與蔣吟秋先生合作之紅梅扇面皆陳列於王生記扇莊內



夫婦之間

閻家漢

(一)

這一天是星期日。午飯後，孫先生夫婦剛要出門，來了一位客人，是孫先生全事盧先生的太太。孫先生拍手說：「歡迎歡迎！我們要到大光明看『現代夫妻』去，能找到盧先生嗎？我們一全去。」

盧太太微微一笑。倒身在沙發里，隨手從烟罐里抽了枝捲烟，取出打火機燃了吸煙。孫先生同盧先生是極知己的朋友，孫太太全盧太太也如姊妹相似的，所以盧太太熟不拘禮，祇顧吸煙，沒有答話。

但孫先生自詡是「婦女專家」，那是說他太懂得婦女的心理。他就看了看手錶，對盧太太說：「累了罷？時候還早，我們預備另外買點東西，所以提早出門，一脚坐車子到大光明一刻鐘已够了。」

「你們買了票子沒有？」盧太太對孫太太說。
「噢！」孫先生又聰明起來：「今天是禮拜，我就打電話去訂座，遲了恐怕要買不到票子。」

盧太太已經搶着說：「沒有買票子最好。孫先生，你們過一天去看好嗎？我有點事全姐姐商量……」又是微微一笑之後，「孫先生有事請自便好了！」

這不是「逐客令」，而竟是「逐主令」。孫先生微聳着

肩胛，衝着盧太太的臉，緩緩地說：

「是什麼『小貨』？託了她還不是全託我一樣？」

孫太太將丈夫一推，「什麼事落到你們男人耳朵里，就……」沒有就下去，「我們女人自然有女人的事，你一個人到大光明去罷！」

孫先生鼻子一揪，什麼都明白了的樣子，索性把大衣脫了，斜靠到床沿上，對妻子說：「還是落到男人耳朵里的便宜！」一壁就告訴盧太太近來外面風聲很緊，市面又疲，祇有『出籠』而沒有『拖進』的，老盧這幾天脫手了五百多萬……

不聽得老盧脫手了五百多萬猶可，聽了老盧脫手五百多萬，盧太太的鼻子里生了煙，將烟蒂重重一擡，高跟鞋打得地板怪響，才下了決心似的說：

「孫先生，這件事你不會不知道。盧傢里從前是什麼光景，靠着我娘家的妝奩，現在居然像了個人樣，姐姐！」盧太太回過頭來對着孫太太，「你猜，他竟……」一口氣阻塞在什麼地方似的。

「什麼事值得氣成這副樣子！」孫太太還是打笑着。

孫先生的身子向床上一倒，他知道今天的『婦女專家』完全失敗了。

「哼！」盧太太燃着了第二枝烟，才像炸彈一樣喊了出來：「他在外面討了小老婆！」

孫先生的身子又從床上直起來，楞着眼睛說：

「我的盧奶奶，你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

這自然是女人的事！孫太太馬上全盧太太結成聯合陣線，小嘴唇一撇：「裝蒜？天天鬼混在一起，還假撇清！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我看你手頭，就沒有這末五百萬出進，哼！還不是一隻橫統管里貨色！」

這一支奇兵，使盧太太微微感到不安，反而做了調解人。

「男人不能不管，也不能管得太緊。我那個哪，就是我太不管了。像孫先生你就放心得啦！禮拜天陪了太太看電影，那里還有野心！我那個哪，禮拜六禮拜天鬼影子也不見面！唉！……」真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樣子。

孫先生對於他太太的冷箭似乎並不關心，他依舊堅決着老盧的『證據』問題：「盧太太，老盧在外面瞎七搭八那是有的，但他是個『老舉』，決不會無緣無故跟自己的鈔票鬥氣，說笑話，現在置辦一堂紅木傢俬要多少錢！……」

「不是嗎？」孫太太又竄了出來：「瞎七搭八，誰教你們去瞎七搭八的？」

盧太太的一肚子怨氣，到這時候才被孫先生逼了出來：「怪也怪他不得，祇怪我的肚子不爭氣，年紀說小不小，四十就在眼前！那個賤貨就拿這一手扼住了他，聽說有三個多月了……」

孫先生吁了一口氣，——原來如此！

孫太太又有她的理由：肚子里這塊肉是要的，耐心再等

它半年，等孩子生下地來再作主張。

「所以啊！」盧太太見問題已落到正文，一人沒有兩人意，這機會不能放鬆：「我真是進退兩難：沒有這塊肉我和她拚了；現在連他也三天兩日的不見面，要是將來生了個男孩子，快不要爬到我的頭上來？……」

孫先生又賣弄他的聰明：「這顧慮得是。我們該從長計議才對。」

「總要想個辦法，辦法，至少那個賤貨說不響嘴！」這自然是孫太太的看法。

雖然一室之內，祇有三個人，但是辦法却一時辦了幾十條。

孫太太是急進的；孫先生是緩進的；盧太太揀好的挑，但條條都是好辦法，簡直是哀的美敦書。最後自然由『婦女專家』提出了最切實用的四項辦法，而經過盧太太和孫太太的全意。——其實關係孫太太什麼事！

那四項條件是：

- (一) 不准小老婆進宅！
- (二) 盧先生每月在外住宿不得超過一星期！
- (三) 提出五百萬元由盧太太執管，作為保證金。
- (四) 另兌金鐲一付，鑽戒一隻，作為盧先生隱匿不報的罰款。

這四項條件可說是面面俱到，盧太太歡天喜地捧着這四項條件回家去了。

(二)

第二個星期日的下午，孫先生夫婦去拜訪盧先生夫婦。

盧太太是滿面春風地迎了出來：「歡迎歡迎。我們剛要

到大光明去看『現代夫妻』，他是難得在家的，你們也難得來，哈哈……」盧太太的得意是近來少見的。

盧先生一把抓住了孫先生的手臂，把他推到沙發里，勉強打齊笑容說：

「老孫，這幾天一下寫字間就逃得無影無蹤，幹點什麼鬼事，當着孫太太面，快些摺出來！」

老孫假裝跳了起來，「你這簡直是搗蛋！幸虧是我陪着，她看了幾天戲，倒好像我有私弊隱瞞的事。」

盧太太馬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孫先生那會像你，跳跳舞把狐狸精跳到家里來！你不說我倒幾乎忘了，我前幾天說的，你考慮好了沒有？現在乘孫先生孫太太都在，替我做了見證。」

有着肚皮理由的孫太太，今天似乎懷了鬼胎，始終沒有開口，這時候才打發起精神，花一樣地笑着說：

「你們夫婦倆打什麼啞謎？要看電影也該走了，大光明生意真好，我們打過三次回票，看電影也有黑市票，漲起三倍多，真是笑話！」

「笑話嗎？黑老婆都有黑市票；不過是小老婆。」盧太太一雙俏眼睜着盧先生。

盧先生知道今天已經被包圍了，就自己先提了出來。

「老孫，」他說：「張利利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我不得不維持她的生活費，不知她從那裏得來的情報。」盧先生指着盧太太：「硬說我要娶她做小老婆；又不知受了什麼人的教唆，向我提出四項條件！我呢，不過借她的肚皮，替姓盧的留個後代，養了出來，各走各的春秋大路。」

盧先生似乎胸有成竹，這一番話，每句都打入敵人的心

坎，即使自己理由欠缺，但當前的三個敵人都被抓住了缺點。現在他以逸待勞，試探各方面動靜了。

孫先生最淡然，悠悠地說：「就是大都會的張利利嗎？」

孫太太的涵養功夫不及她的丈夫，爲掩飾起見，急急向

盧太太：「有四項條件，說出來聽聽，免不兇？」

「孫太太不知道嗎？」盧先生開始迎頭痛擊了。

「婦女專家」知道自己的太太已經敗下陣來，才不得不放出精神來應付當時的危急，不過態度還是照常。他說：

「家庭里沒有個孩子也够寂寞的。老盧既答應以維持到生孩子爲止，也不過幾個月的功夫……」孫先生把目光從老盧身上掃起，落到盧太太身上，見沒有反響，才繼續下去：

「不過婦道人家也有她們的打算，我不用猜，一猜十不離九，不是現款，便是飾物……」

這一番做作是費苦心的，於是打了個哈哈，肩頭上彷彿卸下了一斗米，非常得意。

盧太太那里會不懂孫先生的文章，微笑着說：「我不過隨意提起，一到他嘴里就變成了條件。」

盧先生也是非常得意，至少現在他已獲得了一半勝利，就接着他太太的口吻說：

「第一第二當然是不成爲條件。我爲什麼要她進門？住宿更不是問題，我現在維持她的生活，是要她替我姓盧的孩子。正如老孫所說，現款與飾物有商量的必要。」

孫太太這時候又抓到了說話的機會：「盧先生的就是盧太太的，盧太太的也還不是盧先生的，這說得上是條件嗎？」

盧先生見局勢已經平穩，這是最後的一着了。

「她要添兩件飾物，也是對的，錢放在我的腰包里會胡亂化掉，不過老孫你是知道的，我近來手頭也不過如此，她提出的條件却多兇，一付金鑲一隻鑽戒之外，還要五百萬現款，要這許多現款放在家里幹什麼？」

「你的意思呢？」孫先生又是淡淡的一句。

那個身爲主角的盧太太反靜聽他們的討價還價。

「首飾沒有問題。」盧先生說：「不過我那有這許多現款呢！」

孫太太被一個突然的理由打動了心，瞞了盧先生一眼，湊到盧太太耳朵旁邊咕嚕了半天，盧太太又似乎表示全意，儘點着頭。

孫太太對於自己的這一着棋子，非常得意，就爲了得意之極，她把這意思先告訴了丈夫孫先生，要孫先生對盧先生開談判。

孫先生又是拿『婦道人家』開了頭，他對盧先生說：

「婦道人家自有她們另外一根腸子，據盧太太的意思不一定要現款，你寫一張借據給她，不過憑個信用，每月你多少給她幾個利息，——其實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還不是一筆賬。」

盧太太見原則已是定局，細則上她却有了她的主見的。

「利息照市面，二角起息，孫先生孫太太也在借據上簽個字做見證。」

盧先生透了一口氣。

孫先生說：「該簽和平條約了。」

「盧先生，一切不能反悔，我們做證人的責任不小呢！——孫太太恢復了活潑態度，鬼胎已落了地。」

(三)

二個月後的一個星期日，盧先生夫婦招待孫先生夫婦吃飯。

是在幾天以前，盧太太說是該請孫先生孫太太吃頓飯，盧先生馬上說：「應該應該。我早想請他們吃飯了。」

菜餚十分豐富，而且都是孫先生孫太太平日喜歡吃的幾隻菜。幾杯酒後，盧太太開口說：

「我這次上了他一個大當。」她指着盧先生。

今天這個場面是非常和諧的，所以盧太太的語氣也出之於嬉笑態度。孫太太更是慣於在這種氣氛中活動的能將。

「賴了你的金鑲子，還是賴了鑽戒？我們做見證人的也要不依的！」孫太太的笑聲和孫先生的眼色溶化在一起。

但是盧太太沒有注意到這兩位『顧問』的舉動，她捋起袖管來，一付焦黃的金鑲襯在雪白的手腕上，而無名指上的一隻獨粒鑽戒也在燈光下燦燦作光。盧太太雖然顯示着十二分的得意，說話還是不肯饒人。

「這倒不怕他賴了我的。這譬如他自己囤貨，兩個月中金子漲了十萬，他就賺了錢。要他現款才像要他的命！」

「那末你把金鑲還我，」盧先生說：「我兌了現款再還你。」

「少說一句罷！五百萬借款祇付了一個月利息，前天就同我商量，暫時欠一欠，孫先生，我不是上了個大當？如果我手裡有現鈔，現在『三角洋』也有人要！」

原來盧太太吃了一筆小倒賬。孫先生就解着說：

「利上滾利不是一樣嗎？到這節算賬，我做會計師，不得缺少一分一毫。」

大家哈哈一陣大笑。盧太太的這個當自然是上定的了。飯後，盧太太還要孫先生夫婦去看戲。

孫先生說：「晚上少出去的好。我們弄里上禮拜出了一樁盜案，我不在家，她嚇得什麼似的……」

孫太太是談虎色變，用手亂搖，表示她現在還心驚肉跳。……

孫先生却接下去說了，「是十六號里吧？那天他家的男人出去看戲了，強盜假裝問詢爲由，賺開了門。進去的是四個強盜，兩個抽出手槍把一家人監視在浴室里；另外兩個強盜搜索一個多鐘頭，你知道搶去多少東西，金銀首飾衣服不計，連幾箱肥皂都扛了走……」

「我還聽見有一家盜案中被搶老刀牌香煙兩大條哩。」盧先生說。

於是一案接一案，彷彿刑事法庭上的案卷，而盧家後門外面，也似乎有強盜埋伏着，立刻要敲門進來的樣子。

孫太太說：

「不要儘嚼蛆，講正經，有重要物件放在家里確是危險。十六號里搶了之後，我把首飾都放在保管庫里了，他還說我胆小呢！」

盧太太的腦海里有強盜在打架。「這不是胆小胆大，」盧太太說：「事情掄到身上，才吃虧哩！他哪，什麼值錢的東西都亂堆亂放，我看不但首飾，股票契等等也是放到保管庫的妥當。」

盧先生抽着煙，吐着一個個圓圈，彷彿事不關己的樣子。

「你們看哪！」盧太太跳了起來，「你的東西由你自己

收拾，明天早上就送到保管庫去，懶死狗！」

孫太太笑了起來：「又何必這樣急！」回過對她丈夫說：「我們也該回家了，別在這裡談天，家里真的遭了強盜搶啊。」

第二天早上盧先生被盧太太逼着把首飾股票等一大包東西送到銀行保管庫去。但是盧先生從銀行出來，並不上寫字間去，坐了車到孫先生家里。

孫先生也在家，說：「馬到成功？」

盧先生把一個小包遞給孫太太說：「請驗明正身，沒有掉包。」

小包里是一付金鐲和一隻鑽戒。

「怎樣謝我這媒人呢？」孫太太笑脣說：「一百隻紅蛋再不能少了！」

孫先生說：「張莉莉又沒有懷孕，吃什麼紅蛋！」

盧先生連連向孫太太作揖，孫太太不依道：

「哼！你們男人真不是東西！連我這媒人都上了你們一個大當，我要倒戈，看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孫先生已經推着盧先生走了。

賀孫滄叟先生重游泮

水

孫籌成

杏花香裏發春寒，天然遊人尙喜歡，重到泮宮池水潤，振興學校後生看。千紅萬紫滄園樂，苦雨淒風劫淚酸，他日歸鄉重整理，霞山菊圃報平安。



救濟金

白悠

那隻沾滿了油污的「便當」盒子，
忸怩地捧在馬克珊手裏，他似乎不願把
牠揭開來，只是懶洋洋地嘆了一口氣，
默默地在想：「媽的，要不是肚子這樣
容易餓，孫子才願意幹這個事！」

中午，一敲過十二點鐘，這間辦公
室，就像話劇結束了一幕，必須辦換佈
景似地，立刻變成了一間餐室了。

由於包飯作的無法維持，宣告暫時
停頓，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又全是三
天兩頓地在漲價，因此，一般小職員們
，在早晨出門時，不得不從家裏累贅地
攜帶一些食具到公司裏來。這時候，每
張寫字檯上，都鋪上一張不整齊的舊報
紙，各人搬出自己帶來的午餐，草草
地在進食。

那個大家管他喊「卓別林」的小祝
，今天帶來的是一盒子頭號厚梗米燒成
的白飯，配着一匣碧綠的油菜，和三五
片紅艷艷的鹽肉。他嘔嘴嘔舌地划了幾

口飯，唯恐旁人不注意他這些貴族化的
膳食似地，故意突破這冷寂的空氣，自
言自語地：「猪肉今天又漲了價，一千
四百五——聽說有人收買了去做罐頭食
物！」他等待了兩秒鐘，沒人搭他的腔
，「其實，吃鹽肉，不是一樣嗎？——
鹽肉便宜，只要一十一！」

「你，你有鹽肉吃，別來吊人胃口
！」在東北角的一張小寫字檯上，居然
有人響應了他，「哼哼，要沒有上星期
那股票上給你戴了帽子，還不是像往
日一般的買三個大餅來果腹，神氣點甚
麼！」

「我又不是搶了你帽子，要你這樣
不高心！」小祝回頭望着那說話的醬燒
河豚——臉兒黑黑的何盾先生訕訕地說
，「你喜歡吃鹽肉，送給你一塊殺殺饞
，我倒不在乎這一點兒！」

馬克珊趁他們在鬥口的當兒，偷偷
地揭開了自己的「便當」盒子，兩眼直

盯着那一撮豆腐乾炒鹽菜，和手掌大一
塊羌餅，不又是先咽了一口唾沫。正待
用手去抓起那塊羌餅來，他越發避過別
人的眼睛，卻越是容易被人瞧見，那個
小祝，就預備利用了他，作一個下場勢
；他丟開了和醬燒河豚的搶白，捧着自
己那個飯盒子，趕到馬克珊的座位邊，
嘻皮笑臉地喊着他的綽號：

「馬浪蕩，你怎麼天天吃羌餅，鹽
菜，不怕吃倒了胃口！」

「嗯哪！你想，我每個月只拿四萬
六，每天一千多點，還得養活妻子兒女
，不像你，有本領在市場裏活動活動，
自然可以吃魚吃肉……」馬克珊艱難地
咽下了一口羌餅。

「的確的，拿這一點點薪津，吃不
飽，餓不死，要是再這樣下去，也許連
每天一塊羌餅也沒法到嘴了！」禿了頂
的朱先生——豬八戒，感嘆着。

「你，你和總店裏的老許很接近，

這幾天有沒有甚麼消息！——新津是規定兩個月調整一次的，現在，四個半月了，米價又從五萬漲到了十萬，還是影響全無，我們天天賠着老本來坐奧非司的安石樓，顯得比別人更尷尬。

「有是有一點兒，只是，你們別說開去！據說，周經理已經非正式地表示過：打算發三個月「救濟金」給我們，可是，還得經董事會的通過！」豬八戒傲然地似乎有些得意。

「三個月，三十四十二，三十六八，十三萬八千，一担米，兩担柴，馬上全部完結，救濟了眼前，以後怎麼樣？」馬克珊一向是冷冷地，這時候也忍不住發言了。可是，他還沒有閉攏嘴巴，立刻來了反應：

「三個月，還不滿意？至少，暫時可以吃幾天白米飯了！可慮的，倒是在董事會能不能通過？」豬八戒老氣橫秋地在嚼着他的油煎韭菜餅。

「真的，反正這三個月薪津，是餵來之物，他們要是不給你，你怎麼樣哩！」卓別林的話，說得並不滑稽，倒有些阿Q的氣息。

「哦，我就說過；我們的經理先生

，最能體貼同人！三個月，在個人雖然是個小數目，然而，他一下要支出千把萬，光是掉這個大頭寸，不亦難矣哉！難矣哉！」坐在窗口的糖拌梅子唐蟬喘，他帶來的午飯，只是一盒冷麵，經他撈了兩三筷，早就吃光大吉，他閒閒地抽着一枝全祿，搖頭擺腦地打着口江北腔，發表他那又甜又酸的宏論。

「如果這消息是確實的，也許我們腳上這雙頭通底爛的臭襪子，可以換一雙新的囉！」練習生蕭蒂，也眉開眼笑地在收拾他的餐具。

「我總有些不相信！我在這裏，吃了毛三十年的老米飯，卻從來也沒有遇見過這樣優待同人的事，怎麼在這艱難困苦的時期，會大發慈悲呢？」馬克珊始終抱着懷疑的態度。

午飯後，照例得休息一小時，於是這間臨時餐室，立刻又撤去了各人桌上的餐具，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只是，鬧哄哄的空氣，卻更加緊張起來；有的在引吭高歌，有的在圍棋一局，大部分的人，卻還是在繼續討論這個「救濟金」問題。

一點半鐘，噹的敲了一下，茶房跟着搖起那個銅鈴，這間奧非司才恢復了

平靜的狀態。

在散工的前一刻鐘，總店裏來了電話，是給這奧非司主任方先生的，通知他；即日晚上六點鐘，在經理先生家裏，開董事會，叫方先生也去出席參加。

「是不是，我的消息，可算靈通了吧？哈哈！」豬八戒扯扯坐在他旁邊的馬克珊的袖子，輕輕地說：「你瞧，明天貼出佈告來，一定是董事會議決，每人發給「救濟金」三個月，要不是，砍我的腦袋……」他用手掌在自己頸子上比了一比。

「三個月，算得甚麼，索性爽爽快，照着○○公司的樣，每人發給三個月，大家散夥，拉倒！」馬克珊厭煩似地繼續在一本巨大的簿冊上寫着。

大家結束了手頭的工作，散工的鈴聲，也跟着響了起來。

馬克珊想起了一家人的晚餐問題，忘記把墨水瓶蓋子蓋上，首先抓起那頂厚厚地積着灰塵的舊呢帽，急急地趑下樓梯，走出了公司大門。

幸虧，他家裏有一位賢慧的太太，早已在隔壁李家借到了一筆錢，把這一期配給的戶口麵粉買來了。因此，馬克珊一走進那間亭子間，看見桌上擺着一

洋罐錫微黃的粉末，他的心便安靜了下來。

「啊，戶口粉買來了，那麼，讓我來生爐子，燒一鍋麵疙瘩吃吧！嗨，我真紀念你們，今天的午餐，不知怎樣挨過去的？」馬克珊慎重地把那件舊嗶嘰長袍脫下了。

「午飯，還不是外甥提燈籠，照舊——當去了一套小衫褲，每人吃了兩隻大餅。——現在，小珊和次珊，一淘去買柴和青菜了，等他們回來，讓我來動手，你不必幫忙，還是坐下來息一會兒！」太太是體貼十分殷勤。

馬克珊在公司裏的同事面前，對於三個月的一「救濟金」，雖然表示着痛不在乎的神氣，可是，十三萬八千，到底不是一個微細的數字，可以說，在他的一生中，從來也沒有拿到這樣大量的鈔票過，自然，他想起這個消息，畢竟會掀起一些喜悅的心情。

「我告訴你一件事！」馬克珊重又把袍子上的鈕扣扣了起來，「聽說，我們公司裏，預備發給我們三個月的救濟金！」

「哦，真有這樣的事？那麼，要不要扣還的呢？」太太也安慰地微笑了。

「那倒不明白！我得到的是特別露透電，詳情，要等董事會議決了再說！」

馬克珊居然也幽默了一下。

「你的薪津，上個月一共拿到四萬六，三四十二，三六十八，三個月，不是可以拿到十三萬八千嗎？我說，我們現在不能像從前那麼亂花了，有了錢，最要緊的還是買米，買柴，不管有多少好買，有一點兒儲藏着，至少，心裏不會起恐慌了！」馬太太立刻貢獻了她的意見。

「是的，我剛才在路上走着，也是這麼的想，早晨聽老姜說，這幾天米價跌了些，也許，繼續地還要跌，在這個當口，自然犯不着立刻去買米！要是拿這筆「救濟金」去做別種生意，說不定，一轉手就可以倍上幾倍的……」馬克珊興奮得臉兒紅紅地。

「那麼，你打算……？」

「買點黃貨，卜卜我們的運道看，怎麼樣？」馬克珊不等太太說完，就一口氣接了上去。

「哼，這一點兒鈔票，能買多少黃貨！你知不知道，這幾天金價漲到多少了？」

「不買黃貨，買幾個銀元怎麼樣？」

現在，每一枚銀元，雖然已經漲到六千多，看形勢，還最向上漲，只要漲到一草——這當然，十分之八九是可能的——那麼一轉手，也可以賺到四五萬塊錢！這樣的好生意，為甚麼不做呢？」馬克珊掏出了一枝紅玫瑰，幽閒地在桌子邊上頓着。

「隨你吧！不過，我是始終主張買米，買柴的！」馬太太表示着非常不樂意。

一陣樓梯響，小珊和次珊提着籃子進來了，馬太太搶奪似地從丈夫手裏取過剛才他擦過的那盒火柴，跨出亭子間，開始準備他們的晚餐了。

鍋子裏的水燒開了，水泡像波瀾樣地起伏着，馬克珊腦經裏的思潮，也同樣地一波一波在起伏不停，他決不定這十三萬八千塊錢，到底應該怎樣去利用牠。

一碗熱騰騰的青菜下麵疙瘩，已經擺在他的面前，他還是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

「你說的買米，我覺得不大妥當！」馬克珊偷覷着他太太的臉色，「第一，米價正起了跌風，何必這樣性急；第二，我們這間小小的亭子間，堆了一担

米，恐怕要迴身不轉了；第三，門口買的米，大半多洒過水，攔到黃霉天，一定會變質。所以，我不能把這筆救濟金這樣隨便化去！」

「隨你罷！我反正是個女流之輩，一天到晚關在這間亭子間裏，外面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錢是你的，你要怎樣，就怎樣好了！」被丈夫掃了興的馬太太，自管自地招呼兩個孩子用晚餐。

天黑下來了，電燈因為超過了用電限度，被二房東把總門關閉了；那盞用醬油碟子改造的植物油燈，更因為油價的上漲，好久沒有燃料加進去，孤零零地剩着兩根乾枯的燈草，沒法使牠亮起來。馬太太就在暗中摸索着，完成了她的洗滌碗碟工作。

前樓的自鳴鐘，剛敲過了八點，他們全家早就安息了。

兩個孩子是無邪地安然熟睡了，接着，馬太太也發出一陣輕微的鼾聲來，只有馬克珊，繼續地在盤算那尚未到手的十三萬八千元的用途；在床上，翻來覆去地合不上眼睛。

第二天一早，他就起身了，因為惦念着那董事會的議決案，只忽忽地把昨天晚上吃剩的麵疙瘩，裝了一些在「便當

」盒子裏，一逕安步當車地向公司走去。

馬克珊竟像忘記他辦事處是九點鐘開始工作的，當他到達目的地，兩扇鐵門，還是緊緊地關閉着，他只得回身轉去，在附近馬路上兜了一個圈子。終於，他是被路邊那些油煎餅，肉饅頭，豬油夾沙粽……等等食物的香氣威脅着，不得不離開了那裏，蹣跚涼涼地幾家百貨公司的櫥窗前，做了一次巡閱使。

第二次再到公司時，居然連主任方先生的那輛三輪車，也已經停在門口了；馬克珊非常興奮，一腳踏進辦公室，只見那些同事們，全是交頭接耳地在低語着，他忙不迭地放下手裏的「便當」，急切向旁邊的豬八戒探問：

「怎麼啦，昨天說過的那筆「救濟金」？」

「你，剛才沒有聽見嗎？是方主任帶來的消息！反正，停一會要貼出通告來的！」豬八戒故意要賣一下關子。

「我來得遲了一步，沒有聽到。到底怎麼樣？請你做做好事，告訴了我！」

「嘻嘻，急甚麼？還不是和我昨天說的大同小異！據董事會的決議：這筆

款子，作為公司暫借給同人的，按照十個月分期在月薪中扣還。據我看來，在出了巨大的拆息，還沒處借貸現鈔的現在，能够早一天拿到，總是便宜。你只要有眼光，安排得順利，幾個翻身，十萬就可以變成五十萬，六十萬……百把萬也容易得很！」豬八戒一邊在檢查新聞報上的華股行情表。

「我想拿來買米，你看怎樣？」故意提出他太太的主張來，想聽聽這個精明朋友的意見。

「好是好的，不過，買一担米來攔着，這筆款子就不能運用了，現在米價是十萬元，幾個月後，即使加一倍，也不過變成了二十萬，倘使拿牠做別的生計，利息一定不止這一點點？」豬八戒扔下報紙，忽然輕輕把桌子拍了一下，「熱昏，又是全體漲停了板！」

馬克珊聽到這樣，他手裏一枝鋼筆，雖然還在簿冊上寫着，寫着，可是，心裏卻有兩個念頭在搏鬥：買米呢？還是做一投機？

一小時很快地換過去了，他在那本簿冊，一共寫錯了五個字，他有些發惱了，一骨碌地站起來，預備走向小便處去，出清一下存貨。

「噯，馬浪蕩，你拿了這筆「救濟金」，預備怎樣派用場？」卓別林站在便所門口，正在扣着西裝褲上的鈕扣。

「還沒有決定！我想跟你做點買賣，你看怎樣？」馬克珊想套套他的口風。

「在這幾天的風頭上，上落很大，要做，還是你自己去做，我不敢替你決定！不過，你要是真沒有辦法，我們倒可以談談！」卓別林常常是這樣不負責任的。

那張佈告，是下午兩三點鐘才貼出來的，大意和早晨方主任所說的，沒有甚麼出入，其中只多了一條：「凡中途解職者，須一次償還尚未扣淨之救濟金全部。」

在同事們的熱烈盼待中，這筆「救濟金」，總算在三天以後發出來了，那一張××銀行的支票。

馬克珊從來沒有拿着這樣大數目的支票，上銀行去支取過現款，他不明白支款情形，只是，由於幾天來的心神不寧，急於要運用這筆意外的收入，他竟等不及工作時間的完畢，在「早退簿」上簽了一個字，連忙趕到××銀行去。

他志志地在銅欄杆邊遞上了那張十三萬八千元的支票，正盼望着那大量的現款，順利地送到他的手裏，不料，那個行員竟是大模大樣地，把那張支票在櫃上一丟：

「新定的辦法，你知不知道：每張支票，至多只能支取五千元！」

「多餘的，怎麼辦？」馬克珊有些愕然。

「給你一張撥款單！」

「五千元現款，能派甚麼用場？這，讓我考慮一下再說！」馬克珊只得收回了那張支票。

他看看手錶，知道辦公室已經快要打烊了，便決定一逕回到家裏去。

馬太太提着一把鉛皮壺，預備下樓來汲一些井水，在樓梯口齊巧和馬克珊碰見了：

「怎麼，那筆「救濟金」發出來了？」馬太太有些情不自禁。

「發是發出來了，可是，是一張支票，只能支五千元，所以，我帶回來了！」馬克珊皺起了眉頭。

一下子，馬克珊已經上了樓梯，走進了亭子間，馬太太汲了水，也跟着上來了：

「還是依我的意思，拿去買米吧！反正，街口禾豐裏的沈先生，和我們比較熟識的，你把支票交給我，讓我去試試看！」

馬太太拿着支票興孜孜地出去了十分鐘，卻依舊拿着原物，回進了亭子間：

「沈先生說，支票他們不要，而且米價今天跌到了九關二級，也許，明天還要看跌。真的，這幾天來，門口老是喊着「杜米要哦！杜米要哦！」現在，我的信念也有些搖動了，或者，暫時看看風頭再說！」精明的馬太太畢竟也猶豫起來。

馬克珊不說甚麼，鄭重地把那張支票藏進了皮夾裏。

這晚上，他又是一夜沒有睡得穩，他的腦筋裏，還是被兩個念頭在搏鬥：買米呢，還是做一次投機？

天色微明的時候，馬克珊就把他太太推醒了過來，他說：「我已經想停當了，暫不買米，決計做做投機看！」馬克珊從被窩裏坐了起來，「要是這筆錢早拿到幾天，我們足夠買二千股××股，只銷一星期，便穩賺二十萬！好在，這還在漲風上，可以做多頭！——停一

會，讓我去和小祝商量，他是一逕在忙
着股票的買進賣出的！」

吃了兩塊大餅，馬克珊照例帶着那
「便當」盒子走了。

真是湊巧得很，他剛走到公司附近
的電車站，卓別林正從車上跳了下來，
於是，他便招呼着他一同走。在談話中
，他便委婉地把自己計劃告訴了他。

「這幾天，風浪大不過，連我也暫
時要觀望一下了。我看，你還是從別的
方面下手罷！」小祝忠實地啓示他。

「從那方面下手？對於投機事業，
我是全外行，一切還要仰仗你，聽你指
揮；要是能够撈得一些油水，準定請你
喝CPC咖啡！」馬克珊拍拍他肩頭，
表示親暱。

「比較穩當的，我以為還是集團套
利，這一向，我總是在做這玩意兒！」

「甚麼叫做集團套利？」馬克珊似
乎在報紙看到名稱過，卻終於有些模模
糊糊。

「這是有些小銀行家，在銀根緊急
的時候，用重利爲餌來吸收資金的一種
把戲，好在，一星期結一次賬，不怕牠
會發生意外！……」

「利息有多少呢？」馬克珊的心活

動了。

「大概以一萬塊錢作一個單位，一
星期，可以給你五六百塊錢的利息，要
是利上滾利地繼續套下去，三個以後，
便可以得到一個對本對利——這，比
較別的投機事業要穩當得多，要做，我
勸你還是做做這種生意！」小祝說得很
有把握。

「可是，我只有昨天發出來的一張
支票，銀行支不到現款，米店又不願收
受，付給他們去套利，行嗎？」

「那有甚麼不行！你若是同意的話
，可以把支票交給我，我替你解進去，
掉取一個套利摺子給你！」小祝指着前
面一家單開門面，「喏，這家財福銀
行，就是我和他們有往來的，你交給我
，我替你去辦！」

「那就拜託你了！」馬克珊又是慎
重其事地從皮夾裏檢出那張支票來，「
一萬元，每星期利息算牠五百元，十萬
，應該是五千元，三萬，又是一千五，
還有八千零頭，一星期，不是有毛八千
塊好拿！」

「當然，當然，也許還不止這一點
兒，不過，這八千塊零頭，非補足一萬
不可，讓我替你設法，慢慢地還我好了

！——今天，齊巧是個期頭，趁這時候
去跑一趟罷，回頭見！」小祝接過那張
支票，別了馬克珊，走向那家財福銀行
。

暫時安心下來的馬克珊，在辦公室
裏自己的座位上，剛坐下不到一刻鐘，
小祝已經笑嘻嘻地跟着進了進來。他鬼
鬼祟祟地把一個紅封面燙金字的摺子，
向着馬克珊的抽屜縫裏一塞。

「收好了，下星期三，我替你去結
賬！」

馬克珊的一顆心，立刻鑽進了抽屜
裏，牢牢地黏附在那個燙金字的紅摺子
上。他暗暗地在盤算：「一星期七千元
，一個月二萬八，猶如加上了百分之五
十的新津，自然比買一担米，呆攔家裏
合算得多！」

一個人身邊有了錢，誰不想活動活
動。一霎時，在馬克珊前後左右的同事
們，一個個都喊喊喳喳地在談着生意經
，彷彿每個人都在股票上沾到了豐富的
油水，馬克珊不覺有些憎恨小祝：爲甚
麼要拉他去套利！

一會兒，有人接到了電話，據說，
市場上發生了特別謠言，一開盤，每一
種股票都直線往下瀉。於是，馬克珊又

私自慶幸，虧得自己沒有落入這個圈套。

他這樣患得患失，忐忑不安地坐了一整天，他急切地在盼待五點半鐘的鈴聲，想趕回家去和太太商量一下。

好容易，他負着一肩夕陽，走回自己的家裏了。當他的步履聲，正在樓梯上響起來，馬太太就形色倉惶地從亭子間裏迎了出來：

「你知不知道，今天的米價？」

「怎麼啦？」

「剛才聽二房東王先生說：今天早晨，不知道爲甚麼，突然一跳，跳到了十四關四級，中午，又一跳，跳到十六關；此刻，更不對了，據說：已經跳到十八關了。而且，各家米店，都把米廠起來，不肯脫手，真的，連門口叫喊賣杜米的，也沒有來了。」馬太太的話，好像丟下了一隻「莫洛托夫的麵包籃」，「正月裏，舅舅來拜年，他就預言，今年一到青黃不接的時候，米價一定要漲到三四十草，所以，我早勸你買米，你不肯聽我的話，現在……」

「別多說了，路已經走錯了，挽回也挽回不轉的！」馬克珊頹喪地走進亭子間，倒在那張藤椅上。

「怎麼會挽回不轉？就是十八關，我們趕緊去設法，大約買五斗的錢，還籌措得出，難道一定要等待將來吃三四十草的米不成？……」太太是愈說愈氣急了。

「可是……所有的錢，已經被集團奎利套住了！」他顫抖着手，伸進衣袋裏，取出那個燙金字的紅摺子，遞給了太太。

「那……那……那……」太太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我聽說，集團奎利，萬萬及不來購買物資，你貪圖這一點點利息……損失一定很大！……」

兩個孩子，看見爸爸媽媽失神落魄的樣子，誰也不敢開一聲口，這個小家庭，就這樣在暗澹的氛圍裏，度過了長夜。

由於悔恨得太深切的緣故，馬克珊照例又失眠了。

從此，他陷入於極度的苦悶，老是在長吁短嘆中，挨着日子。

直到第七天早晨，馬太太的臉上，才略微恢復了一些笑容，她一張眼睛，就對丈夫說：「好了，今天總可以結賬了，你趕快把這筆錢拿出來，我一定要買米去！」

「好的，不過，昨天我就聽豬八戒說：米價已經回到十四關，他說，看情形是還要回下去的！」

「不要再上人家的當了！不管牠會不會再跌，吃十四關的米，總比十八關便宜得多！」馬太太倒比較知足的。

「算數！要是上半天一拿到，我就會差茶房送回來的！」馬克珊的脚步，也比往日出門時輕鬆了一些。

馬太太在家裏，一心一意只盼望這筆款子送回來，可是，直接到她把一鍋苞米粉煮爛，還沒有一點消息，吃過了這頓午餐，她有些忍不住了，便決心到街口禾豐米店裏去打聽一下米價，順便借他們的電話，打了一個到馬克珊的辦公室裏去探問一下。

「因爲銀行裏不肯付現款，只給了我一張匯款單，我知道，匯款單店家是十九都不肯收受的，送回來，也用不出去，所以沒有差茶房回來！」這是她丈夫的回話。

「我想向禾豐沈先生商量一下，如果可以通融，你還是送回來……」

馬太太的話還沒有說完，沈先生在旁邊，卻早已聽清楚了，他插着說：「用是可以用的，不過，我們解出去，也

得加一筆貼費，每萬是七百元！」

「哦，沈先生說，可以用的，只是，每萬要貼費七百元！」馬太太再向電話筒裏說。

「那不成！每萬七百元，十三萬不是就要九千多嗎？我一個星期套來的利，完全蝕貼進去還不夠！」停頓了一下，馬克珊又說，「那麼，今天的米價怎麼樣？探聽過了嗎？」

「禾豐裏的行情是：薄稻十一關！」

「既然這樣，我們等幾天再說——也許還會跌下去的！現在，我已經和小祝商量過，我打算向他買進一千××股，因為，這××股，這幾天天天漲停板，人心還是看漲，大有苗頭，而且，小祝和市場裏相當熟識，給他們一張撥款單，也用不着貼費的！——你看怎麼樣？」

「我是始終主張買米的！現在，你願意怎樣，一切隨你！」

「好吧，我的心很亂，等一會再說！」

電話是掛斷了，在這無路可通的時侯，纔在馬克珊面前的，自然只有走小祝那邊的一條小徑。因此，傍晚回家的

時候，他的公事皮包裹，便裝滿一疊××公司的股票。

「你拿了這筆「救濟金」，爲甚麼一定要去掉換這些既不能當衣穿，又不能當飯吃的東西？難道預備攔着做發火材料嗎？」馬太太看到這些股票，撇起了嘴，噙着。

「哦，剛才在電話裏，我不是和你商量過，怎麼你又責備起我來了！」

「我的意思，我們手頭既沒有大量的錢多餘着，自然，應該趁早購備一些日用品必需品才是，要是到了緊急關頭，死板板地捧着這些股票，有甚麼用處？」

「我不會把牠長時期地攔着的！因爲，這××股，天天在上漲，我今天向小祝買進，每股只化了一百三十元，只要明天每股能漲上二三十元，立刻再託他賣出去，一轉頭不是就可以獲得二三十萬元的盈利嗎？」馬克珊高興得從那張藤椅裏跳了起來，隨手拉過兩個孩子：「明天，爸爸得了利，買奶油花生糖給你們吃！」

這一晚，他們全家是在興奮，希望，幻想中渡過去的，可是，由於興奮過度，馬克珊依舊是失了眠。

天一亮，馬克珊第一個跳下床來，他慢條斯理地正在做着盥洗工作，忽然後門口一個老槍在喊着：「申報……新聞報……」他連忙從枕頭下掏出幾張鈔票：「快，小珊，你快點去買張新聞報來？」

報紙到了他手裏，他沒有心思去檢閱那些戰事消息，一翻，就翻到那張華股行情表：

「啊呀，怎麼的，竟是全部跌停板？——啊啊，我的這筆「救濟金」……」

後門口有人在買杜米，只聽得一個浦東女人的聲音在說：「漲了，今天又漲了！」

馬克珊脊然地倒你那張藤椅上，彷彿全身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有贈

何蒼園

兄事孔方起拜勞，隣君積聚到絲毫，臺崇巴婦生何樂？山界鄧通死莫逃！自昔視財原似貝，而今爲害竟符刀。陶朱三散終千古，佇看泉流百尺濤。



一夕

胡三棣

我一見她在那家族館的圓形大廳裏走過，頓時把參加一個股東大會的興趣忘了個乾淨。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並非本埠名流們帶來招待股東的那種女子。我瞧着她嫵媚地穿過那圓池般的禮廳，就像一位皇后，年青美麗，雍容嫺雅。我敢說，我從未遇見過像她那樣能够引起我注意的女子。

我並不是沒見過世面的毛頭小夥子，但當她在我身邊掠過的時候，我竟會覺得臉上一陣燥熱，同時她的粉黛上，也似乎飛上幾許紅暈。

只見她昂起脖子向那燈光燦爛的禮廳盡頭走去，一個深色皮膚十分漂亮的年青紳士，正在那邊等着她。樣子顯得非常嚴肅，當他將她導入餐廳的時候，他沒有對她開過一句口。

餐廳裏面的樂隊正在奏到那首「萬歌之歌」的樂調，是我一向所熟知的。當電梯載着我向會場所在的那個樓面上昇的時節，這隻歌的歌詞在我腦海裏隨着樂調而共鳴了：

「看哪？你有多麼美，我的愛人！看哪！你有多麼美……」
在進餐的時候，我酒喝得很少。不知怎的，我根本就不想喝。

當我搭上最後一班夜車，我一直走進那節特等車廂。我在大衣袋裏藏着一瓶威士忌酒，所以在掛大衣時非常留心，以免瓶頸露出袋口。我一面掛着大衣，一面就看出這節車廂差不多

是空的。我隔壁那個座位上却已經有人佔據着了，一看原來就是她！等到火車已經開動了，她還是單身一個人。

她老是望着窗外，雖然外面已經黑得連什麼也看不出了。我偷偷地向她看了幾眼，只覺她臉上好像蒙着一層假面一般，美雖美，却又顯得呆滯。我這時的態度非常鎮定，心裏打算着同她交談，但一時却又不敢冒昧。假使不開口，我可以一路上飽餐秀色直抵B城；假使我向她開了口，而她竟不理我，那末我唯有躲到吸煙室裏去，悶坐三小時，自悔孟浪不置了。

隔了一會兒，我招呼侍者給我拿個枕頭來。當他把枕頭放在我的腦後的當兒，他問她要不要也送一個來，我連忙把我的個獻給她。她倒也很大方的接受了，但我們重又陷入先前的沉默。後來我再也耐不住了。我決計冒一下險。

「您高興喝些兒酒嗎？」我向她問道。
她兩眼向我注視着不動，在我的臉上探索了一會兒，然後她很莊重地答起：

「好的，謝謝您，我想喝一點兒。」
我招呼茶役捧起一張小桌子，並且拿一瓶汽水來。

我們先喝了一杯，不久又連上一杯。她的態度上沒點兒賣俏的表情。說話很自然，用一種很悅耳略帶鼻音的聲調，專門談些不關私人的普通事情。後來，她說破我剛纔那番想跟她接

近，却又躊躇不決的苦心，但並未對我加以嘲笑，而且很委宛地讓我知道，她是怎樣的贊賞那種討人歡喜的工夫。我好像覺得她在不斷地觀察我，所以我不敢對她正視。可是終究給我看她是穿着一件精工製就淡藍的上裝。繃曲的衣領把她的頭部襯托出像一朵鮮豔的花。她白嫩的手指鬆鬆的把握着她的酒杯。她並沒帶上什麼戒子。

「我希望我們到達，不至於太遲吧，」她道，「我們到了B城之後，我還得出城去趕另一班火車哩。」

「那麼我們仍舊是同路，」我撒了一個謊。其實明天我是打算在B地耽擱一天的。「我們可以同僱一輛出差汽車了。」

「那再好沒有。」她竟也同意了。

她又對我的臉上搜索了一陣，微笑一笑。她乾了她的一杯，輕輕地說道：

「可好再讓我喝一杯？」

我趕忙給她斟了滿滿的一杯，正要按電鈴把侍者招來，她却阻止了我。

「我想這杯不用換汽水了。」她道。

我也光乾了一杯。我們坐着不說話了一會，於是我講些股東會的情形給她聽。

「股東會真是噁人的事情！」我向她說，「這一次的大會，和上一次的老是那麼一回事。他們再也討論不出什麼新的發展來的。他們常常開會的理由，說是藉此可以使股東們聚首，以免公司的精神渙散。我也時常在大會中發表些意見，但有時却也後悔徒發空論，有甚意思呢？我的性情對於經商根本不相宜，所以我和他們感到有點格格不入似的。我從前常常在報紙上寫寫稿子，有時也寫一兩篇小說載在雜誌裏。那種生涯的

收入雖不多，但是到現在我還覺得當時的生活，比現在要活潑得多。」

乘便我講到我自己的為人，講到我不久快要做完的一部小說，講到那個許久之前引起我寫這本小說動機的姑娘，最後我說我依然對她還不無留戀。可惜那個姑娘如今已不在人世了！至於那個姑娘，實際上並無其人，不過我一面瞧着對面的她，一面講，却越說越像真的。有過那麼一回事了。她倒也聽得很出神。

「今天晚上在旅館裏見到了你之後，不禁使我又回憶起往事。」我道。

「你剛纔在旅館裏看見我的嗎？」她問道。

「是的，」我說。「我看見你穿過那座大廳，在餐廳的入口跟一個男子相見。一位頎長，深色而美貌的少年。」

「哦，是了，」她說得很快。接着：「你想我們還可以來一杯吧？」

我沒有把驚奇的神色透露出來。事實上，她這樣做，恰中我意。顯然的，她對我很信任，而在我一方面，因為喝了幾杯威士忌之後，她在我的眼裏看來却感覺得美妙動人！不過，我究不能不感到一些驚奇，她不像一個善於飲酒的女子，可是她喝了不少強烈的酒，却仍能神態自若，殊非意料所及。

我把兩杯酒又斟滿，她立即舉起她的一杯。

「祝君旅程順利！」她欣然說道。

我們把杯子碰了一下，我覺得我們的手指也相觸了一下。我真不懂，她對於這個兩體相接電流般的感覺，竟視若無睹。

「我認識的作家不多，」她道，「不過其中有一位却是個詩人；他還是我的一個很親熟的朋友。」

「我也曾寫過一點小詩，」我忙道。「我在去年寫的；我至今還記得，不過裏面只有三行，你也許會歡喜的。」

我把它們低低地吟了出來。她聽了似乎並不感興趣，雖然在她的凝視之中却幻出一種異樣的激動。這不是我希望的。我的本意想用些手段把這次奇遇，變成一個羅曼史。於是我就把談詩一節，突然中止了。

「等我們到了那邊，有個很好玩的去處，我想帶你去看看，」我突然向她建議。「我們也許有時間，上那兒去盤桓一會兒，要是你高興去的話。」

「好的！」她很表贊同。「請你做我的嚮導吧。我倒也想去見識見識。」

這一次她又向我微微一笑，雖不很自然，但當她笑的時節，她臉上的表情，好像把一個溫暖而可愛的靈魂顯露了一下。

我腦子裏盤算着：你究竟何為啊？你單讓她拚命地喝酒？你為什麼要撒了那麼多謊？你為什麼要提議帶她到湯尼旅館裏去？你希望她火車脫了班。你希望……？

「我已經把我的一杯乾了，」她道。「你想瓶裏還倒得出給我們每人一杯嗎？」

我對她驚視了。我的一杯，還紋風未動，但我兩眼已經覺得有些昏糊，她依然神態自若，跟我在旅館裏看見她時一樣。

「我想：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這一杯就不打算喝了。」我一面說，一面就把酒傾在她的杯中。

「一些也沒有關係！」她肯定地說。「今晚我正想再喝這麼一二杯才痛快。」

她沒有幾口，就把那杯又乾了。我們到達B城，時間還很寬餘，所以我們同坐了一輛汽車

直駛湯尼旅館。在那空氣溫暖，燈火柔和的酒排間裏，我們同坐在櫃台前的圓凳上，緩緩地啜着濃冽的酒。燈光，音樂和那班「我醉欲眠」的人們，突然予我們以刺激，不禁使我們生出一種及時相愛的情緒來，至少我是這樣的感覺到。她變得比以前活潑了，而且笑得非常動人，就像是一個少女的媚笑，不過聲調略覺沉着罷了。我們快樂地互相偎依着。

「你真的必須去趕那班火車嗎？」我問。

「我正等着你的吩咐啊！」

她放下酒杯，把她的手輕輕的攔在我的手上。她盯着我的眼睛。她的臉上幻出一種神情好像希望我吻她一下，隨即微笑了。

「好在火車班數多得很，」她道。一陣短促歇斯的里似的笑聲，掩住了她的喉嚨。

到了旅館房間裏，她倒又顯得憂鬱了。我一關上房門，她堅決地要求我再去買瓶酒來。

「我正想在寢前再喝些酒。」她說。

「爲甚不期待明天睡醒了喝？」

她已經把外衣和帽子脫了，緊緊地挨着我的身體站着，燦爛蓬鬆的頭髮披在她的腦後。聽了我的反對，她變得倔強了，她的聲音，就是個命令！

「我知道怎樣是對我最有利益！」她嘆道。

我把那瓶酒買來，交給她，拿了兩隻杯子到浴室裏去洗。在半開着浴室門上的鏡子裏我瞥見她正把那瓶酒捧起來湊在嘴上。我匆匆地洗了杯子奔出來。

她已經躺在床上，人事不知了。

我絞了一把冷手巾在她的額上拭了幾分鐘，她還是不醒。

她的心房跳得很正常，她的呼吸也不怎樣的急促，所以我也就不想把她弄醒了。我坐到另外一張床上，心神非常不安。

她是我所見到過最美的女子之一。她年青而活潑，即使睡臥在那裏，也足以擾亂我的心思。

她沉着的聲音，彷彿還在我的耳邊低訴，尤其一想到我們手指相觸一剎那的感覺，更令我心搖神蕩。

我站起身來，向她全身諦視。她無疑地在期待我和她溫存一下，我這樣想。要是我氣餒了，一定還要給她見笑的。那個深色皮膚的男子看上去不像是她的戀人。她止是我的意中人，尤其是跟我獨室相處過最美麗的女子。她當時在火車裏向我凝視時那種媚態不禁復現在我的眼前，剛纔她那種強自遏抑着歇斯的里似的笑聲……。

突然我俯下身去，吻在她的粉額上。然後我把她的襪和鞋內衣一一脫了，猶如她是個可愛的孩子。不一會，我替她把被蓋好，我穿上我的睡衣，溜到我自己的床上。在滅燈之前，我再看了她一眼。

「晚安，親愛的！」我聽見我自己這樣說。

……
當我醒來的時候，只見她已經在床邊坐起了。而且，看上去，她的精神已經很煥發了。

她很媚地對我一笑。

「發生了些什麼事？」她笑着說。

「我想我們得喝些什麼酒吧！」我忿開去說。

「你覺得還好嗎？」她問道。

「不怎樣壞；你覺得怎樣？」

「啊，我覺得很好。」她微笑了。

「當然，怎麼會覺得不好呢？」

「不後悔嗎？」

「不要說說話。而且一個人怎能後悔他所記不得事情呢？」

「我却記得的。」

「後悔嗎？」

「怎麼會！」

「我可曾使你快樂？」

「非常的！」我說。我已經打定主意，我還是讓她知道我決不是一個懦夫。所以，我索性說了實話。

她站了起來。

「那正是勢所必然的，」她道。她打她的手提箱裏檢出幾件東西來，然後從床頭拈起她的衣裳，走到浴室裏去了。我聽見她關上浴室的門。我也就開始穿我的衣服。我剛剛穿着定當，她却已經出來了。說來難以置信，我竟然佔有了這個女子！唔，至少是機械地佔了她。

她微笑着，接受我對她讚美的眼光。

「你肯替我辦一點小事情嗎？」她問道。

「不管是什麼事情，都願意。」

「你替我去買雙襪子好嗎？這一雙有些兒跳絲，而且我又沒帶第二雙來。」

她把尺寸告訴了我。

「當然可以！」我說。我忽忽披上大衣，帶上帽子。

「我一刻兒就回來，」我說。我已經走到門口，她忽然把我喚住。她走過來，手攔到我的肩頭上，又用了她深刻的眼光向我睜着。隔了一分鐘，她說：

「我本想說些什麼，不過轉念一想，還是不說的好。」

我立着不動。然後，突然地，她親熱地吻在我的嘴上。

「你真是可愛的孩子！」她道。「現在，請你趕快去。」

我找到一家專售婦女用品的商店，買了一雙最精緻的襪子，我在挑選的時候特別地仔細。瞧着櫃台上這雙襪子，沒有經過她的接觸，覺得它是多麼了無趣味的東西，不及她丟棄的那雙舊襪來得有價值！我把這包襪子往袋裏一塞，向旅館飛奔回去。我看着電梯的指針向下移動，它在每個數字上任意地停留一息，真使我性急，我跨入電梯之後，又是載着滿電梯的人，在每一個樓面都有人出去。最後到達了我的樓面，不，我們的樓面！我衝過走廊，敲着門了。

沒有回音。我一看房間並沒弄錯，我又敲起來，我的心房發狂地跳動。我喊起來，忽然想起我還沒有知道她的名字。裏面依舊寂然。

忽然害怕不要她病倒了，我連忙喚來一個使女，再三請求她把這門打開。在裏面，我的手提箱和寢衣還是跟我離開前一樣放在原處。甚至那隻酒瓶也木然站在梳妝台上，就是昨夜她所放的老地方。可是她，却形影無蹤！

我飛奔到電梯口，順梯而下，跑出院館大門。我在街上東張西望。喚了一輛街車，趕到車站。我是獨個兒坐在汽車裏。

也許她跳出自殺了，我這樣亂猜。但是街上並不見有些兒騷動。坐車回到旅館，我想；她也許在跟我開玩笑。說不定她已經在房間裏了。我向帳房問索取我的房間門上的鑰匙。鑰匙却在那裏。同時帳房先生還提給我一張字條。上面說：

「請原諒我，要是我這樣的丟開你，似乎是我對你表示感激的一種奇突的方式；因為我的確應該感謝你的。你幫助我解除了我精神上的一種束縛。要是你覺得我這句話不無帶些神祕

性，或是傳奇性，但是請你相信我說的却實在是眞話。我們昨夜的小喜劇，使我解脫了我對人家一種忠實的約束；雖然我的忠實，並沒獲得同樣的報答，它却把我束縛了好多年。所以，你現在使我得到解放，我當然得感謝你。」

寫到這裏，以下的字迹變得更潦草了。

「以上是我可以告訴你的一切，不過我怕我的良心上，不能忍受那眞的一切。所以我想要是我使自己醉得連「麼」都不知道，諒非難事。脆弱地，我現在知道，我要向你要求的，怕你也不能輕於給我，……而我對人忠實之心，却又要開始萌芽了！願上帝佑我於我孤獨的自由生活之中！」

箋尾並未具名。

我懶懶地跨入上樓去的電梯，整理好我的行裝，打電話喚了一名苦力來。房間裏還飄着一陣幽香，中人欲醉。

(Joseph E. Mc Dougal 原著)

萬國大藥房

門市批發 價廉貨齊 各國處方 配製審慎 電話購貨 接方迅速

• 經售各國名廠出品 •
• 自製家用特效良藥 •

• 總店 • 上海福州路一八二號
• 支店 • 上海同孚路九號
• 支店 • 上海同孚路九號
• 支店 • 上海同孚路九號



拾 黃 金

朱淇綠

時光已經褪去了舊衣，披上了嶄新的外套，在微笑地看着人羣如何運用這新天地的來臨。啊！果然，有的整天在俱樂部裏呼盧喝雉的練習羣衆合作，有些不分晝夜摟抱着肉感性蛇腰式的女人在跳着運動，還有吃呀！喝呀！震盪得空間沒有片刻寧靜！這是合理的把握現實生活嗎？還是因爲新年中來臨的興能加以諒解。

「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洪先生靠在窗口望望對面大廈中紙醉金迷的狂歡者，再看看下面縮在破壁裏索索抖的乞丐，洪太太輕輕地嘆了口氣，依然看她的隨園詩話。

洪小姐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爸爸，您未免太過激了，艱辛地工作了一年，現在新年帶給我們愉快和蓬勃的生氣，讓我們稍稍正當娛樂慶祝一下，也不算過份吧？你看！伯伯家叫去敘餐，也回却了，情願坐在家裏。」

「孩子！你當然不知道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是今天我決不使你失望。」洪先生笑着回轉身來。

「這什麼意思？」洪小姐睜大了眼睛，「媽知道嗎？」
「連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看出你爸爸，今天好像有什麼期待！」洪太太放下了書。

「爸爸！告訴我們吧！我不要！我不要！」洪小姐搖着洪先生手臂不放。

「我說我說，別吵別吵！」
樓下在叫：「洪家電話。」

「快放手，來了來了！回頭再說。」洪先生連忙開了房門走出去。

兩隻眼莫明其妙的對望着，「媽！爸爸發現了什麼新大陸？這樣高興。」洪小姐好奇地猜測着。

「大約找着了對勁的朋友了吧！」

「那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登，登，登，洪先生衝進來，揮着手，「趕快收拾，出去出去！」

「爸爸！你不發表，我們連盟拒絕出去。」洪小姐堵着嘴。

「好！我公開祕密。」洪先生興奮地，「最近在茶室裏由朋友紹介認識了一位陳先生，性情豪爽熱誠，博古通今，並且週遊西歐各國，淵博極了，我們一見如故，意氣非常相投，外加他還深通國劇，對勁了吧？孩子！」

「他懂國劇？同志同志！」洪小姐拍着手。

「唔！更有趣的，他太太是你媽以前的同學。」洪先生張開嘴大笑。
「啊！是我以前的同學，誰？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你真

能守口如瓶。」洪太太帶着埋怨的神氣。

「別急！等我說，陳太太芳名叫吳仲雲，我們也是在茶室談起，才知道彼此的關係，人我也沒有見過呢！話說回來，陳先生最近興致勃勃的組織了一個小型雅友集團，內中分詩社，京劇社，棋社，畫社四種，倒也清雅得很，這幾天因為新年暫停，可是今天他特地去請幾位詩友和國劇有修養的朋友來小敘一下，同時陳太太也請你老同學聚首，還有你，青萍！」洪先生掉頭向着洪小姐，「陳先生也知道你會哼幾句，所以你也有一份。」

「好極了，好極了！這我倒挺有興致，媽！快換衣服，去去！」洪小姐旋風似的望後面自己臥室裏跑，洪太太好笑起來，「這孩子長了這麼大，還是這樣頑皮。」

在一個鐘點以後，陳濯雲的小客廳裏，已經高朋滿座，談笑風生，溫暖如春了。

「仲雲姊！想不到三十年的分別，今日又重逢，真使人欣幸啊！」洪太太好像年輕了許多。

「對啦！可是我們都白髮盈頭了，回想起在學校裏的情景，真不勝今昔之感啊！」陳太太有點感慨了，「你看，你們小姐都這末大了，在那裏唸書？」

「××大學，不用功，祇知道課外活動。」洪太太是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嘻嘻嘻嘻！」洪小姐憨笑着。

「仲雲姊！你有幾位少爺小姐？」

「這……，等會兒客散了我們詳細談，怡春姊！你祇有這一位小姐？」

「這……，也等會兒我們詳細談。」這二位飽經滄桑的老

姊妹，似會意似同情的，默然了一會。

「呃！青萍！過來唱一段，陳老伯他們都要聽聽，張老伯親自替你操琴，你面子可真不小，來吧！」今天的洪先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非常感到興奮。

「我那裏敢班門弄斧呢！」洪小姐雖然躍躍欲試，可是嘴裏却謙遜着，陳先生擦着長鬚笑說，「我聽洪小姐在電台播音過，並且令師程老先生，名聞南北，師授有方，高明得很，不要客氣。」

在金鑄玉弦聲中，洪小姐抑揚頓挫唱了一段，博了不少的讚美，大家又移轉到陳先生身上來了，「濯翁！長久不聽見你的金嗓子了，來一段吧！」

「這……，抱歉得很，連日酒喝多了，實在不能唱。」陳先生見大家有反對的神氣，「這樣吧！我請一個代表好嗎？包你們滿意，太太！把我們的小黃金叫下來，唱一段助助興。」

「恐怕睡了吧！」

「不會的，這個小戲迷那兒肯睡，叫王媽帶她下來。」這一個穿插，引起大家非常希罕，這是陌生人物，陌生名字啊！不大一會功夫，登的跳進一個小女孩來，約莫有六七歲年紀，長長的臉，黑溜溜的眼睛，梳着二條小辮子，穿着大紅綢袍，大紅棉鞋，王媽在後面笑嘻嘻地跟進來，「黃金官聽見胡琴響，就不肯睡，一聽太太叫，連跳帶跑的下來，我跟都跟不及呢！」

「來，黃金！」陳先生招着手，「見見幾位伯伯，伯母，姊姊，順便拜年，」黃金非常有禮貌地行了鞠躬，「這是小女，我由城裏搬到此地不過幾個月，所以各位都沒有注意到。」

「仲雲姊！這是你的小姐，幾歲了？洪太太懷疑地向陳太

太看了一眼。

「怡春姊！難怪你要懷疑，這椿事說來話長，這小小的孩子，却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身世呢！剛才我要談的，就是她！」

洪小姐神祕地望望小黃金，好像是在那裏見過，對她似乎發生非常的好感，聽到她怪甜潤的小嗓子，更感到興趣，拉着她的手，問她幾歲？回答是六歲，問她自己名字會寫嗎？因為洪小姐很奇怪她的名字生澀呢！在洪小姐手心裏那小手指劃着是「黃金」二個字，「真奇怪，陳伯伯爲什麼取這個奇特的名字？」洪小姐不禁話聲提高了，陳先生正送完了客回來，「唔！我正預備把黃金的故事，和你們三位談談，說來真令人感慨得很，江遠兄，我們一見如故，而我們的二位太太，却是數十年的同窗，所以不妨一暢胸襟，亦可一掬同情之淚，事體發生在六年前的夏天……」

……陳灌雲在××路住了一年，生活程度日益高漲，雖然經濟不感到窘迫，爲後顧計，亦得緊縮一下，夫妻商量的結果，決定將一部份房屋騰空出租；一天下午，來了一個穿得不甚整潔的西裝的瘦長青年，但是氣度還覺高尚，據說叫洪魯若，在××藥廠任事，有一個太太，二個孩子，在賓主一度談話後，就成就了租賃關係，幾天的搬運和佈置，忙得洪少爺油頭汗出，陳太太有點忍不住問了，「洪少爺！你們少奶奶呢？爲什麼不來幫幫忙呀！家庭的佈置，主婦是比較在行些！」

「她？嘻嘻……，她身體不大好，而且生小孩剛滿月，所以不可以勞動。」洪少爺用手帕揩揩露在臉上的汗。

「哦！」陳太太會意地點點頭，終於一天的傍晚，汽車的喇叭聲，在門外八八作響，陳先生詫異地從窗口伸出了頭，「什麼貴客來了？王媽！去開開前門吧！」

洪少爺首先從汽車裏跳出來，小心翼翼地從車門裏抱出一個約莫三歲的小男孩，再恭敬地接出一位高貴少婦下來，同時又招呼一個女傭從前面車廂裏抱着小寶寶出來，再狠狠地拖提着大包小裹，貴少婦空着手，悠閒地看看四週說：「地方還不錯，就是太冷僻一點，到三大公司太遠了，到黃金看戲也不方便。」

「嘻嘻……，金桂！實在一時找不到房子，將來再想法子吧！」洪少爺戰戰兢兢地陪笑着。

陳老夫婦看了這一個開麥拉，有些莫明其妙，終於以房東的地位出來張羅着，洪少爺謙恭地，「嘻嘻——金桂！這是房東陳先生陳太太；這是我的太太。」

陳老夫婦笑嘻嘻地招呼着，反應的是微微一點頭，翩然地進了房門，白胖胖的臉，高高的額骨，闊闊的嘴，鮮紅華麗的綢袍，再望望褪了色的破舊西裝，面有菜色骨瘦如柴的洪少爺，「太太！」陳先生回到房間裏，「這一對多麼不調和的配偶呀，難道其中還有什麼蹊蹺？」

「再看吧！如果我們認爲不滿意，回覆就是了。」陳太太掃興地搖搖頭。

洪少爺每天的日常生活，是花枝招展地出去，有時候晚間由洪少爺鳳凰似的捧回來，有時下午大包小包的夾着回家，陳太太却不敢和她多兜搭，怕她那付驕氣凌人的模樣，慢慢地，在洪家李媽那裏得到了一些消息，他們確是一對很正常的夫妻，可是女的非常兒橫奢侈，祇當男的是一架造鈔票的機器，可是不常給牠上油，煩惱的時候，還要踢牠幾腳說機器不快，這機器却始終抱着窮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陳太太！大約是我們少爺前世欠少奶奶的，又歡喜又怕她，少奶奶自己穿得好

，吃得好，還有小少爺也舒服，祇有少爺苦，一天做到晚，有一天少爺和幾個弟兄們又叉小麻將，少奶奶趕到了，大家看見少爺的手在發抖；唉！前世作孽！」李媽在廚房裏不平地嘮叨着，「還有剛生下來的女小囡，也真罪過，奶媽僱不着，少奶奶自己不歡喜領，有餐沒餐的喂奶粉，哭死也不理會，還說女孩子早點死了好，唉！她自己不想想她是什麼？」

「你們少爺這樣好脾氣，少奶奶真好福氣。」

「啊呀！」李媽扁着嘴，「才不知足啊！我活了這末大年紀，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怪事體多着呢，您等着瞧吧！」

哦！一日，果然把陳太太瞧得目瞪口呆，記得那天天氣酷熱得很，洪少奶穿着汗背心短袴，在窗邊吃紙包冰淇淋，洪少爺忽忽地從外面回來，微漲紅了臉，「金桂！你也太那個了，我皮夾裏放的一百元，是朋友託買藥的，你偷偷地拿走，害我在藥房大受窘，被他們罵我孺子，騙子真太……。」

「什麼！你敢說我！這不是老規矩嗎？你皮夾裏從不準放過乘來回電車車錢以上的錢嗎？我管你作什麼用！」洪少奶跳起來，把吃完的紙包，拋在洪少爺的臉上。

「算了算了！我不過這樣告訴你，並不敢怪你，你不要生氣，等會兒又要胃氣痛。」洪少爺連忙陪笑臉。

「你知道我多病，還要來氣我，不許遲回來，不許多帶錢，我不是定好的嗎？」

「好！沒有不依的，你別生氣！」

「哇哇哇」，小寶寶在餓得哭了，洪少爺要去抱，「不許去抱，我氣還沒有消呢，一個女孩子什麼希罕，一天哭到晚上，真煩死人，誰要就給了誰，」洪少奶裝腔作勢的訴說着！

這一場風波把陳老夫婦聽得祇嘆氣，可是不多幾天，更出

乎人情之外的事情，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了，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吧！洪家夫婦帶着小少爺一塊兒又出去玩了，陳先生嘆着氣，「太太！不知道底細的，還錯把洪少爺當聽差看呢，一個穿得窮奢極慾，一個如此的襤褸！」

「我跟着你週游過多少地方，古今中外，也挑不出這麼一個狂妄的女人來，不知道家世如何？」

「聽說都是書香子弟，可是他們兩面的家長，從未見過，你知道點嗎？」

「這種驕氣凌人的樣兒，我可不敢和她攀談，八成兒不是公主，就是貴族。」

陳先生嘆的笑了出來，「現在那兒來的公主和貴族，一個井底之蛙罷了。」

「倒是那位少爺還和氣，可是白天工作，夜裏伺候太太，簡直沒有空閒，唉！怪現象。」陳先生燃着鬚，望着青天，「太太，我以為與其有這一對佳兒媳，還是我們膝下空虛，來得安寧。」

「這……」陳太太側耳又聽見房中小寶寶，悽婉嘶啞的哭聲了，並且咳嗽不停，「灌雲！那女孩子真生不逢辰，這樣下去，恐怕要噎死了，咳得這麼利害，我們去看看吧！」陳太太情不自禁地站起來。

「他們的閒事別管吧！」

「不！我要管定了，我不忍看這無辜的孩子白白死去，唉！母愛這二個字，在她的字典上是查不出來的。」陳太太邊說邊走出去叫李媽了，一會兒進來的時候，可把陳先生嚇了一大跳，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要不是那陳太太手中托着的薄薄一片的東西，在微微地顫抖着，簡直以為是曠像陳列館的好

一副嬰孩模型，青黃色的小瘦臉，那一雙小眼睛，已經被眼屎和淚珠遮滿得看不見天日，陳太太帶着淒然的顏色，「李媽，你們少奶奶也太狠了，難道這孩子就不是她的親骨血。」

「陳太太！她一天到晚就知道看戲，打扮，管男人，娘家人，別的什麼都不問，聽說做小姐的時候，就凶得出名，誰都怕她，連她老子都忌她三分呢！」陳先生忍不住問，「你們少爺的老太爺老太太，和他們怎麼樣？」

「哎喲！阿彌陀佛！不來往的，她不許少爺去的。」

「這真豈有此理。」陳先生憤怒起來，「那末她自己的母親就不勸她？」

「她自己的母親，早已死了，現在的母親，被她折磨得也够了，還敢說她！」

「別拉長話頭呀！」陳太太插嘴說，「我們想想法子，救救這條小性命吧！」

陳先生笑了，「好！你如果預備也聽幾句教訓的話，那末就去請隔壁徐醫生來看看吧！」

一邊大慈大悲的在雪中送炭，那邊如火如荼的哭聲大起了一！「哎喲！太太！開始挑戰了！」陳先生顯然慌張了。

「不要慌！聽聽看。」然而陳太太却也嚴陣以待了。

「好呀！你愈來愈大胆了，我屢次關照你，不許你叫你的父母，你爲什麼偏要叫，我要和你拚命！呵……」洪少奶大聲的哭鬧。

「這路上碰見父母，怎麼可以不叫，那太這個這個了……」，洪少爺結巴巴地回答。

「不許！我偏不許！我們不是斷絕來往的嗎？你這個沒志氣的！」洪少奶拍着手，頓着腳的聲音。

「你太不像話了，你吵得大家不來往，可是路上看見總要叫的，再說我對你的父親多麼恭順，稍有點疏忽，你就吵着說我不孝順，相形之下未免太說不過去。」洪少爺有點氣憤了。

「好！你竟敢說我的父親，我父親譚珊書是何等有名的聞人，你的父親什麼東西，好配比嗎？你還要強嘴！」

「那辦不到，路上看見要叫的，不來往已經聽你話了。」

「好！你要父母，就不要我老婆，我們立刻離婚，氣死我了。」登的一聲，好像笨重的東西，跌在地上，「哎喲！金桂怎麼了，暈過去了，快快！李媽！快來快來！」洪少爺急得雙足亂跳！

「快過去吧！李媽，你們少爺急死了，」陳太太氣得沒有辦法。

李媽扁扁嘴，「專門裝死的，少爺就吃這一套。」

洪少爺已經慌張得什麼似的跑過來，「陳先生！對不起，我太太暈過去了，近處有什麼好醫生嗎？」

「好吧！徐醫生剛在這裏，就請過去看看吧！」陳先生眼望着他們出去，「太太！譚珊書相當有學問，而且時常在這些勸孝講舊道德的文字，何以有這樣一個悍女？」「唉！這就叫清官難斷家務事啊！」陳先生無可奈何的聳聳肩頭。

這樣不平凡的隣舍，同居了半年，新年來臨了，鮮艷的大紅旗袍，濃濃的胭脂，高高的顴骨，闊闊的嘴巴，隨着襪襪的西裝，瘦長的個子，攙着烏絨新西裝的小少爺，坐汽車出去了，「噲噲……」小寶寶又在咳嗽了，陳太太皺着眉頭，對了陳先生，「又生病了」。「吹蠟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可受不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看還是討了來吧，反正我們膝下也寂寞得很。」

陳先生沈吟了，「太太！你老歡喜找麻煩，這交涉，怕不好辦吧！」「沒有關係，我已經疏通了他們的李媽，大約這交涉，還可以辦得，」陳太太好像很有把握似地說，性急的陳太太，果然在新年裏辦好了交涉，抱了半死的小寶寶回來，高興得什麼似地對陳先生道，「灌雲！一切都辦妥當，寫好筆據，現在永遠我們的了！」「有沒有條件？」

「當然有的，好在我也不願和他們同住，我已經答應把這房子無條件的全部讓給他們。」

「什麼？」陳先生睜大了眼睛。

「別急！」陳太太搶着說，「城裏我名下的房子，我已設法退了租，那邊不是有大園子？你常常心嚮往之的，不是嗎？現在我們可以去怡然養性了。」陳先生無辦法地搖搖頭。

「來！灌雲！替她取個名字吧！要吉利，要有意義，還有通俗！」陳太太高高舉起了小寶寶，滿臉都是笑，陳先生不覺也叫笑起來，說道，「叫！我觸景生情的說一個吧！我看你高興得好像貧兒拾着了一個寶，而現在的寶貝，莫過於黃金，在京劇中有一齣叫化子拾黃金，那末就叫她黃金吧，你是化子，拾了一塊黃金，可以快快活活地過新年了，這名字又吉利，又通俗，又有意思，不是嗎？哈哈……。」

「你真頑皮！」陳太太堵着嘴，好像回復到新婚旖旎風光的時候了，「可是這名字雖然俗，倒尚恰當，就算小名吧。」

陳先生滔滔地說了這末一段，使人不寒而慄，悖于倫常道德可歌可泣的故事。「唉！我不是親眼看見，我也不相信世上有這一回事，不孝果然現在流行，不慈倒是罕見，「虎毒不食子」，又作何講解？」陳先生不勝憤慨着。

洪先生洪太太臉色都發了紅，洪太太更氣喘得非常利害。「爸爸！告訴他們吧！我們的不幸！別整得難受。」洪小姐漲紅了臉，高着聲音叫喊着。

「什麼？」陳先生非常詫異。

「好！我們一見如故，也不必瞞，家門不幸，你剛才所說的一對，正是我們的孝子賢媳，想不到她小黃金，還是我們的直系血親，居然相見不相識，可笑亦復可恥。」洪先生似乎非常刺激。

「啊！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陳先生說不出別的話來。陳太太憤怒極了，「有這樣的事，這不反了嗎？你們不求公論？」

「現在非孝，鼓勵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公論！」

「何不登報？何不訴諸法律？和整個社會的制裁。」

「這就叫虎毒不食子啊！」洪先生慨然的說。

「咳！仲云姊！別人我都不怪，祇怨自己的孩子無人性，十月懷胎，廿幾年教養，甚至培植從外國回來，成家立業，羽毛一豐滿，竟棄老父母如同陌路，七年！整整地七年！我們沒有見面了。」洪太太氣喘得更利害了，「想不到我和江遠兄，新年裏來了一齣雙演拾黃金，現在這一塊黃金，就算你拾着的吧！讓你們演一個大團圓，如何？」陳先生用諷諷的口吻，來打破這殘酷的局面。

「這：尚待考慮，」洪先生這樣回答。

「抱負平生氣若虹，碧天天矯羨游龍，人間多少不平事，願借青萍一掃空。」洪小姐站起來高聲的吟着！「你看！又要吟她那惟一得意的打油詩了。」洪太太破涕為笑了！

遠遠的大廈中，那些狂歡者，他們忘了過去的憤激，抑鬱，和酸淚，在吃啊！喝啊！跳啊！消磨這新年的來臨，這是合理的把握現實的生活嗎？還是因為新年來臨的興奮能加以諒解呢？



農人們

契科甫原著
楊絢譯

過了不久，他便坐着車子走了。當他坐在他那賤價的四輪低馬車的時候，他咳嗽着，明顯地，就是從他那又長又瘦的背影

「婆婆，婆婆！」村佐嚴厲地說道：「你得清醒哪！」

因為失掉了那把茶壺，察花爾台伊甫

是他死了，又往那裏去羅致那筆爲他安葬的款子？……望着尼古拉，奧爾伽和薩莎，真是叫人痛心呢。

看來，也知道他早已把奧薩柏，村佐以及蘇科佛的欠稅底事情忘却了，他正想着他自己的家務。當他還不曾離開一笑脫脫，奄諦柏薩台爾尼苛甫就已經把察花爾台伊甫的茶壺帶去了，跟着他的便是婆婆，她像一條狗似地哀號着。

「我不讓你拿走！我不讓你拿走，你這害人精！」

小屋裏的情形就愈來愈糟了。這種剝奪帶着幾分風辱和羞恥，就連那小屋也彷彿立刻失却了牠的光榮似的。要是村佐從他們那裏奪去的是些桌子，椅子以及全部的盆鉢，那就不會感到過度的不便。婆婆嚷着，而那些孩子們却傾聽着，于是就開始慟哭起來。這老頭兒，覺得犯了罪，憂鬱地坐在角落里，默不作聲。尼古拉也保持着沈默。婆婆是愛惜他並且是同情他的，不過在這危殆的時光，她的憐憫心却消失了，她咒罵他，譴責他，同時更把她的拳頭朝着他鼻子的底下打去。她尖聲地說他是這次家庭不幸事件的禍首，而且更責問他爲什麼帶回家裏的錢是那末地少——維使在他的信裏誇說他在斯拉維恩斯基巴薩旅館裏每月可以賺得五十個盧布。他爲什麼要回家，最壞的，便是還帶着他的家眷？要

老頭兒呻吟着，拿着他的便帽，走到村佐的家裏。天色快將暗了。奄諦柏·薩台爾尼苛甫，嗽着雙頰，站在坑邊，正在鐸接什末東西。空氣窒悶。他的孩子，瘦削而難觀——不見得比察花爾台伊甫家裏的孩子要好些——展着四肢躺在地板上；他那難看的，滿臉雀斑的妻子却在捲絲。這，也是一個不幸的，被上帝拋棄的家庭；祇有奄諦柏時髦而好看。在一排櫃子的上面，按放着五隻茶壺。這老頭兒朝着貝登堡太子祈禱着，隨即開始說道

村佐放開了脚步，迅速地走着；至于婆婆，她却扭着身子，帶着憤恨的神氣，喘着氣，在他的後面跟着；她那青灰色的頭髮在微風中飄動着。後來，她就停住脚步，用她的拳頭槌着她的胸脯，邊啼邊泣地嘆道：

「給我三個盧布，你就可以把牠拿去

「奄諦柏，請發慈悲吧：把那茶壺還給我！看看上帝的面！」

「那些信仰上帝的正教徒！聖徒們，他們虐待我！親戚們，他們搶劫我！呵，呵，就沒有一個人幫助我！」

「我沒有錢。」

奄諦柏嗽起他的兩頰。壺火發出紅紅

和嗡嗡的聲音。茶壺也反射出光芒。老頭兒胡亂地摸着他的便帽，想了一會，於是重複道：

「把牠還給我！」

那位村佐顯得非常的黑，而且還像一個魔術家。他轉向奧薩柏，粗魯而急促地說道：

「一切都要由村長來決定。在本月二十六那天的行政會議裏，你可以用口頭或文字陳述你那不滿的原因。」

在這些高深的辭句裏，奧薩柏一個字也不明白，但他却覺得滿意；於是也就回到他的屋裏。

那位監督在十天之後又來了，約莫逗留了一個鐘頭就趁著車子走了。那時天氣寒冷而多風，不過河面雖然結了冰，但却不會下雪，而且每個人都覺得走路不方便。在星期那天晚上，幾個鄰居順便去看奧薩柏並且和他談談聊天。他們在黑暗中閒談着——因為那時做工是被看做一件罪孽，所以也就沒有一個人敢點亮了燈。他們彼此交換着消息，但多半都是令人惆悵的。有三家的母雞給捉去——算是抵償那欠稅的——送到區辦事處裏，牠們在那裏又都餓死了。綿羊也給捉去，但當牠們被繩索縛住裝在車裏而且每到一個村子又轉換到

別輛車子上去的時候，總有一隻已經死了。現在他們就正在討論着這個問題。這該由誰負責呢？

「地方參議會！」奧薩柏說道。「還有誰呢？」

「自然囉，地方參議會！」

他們詛咒着地方參議會的每項措施關於欠稅，關於地稅，關於歉收，雖然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真確地知道這地方參議會究竟是個什末東西。自從那些擁有工廠，店舖以及房子的有錢農夫被選為地方參議會的委員，並且因為不滿於這種組織而在他們的工廠和酒店裏謾罵着這地方參議會的時候，人們就都遵着這種謾罵的慣例了。

他們抱怨上帝不下雪，而且現在雖是到了積貯柴料的時候，但你在凍了的路上既不能馬車又不能走路。在十五年前或者更要早些的時候，蘇科佛農夫們的閒談更要來得有趣。在那時候，每個老頭兒都自命他自己具有某些秘訣，他們知道某些事情，並且還期待着某些事情。他們談到蓋摹金印的勅書，土地的再分配，神祕的寶藏以及暗示着那些不可思議的東西。至於現今蘇科佛的人們却已經沒有什末秘訣了，他們的生活是完全公開的；而且他們除

了貧窮，糧食以及不下雪以外，就沒有其他什末談話的題目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但他們立刻又想起了那些母雞以及死去了的綿羊，於是又回到這個問題上。這該由誰負責呢？

「這地方參議會！」奧薩柏憂鬱地說道。「還有誰呢？」

第八章 死

教區的教堂是在科蘇哥羅伏地方——離蘇科佛六英里脫——但是農夫們祇有在命名，結婚和安葬的時候才到那裏去；平時他們總到對河的教堂裏去做禮拜。在星期天，要是氣候晴朗，村裏的姑娘們便穿上了她們挺好的服裝，成羣結隊地去做禮拜；那紅色的，黃色的以及綠色的衣服在草地上飄揚着，真是好看。在氣候惡劣的日子，大家便全留在家裏，他們吃齋素，祈禱着，同時更準備聖餐供品。要是人們在大齋期裏不去履行他們的義務，那末，牧師就會拿着他的耶穌像到小屋裏去，每人徵收十五個科比的罰金。

這老頭兒並不相信上帝，因為他是難得想到他的；他也承認有靈魂這樣東西，但他却堅持着那是女人們的事。

（待續）

孝經講義

唐文治

孝經翼(孟子論孝下)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匡章，齊人。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支，肢之省文。從，縱之省文。惰其四支以下四不孝，皆氣質陰柔之惡，好勇鬥很，係氣質陽剛之惡，或謂好勇為美德，不知勇於私鬥必怯于公戰，左氏傳所謂勇則害上，故危父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因責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嘗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其大焉。誠以家庭非計較是非之地，况父子間乎？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人子處家庭之際，觀其設心焉爾，如章子處人紀之艱，而設心不負其父，聖賢猶哀其愚而諒之，今世俗人子卑鄙悖逆，置父母於不顧，設心如此，無異禽獸矣。哀哉！此章當與國策齊策齊威王使章子一段參看。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之知能，天地之氣質也，人得之以為知能，故曰良。程子曰：良知良能，皆出于天，

▼王蘧常教授草書「文天祥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三才既具備，萬物咸資生。人曰洪範法，予當法宗經。宗經者，法乎《詩》、《書》、《禮》、《易》、《春秋》也。此正氣之所在也。予嘗讀《文天祥正氣歌》，感其忠義，遂書之於壁。天祥之氣，與予之氣，一也。予嘗謂：「予當法宗經，宗經者，法乎《詩》、《書》、《禮》、《易》、《春秋》也。此正氣之所在也。予嘗讀《文天祥正氣歌》，感其忠義，遂書之於壁。天祥之氣，與予之氣，一也。」

王蘧常教授，其書法初學沈寐叟，可以亂真，寐叟之書不易學，能得其神似，斯可得心應手，自成一家。（沉）



△ 憇 ▽

△ 梅育爾作 ▽

△ 世界名雕刻 ▽

梅氏一八六

年生於法蘭西與西
 班牙之國境，初期
 習畫，後學雕刻，
 自修而無師傅授，
 喜作青年女子像，
 憧憬東方及希臘作
 風。

◀ 色 色 形 形 之 車 由 自 ▶

近年上海自由車盛行。藉以代步。男女同乘。司空見慣。惟男前女後。似較女前男後為雅觀耳！(沈)



◀ 漫 畫 家 女 享 先 生 作 ▶

鄞縣吳君芝相家傳

吳江錢崇威撰
海鹽張元濟書

君諱成智字芝相姓吳氏先世力田為鄞冠族君少英敏考振秀府君春秋高人家業中落所入不足供甘旨毅然請於父輟學習費年十四入所設肆肆為藝徒勤樸作苦甚得父歡意藝既成出為秤販往來浙東濱海城市如沈家門岱山四礁黃龍六橫諸島皆其行踪所常歷歲再三往土人悉與熟習所獲利兼倍歲已亥始與族諸父合組金德源秤肆於中江經營方有緒而拳匪亂作遭時艱困貨產折閱殆盡君志氣銳奮不以拂逆自餒復獨初吳德源秤肆民國初元擴充營業於民國路設立德源木行贏利累千萬計隱然成素封矣君宅心仁厚平居務濟窮乏草草為善惟日不足先是君歸鄉其親適歷近郊諸山營卜吉壤見鄉間貧戶浮屠彌野惻然問之因斥資倡立草挽會歲終給棺槨掩露骸以為常又初辦郵舖會手定條規按季振賑其在滬則資助濟心會為尤力凡施醫藥給布米以及殯斂容瓦無歸者事無巨細躬親不解勞瘁

歷任監委執委等職滬之人翕然歸望貧無衣食者咸相率告貸君門住無不立應悉得溫飽以去君年六十以後迭遭兵亂所經營商業積漸虧耗不無得夫介於中思遂傳家事諸子息影故鄉為娛老計復苦風疾沈痼歲餘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五月十一日卒於里第年六十四配殷氏無出朱氏一子瑒蔡氏賢明有闡德才幹尤絕人改建故宅購置新屋相君成業者也生子三名龍名虎名彪女二長適郭次適嚴孫男十二瑞芳聯芳傳芳德芳增芳廷芳耀芳伯芳鴻芳偉芳承芳樹芳孫女六秀筋秀鳳秀月愛芳愛弟愛珠曾孫一鶴舉君之段也聞者無識與不識皆嗟恻往余贊其圖像會推許其行義及今且十載而人猶樂道君事不衰知其德入人心之深彌永且固不托飛馳之勢良史之辭而聲名自垂於後世也古稱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君其當此而無愧色哉故敘次以為傳以慰眾人之慕

▽張勳生錢自嚴
二太史合作吳君
芝相家傳△

不由于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幼孩可提抱者，愛敬，良知之實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孟子嘗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推言之至于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凡此皆良知之發也，人生當世，所以宅心而接物者，愛敬而已，然則愛敬固生生之理，而人道之大本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達之天下，所謂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也。孟子學問最重在一達字，舉諸心加諸彼，所謂達也，擴充四端以保四海，所謂達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無非達也，自親親以至仁民，自仁民以至愛物，政治家皆當措之於實事，自有其本末輕重之差，先後緩急之序，非謂我有良知，任其性之自然，即可達之於天下也。自明王陽明先生提出致良知之說以教人，劉蕺山良知說，與陳定齋良知辨，駁之甚力，然愚竊有說焉，儒者修道立教，期於救世而已，期於救人心而已，陽明之提醒良知，宗旨在是，其自治也，有以明心而見性，其治人也，足以覺世而醒民，而其喚醒迷謬之人心，尤為切摯。是以陸桴亭先生讀傳習錄，亦有心開目明之說。陸清獻作學術辨三篇，而湯文正終未以為然也。天下有真能為姚江之學者，可以善國性矣。

▲曾曾嗜羊棗章

曾曾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不忍食者，孝思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所同所獨，孟子分析極精。然此專論一端而已。大孝之人，見所獨而感觸，有時見所同而亦感觸，天性之排惻纏綿，終身不忘其親也。以諱名為喻者，蓋戰國時有直呼其母之名者矣，（見戰國策周訴謂魏王語）故孟子言之，所以啓發人之良知也，出學三年，歸而名其母，所學之謬妄可知，此戰國時所以大亂也。至周代名終則諱之義，由孝子聞親之名，瞿然惕也，此豈外鑠者哉。

△名酒過於求趙璧，

奇書渾似得荊州。▽

中庸新解

胡樸安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言文武之道，當求之於身而修身也，修身當於行事見之，不可徒計諸空言，或徒存諸思想，對於家庭，當盡事親之道，對於社會，當盡待人之道，盡己之心以事親，忠也，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推己之心以待人，恕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忠恕雖遠道不遠，而究非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道雖出於天，必修之而後可以爲教，下文所以言天下之達道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行之於事謂之道，得之於心謂之德，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道，是修道之教，行之於事者也，人不能離開國家家庭社會，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與人有密切之關係，修道者，因是以爲教，此儒家倫理的政治學所由成也。知仁勇三者之德，是修道之教，得之於心者，論語，知及之，知也，仁能守之，仁也，莊以蒞之，勇也，得之於心，周遍而充滿，行之於事，無往而不宜，人必先有三達德，始可以行五達道，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己之性，持之以敬，處之以和，即非達道，必有達德，然後可以行達道，然小知小仁血氣之勇，雖得之於心，不可謂之達德，必知仁勇俱備，而出之以誠，始可謂之達德，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誠也。言五達道，以三達德行之，三達德，以一誠行之，文武之政，即文武所修之道，布在方策者，學者當以一誠字行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以君子誠之爲貴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人雖有上中下資質與力量之差別，及其知之所至，行之成功，則毫無差別。知未至之時，困知者自不敢望夫學知，學知者自不敢望夫生知，及其知已至之時，生知學知困知之事已混，同一知而已。功未成之時，勉強行者自不及夫利行，利行者自不及夫安行，及其已成功之時，安行利行勉強行之迹已混，同一成功而已。生知學知安行利行，未必優，困知勉強行，未必細，此勉人不可以資質之愚，力量之弱而自餒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行五達道，必先有三達德，而入德之路，在於好學力行知恥三事，好學雖非知，而近乎知。積學不倦，愚破而知見矣。力行雖非仁，而近乎仁，力行不懈，習與性成，而仁熟矣。知恥雖非勇，而近乎勇，恥不若人，發奮自強，而勇具至。此三者，示人入德之路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好學力行知恥，是入德之路，修身之事也。知好學力行知恥以修身，則知仁勇備具於己，治人治天下國家，皆由己而推之，無難事矣。後之學者，只學治人治天下國家，致力於九經之事，而不致力於知仁勇三達德之事，不修身而治人而治天下國家，宜乎無其本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親經，常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種常道，此九經之目也。治天下國家，以身為本，故第一目是修身，修身之要，在於親師取友，故尊賢次之。親師取友，而身益修，由身以及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於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於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國以及於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八目，此修身以上，只以好學力行知恥三者括之，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修身以下四目，分為九經，修身以下，是政治學，人君學之，可以直接用以治國平天下，人臣學之，可以輔佐人君用以治國平天下。民治時代，人人有治國平之修天責任。故人當學，惟九經之目，容有出入耳。

則下身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是已修之道，即書洪範之皇極，亦即周敦頤太極圖說之人極。立即皇建其有極之建，亦即立人極之立。九經以修身為本，大學自天子達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是也。必道立而身始真能修，上文所謂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是也。道立而身修，以下八目，始能收其效驗，尊師取友，則庶事自理，敬父尊兄，則九族敦睦，現代政治，雖不以家庭為基礎，而中國數千年之習慣，尚不能完全泯滅於人心，雖無顯著之表見，不無有冥默之關係。大臣，政務官也。敬者，降其任也。不眩，則處事不疑惑也。羣臣，事務官也。體者，重其禮也。士之報禮重，則盡職也。子庶民，尊重民意，民權自發達也。來百工，通商惠工，生產日增長也。柔遠人，和待外人也。懷諸侯，親鄰國也。四方歸，諸侯畏，即各國和好，都無猜忌也。以上種種，在於今日之政治上，細目當有出入，方法當有變更，而原理原則。仍不外此也。

△日月推遷，無復有夏。▽

△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大爭端

王治心

(三) 漢學宋學之爭

清代學術上劈頭第一問題，即爲漢學與宋學，什麼叫漢學宋學？皮錫瑞經學歷史上這樣說：

『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訓詁章句。章句訓詁不能盡賢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

這是說明漢宋學的分別。清儒治經學者，以研究理學的人，稱爲宋學家，以研究考證學的人，稱爲漢學家；江藩漢學師承記裏把漢學家與宋學家分別得很清楚。首先揭櫫『反宋』旗幟的，在清初則有顧黃王顏四大家：顧即顧炎武，可以說是反宋學者中的先鋒，他提出了『經學即理學』的口號，全祖望顧先生神道表上說：『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經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會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會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

其攻擊理學的原因，以其只知空談心性，不知切實學問，乃是變相的禪學，所以說：

『竊歎夫百餘年來之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是故性也命也，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孟之所恆言，而今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士而不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其去聖彌遠也。』(與友人論學書)

這些話是針對清晚明王學而言，於朱子固未嘗加以反對，與其說對理學下攻擊，毋寧說是對王學下攻擊。章學誠言其學術淵源，乃本於朱，而曰：

『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即顧炎武)百詩。』(文史通義朱陸篇)

此足以證明其所反對的，爲明學而非全部的理學也。

黃宗羲也是反對理學的一人，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上說：『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游談。』然而他的學術却傳自陽明，從學於陽明嫡派劉宗周，故不諱言心性，嘗曰：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明儒學案序)

此盈天地皆心之語，即本於劉宗周『通天地萬物爲一心』之意，亦即由陽明致良知的本旨而來。所不同的，他注重在工夫，所以說『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章學誠論浙東學術則曰：

「黎洲黃氏，出葭山劉氏（宗周）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世推顧亭林（炎武）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同時黎洲出於浙東，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卓也。」（《文史通義》）

所謂「必究於史」，乃所以矯明人空疏之病，故與其說是反對理學，毋寧說是修正王學，與顧氏同不能脫盡理學之關係，江藩漢學師承記中不將顧黃二人列入漢學隊伍中，而列於附錄，就是爲這個緣故。

王夫之也是反明學而崇程朱的人，把明朝亡國之罪，歸之於陽明，故其痛罵陽明則曰：「姚江之學，橫玷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禱宗，尤爲無忌憚之至。」於程張朱子等人，每多推重。上列三人，雖同列於反對理學的戰綫上，其實只是反對明代的王學，真正反對宋學的，要算顏元（習齋）。他把六百年來的理學加以澈底的攻擊，我們讀顏李遺書，見得中間十分之九都是攻擊程朱的話，習齋年譜中說：

「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與程朱判然兩塗，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習齋是注重力行的，對於理學家專事靜讀，認爲於國計民生毫無裨助，故又曰：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有宋諸先生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斷不敢隨聲附和也。」（《存學編》）

「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菴爲之也。」（《朱子語類評》）

把宋朝亡國之罪，都歸之理學家，與王船山把亡明之罪歸之陽明同樣看法，其言曰：「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拱手以二帝昇金，以汴京與豫；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乃如此乎。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存學編》）他把宋元以來理學，可以說攻擊得體無完膚了。

上述是清初學者反宋的一方面，而漢學還沒有正式的建立起來，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主張，雖後人目之爲漢學開山祖師，而真正的漢學，要算自乾隆時的吳派皖派起頭。吳始惠棟，尊古宗漢，梁任公說：「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爲漢學，其實純粹的漢學，惟惠氏一派。」皖始江永戴震，初頗崇仰宋學，繼則變而爭宋，與顏李浙東之說相出入。其與吳派不同之點：吳務反宋，皖由闢宋而至爭宋，前者以革命始而得承統，後者以承統始而達革命，於是漢學的旗幟，乃鮮明的樹立起來，江藩有言：

「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漢學師承記》）

吳皖二派，始雖異流，繼則同歸，同立於反宋復漢的陣綫，借導漢人窮經之法，沾沾於訓詁典章制度方面，以爲宋人言義理，只憑一己意見；戴氏這樣說：

「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門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古之賢人聖人，以體民之

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或自信爲理矣。」（年譜）

其主張求道於遺經必須從字義制度名物研究入手，由是漢學家咸注重訓詁之學，以爲欲求義理，非注重訓詁不可。漢學與宋學，遂成對立形勢，漢學家攻擊宋學之點，大概有下列的幾則：

（一）以宋儒擅改古書。皮錫瑞說：『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已說。於大學移其文而補其傳；孝經分經傳又刪經文；王柏作書疑，將尙書任意增刪，詩疑刪鄭衛風，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經學歷史）同樣，批評宋人擅改古書的，如戴震顏李等，不一而足，所以他們主張讀孟子則取趙注，讀大學則用古本。

（二）以宋儒雜道墮禪。毛奇齡說：『道學本道家之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大張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爲非聖學，斷斷如也。』黃震說宋人借假「人心惟危」十六字爲發揮禪學的依據。其他類似的批評亦甚多，痛斥宋人之學爲禪而非儒家之真。

（三）以宋儒空談性命。戴震說：『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宋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焦循說：『宋儒言性言理，如風如影。』顏元亦說是水中月鏡中花，總之是說宋人尙空談不重實際。

（四）以宋儒不懂訓詁。漢學家以爲研究古籍，不從小學訓詁入手，乃是舍本逐末，戴震說：『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以明。』錢大昕說：『訓詁者，義理所從出，訓詁之外，別有義理，非吾儒之學也。』這是說宋儒不懂訓詁，其所講義理，實在是異端。

而在宋學家一方面，也有不少辯駁，具體的著作，那可以用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做代表，章氏以『六經皆史』爲其學說中心，以爲經不過是古代一種典章制度的史料，非聖人有意於傳世，這意見實在予漢學家以大打擊，漢學家認六經爲孔子的微言大義，一字一句，莫不各有其深刻意義，以爲六經是載道之書，而不知六經皆是器，所以以爲專門從事於『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原道）漢學家做精神以考索爲學，實在與空言義理者陷於同樣的錯謬，這是章氏對漢學家的批評。而方氏所言更爲切實，其門人蘇惇元爲之作傳，有曰：『道光初漢學之燄尤熾，先生乃著漢學商兌辨析其非。』可見方氏實爲宋學家最有力的反攻，其言曰：

『吾嘗譬之經者，良田也，漢儒者，農夫之勤畝耨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獲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

在這個譬喻中，承認漢儒有墾植之功，宋儒繼之，以完成其貢獻，使無宋儒，指禾稼而爲食，亦烏乎可，是明言漢學家的排斥宋學，實爲是己非人的偏見。故其對於漢學家所攻擊之點，乃一一加以答辯：

（一）對於墮禪說的辯護。嘗曰：『漢學諸人之罪程朱，以言心言理爲墮禪，不過竊取門面題以成獄，誣之而已，非真有見禪之爲害也。』『不考其實而第以其言及於心言及於理，即指爲禪，是必舉經之言性言心言理等句而盡刪之，俾天下之人，皆作

比干，剝其心而去之，然後乃免於禪。」且更明言禪與理學的不同。

(二) 對於不懂訓詁的辯護。以爲宋人非不知訓詁，只是不把訓詁認爲經學，若說義理存於訓詁之中，則西京學者所發揮的義理，從那裏來的呢？況且訓詁上往往有不同的意見，漢學家的釋經解字，又多穿鑿附會，『如以箕子爲蒞滋，枯楊爲姑楊，蕃庶爲蕃遮，數百千條，迂晦難通。如此釋經，不但得不到義理，且愈滋謬誤，正如何義門所說『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漢儒之說詩，皆高子也。』』

(三) 義理不必存於典章制度之中。若說『古聖義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則試詰以經典所載修齊治平諸大道，豈皆異端邪說耶？如戴氏七經小記所記冠弁諸制，將謂即以盡天下之義理耶？』禮與理本有別，『禮者爲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因爲『禮外尚有衆理也』，是批評漢學家斤斤於典章制度的禮制，實爲舍本而逐末。

(四) 古制亦無須仿效。漢學家的考據古制，於車制，田賦，宮室，衣冠，冕弁，等等，多所著述，互有不同，究竟誰是眞知定見？『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況且『三統之建，忠質之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欲追古制乎？』

前一條爲答辯，後二者爲還攻，實是當時漢學上有力的反擱；然究不敢乾嘉以來考據古訓古禮之談，終成爲漢學獨霸之局，附着又復活了今古文的問題，漢宋學之爭，遂告休止。

(四) 科學玄學之爭

這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一件新事體，是發生於民國十二年前後的。誰都承認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乃是中國思想轉變的樞紐，正好像西洋的文藝復興一樣。五四以前，雖已有過什麼維新運動，新文化運動，醞釀了許多年，及至五四，方始起了根本的變化，從封建勢力下完全得到了解放，從政治上的反抗起頭，擴大成爲全部的社會運動，主張個人的自覺，對於一切舊制度，舊思想，舊倫理，舊生活，舊文化，舊文學……等等，都加以澈底的反抗。於是便產生出許多的討論，例如：對於禮教的攻擊，白話文言的爭論，東西文化的比較，對於古史的懷疑，……等等，發表了不少意見。特別是關於這『科玄』問題，一時學者，都加入討論，而討論的文章，幾乎有三十萬言之多，亞東書局把兩方面的文章，收集起來，訂成一本『科學與人生觀』的書，同時，也有人出了一本『人生觀論戰』，內容上差不多是一樣的。這些文章，大概發表在北京的努力週報，清華週刊，晨報副刊，上海的時事新報學燈，太平洋雜誌……等報上，這裏面分成三方面意見，(一)以爲人生觀是超科學的，(二)以爲人生觀是受科學支配的，(三)以爲人生觀有一部分可以用科學來支配，一部分是超科學的。

第一種是唯心的人生觀，屬於這一派的，有張君勱，林宰平……那些人，張氏在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他說：

『人生觀之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

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爲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

這篇演說發表以後，便激起了丁在君的反對，接着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學與科學』，罵張君勳爲玄學鬼。他以爲人生觀完全是科學的，引用胡適的話做他的結論，說：『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這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二派，這一派也可以叫做唯物的人生觀，屬於這一派的，人數比前一派來得多，像胡適，吳稚暉，任叔永，陳獨秀……等都是。他們絕對承認人生觀是科學的。以爲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與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而受科學的支配。還有第三派人，就是梁啓超，范壽康……等，以爲『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意思就是說屬於理智方面的，可以用科學來解決，而屬於情感方面的，却絕對超科學。

陳獨秀胡適之均做了一篇長長的序文，他們都以爲梁啓超很聰明，但根據他所著的歐遊心影錄，以爲他是反對科學萬能的，所以也算他在提倡精神生活，認他是張君勳一夥的人。胡適之特別佩服吳稚暉的一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說道：『這樣的討論，才是切題的具體的討論，才是真正的開火。』吳氏的那篇文章，的確說得很乾脆而有趣味，他的宇宙觀，提出『漆黑一團』四個字。他的人生觀，提出：（一）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二）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三）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他以爲『人是什麼？不過是三斤二兩腦髓，五千〇四十八根腦經，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臺唱演的動物。』這是一種純物質的機械的人生觀，而他的漆黑一團，正與老子自然主義的玄牝之門一樣，他的人生觀，只認有喫飯，生兒子，交朋友，三件事，不承認有什麼精神生活，但是人生是不是這麼一回事？也是值得討論的。

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把歐戰的責任，完全歸罪於科學，與丁君把牠歸罪於玄學，都有同樣的主觀偏見。究竟這一次戰爭，勝利屬於那方面呢？陳獨秀說得好：

『一班攻擊張君勳梁啓超的人們，表面上好像是得着勝利，其實並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我以爲不但不曾得着勝利，而且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因爲兩方面都拿不出真實的證據，不過是一場混戰，在世界學術上已經是非常落後了。』

胡適之也以爲這場混戰，沒有認清楚戰爭的對象，他在序文裏這樣說：

『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定可以使這次論戰的旗幟，格外鮮明，至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糾紛。』

他又說：『君勳的要點，是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爲力。我們應該先說明科學應用到人生觀問題上去，會產生什麼樣的人生觀。我們應該先敘述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然後討論這種人生觀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是否像梁先生說那樣貽禍歐洲，流毒人類？』

這些是他們認爲不滿意的緣故，大家都以爲這次論戰，仍舊沒有相當的結果，指不出人生觀究竟應當怎麼樣？而提出最低限度的限制。其實這問題是無法能夠一致的，唯心唯物，在世界哲學史上永遠地無法解決的，不過在中國也有這麼一番討論，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是一種思想解放的表現。

鄉諺證古

陳康祺撰稿
張壽鏞編次

良心發見 見孟子牛山章，朱子集註。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引黃山谷語：師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

得過且過 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號蟲，當夏自鳴曰：鳳凰不知我。至深多毛羽脫落，自鳴曰：得過且過。

小心謹慎 漢書霍光傳：二十餘年，小心謹慎。

改頭換面 寒山詩：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

相貌堂堂 五代詩雜傳：溫琪之胙縣有田夫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

鐵石心腸 三國志魏武帝紀注：令長史王必忠能動事，心如鐵石。皮日休文集：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鐵石心腸，不解吐婉媚辭。

忙裏偷閒 江湖長翁集：同陳宰黃簿游靈山。宰云：吾輩可謂忙裏偷閒，苦中作樂，遂以八字爲韻，作詩八首。

酒囊飯袋 三國志：禰衡曰：苟或可與強言，餘皆酒囊飯囊耳。

三心二意 見關漢卿救風塵曲。

苦中作樂 見上。

粗茶淡飯 楊萬里詩：粗茶淡飯終殘年。飯來開口 元稹放言：飯來開口似神鴉。

樂極生悲 太公陰謀：武王觴銘，極樂則悲。

弄巧成拙 傳錄：龐居士謁道一禪師，有適來弄巧成拙語，黃庭堅拙軒頌：弄巧成拙，爲蛇添足。

青黃不接 元典章：即日正是青黃不接之際。

垂頭喪氣 韓愈送窮文：主人於是垂頭喪氣。

有面無目 史記孟嘗君傳：客亦有面無目文乎？

隔靴搔癢 詩話總龜：詩不著痛癢，如隔靴搔癢。

留口喫飯 傳錄：僧問向上一路如何傳？宏瑄曰：且留口喫飯著。

吹毛求疵 韓非子：古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

面目可惜 見韓愈送窮文。

習貫自然 大戴禮記：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孔子家語，弟子解：孔子答孟武伯曰：少成則若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片紙隻字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片紙隻字，不闕其間。蘇軾醉墨當詩隻字紙片皆藏收。

一毛不拔 見孟子（案：東坡集與陳季常尺牘曰：鄉諺有云：缺口鑷子，君識之乎？自注：缺口鑷子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習貫自然 大戴禮記：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孔子家語，弟子解：孔子答孟武伯曰：少成則若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雪中送炭 范成大有雪中送炭與龔養正詩

雪中送炭 范成大有雪中送炭與龔養正詩

冷伏頭爆——野客叢談云：禪錄語也。

對牛彈琴 牟融理惑論：公明儀為牛彈清

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

其耳，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

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十指有長短 見曹植詩。

一字直千金 史記呂不韋傳：以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僧來看佛面 飛居實拈掌錄：趙閱道罷攻

開居，每見僧，接之甚恭，問者曰：

也半看佛面。

能說不能行 見荀子大略篇。

臨陳看兵書 吳語：十行一壁大夫，十旌

一將軍，皆挾經乘袍。韋昭注：經，

兵書也。通俗篇謂此即所云臨陳帶兵

書也。今俗以帶字改看。

貧者士之常 列子天瑞篇：榮啓期曰：貧

者士之常也。

人怕老來貧 陳后山叢談引諺曰：田怕秋

旱；人怕老貧。

語不離窠臼 五鏡會元：文悅云：語不離

窠道。按窠謂窠臼。

一客不煩兩主 黃山谷集題跋：余與魚桐

陳允之對棋，以三紙書對樓子四間，

而允之敗，遂以樓子施五通堂僧清異

。嘉允之能藏後願施，即書字遺之，

紙窮未竟，復施二紙，冀允之解此意

，並以樓屋旁餘舍，施清異，所謂一

客不煩兩主人也。

遠水不救近火 韓非子：失火而取水于海

，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

若要長看後樣 陳龍正學言詳記引鄉諺云

云。

不服藥為中醫 漢書：有病不治，常得中

醫。

前言不對後語 五鏡會元：前言不及後語

，俗以及為對。

遠親不如近鄰 見秦簡夫東堂老曲。

若要好大做小 見顧起元客座贅語。

命中若有終須有 潘子真詩話：任大中詩

：命中若有終須有，到底無時不奈何

。通俗篇：大中，宋慶曆時人。

善惡到頭終有報 螢窗叢說：善惡到頭終

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人生自古誰無死 文天祥過零丁洋詩：人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事無不可對人言 宋司馬光傳：平生所為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天不生無祿之人 元曲選看錢奴劇：天不

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草。

情人眼裏出西施 復齋漫錄：情人眼裏有

西施，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云：西

施逐人眼，稱心斯為得。

宰相肚裏好撐船 水東日記：楊公復詩，

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話不投機半句多 古詩云：酒逢知己千杯

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又見元曲選買

仲名對玉梳曲，半作一。

再來不值半文錢 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此去將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公修公德婆修婆德 見元曲選來生債劇。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 五鏡會元：傷曰：男

大須婚，女大須嫁。

家有賢妻不遭橫事 元曲選盆兒鬼劇：家

有賢妻，丈夫不遭橫事。

柴米夫妻酒肉朋友 見顧起元客座贅語。

江山可改秉性難移 後漢書方技傳：光武

謂高獲曰：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

。獲對曰：臣稟性於父母，不可改之

於陛下。唐戎昱詩：千金未必能移性

。

與其濁富寧此清貧 姚崇冰堂賦：與其濁

富；寧此清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傅休奔太子少傅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王符潛夫論：晝有所

思；夜夢其事。



四書別釋

張叔通

余少年失學，雖然也曾把論孟二書讀過，但多是囫圇吞棗，絕對不能瞭解其中意義，古人謂好讀書不求甚解，老實不客氣，我便是一個真正實行者，這也難怪，因為從前學究先生，教讀四書五經，多不講解，直到讀左氏傳，方纔開講，這是從前學究先生惟一的定律，所以論語書中說些什麼話？孟子書中說些什麼話？腦子裏一點多沒有，後來歡喜看別種書籍，這種古老板氣的論孟，再也沒有興趣去研究了。

所以我小考的時候，學黨提覆，出一個中股的題目，教做「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我連朱註中趙魏晉卿之家，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的註語，多背不出，認爲這句書是出於孟子上的，文中便引了戰國時的許多話頭，豈知後來總覆，閱看卷子，學黨在卷子上批了幾句，謂此文出於春秋時，而作者多用戰國時語，殊屬大謬，幸而正場的卷子，看得太好了，所以沒有把我的卷子抽去，還算僥倖。

在科舉時代，文律甚嚴，做上句的不能犯下句，做春秋時事，不能把戰國的時事攙入，我就是犯了後條的規律，其時思想統制，異常周密，四書的解釋，只能遵照程朱的意義，不能自出心裁，作新的解說，倘使不然，無論你文章做得怎樣高妙，總是不會錄取的，所以程朱的解說，無論對不對，只有惟命是聽，只有照其解說行文，否則便是離經背道。

近日因爲有幾個學生，要我教論孟，我自以爲講解這種書籍，或者還可應付，因爲講不出或有疑難之處，有程朱兩位老夫子的註解在，可以參看。（因爲八一三後我全部的書籍，早已送進阿房宮裏去了，手頭參考書，一本也沒有。）豈知大謬不然，講解講解，每要碰壁，我講解不出，去看程朱的註釋，反而使我更覺模糊，而且有許多地方，解說得十分牽強，若遵照其解說，於心實有所不安，若不遵照其解說，又離經背道，教我如何是好？宜乎金聖歎先生，要把朱老夫子開玩笑呢。

現在我把程朱的解說，有不能滿意的地方，摘錄下來，請海內博學明達之士，多多指教，我是用直覺的眼光來觀察，用普通的文字來說明，如其不對，還請糾正。從前我聽見過一個笑話，有一位學究先生，教讀四書，教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句，這位學究先生便毫不遲疑的說道：「這個周字是差的，明明秋字的誤，秋是七八月，夏是五六月，我想這位學究先生，倒很聰明，很肯用心，擅改四書，很有胆力，我這裏的解說，或者也和這位學究先生一樣的無知妄作，務請讀者不要笑我。」

無友不知己者。

朱註：無，禁止辭。不知己，則無益而有損。這是不差的，但是反轉來說，倘遇更好的朋友，亦以你爲不知，而不與你爲友，則你將奈何？如是你終身交不到好友，只能交

銖量悉稱，不好不歹與你相等的友，這樣交遊，何等困難，且與理論上也說不過去，故孔子說這句話，一定是對門弟子之中有剛交朋友者，故發此語以戒之。并且所謂如與不如，不是學問上的優劣，而是品行上的參差。不然，孔子胸中不應有這樣偏狹的見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註：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這裏曾子僅說慎終，僅說追遠，並不指定喪祭二事，而朱子因為他是孝子，便附會上去，不免錯誤。所謂慎終云者，普通人作事，往往先前起勁，後來闌珊，語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這是人類的通病，故曾子所謂慎終，是從普通作事上說，不一定是喪盡其禮，追遠也是如此，是君子不忘其本之意，必須飲水思源，毋忘來歷，這是曾子追遠的解說，而朱子必定從喪祭上立說，未免目光太短，識見太淺。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子說這句話，本有語病，朱子謂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這是不差，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方可謂孝，這語從何說起，假定是賢明的父，是慈善的父，果然對的，萬一父不父的父，或是頑鄙的父，是否亦要其兒子遵照其父行事，已是說不過去，而朱子更推車撞壁，謂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此種注解，真是不通，難道不好的父親，一定要做不好的兒子，方為孝子，然則大舜是天子第一號不肖之子無疑，其實孔子是對賢父親說法，若父不父的父，天然應當改行易轍，朱註其行雖善，亦不得為孝，未免釐入

牛角中去，孔子意思，決不如此。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節若照語氣上講，先王之道斯為美，語氣已盡，若再加上小大由之四字，未免畫蛇添足，小大由之四字，應接在有所不行句，因為小事或大事，行不下去，於是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亦不可行，這樣讀法，似較朱註來得順當。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註：因，猶依也。宗，猶主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語若照朱註的解說，一個人必須依靠他人，倘然依靠得牢，則一生一世可以依靠下去，這是成什麼話？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只教人自主，決不教人依靠他人，只有江湖上的好漢，有兩句術語，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有子是孔子的高弟，其教人也決不如此，若照我的解釋，因者是婚姻的因，若婚因不失其親戚，則賢母良妻，夫唱婦隨，而宗族有主，從前是宗社主義，對於家庭的系統，異常重視，故發此言以告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朱註：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其實其字明明指父母而言，因為父母年高，易生疾病，常以為憂，此種說法，對於武伯問孝，亦是合理，而朱註偏謂其字指兒子，不是問孝而問慈矣，未免曲解，此說前人已有駁斥之者。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子引周氏說：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若照周氏說法，是先行其言，而後言其所行，此說未始不通，不免過於周折，若照我的解說，就是先去做而後言，所以照我讀法，應該先行二字，作為一頓，其言而後從之，聯為一句，這樣讀法，比較周說反覺簡潔了當。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朱子謂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我謂此人是對的，此德則不對，若照文理上講，若魯無君子者，斯人何以生於魯國，則斯字即為地之代名詞，而非德的代名詞，我再將兩語演成俗語，試看何說為近？

(一)若魯國沒有君子，這人何以有其德行？

(二)若魯國沒有君子，這人何以生在此地？

故即以以上兩語觀，自當以後說為對，於文理亦順。(孔子一歎魯國人材缺乏，一喜子賤之生於魯也。)

子曰：勿如也，我與汝，勿如也。

朱註：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照朱註的解說，我與汝句，是贊成子貢的意思，若照我的解說，並不如此，孔子的意思，是不但你不如此，連我也不如，孔子的經驗學識，儘管較顏回為多，但姿質或亦不及，這是孔子自謙的說法，故我與汝三字，並非作贊成子貢解，而作與你同一不知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朱註：蔡，大龜也。不知朱子何以斷定蔡是大龜？如有根據，何以並未註明？我意蔡一定是地名，不是蔡國，或另有蔡地，觀其居蔡之居字，即知文仲所居，而非大龜所居

，如大龜所居，不應如此簡稱也。這完全是一個疑問，因為我也沒有考證的書籍，提不出甚麼反證，只得闕疑了。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朱註：疾，先儒以為癩也。其實先儒之說，未必可靠。蓋癩是皮膚之病，並非不治之症，惟瘋癲鼓隔，却不易治，至於自牖執手，孔子恐麻煩病人，容或有之，惟其與之久決也一語，亦非事實，蓋孔子當望病時，僅知伯有疾，而尚未知其必死，迨一經執手，方知死症，故不禁喟然歎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突然驚異之辭，非預知其必死，而來永決無疑。

小說及雜誌

各級趣味俱備 色色俱全 著名期刊 應有盡有

抑低自己 應得利潤

減輕讀者 正當負擔

首創薄利多賣

歡迎賜顧

• 保證滿意

券購預

每本：二分、三千、五千、三種、憑券、購用、雙重、利益

上海正陽路(同孚路)中大里

方中書店

目錄承附 郵寄 電話請撥 三五七八 不取送力



宋元語體文「助詞辨略」

士一

宋元詞曲小說，以及語錄公牘之

文，所用助詞，往往有絕難索解者，

特錄其尤著者，加以說解，並舉例證

，俾學者有所稽考焉。

剗地 驟然也。辛稼軒詞：剗地東風欺

客夢。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你兀的不

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

，偏惑軍心。朱子語錄亦用之，元曲

多用一剗地。案朱子語類第六十九卷

云：易經六十四卦，上經說得整齊，

下經便亂董董地，論語末篇亦然，孟

子之告子盡心即剗地好。

委的 實在也。周邦彥歸去難詞：如今

信我，委的論長遠。元曲更有委實的

委是的二語。

平白地 明白曉暢也。東坡瘠人嬌詞：

平白地爲伊腸斷。王廷珪瘠人嬌詞：

平白地教人爲他情惡。陳歲一詠雪詞

：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多一例。

落得 乘便取得也。朱子語類：趙元鎮

亦只欲和，但秦檜既擔當了，元鎮卻

落得美名。耶律楚才詩：落得胸中空

索索。

大都來 大略若此也。唐人詩文後，宋

詞元曲，往往用之。韓愈畫記：且命

工人存其大都焉。杜牧看雲詩：盡日

看雲首不回，無心都大似無才。都大

，猶大都也。白居易詩：大都好物不

堅牢。又和慕巢尚書詩：富貴大都多

老大，歡娛強半爲親賓。宋趙長卿惜

香樂府卷八，賀新涼詞：負你千行淚

，大都來一寸心兒，萬般繫繫。

兀的 爲何也。懶真子錄云：古今語大

都相同，而字則稍不同，古所謂阿堵

，即今之所謂兀的也。見前引水滸傳

，元曲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一作兀

底。

可空地 隨便也。朱子語錄：况蜀范公

之樂也，可空地用之。

只辦得 僅能也。朱子語錄：今人祇辦

得十日讀書，人若辦十來年讀書，世

間甚書讀不了。

一味地 一例如此也。黃山谷鄂州南樓

本事詩：併作南樓一味涼。宋人語錄

有一味地糊塗，一味地苟安。元曲亦

作一味地，或作一謎地，一謎裏，一

謎。

多應來 大概也。推量助詞。元王惲玉

堂嘉話：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

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他

，多是要撰文字，多是與都應來同。

又作料應，劉仙倫木蘭花慢，就應妬

我蘭菊。譚宣子詞：料應怪我頻來去

。亦作多定，水滸傳：這早晚多定，

正在那裏。

不刺 元曲引用蒙古繙譯名義，意謂甚

惡也。元曲兩世姻緣：對門間壁，都

有些酸辣氣味，只有俺一家兒淡不刺

的。元曲舉案齊眉第三折紫花兒序：

恰捧著個破不刺的碗內。元曲竹葉舟

楔子白：你穿著這破不的舊衣。元曲香囊怨第三折，黃鐘宮尾聲：不強似作那等難不刺的衆人妻，則折了本。元曲後庭花第三折川撥棹：我敢糊碎你口中牙不刺。則名詞亦可形容，不僮作助字用矣。元王實甫西廂記，亦常用類不刺等語。

常川，時時也。元曲詐妮子調風月第一折油葫蘆：大剛來婦女，每常川有些沒事哼，元曲芙蓉亭仙呂尾聲：嗔則是常川是今夜和諧，元人散曲詠楊妃鞋夜行船：好姻緣常川要整齊。見雍熙府卷十二，均是。

來 一作里，即哩字也。宋詞元曲多用之，郝氏懿行證俗文考，此字甚詳，茲錄其文如下：莊子人間世，仲尼謂顏回，嘗有以語我來。又葉公子高謂仲尼，其有以語我來。郝氏原案：來，語助辭也。公羊隱五年傳：來登之也。注：齊人名求得爲得來，蓋亦語辭也。來，反古音同。禮大學注引春秋傳：登戾之，登來之也。又來里古音同。詩大雅如何里里，里亦來也。

下得 有忍耐及憤懣之意。宋趙長卿眼兒媚詞：你還下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

那 有云何之意。洪邁夷堅乙志卷二十童銀匠條：婦女驚對曰，誰那。此字導源甚古，後漢書韓康傳：康嘗賣藥，有女子熟視之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唐韋懷太子李賢注：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

呵 即乎字之古音，有假定意，亦有懷疑意。元曲倩女離魂第一折白：當此秋景，是好傷感人也呵！元曲東坡夢第一折白：俺想出家人好不清淨也呵！

沙 元曲有既不沙若不沙諸語，沙字有如此意，不類此而。用沙字者頗多，宋詞往往見之。如黃山谷醜奴兒：破人盡道你管，又還思那人沙。李清照轉調滿庭芳：管是客來沙。以上二句沙字，與山谷詞之得過口內嘛嘛字同意，即麼字也。董解元西廂彈詞諸宮調，卷一：道這妮子慌忙則甚，那管是媽媽使來沙。意亦同麼。劉義慶世說新語：下官家故有兩婆千萬。案婆語聲，猶言兩箇千萬也。婆音裴，或裴去聲，意微異。

既不沙 解見前，一云若不沙。毛西河西廂記參釋，猶言若不然。曲中概白不屬下句，大凡此三字定作一轉，如

勘頭巾劇：既不然怎無箇放捨慈悲。黃梁夢雜劇：既不沙可怎生雙翅舞飄飄一例。諸本脫可怎生三字，遂至誤解。

怎生 如何也。王實甫西廂記上小樓公篇用之，毛西河西廂記參釋云：是商量之詞。

著甚 其實極甚也。王實甫西廂記：縱然酬得今生願，著甚支吾此夜長。毛西河參釋云：著甚，將甚也。

偏 獨也。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折，上馬嬌用之，毛西河參釋云：偏字斷作一字句，調法如是，然字斷而意接，偏宜與李珣浣溪沙詞：入夏偏宜淡泊妝。歐陽修小春詞：天寒山色偏宜遠，切同，俗子解作側，誤甚，以爲側轉聲邊宜插細也，不知此承面字來；言面上宜嗔宜喜，又偏宜翠眉，三宜字參錯呼應甚妙，唐五代人詩詞皆云貼細在面當中，而以爲側轉，所見亦猥陋殊甚，而舉世從而昧之，何也？

誰想 孰知也。王實甫西廂記：誰想嬌羞花解語。毛西河參釋：猶言不道也。不當箇 猶言不見得也。毛西河西廂記參釋云：第三折用之，言不見得箇能

將命也；與後折不當箇信口開合，董詞不當箇口兒穩，野鴨兒喳喳叫，驚覺人來，不當箇嘴兒巧伴同。墨娥小錢解不當作不該，一何杜撰可笑。那場兒裏 猶言那搭里也。負桂英劇：那場兒是俺送行的田地。

半合兒 即半恰兒，亦即一霎那也。勿解作人合之合。燕青博魚劇：半合兒歇息在牛王廟。

莫則 否則也。西廂記第五折用此字，毛氏參釋云：頂上一轉最妙，俗作母親，此字聲相似之誤，而稱為古本者，竟刪去之，便難辨矣，所以戒刪改者，以誤字亦似羊也。

沒掂三 沒緊要也。見西廂記第五折。可有 豈有也。見西廂記第六折，毛西河參釋謂北語以豈有爲可有反詞，實則反正相生耳。

知他 猶言怎能知道也。水滸傳：知他天師在那裏？教下官爲他受苦。朱子語錄：帶聲問黃山谷詩如何？曰精絕，知他用多少工夫，今人猝乍如何及得。宣和遺事前集：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又案：他是活字，北人凡稱知道爲知他，如董詞知他是我命薄你緣業。以我你上重著他字

可驗。

管取 管爲一種確詞，附取猶言包管也。晁沖之臨江仙詞：情知春去後，管取落花無。宣和遺事前集：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王安石擬寒山拾得詩；但能一切捨，管取佛歡喜。朱子語類：今人祇辨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

恁地 元曲有恁的，恁的般，直恁的，只恁的，恁般，均含有到此地位之意。朱子語類，不爾只恁地鶻突過。不會得恁 無所得也。毛西河西廂參釋：猶言無甜頭也。

不藉 不顧也。董詞幾番待撇了不藉。價家 宋詞有一陣價，終日價，一番家，一會家，恰纔家等語。亦見五代史平話。考黃機夜行船詞云：曉夜價求天地。沈會宗滿庭芳詞云：一向價祇作尋常。楊无咎天下樂詞云：雪後雨兒雨後雪，鑽日家長不歇。

抵多少 猶言相等也。元曲張生煮海劇第一折六么序么篇：抵多少盼盼女詞媚公翁。休 猶言罷也。我們去休，我們一處去死休，均見水滸傳。生 李太白詩：借向別來太瘦生。羅隱

晚眺詩：水流溪裏太忙生。均作如此狀況解，案元遺山楊生玉泉送墨詩：畫眉張遇可憐生。生字意亦同此。詞曲中常言你怎麼生？這底 猶言此處也。元曲：但把這底看便是得。

阿誰 猶言何人也。元曲常用之，後或稱兀誰。雞肋編貴耳集，均謂六朝以前俗語阿誰，近世多轉爲兀誰，蓋江南人讀阿入聲，故轉爲兀。醉子裏 一作暝子裏，昏也。元曲常用之，暗地裏背地裏是也。案詞律作閔子裏，謂即西廂琵琶所云醉子裏，乃暗地裏謂也。明道雜誌引無名氏詞，亦如是解釋。

都定 大致也。水滸傳：這早晚多定在那裏，猶言大致在那裏也。不揀怎的 猶言不管何物也。水滸傳常有語句云：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吧。言不管何人，即殺之也。

須信道 猶言豈信道也。東坡癡人嬌：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李清照滿庭芳詞：須信道掃迹難留。裏 或狀時，或狀地，元曲常有之。如遠裏，剗地裏，諸餘裏，省可裏，太古裏等類，是也。

些 楚辭中之些字，古稱之爲楚些。宋沈存中夢溪筆談言：即娑婆訶之三合音。今巫人猶用以爲禱語，元曲亦用以作語助，則與常意近。如元人散曲，道得個冤家寧耐些之類是。

道 語助，道字實作狀態解。如詩詞曲中之說道，聽道，講道，見道，唱道之類是。按看道，瞧道，信道，疑道，問道，亦然。猜道見水滸傳二十六回，信道做道見四十四回，又有知道想道等。

取 語助有作取者，如看取，聽取，點取，嫁取，受取，收拾取之類是。

自 宋元詞曲小說有兀自，尙自，猶自，又有猶尙自，猶兀自等語。皆合如此意。又有習語，曰先，曰經，曰儘，曰擅，曰幸，曰各，曰竟，曰不等，則皆各就其狀況而用之。

得 語助。有壓得，贏得，博得諸語。又有眼看得，眼見得，免不得，離不得諸說。又有眼看得，眼見得，免不得，離不得諸說。皆與前落得下得諸得字同。

宋人說部諸書，有偶講及此事者，類川語錄云：文之隱顯起伏，皆由語助。西人之書，（按指佛經而言。）猶或有之

，蓋非假此以成聲，則不能盡意，其精微奧妙，在乎所用之確，而不問乎多少也。項氏家說隱語條云：俗間習語多與本辭相反，雖曰去，亦云來，如歸去來之類是也。雖曰沒，亦曰在，如汲之類是也。於口耳亦曰看，如說看聽看之類是也。于醜惡亦曰好，如好醜好惡之類是也。雖在遠外亦以爲裏，如遠裏在外裏之類是也。雖甚愛惜亦以爲殺，如惜殺愛殺之類是也。亦曰惜死愛死。其於打字，用之尤多，如打坐，打話，打請，打聽，打睡之類，無非打者。又云：文字中有當時用本語，後人不知，而以他字文飾之，其失本意尤多。因觀宋徽宗實錄，執政議立新君，日召二王來看。蓋北人之語，句末多用看字爲語助辭，而修史者不達，遽書曰召二王來觀之，如此則是執政議時，初未識親王之面，乃今始親相其貌而立之，其去本意豈不遠哉？按前說未能闡明助詞之原理，今知爲助詞，則無足異矣。後說則頗能狀不識語體助詞者之情況，因讀此二節及類川語錄所言，遂發憤作考證一編，如右。漏略舛誤，容未能免，海內外專請東方語言學術之士，如能匡其不逮，則一字之師，不啻百朋之錫矣！

于右任諸公精心選輯

標準草書範本千文字

草書是人人應用必需，

精裝一
大厚冊
定價二
百元
文匯書
報社總
經售
各大報
攤均售

本書是空前絕後傑作。

善提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何以能明無爲之君道，當先明無爲之王德，寂然不動，冥冥之中，獨聞獨見，以無爲之王德，行無爲之君道，自然合於無爲之天，醫缺乘人而無天，不足以知君道，華封人語堯處富壽子男之道，任無爲之天，方足以言君道。道德天有一貫之理，非深研究所以然者，不能明之，明此理，君道原於德成於天，確是大宇宙之自然，不必用絲毫之人力，無爲而無不爲也。莊子此篇，宛轉反覆，皆是言原於德成於天之理，旁譬曲喻，連環無窮，但舉世愚惑，終莫能喻其旨，只能任其自然而不推究也。全篇分十一章如下：

自天地雖大，至無心得而鬼神服，爲第一章，總言無爲之君道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一句，是一章之總意，即全篇之總意也。自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至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爲第二章。言君道有十，總歸於無爲，能明此道，忘彼我，齊死生，而無不爲也，自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至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爲第三章。言王德，王德即君原於德之德也，自堯之師曰許由，至南面之賊也，爲第四章。言不成於天者，不足爲君道也，自堯觀乎華，至他世乎耕而不顧，爲第五章。言成於天之君道，非果無爲也，任其自然而爲之，若無爲也，自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爲第六章。言君道原於德成於天之理，作前五章之總結。爲較深之玄理也。自夫子問於老聃曰，至是之謂入於天，爲第七章。言君道成於天也，自將闔勉見季徹曰，至欲同乎德而居心矣，爲第八章。言君道原於德也，自子貢南遊於楚，至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爲第九章。申言君道原於德也，自博芒將之大壑，至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爲第十章。申言君道成于天也，自孝子不諫其親，至而虎豺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爲第十一章。言無爲之君道，原於德，成於天，舉世不知，以天下人皆愚惑，委曲言之，而不信也，以上略錄分章之大概，至于每章義之大概，文字太長，不能錄，須請閱全書，惟此篇第六章，似乎爲較深之玄理，而以近日之自然科學解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特錄於此，與衆參之。

〔莊子天地篇原文〕泰初有光先，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光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氣，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章義〕无无，无名，一，命，物，形，性，德，虛，大，玄德，大順，之名詞，在莊子玄理中，皆有其界說，先者，時間之稱。无无者，在無始以前。无是初，无是泰初。以天文學家語表之，即是未有日球以前也。名者可得而名，无

名者，不可得而名，可得而名者，謂之无。亦謂之太極，日球是也，不可得而名者，謂之无无，亦謂之無極，衆星是也，一，即日球之熱力，充溢於空間，爲太空中陽氣陰質之未分，在莊子書謂之道。（實則道生一，道在一之先。）熱力之傳布，爲生物之起點，故曰一之所起。陽氣陰質，充滿於空中，而礦物植物動物，尙未能得氣質凝合而成形，故曰有一而未形。德者，得也。萬物各得氣質之一部分以成形，故曰物得以生謂之德，物未成形以前，太空已有氣質之分別，氣之浮者爲天，質之沈者爲地，故曰未形者有分。太空之氣質，付與人物，渾然無間，不見付與之迹，謂之命，故曰且然無間謂之命。氣質之流動，以無間之命付與而生物，物者，氣質已成形成者也，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即流字，物各得流動之氣質，循生理之自然成形，故曰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與精神各有規則，合而成性，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修性之自然，各得太空中氣質之一部，故曰性修反德。人人各得太空中氣質之一部，合之則爲整個的太空中之氣質，故曰德至同於初。虛者無限之空間，德同於初，無限之空間，是整個的，故曰同乃虛。無限之空間，實處小，虛處大，故曰虛乃大。宇宙一切種種，以實觀之，只見分散之人物，以虛觀之，只見整個之氣質，譬諸鳥開喙而鳴，有聲之聲，其聲有限，實也。合喙而鳴，無聲之聲，其聲無窮，虛也。實則離天地爲二，虛則合天地爲一。故曰合喙鳴。喙鳴合，人與天地合而爲一，此天人相與，一氣質所生之理也，人與天地渾合無間，非愚也而若愚，非昏也而若昏，故曰其合而離，若愚若昏，君道若是，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玄德者，德之深也。大順者，天之自然也。此君原於德成於天之至理也。

莊子章義全書，每篇皆分爲若干章，每章之大義，皆如是說，茲不過於三十三中之一篇，而天地篇十一章中之一章耳！又達生篇云：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此即佛家不生不滅之理。乃本其意，演之爲詩，錄之於下：

物質與精神，萬古常如是，無始本不生，無終亦不死，佛家究竟事，早已見莊子，我讀達生篇，悟得生死理，聚合則成體，分散則成始，形精兩不虧，生死是相耳！佛家謂輪迴，凡夫不免此，莊子謂能移，死生無悲喜，物質本非我，精神萬千祀，養精以相天，毋爲物質使。

我素來努力於整理中國舊學工作，其方法：以經部分爲各類之學術而編纂之，而以民族特性爲對象，其目的：以利己利人爲歸束，易以儒家之舊語，論語所謂修己以治人，修己，利己也。治人，利人也。十四年前我們發起一個中國學會，陸續入會者，計有四五百人，其簡章第一條：本會以研究中國學術，發揚民族精神爲宗旨。此即我研究中國學術，以民族特性爲對象之主張也。胡適之大不以爲然，投我書云：

(上略)我不承認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誇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也。絕無發揚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近時學者，很少能了解此意的，但先生自撰學門戶中出來，當能許可此意吧？(下略)

自此與適之當面辯論過幾次，語多不悉記，記其切要者；余云：為學猶吃飯，吃飯所以養氣充體，為學所以利己利人，先生云為學術而學術，是猶為吃飯而吃飯，假使為吃飯而吃飯，則必朝謀夕餐，夕謀精餐，結果為飲食之人，而人皆賤之矣。為學術而學術，則必焚膏油以繼晷，說兩字以萬言，為食書之蠹，而人亦賤之矣。適之雖無辭以答，而意則不以為然也。余本研究民族特性之意，作過論文凡九篇，(一)民族道德之中心。(二)政治與習慣。(三)固有道德之墮落及其恢復。(四)改革高等教育，應用本國教材之研究。(五)政治工作人員認識之錯誤。(六)民族主義與禮。(七)民族主義與文字學。(八)儒家之德治論。(九)道之自然論。每篇一萬字至二萬字不等，病廢閉門第四年，毅然將此九論中之重要意義，而為儒道墨學說一書，聊以見中國民族性之習慣，及其變遷之形迹，自序一篇，極為重要，為錄於下：

中國學術，只有一籠統的國學名詞，此名詞不適用，無事詳言。其分科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等。不能知中國學術之全，而亦不能知中國民族之特性。舊時之所謂國學，無論其精粗若何，皆與民族性有密切之關係，一生活之演變，成為家族之根據。二言語之演變，成為文字之根據。三風俗之演變，成為社會之根據。因此相互演變，遂成為儒道墨三家之學說，一儒家之倫理學說。二道家之自然學說。三墨家之功利學說。三家學說，與民族特性，要亦相互因果，其始也。因家族之習慣，適宜於農業之環境，因文字之習慣，應用為團結之工具，因社會之習慣，使立國之根基愈臻鞏固，儒道墨三家，據各種習慣，為學說之基礎。儒家以倫理學說，為政治之基礎。道家以自然學說，為思想之基礎。墨家以功利學說，為事業之基礎。其始也，民族習慣，為儒道墨學說緣起之因，其繼也，遂養成民族之特性，以儒家之倫理學說，養成人民相親相愛之特性。以道家之自然學說，養成人民和平退讓之特性。以墨家之功利學說，養成人民任勞耐苦之特性。因之三家學說，常為政治社會之中心，儒家學說，為政治之表面，集各家之大成，為政治之運用。道家學說，為政治之裏面，無為便於民，自然便於用。墨家學說為社會之中堅，刻苦耐勞，互助親愛，中國民族之組織，建立於儒道墨三家學說之上。政治是家族的，儒家倫理學說也。社會是和平，道家自然學說也。經濟是農業的，墨家功利學說也。所以研中國政治者，必須明瞭儒家學說。研究中國社會者，必須明瞭道家學說。研究中國經濟者，必須明瞭墨家學說。惟是三家學說，隨時代而變遷，儒家學說，已非孔子之舊，道家學說，已非老子之舊，墨家學說，已非墨家之舊，但是中國政治與社會，受儒道墨之學說之影響甚巨，自來未有人為有統緒之說明。三家學說之緣起若何？完成若何？變遷若何

？散沙亂麻，不可整理。吾之此書，說明緣起之因，完成之實，變遷之迹，並非序述學術過去之成績，亦非啓開學術未來之發展，在於說明中國之民族性，與中國之學說，有密切之關係而已。中國民族性，無守法之精神，無邏輯之思想，無農業之進步，無政治之條理，無外交之靈敏，以法家，名家，農家，雜家，縱橫家，之學說，早不爲世所重也。儒道墨三家，雖爲中國學術之中心，自漢以後，道家變爲道教，墨家中絕，漢後僅一儒家，以儒家之名，雜糅各家之實，中國所以無專門學術也。觀儒家之變遷，只有兩條路發展；一文藝；一哲理；文藝與哲理，皆非儒家本有之學，儒家之孔子，是倫理的政治學也，後之儒者，其有政治思想者，或以文藝用之於政治，或以哲理用之於政治，有學無術，此政治永無進步之原，環中國而國者，文化皆不如中國，一淪陷於五胡，二淪陷於蒙古，三淪陷於滿清，政治雖亡，學術仍在，近世環海交通，以中國之學術，與各國之學術，較長比短，相形見絀，於是棄其舊而學其新，惟學以改革政治社會，當先明瞭之中國民族性，欲明瞭中國民族性，當先明瞭養成民族性之學說，欲明瞭養成民族性之學說，當先明瞭學說之緣起，與完成，及其變遷，此本書之所以作也。嘗謂生活是人生最密切之事，學術是個人之生活，政治是大眾之生活，生活之存在，當合空間時間計之，新者只有時間，而無空間，縱極其歐美化，終不免爲中國現代之外國人，一切措施，必於空間有所窒礙也。空間固重要，時間尤其重要，吾之此書，於儒家之變遷，言之特詳者，以見空間必受時間之支配。唐之文章，宋之理學，清之考據，其所以如此發展者，時爲之也。唐之文章無論已，宋之理學，受佛學之影響，維新之趨勢也。清之考據，感明儒之空疎，復古之趨勢也。文章理學考據，在政治上毫不相干，在學術上頗有異彩，宋之理學，思想較爲精細，蓋其接受佛家之思想，用之於儒學，故能造成新趨勢也。方今西方之學術，視佛家之思想，純爲世間法，而有用於政治，若能明瞭自己的立場，儘量接受外來之學術，其發展當不可限量也。余此書之動機，欲以供一般人明瞭民族性，與學術之關係，俾民族與學術，相互而發展，如宋之理學，受佛家影響之故，並非徒以整理固有之學術自翊，世有不拘執時空，而有圓用時空者，不僅于學術發展生異采，即於政治亦必獲有善果，此余之望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安吳胡樸安自序。

我在序中說明學說與民族性之重要，使讀者注意此點，自可得之於文字之中，全書分章；(一)儒家學說之緣起。(二)儒家學說之完成。(三)儒家學說之變遷。(四)道家學說之緣起。(五)道家學說之完成。(六)道家學說之變遷。(七)墨家學說之緣起。(八)墨家學說之完成。(九)墨家學說之變遷。(十)儒道二家在政治上之影響。(十一)墨家在社會上影響。(十二)九家雜糅於儒家，無論儒道墨，任何一家，其緣起與完成，皆與生活有關係。

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跡考

譚正璧

王國維在他的「紅樓夢評論」第四章中這樣說：

欲達解脫之域者，固不可不嘗人世之憂患；然所貴乎憂患者，以其為解脫之手段故，非重憂患自身之價值也！今使人日日居憂患，言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其所領之境界，除陰雲蔽天，沮洳彌望外，固無所獲焉！黃仲則「綺懷」詩曰：「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又其卒章曰：「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其一例也。

王氏以哲理與美學論「紅樓夢」，因而兼及黃仲則的「綺懷」詩，開前此論詩未有的新境界，實可與彼另一傑構專門論詞的「人間詞話」相媲美。仲則為清代中葉第一流詩人，「綺懷」詩為其集中「扛鼎」之作，而其背景尤與作者一生行止有莫大關係。名詩得此名論，固相得而益彰也。

古代詩人多數為達者，但偉大詩人則多數為不得志之人，如風原，如杜甫，如蘇軾……等皆是，而黃仲則竟以窮愁而天其天年，尤得後代文學家之同情。他的「都門秋思」詩「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一結聯，成為文人筆下常提的名句，甚至有繪為圖畫的，更可見後人對於他的佳句崇拜的熱烈。但是我細讀他的「兩當軒全集」，覺得他的所以鬱鬱無聊，完全與他少壯時的失戀事件有關，否則以一個善學李白詩出名的詩人，縱使不能胸懷完全曠達如李白，也決不至於窮愁潦倒如杜甫而死。「綺懷」十六首，便是他自己抒寫他這件戀愛事

跡經過的本事，所以雖然風格與其他所作不相融合，然他也和朱彝尊對於他所作「風懷詩二百韻」一樣，縱然得罪名教，也不肯棄而不錄。從他在這詩裏表示「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之後，不獨他的行止從此易放浪為整肅，而詩格亦一變豪放而為凄婉。這果然由於「言為心聲」，然亦由此可見這次失戀事件對於他一生行止與思想影響的重大。

詩人生來特富於感情，所以凡是一個有名詩人，他的一生中多少總有些綺情艷思，就是「詩聖」杜甫也不能免。而我們這位愁苦詩人黃仲則，在他十七歲的時候，那時他還未結婚，就已嘗過初戀滋味。不過那時的對象，僅僅是個妓女，所以等到過一年後結了婚，又明年寫了四首題作「感舊」的七律詩，和一首同題目的「滿江紅」詞，以後就不再提起。這妓女是住在宜興的，那年仲則在補博士弟子員後，就寓居宜興九里讀書，不知以何因緣，與她相識。讀「感舊」第一二兩首，可見他們的感情是相當融洽的：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關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閒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尚宿醒，啼鴉催去又聲聲。丹青舊畫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讀「啼鴉催去又聲聲」句，可知仲則未離宜興時，兩人感情始終不渝，直至仲則回鄉始依依不捨而別。仲則為武進人，武進

與宜與為鄰縣，故云「別後相思空一水」。仲則回去，大約就爲了結婚，所以一別之後，那個妓女也就嫁了人。等到結婚一年後再到宜興，那麼兩人遂不復相見了。第三第四首就是寫他舊地重臨時，感到「桃花人面」般惆悵的心情：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淚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香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讀「多緣刺史無堅約」句，可知仲則對於伊人，本來沒有嫁娶之約，所以對於她的嫁人全無怨意，而曰「豈視蕭郎作路人」，也祇是自悔而不責他人。「詎有青鳥緘別句」，那麼這時兩人通信也不能相通。「他時脫便微之過」，不過是希望之詞，蓋願如元微之「會真記」中鴛鴦於適人後，張生以外兄求見，鴛鴦報之以「爲郎顛却羞郎」和「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兩詩，聊以自慰而已。那首「滿江紅」詞是：

酒渴香消，夢汝在，意錢庭院。依舊是，春潮生類，露桃如面。病後腰成花一捻，別來淚續珠千串。訴侯門，多少苦和辛，紅妝踐。鸞掩鏡，蟬分韻。南去鴿，西飛雁。嘆雀郊戎豕，千秋空羨。二月竹枝辭喚恨，三更柘舞臨湘怨。夢回時，斜月滿關山，無人見。

觀詞中之意，似在伊人嫁後，仲則非常想念，終於入夢，夢中和她相見，始知別來她也沒有一日歡樂，處境亦多舛忤，迨醒來時，始知身在旅中，和她已相去萬里。按是年仲則曾作杭州徽州之遊，又至江寧應鄉試，可知與七律非必同時同地所作。

然而照「感舊」全部詩詞看來，仲則雖然於伊人嫁後，一時仍倦念不已，但是兩人的不能始終結合，實由於仲則的自己放棄，而非爲他人所奪，亦非伊人的變志，故實際上不能算是失戀。直到再過七年之後，當他二十七歲的時候，將要北上之先，所作「綺懷」詩中所寫，才使他喪心失志，認爲終身莫大憾事，才是他真正的失戀，因此一寫竟寫了十六首之多。可是詩中本事，各家傳記及年譜中都不提及，所以後人都不能詳知其事，而且也無從細考。在其他書裏提到的，據我目前所見，也僅有「清神類鈔」第二十六册情感類中所收的一則。「清神類鈔」係彙纂之類書，不知採自何書，題目爲「黃仲則綺懷詩」，本文云：

武進黃仲則主簿——景仁——集中「綺懷」詩十六首，蓋爲其意中人而作也。意中人所適者，爲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故詩句云：「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錦江疑在青天上，望斷流頭天鰲魚。」又云：「忍見青娥絕塞行。」是其證也。其人僅中人姿，故詩中絕不言其美。

所說確否不可知，但就其據詩中不言伊人之美，因而斷爲「其人僅中人姿」，似不盡可靠。因爲前述「感舊」詩詞中也不言伊人之美，可見仲則所取於她的，在情而不在色，否則「情人眼裏出西施」也不用避諱而不言也。「綺懷」十六首，也依本事先後排列，雖然沒有提名道姓，敘寫十分隱晦，但是看了他的使事用典，也未嘗不可測知一二。現在根據原作次序，就其所寫的本事，略作推測，爲易於明瞭起見，先引詩，後附詮釋，雖不全中，當亦相去不遠。第一首是：

楚楚腰肢掌上輕，得人憐處最分明。千回步障難藏鏡，

百合蕙蕙不鎖情，朱鳥留前眉欲語，紫姑乩眸目將成。玉鈞初放敘初墮，第一銷魂是此聲。

讀「楚楚腰肢掌上輕」和「千圍步障難藏艷」兩句，可見「清稗類鈔」所云「詩中絕不言其美」的「絕」字也用得不妥。又從「千圍步障難藏艷，百合蕙蕙不鎖情」一聯看來，伊人實為一深藏閨闈的富家嬌女。兩人會見後，初而「眉語」，繼而「目成」，以後就發生了肉體關係。「玉鈞初放敘初墮」是寫將定情前景況，雅韻欲流，較之王德信「西廂記」雜劇「酬簡」一折中「蕙着些兒麻上來」名句，直有雲泥天壤之別。又詞中有醉春風「幽約」一首，當亦為寫兩人初會而作，詞云：

望斷青鸞信。寂寞瑤階冷。昨宵已下死工夫，肯，肯，肯。鼻盡爐烟，敲殘棋子，移來花影。 嬌步挑紅燼。珠斗斜還整。柳梢月上已三更，等，等，等。憶着幽歡，縱教沈醉，也應驚醒。

此詞又可與第三首參照，說見下文。第二首云：

妙語諧諧擅心靈，不用千呼出畫屏。斂袖擲成絃雜拉，隔窗慘碎敲丁寧，瀟瀟鬪草春多事，六博彈棋夜未停。記得酒闌人散後，共奉珠箔數春星。

此首係專寫伊人之性格，行動，以及閨中日常生活，活現出她是一位放誕風流，多藝多能的女性。第三首云：

旋旋長廊繡石苔，顛提魚鑰記潛來。闌前屬藉鳥龍臥，井畔絲牽玉虎迴。端正容成猶斂照，消沉意可漸煖灰。來從花底春寒暗，可借梨雲半枕偎。

此首係寫兩人於夜間幽會情況之作，首四句寫潛入閨中經過之地，次二句寫伊人整妝久待，瀟瀟焦急，可與前引醉春風詞參照，末二句乃兩人相識之詞。又詞中有浪淘沙「幽會」一首，

亦為寫兩人私會而作，詞云：

連日愛新涼。更短更長。昨宵沈醉甚心腸？百樣溫柔呼不起，鼻盡爐香。今夜醉柔鄉。且費商量。和衣覆地倒銀床。不合郎來偷一覷，漏了春光。

這首詞寫得非常旖旎，與詩的風格全不相同，這是因為詞為當時所寫，而詩則為事後追思而作，情緒大有不同之故。第四首云：

中表檀奴識面初，第三橋邊記新居。流黃看換迴腸錦，飛白教臨弱腕書。漫託私心緘荳蔻，慣傳隱語笑芙蓉。錦江直在青天上，盼斷流頭尺鯉魚。

觀「中表檀奴」句，則仲則與伊人當為表兄妹，而兩人相識，乃在她家移居之後。中兩聯亦寫兩人情好狀況。末兩句係作詩時即事之作，略如「清稗類鈔」所說，伊人遠在四川（惟非遺嫁），相去如在天上，故音信亦不易速達也。第五首云：

蟲蟻門戶舊相望，生小相憐各自傷。書為開頻愁脫粉，衣禁多浣更生香。綠珠往日酬無價，碧玉於今抱有郎。絕憶水晶簾下立，手拋蟬翼助新妝。

此首亦為追憶舊時情況之作。「生小相憐」，可知兩人自幼即已相處。「碧玉於今抱有郎」，非傷伊人之嫁，而乃用以自況。第六首云：

小極居然百媚生，懶拋金葉罷調箏。心疑棘刺絨穿就，淚似桃花醋釀成。會面生疏稀笑靨，別筵珍重贈歌聲。沈郎莫歎腰圍減，忍見青娥絕塞行！

此首極重要，寫伊人因遠行有期，悵鬱而病，常日心如棘刺，淚似醋酸，兩人又不能時時會面，直至動身之日，始贈歌道別。其時仲則因不忍見愛人的遠離，已傷心得消瘦非常了。「絕

塞」亦言路遠，「清神類鈔」所云當確。第七首云：

自送靈駟別玉容，泥愁如夢未惺忪。仙人北燭空爨盼，太歲東方已絕蹤。檢點相思灰一寸，拋離密約錦千重。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

此首為遠別後憶念之詞，「一角屏山」，大約正如「清神類鈔」所說，伊人係至四川屏山縣，所以一別便不易相逢。但伊人之行，為隨家人而往呢？還是如「清神類鈔」所說，嫁與屏山縣知縣之子呢？我則以為係隨家人而往，而非遣嫁。以下第八第九兩首，亦為自從伊人行後憶念而作，沒有什麼本事可述，故省去不引。第十首云：

容易生兒似阿侯，莫愁真箇不知愁！香綠湯餅筵前見，彷彿龍華會裏游。解意尙呈銀約指，含羞頻整玉搔頭。何曾十載湖州別，綠葉成陰萬事休！

大約伊人跟隨家人到了四川後不久，便由「父母之命」嫁了人，而且嫁後不數年，就有了孩子；又不知以何因緣，仲則得參與其兒湯餅之筵，而與伊人重晤。但考仲則生平足跡，沒有到過蜀地，那麼伊人所嫁，當不在四川，而為仲則足跡所及之地；或是本在川中仕官，因任滿已經回來的。「莫愁真箇不知愁」頗露怨望，「解意尙呈銀約指」，可見兩人曾有舊約，而伊人之嫁，係出被逼而非本意，故以當初所贈約指相示。「何曾十載湖州別」，似怨伊人嫁人之驟，而「綠葉成陰萬事休」，竟使他失望到無可如何了！第十一首是：

情梳常是髮鬢蒼，背之雙鬢喚不應。買得我拌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怕歌團扇難終曲，但脫青衣便上升。曾作容華宮內侍，人間狙獪恐難勝。

此詩在全詩十六首中頗突兀，因為所寫是一丫鬟，與伊人身分

不同，不知何故。我頗疑伊人之嫁，本來不是正室，而僅為官妾，等到生兒之後，始得扶正的，故有「但脫青衣便上升」之句。因此之故，遂使仲則完全絕望了。不過這和第一首說她是富家女兒相矛盾，或者因其家突然中落，以致嫁女作妾，也不可知。但這些沒有旁證，只好存疑了。第十二首云：

小閣爐烟斷水沈，竟床冰簟薄涼侵。靈妃喚月將歸海，少女吹風半入林。施盡蘭釵愁的的，滴殘虬水思悵悵。文園渴甚兼貧甚，只與征裘不典琴。

此詩乃寫重晤之後，夜間獨臥不能入睡，頗自恨自傷，讀「征裘」句可見其時寓居旅中，而且頗潦倒。此下三十四兩首，也都是旅中憶記伊人之詞，無甚事迹可述，亦不錄。第十五首云：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牆入望遙。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此首係寫在旅中悵望伊人的情況，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接，光景相似，而人事已非，想思不已，心傷之極，回憶舊情，即醉飲亦不能消除之也！第末首云：

露檻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當遊仙。有情皓月憐孤影，無賴閒花照獨眠。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

據此首及前此諸首，似「綺懷」全詩，皆在旅中所作。又查集中「綺懷」前後諸作，則其時作者正往來於淮上各地，那麼或者伊人之家，即在其處。但各家年譜中皆僅言其由江寧到太平，至冬而北上，不曾言其曾在淮地逗留，不知何故。又，此詩為結東「綺懷」前此諸作之作，而又為仲則是年自己編集詩稿時

最後之作，故有「結束鉛華」之語。今本「兩當軒全集」前有仲則「自序」一篇，即作於是年三月，可證其語之為信史。仲則之於伊人，本有重圓之望，乃此次相見，則已嫁人生子，且已由妾而夫人，故有「綠葉成蔭萬事休」之悲痛，而其時「年甫二十七耳，氣喘喘然，有若不能舉其軀者。」（自序中語）可見其幽憂的程度。王國維謂其「日日居憂患，言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其所領之境界，除陰翳蔽天，沮洳彌望外，固無所獲焉。」確為知言。所以他的毅然北上，實為要消愁，其留別洪稚存詩所謂「自嫌詩少幽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亦屬實情。但不圖北上之後，還是窮愁潦倒，終至於為債家逼走，天死旅途。一代詩人，如此下場，真令人恨不得要將毛錐子擲之海洋深處，永不復握才氣消了！

詞集中尚有詞數首——如夢令「曉遇」，風流子「江上遇舊」，江神子無題——皆作於二十七歲以前，惟所寫皆不知為何人，茲皆不引。此後僅在仲則三十一歲那一年，在京師所作「歲暮懷人」二十絕，除第一首為序詩，末首為結詩外，餘皆注明所懷之人姓名及官銜，惟第十九首為無題，詩云：

故家庭院水般清，手撚花枝一笑成。乍見還驚却回顧，不恆風調太煞生。

不知此女係指何人？但觀其風流放誕情態，那麼似為追憶「綺懷」詩中的主人公初見時的情景而作。但從此而後，仲則詩詞中再不見伊人之倩影，而且再過六年，仲則也天死了。那麼此詩之作，正似陸放翁八十一歲時，十二月二日夜夢遊沈氏園醒來後所作二絕句一樣，實是不勝其悵惘的了！而且「歲暮懷人」其他十七首所懷，皆為當代學者與詩人，若朱笥河，袁簡齋

之流，以伊人相屬於此等友朋之末，也可見作者對於伊人的尊重了。

▼謝扶雲老人惠壽山

雙印

何蒼岡

歲月何忽忽？百年倏已中，半生遭白眼，垂老遇青瞳。如脫雙魚佩，久飲一石功！吾心匪可轉，夢折到深衷。

編者按：抹雲老人，係金融界前輩秦潤卿先生別署，先生齋題曰抹雲樓，蓋襲取淮海清庭芳詞山抹微雲句而成也。

國產胚脂素製劑

胚生蒙

• 損虧天後補。物補天先用

宜延虧物謂大有，老有製膏體飲他含
服齡損，用補效且幼益，等質質質命有
。，，補先劑之為之於故精爾腦乙參
四却後天，合唯營男不密蒙下
時病天補所理一養女僅配肝垂橫維

• 能功 • • 治主 •

亢發輔返 血久神腰
進達助老 管不生經酸
食腦發駐 管硬育弱衰腿
慾力育顏 化 弱 軟

新亞藥廠監製藥房均售



溫夢錄

王治心

▽解題——人生觀

常常看見馬路上有一羣——幾十條灰色的水牛，被一根長長地巨繩從每個鼻孔裏通過而連繫起來，成了隊伍式的一長列，一個粗暴而無情的壯漢，把繩頭牽曳着向屠宰場行去。牠們雖然非常驚駭而不願前進，但是那催促的鞭子，不容牠們停留踟躕的步伐。朋友！你看見這一個鏡頭，當有什麼感想？其實，這並沒有什麼特別，乃是我們人生的象徵，我們何嘗不是被那無情的歲月牽向着死路上去，不容有絲毫的留戀麼？莊周老先生他不是說過這樣的話麼？「一受其成形，不亡亦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見齊物論）（磨即礪，礪乃磨之本字，作磨刀石解。刀在石上磨，便日見其薄，用以證「不亡亦待盡」之意。）人既生而成形，即使不馬上死去，也是一天一天的等待完結，而且這一天一天的過去，正是像馬在奔馳，往而不返，沒有方法叫牠停止，這是何等透澈而警覺的觀察！請問誰不是被光陰牽向屠宰場去的牛呢？

還有一位楊朱，他分析過人生的時間，這樣說：「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半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遺，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癢

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見列子楊朱篇）他告訴我們人生不但是非常的短促，更是痛苦多而快樂少，使人感到人生不過是一場大夢。所以莊子又說：「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見齊物論）「處世若大夢」，（李白語）誰能否認呢？不過有的是在做飲酒的夢，是快樂的；有的是在做哭泣的夢，是痛苦的罷了。無論是快樂或是痛苦，只要能夠知道牠是夢，那便是大覺了。可惜這世上能夠「大夢誰先覺，平生只自知」的人，却太少了！

諸葛亮既然唱出了「大夢誰先覺」的詩句以後，他便抱着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以身許國，謀漢室的復興。所以所謂夢所謂覺，並不是屬於消極的字眼，相反的，正是積極的開端。因為既然覺得人生短促，便應當加倍的努力，完盡我們的責任；既然覺得處世如夢，便應當用清醒的頭腦，應付我們當前的事務。然而不能不使我萬分懊喪的，六十多年的良好時光，都在夢幻中蹉跎過去，如今雖已到了「待盡」的時候，還得買其餘勇，追償已往的損失，「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舊夢重溫，蓋所以示懺悔而策餘年云爾。

待光明朗照時。』

▽結婚紀念

▽藏書盡失

親友們慶祝我們二十五週結婚紀念，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就我的家庭言，父母俱存，兒女在側，感到相當的美滿，於是謝了四首打油詩，表明心中的喜樂，詩是這樣的：

『牛衣相對問誰憐，荏苒糟糠卅五年，天許同心偕白首，不離艱苦亦神仙。

求學當年愧樂羊，斷機最戒莫能忘，一從北郭辭榮後，肯嘗盤間老孟光。

不求名利不求官，聞道方知宇宙寬，且喜高堂猶嬰鑠，萊衣相與博親歡。

相逢曾記飯胡麻，指點庭前七樹花，酬得半生藜藿願，異香開滿野人家。』

曾幾何時，戰事忽起，倉皇逃難，家產盡捐，父母相繼棄養，兒女咸各星散，今逢卅五週紀念，感慨良多，因又成四絕句：

『乍過銀婚又十年，凄風苦雨奈何天，欲求樹靜親奚在？此恨難容精衛填。

覆鏡頻添白髮新，一生壯志未全伸，只求兒女能成立，甘與山妻共食貧。

漫言同命是鴛鴦，卅五年來苦備嘗，贏得一門書種子，咸知爭取帽兒方。

垂老精神幸未衰，祖鞭猛著逞驅馳，殷勤互勉加餐飯，且

八一三戰事爆發之時，攜家人倉皇從滬大逃出，家具未及攜帶，盡行失陷；所最可惜的，即三十年來絡繹購置之書籍，未取出一本，這實是一件無可補償的損失。尙有若干讀書劄記，與未完稿件，亦均變成劫灰；有『詩經今釋』一稿，彙集漢宋清各家註釋，加以研究而折衷之，並將各詩釋成白話，稿凡五易，時歷十年，字達五十萬，雖無價值可言，要亦不失為一番心血，至今猶耿耿不能忘也。更有俚句以記其事：

『左圖右史樂無邊，尙友何妨手一編，發憤應慚遲蘇老，放情且自學張顛。山妻常伴窗前讀，兒女咸從燈下研，雍穆一門書種子，孜孜不倦亦陶然。

不求聞達不求財，愛集殘編架滿堆，漫說元明眞贗本，且從坊市舊新裁；收羅幸有書千策，消遣何妨酒半盃，怒吼一聲煙火裏，可憐盡作劫餘灰。』

▽小小的羅曼史

上面說到結婚紀念，便附帶想到少年時的擇偶情形，父親因我年逾卅五，急欲爲我定婚，親友來作伐的，踵趾相接，只因我堅持婚姻自由，一一謝絕。時我教學於教會所設之女校，有一女生某，年已及笄，頗屬意於我，在不知不覺中漸生愛苗，幾乎不能自主，使我在思想上發生了劇烈的戰爭。以爲師生戀愛，是一件不名譽的事，同時，又顧到學校的前途，深自抑

制。因為那時候風氣未開，女子教育正在萌芽，如果此婚姻成爲事實，不將要給一般社會做攻擊女子教育的藉口麼？且此時已經人言藉藉，校長亦頗注意於我們的舉動，在上課時常潛至課室外窺探，因此，我更感到不寒而慄。適有至友某君介紹現在的太太，一見如故，爲了避免上述的麻煩，便決意舍彼就此，順利地進行，不久，舉行訂婚儀式。事後，聞該女生因此而痛哭數日，心雖爲之惘然而無可如何也。

越一歲，於宣統三年即清代末年舉行婚禮，採用當時所謂文明儀式，鄉人少見多怪，傳爲奇事，遠近來觀的人，滿廳堂擁擠得水洩不通，幾乎不能成禮。入晚，俗有鬧新房之舉，賓客們咸以新娘大脚爲戲謔之資，因爲當時咸尙小脚，以爲上等人家女子，必須纏足，如不纏足，視爲下賤，一般客人，每多抱此觀念，於是在種種惡作劇之中，帶有若干譏刺意味，及至次年我長女出世，猶有主張必須纏足穿耳，我夫婦皆表示反對，所以我的女兒，不第無一人纏足，亦無一人穿耳，不可謂非開風氣之先者也。是年十月武昌革命，各省聞風響應，我鄉樹立白旗之日，即興匆匆奔回家中，令我妻將髮辮剪去，三千煩惱絲，一付井州快剪，出而示父母，咸爲之驚駭不已，此亦見我妻的思想，於我有同情也。

▼上下牀之別

誰

三國陳登應付許汜，乃有「上下牀之別」一語，言人程度不同也。今有G先生謂其愛人L女士曰：爾爲予之奴隸，女士不悅，先生立爲解釋曰：上牀爾爲予之奴隸，下牀則予爲爾之奴隸，此上下牀之別也。女士爲之莞然。

★ 品出廠造織球襪 ★



帕手異奇球襪

方大貴華 穎新色花



造像談

胡亞光

金冬心自寫小影，扶杖而行，大有飄飄欲仙之概，其題識云：「古來寫真，在首則有顧暉之為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為莊肅傳神，唐王維為孟浩然畫像於刺史亭，宋之望寫張九齡真，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真，李放寫香山居士真，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鶴像，何充寫東坡居士真，張大同寫山谷老人摩圍閣小影，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為寫真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唐大中年間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余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為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像，衣紋面相，作一筆畫，陸探微吾其師之，圖成遠寄鄉之舊友丁純隱君，隱君不見余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衰容，尚不失山林氣象也。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立秋日，金農記於廣陵僧舍之九節菖蒲憩館。」

吳秋農五十自畫像，補以松風水月之景，且自題云：「自對青銅鏡寫真，衰顏非復舊時人，花晨月夕等閒過，彈指韶光五十春。」「我有傳家舊祖田，天教飽食樂餘年，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後二句用唐六如句，「興來登筆帝京遊，破浪曾乘海上舟，十里長安花看遍，不如歸去狎沙鷗。」「江上清風容嘯傲，山間明月足徘徊，寄言白髮休催老，抽得閒身畫裏來。」

羅兩峯之篋笠圖，神容開朗，雖作漁翁裝，仍不失其儒雅相。紀曉嵐題云：「揮畫黃金徹骨寒，十年游興漸凋珊，不知堪作漁翁否？試寫烟簑雨笠看。」「甲乙新篇舊擅名，誰驅誰料似淵明，披圖認得詩人面，只是如今太瘦生。」

謝琰梁女士有寫畫圖，亦造像中之傳神妙品，出蓮葉手筆

，靈岩山人題云：「去年曾作沅湘遊，兩岸泉聲咽不流，染翰欲題香草句，幽情遙寄一江秋。」

余年來造像亦夥矣，茲偶就記憶所及，拉雜錄其一二題識，以留鴻爪。

曾為錢重威太史寫一白描全身像，張叔通先生作長歌云：「先生之貌清且癯，先生之行古之儒，繁身早騰丞明廬，丹旌珥筆春華敷，綸扉傳出紫泥書，木天粉署歷居渚，秋風涼憚思尊禮，歸帆高挂十幅蒲，會當江左締新都，贊襄筆畫宏規模，秦淮酒痕沾衣襦，京江月色照襟裾，兵氛忽起海東隅，一塵聊假淞江居，傳神妙手亞光胡，為君寫此幅巾圖，神采奕奕眉與鬚，松陵一老若可呼，寶藏合與琴書俱，勝道犢子千頭奴，天下風望方喁喁，願君勿為遺老徒，倘應高求登天衢，比形褒鄂夫豈殊。」一日，苑兄烟過，過訪夢蝶樓，袖出手冊，囑余傳神，寥寥數筆，片刻而像成，像作半身側坐狀，鼻架墨鏡，神態耐足，弟即席題云：「一條張緒憶當年，坐對無言意穆然，不似隨園疑賣醬，於今重見李龍眠。」殊過獎已。

又為道兄唐雲寫一影，立假山畔，畫成，唐大喜，即自題一絕其上云：「大石山前起戰塵，却攜尊酒醉殘春，畫成狂態真堪笑，猶是當年袖手人。」唐多風趣，蓋記實也。

余為張叔通先生造像九字，由于吟然女史補墨樣，吳湖帆先生題雲間張叔通先生造像九字，後由夏敬觀先生題詩云：「一片真誠著氣淵，尋常畫筆信難傳，被人識是張東海，已貌先生骨相全。」「九峯三泖舊經過，緬想高人張志和，今日為徒雖學得，從君束手對烟波。」拂雲居士龍樹階題云：「愁絕江南夢寐驚，傷心一片畫難成，暗香疏影微吟，誰識先生玉骨清。」「終俟河清慶止戈，端迴三泖泛烟波，他年重畫添簪笠，再見君家有志和。」



寄瑣散葉

范烟橋

三十二年一月

至青年會賀程小青兄之子育德與鄧女士援大喜，多文侶，雖同在一地而相見之機緣甚少，星社久不舉雅集，今日借此接席縱談，亦一快也。

二十九日於農曆爲十二月二十四日，吾鄉有祀竈之俗，雖在滬無竈可祀，然家人仍製粉糰以食，余以年來，戒兒輩閉食，以節糜費，於此一年一度之粉糰，弗加阻止，亦聊增興趣而已。

二月

五日，適爲農曆元旦，又值立春節，所謂歲朝春也。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然余生已兩遇之矣。一在甲子年，有齊盧之訖，今又值寰宇紛爭，於干戈遍地之會，則歲朝春亦不復可喜矣。

三月

所得戶口米，皆雜碎，煮爲粥，有如糠糶，無潤滑之致，索然無味，然爲果腹計，不得不勉強盡一器。此與閱學生不通之文卷，同一情況，費盡心力爲之爬梳，亦強爲所不樂爲也。

兩眼漸昏花，看四號字，即須去眼鏡，離之不逾兩三寸，始能辨識。而頭童齒豁，未老先衰，誠不勝其感憤也。

蔣吟秋兄，言程瞻廬兄於前日物故矣，爲之震悼。瞻廬雄於文，嬉笑怒罵，皆成妙諦，於描寫社會之小說，尤膾炙人口。近之與李涵秋，遠之與吳敬梓，可以並頌。曾將三笑彈詞衍爲「四傑傳」於唐祝文三賢之受誣，頗多糾正。常爲新聞報副刊及諸新誌撰小品文字，讀者幾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感。向在蘇州晏成慧靈兩中學掌教，得士慕衆，戰事作，遷滬，仍任浸會聯合中學教席，余數數見之，覺怡然自得之狀未減，後以其女公子病，挈歸故里，以兩子遠在西陲，消息不能常通，而家庭瑣碎，復使老懷不得寧靜，遂致微疾而不起。傷哉！爲人和藹可親，與余爲君子之交，淡而彌永。生平最喜聽彈詞，故其趣語大都得之於嘖嘖彈唱之間也。

四月

連日陰寒，有如隆冬，所謂「喫了清明粽，還要凍三凍。」信矣。午後至湖帆兄處，以五十紀念冊，請作畫，即援筆畫孤松虬枝，於其下繫方舟，寫余「一柱擎天惟傲骨，江湖滿地我誰歸」詩意。今年又增潤例，一扇須七百五十金，爲之咋舌。渠言以前五十金可易米五石，今此數不足易一石，吾寧年光

之倒流也。

赴少雲先生之招，出跡陸廉夫顧若波畫冊，俱精絕。公子伯炎能世其業，且彈琵琶甚工，為奏鬱輪袍薄陽二曲，一則琤琮鏗鏘，敲金戛玉。一則淵穆幽靜，如怨如慕，各極其致。而指法尤純熟圓妙，如僚之於丸，頗見工夫之深。酒後，同席姚同生先生唱崑曲絮閣一折，蒼老而勁，惜齒增氣衰，不能紆徐為妍矣。如此琴尊之會，一掃酒肉徵逐之俗，年來難得之遭逢也。飲酒甚多，竟欲陶然作玉山頹矣。

越日，少雲先生復以酒來，因余日前飲之而甘，謂為知音，燈下獨食，竟盡一瓶。得樸安先生信，索題其已故女公子諱平女士遺作紀遊詩圖，隳以詩云：

病廢偏枯不自由，前塵迴首跡常留，乞君為我題圖冊，閉戶終朝作臥遊。

紀遊詩為樸安先生遊覽金焦諸山所作，皆余舊遊之地，因題以七律云：

小別經年積思深，春來喜有玉緘臨；舊時遊跡從頭記，少日情懷如夢尋。

壽世已留遺墨在，達觀無復痛珠沈；相期還我河山後，再理行囊到上林。

少雲先生以畫冊索題，即成四絕：

為謝江南老畫師，丹青壽我我何辭，深情潭水濃於酒，投以瓊瑤報以詩。

顧老琵琶劫後聽，已傳衣鉢到寧馨，海天寥廓風懷在，酒胆琴心入畫屏。

還須行醉放狂歌，如此人生佳趣多，我自披圖更悵惘，不堪迴首舊烟波。

四圍山色一弦秋，小坐蒼茫百不憂，風景依稀經歷過錢，塘江上二龍頭。

五月

至朱孔陽兄處，與鄭超凡兄同飲，孔陽藏袁崇煥硯，有太平軍賴文光題識，又王弇州硯，蘭亭硯，均可貴。飲次述之江同學時舊事，頗為興奮，因之大醉，僵臥至暮色蒼然，始蘇。臨行孔陽以二十五年前余所贈與之宜興陶瓶一事還贈，謂彼此相對如相把晤也。

六月

嘗枇杷，不甚甘。因憶數年前，與里中諸友遊洞庭山，適枇杷熟，摘食無禁，皮薄如魯縞，撕去之漿液四濺，覺新鮮自與出山異也。

七月

二日，為余母難日，行年五十，一事無成，不僅如蘧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也。先一日同事送酒饌來為余暖壽，固却不可，乃共歡飲。至日，懸靜與其夫婿崇毅來拜壽，小樓紅燭雙燃，居然成禮，老母在故鄉，諸弟散處，惟佩萸在滬，挈妻孥來，舉杯相屬，感喟無已。

陳子清兄為余作雲山無盡圖，深鬱沈厚，一筆不苟，殊可感也。子清初從湖帆遊，觀摩切磋，得益匪淺，其後乃卓然自立，蒼勁容有未逮而精神奔奔，朝氣逼人，有過無不及也。

九月

偶與湖帆兄談同庚合壽事，渠言已有人發動，集二十人為

千齡會，並要余參與，定中秋日聚餐。屆日與內子及外孫女麗芒同往徐家匯路魏氏榕園，設花好月圓人壽六席，兩席坐同庚者為鄭午昌，李祖慶，辛君疇，陸兆麟，秦清曾，孫伯繩，吳湖帆，汪亞塵，張君謀，席鳴九，汪士沂，蔡聲白，梅蘭芳，陸銘盛，陳少蓀，徐光濟，張旭人，周信芳，楊清馨，以生日先後為序。其餘四席為親友。四時團拜，攝影。與者各以器物互贈，以能書畫者多，故卷軸累累，滿載而歸。會中製飛鳥章及牙箸以為紀念。並定每年元宵茶話，中秋酒會以聯歡焉。

十月

二日佩弟四十初度，合家往賀，適菊弟夫婦同來，共話家常，知老母頗能健飯，為之稍慰。余出千歲酒餉，得之同庚會者。

內子患乳痛，體日以羸，敷藥不愈，僉主圭割，詢諸戚弟及友人之治西醫者，所言略同，乃就中比鐳錠治療院問之，法國醫生麥丁，知余清寒，特低其酬，然預計非萬金不辦，倉卒無以應，乃向親串通假，得以集事。奏刀時頗久，而經過良好，住院十日而返，月餘康復。

十一月

燈下無俚，填賀新涼詞，記中秋同庚會事：

秋月涼如水，邀俊侶榕園小集，閒情偶寄。五十年頭都未老，正好放懷一醉。儘嘗修風塵滋味，生不逢辰何待說，况前程遠大還無止。揚塵去，志千里。雙聲玉笛銅琶倚，更座中名流幾輩，詩情盡意。落落飯生驥尾附，覩覩人前欲避。問萍水因緣能幾？各有千秋佳話在，蘭亭蓮社差堪比，論年紀，皆

兄弟。

顧明道兄肺疾復作。不能作小說，境殊困，余與獨鶴瘦鷗小青諸兄分別募資以供醫藥，並寫「感逝」揭諸紫羅蘭，為之向同情之讀者呼將伯。

十二月

青瑤女士續山水於余之五十紀念冊極工致。女士為若波先生女孫，能傳家學。當世女子之能畫者推為眉目，蓋用力勤而求進學也。

與家人至萬氏照相館合影，俗所謂合家歡也。同甘共苦已歷六年，兒女都頽而長兮，而向平之願未了，肩負正未有艾也。



蔗糖 葡萄糖

正牌煉乳

替代舶來。超越一切
育嬰效力。無異人乳
上海正德煉乳廠出品

◀ 品食養滋的化衆大 ▶

乾餅文英康福

「素生維分充種各含內」

咸老 豐營
宜幼 富養

出品出廠乾餅康福

售均店商品食大各

◎ 療治傷外

劑 D A 命 他 維

好最膏藥巴利哈

速迅口收 · 肌生腐防

我所知之虞洽卿

孫籌成

韓載虞洽卿先生，於四月二十六日 造能力，於此可知。光緒二十四年，法人 爲門判送女西牢囚禁，因是爭執，西捕頭 下午三時五十分，因患淋巴腺炎在 二次欲佔四明公所之地，四明公所者， 旅滬甬人所爲，終展敬之公域也，甬人以 渝逝世，享壽七十有九。

按虞氏於十五歲來滬習賈，七十五 氣誼重天下，其愛護先爭尤切，公所董事 嚴後新葉澄衷沈仲禮等嚴詞拒絕，法領事 由滬赴港轉渝，此五十年中，所 白藻泰（譯音）悍然不顧，竟調兵以毀塚 營事業，不勝枚舉，確甚偉大，鄙 垣，形勢緊張，嚴葉沈諸董，舉無以爲計 人與其訂交三十餘年，且曾在商會 先生曰：法人之毀塚，以塚垣無國以 共事，有一日相知之雅，爰就記憶 護之也，毀國，以國無人以托之也，塚垣 所及，錄之藉留鴻雪焉。

先生和德，字洽卿，浙江鎮海龍山 毀，斯國毀，國毀，吾不可不爲 鄉人。生於遜清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尊 人，當爭，不可不爲國，當爭，奮臂而起 人晚峯公，經商吳下，終歲客遊，母方太 全上海人爭集肘下，始則甯市，法人置 夫人，伉爽有丈夫氣，處事果決，誠信孚 諸不理，先生令大鑿業洗衣業之甬人，全 鄉里，生二子一女，長即先生，次曰和行 體起而輟工，於是外人大恚，法兵始撤， 女適慈，張，教養由其母太夫人一人任 此案自沈洪奔發難，以訖白藻泰謝罪，先 之，因家產不逾中人，故十五歲棄學，來 生指揮若定，行所無事，開國民外交之先 滬習商，在瑞康顏料號爲學徒，即以幹才 例，至今甬人稱道勿衰。越七年，粵婦黎 驚其老宿。不數年出爲魯麟洋行習辦，及 黃氏夫死於川，挈婢多人，經滬返粵，英 道勝，荷蘭銀行習辦，未壯之年掉臂市場 捕房指爲販賣人口，拘解會審公堂審訊時 生與公會，爲海通以來所僅見，富有創 識，職員金鞏伯判暫羅女押所，英陪審員德 隊以成，斯隊也，効生乎抵抗，蒞基於國

結，清末革命理論實亦浸潤於是，而莫之名發起，為先生舉行七十大慶及旅滬五五
 決關。辛亥之役，先生助陳英士先生佔製紀念，親朋雲集，祝頌詩文，琳瑯滿目，
 造局，光復滬滬，胥恃此也。其後南部風是年十月工部局亦因其有功社會，特將南
 從，而蘇州未下，程都督德全之翩然反正自愛多亞路起北至蘇州河止之西藏路，改
 。皆由先生從中斡旋協助鉅款以成之。十名虞洽卿路，以表尊敬，舉行命名典禮之
 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學生，因工人顧正日，先生在跑馬廳檢閱其手創之萬國商團
 紅死於非命，結隊游行，在南京路宣講，中華隊，隊員並隨其所乘之汽車，巡視虞
 為捕房所阻，因是交關，西捕發鎗四十餘洽卿路，而赴寧波旅滬同鄉會，受各界之
 響，擊斃七人，傷十餘人，秩序大紊，民慶賀。事變後，始則在滬發起難民救濟協
 心忿激，動亂不亞於前次爭塚與大鬧公堂會，籌募鉅款，設立難民收容所與醫院，
 二事，時先生長上海總商會，學工兩界組以救濟集上海之難民，繼則赴港轉渝，
 織聯合會推舉代表至商會請求罷市，中央依舊經營商業，獲利不貲，正在希望事平
 派蔡廷幹督辦會宗鑒次長來滬調查真相，後，把酒話舊，以傾別懷，孰料噩耗傳來
 先生一面籌集款項，以救濟工人，一面列，竟離塵世，黃壚之痛，詎能已耶！
 舉事實，供交涉資料，並多方奔走，抑揚
 調協，煞費苦心，卒使捕房無肇事捕頭，
 給與死者卹金以了事。他如創設四明銀行
 以載外商操縱金融之流，與辦寧紹商輪，
 以奪外輪壟斷航路之計。南洋勸業會者，

國產展覽之推輪也，先生與江督端方主持
 之，此會作始雖簡，將畢實鉅，乃吾國產
 業史中足以大書特書之一事。於先生本鄉
 ，則三北行輪，龍山開埠，以運覽習勤之
 意，寓敬恭桑梓之懷，土產得以外銷，農
 民莫不感激。民國二十五年夏，上海市商
 會寧波旅滬同鄉會四明公所等各國體，聯
 席團之一，海外東坡，其謠立破。

▲潘公展海外東坡 誰

月前滬上小型報有潘公展氏在滬覆車

逝世消息，山河際隔，證實無從。潘先生

雖湖州人，第畢業聖約翰大學，更治商報

，晨報，小晨報，辛報，固小型報之前輩

也。服官教育，社會局，與情翕然，上海

不啻為第二故鄉，故滬人關心潘氏者尤夥

。頃聞潘氏健朗如恆，六全會中，且為主

席團之一，海外東坡，其謠立破。

場歌袖領 袖領場歌

場 歌 樂 高

五五九五九話電 址原樓三界世新

劇平稽滑 表日五三 星期 每達 童神小社聲新

(起半時七晚每場夜)

候伴 點歡 堅陣 歌基
 教座 唱迎 強容 星本



雉尾集

屈彈山

玄妙觀彌羅寶閣

蘇州玄妙觀，始於東晉，初名真慶道院，其最著名之三層彌羅寶閣，為宋代建築物，而其基猶前於宋，閣中古物，不可勝數，歷規未磨，而民國初元，遽罹火厄，余在寓望見，不覺頓足驚歎！屬道教衰微，吳中方外士，全乏遠識，迄無一人出而呼籲，十數年中，頽垣廢瓦，與榛莽相終始，寅卯之際，政局一變，當地豪紳，即其故址，建築一堂，顏曰中山，未一月，堂遽圯，則以有侵蝕其資，工不堅固故，既而重興土木，修治甫畢，坐席未溫，而兵氛又起，時吳人以與道教無情感，相率緘口不言，獨余輩一二文人，為之歎息而已。余作七律一首以紀其事，俄而吳江費仲深，吳陳樸寄，皆有次韻見和之作，余詩云：劫火頻仍碎錦空，牙郎爭市列西東，仙官無術威何在，提舉云亡道已窮，鶴語猶知城郭舊，蜃光能幻殿庭雄，負趨有力成終壞，早落瞿曇慧眼中。費詩云：功德雲霄萬古空，一時壇廟遍江東，力殫蔣尉神靈赫，死戴舒王紹述窮，奪席講經聽者竦，爭墩出手後來雄，莫嗟彈指樓臺麗，已在飛騰暮景中。陳詩云：金闕寥陽一炬空，當年樓觀壓南東，青年已去神功在，白雀歸來帝力窮，漫說吳都關氣運，誰從秦時辨雌雄，游人那識仙真意，收拾風雷掌握中。余詩太淺薄，二公之作，典麗香皇，勝余多矣。惟念仲深奄化，僕已十年，機寄亂後，未

通尺素，而余亦足未一至吳市，巍峨堂宇，不知留作何用？偶檢舊篋，二詩幸在，特拈出之，亦一吳中故實云。

常熟多詩人

余屢游常熟，樂其風土，清嘉之氣，殆不遜於吳下，而能文之士，指不勝屈，近五十年中，尤以詩人為多，自翁文恭卓然為一大家外，能者甚衆，如沈公周（汝瑾），吳儒卿（鴻綸），黃摩西（人），龐榮子（樹柏），孫師鄭（維），孫希孟（景賢），楊雲史（圻），徐少遠（兆璋），張映南（鴻），方外宗仰，寓公宗子戴諸君，漫若山河，而遺篇可誦，今健在者，則有龐次淮（樹階），刊有東柴病叟詩稿，楊无恙，刊有无恙詩稿，楊孟龍（虞），雲史從弟也，是三子者，尤復掩映一時，竭來吳下，文風漸衰，而虞山尚湖間，風雅之香，尚復不輟，亦可羨已。

平湖多廉吏

我邑李蠶園先生，在明清之際，以介節著稱，然自宣德間立縣以來，至明末止，為時僅二百年，而清廉耿介之士，指不勝屈，科名亦冠於全郡，浙江通志列入介節類者，二百年中，凡得十三人。茲撮錄如下：（一）倪輔，天順間進士，官禮部時，册封秦楚二藩，不受饋餉，後任湖廣參政，亦一介不苟取。（二）許盛，亦天順間進士，官至雲南副使，致政歸，囊囊蕭然

，即世未幾，子孫已不能自存。(三)沈圻，正德間進士，官至貴州參政，父子俱任大員，家產不及中人。(四)劉圻，正德間舉人，知五河縣，以私粟輸於貧民。(五)潘鵬，亦正德間舉人，修肇慶府，致政還，囊中惟圖書衣被，家居二十餘年，蓬蒿如故，粗糲自甘，門下執經者衆，咸稱東淵先生。(六)陳善道，嘉靖間舉人，修廬州，不私貯金，歸田二十餘年，布衣蔬食，不減寒士。(七)齋乾，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勢豪犯重辟者，夜懷金索緣中貴以請，乾正色斥之，竟致之法，後乞歸，衆憐其貧，贖之，悉不受。(八)戈用泰，天啓進士，官至南比部郎，乞歸，無一椽寸土之庇，廷推再三，堅臥不出。(九)馬應圖，萬曆進士，官終刑部主事，病免歸，家貧，假貸不得，布袍草屨，燃紙代薪，童僕二三，鷄衣百結。十胡士奇，萬曆舉人，官兵部司務，謫仙游訓導，擢一蒼頭抵任，歲餘卒，遺囊僅圖書數卷。十一韓子祁，亦萬曆舉人，官蘇州府守，三黜漕輓，絕饋遺，賴有餘金，悉納太倉。十二陸錫明，天啓進士，時魏璠用事，試前有客讒令往謁，正色謝之，後補徽州，徵爲富都，商賈遍天下，相率饋獻，求見顏色不可得。(十三)李天植，即歸園先生，崇禎間舉人，爲明遺民。以上都十有三人，廉介之操，浸成風尚，厥後有陸清獻公出，淵源有自，殊令人心嚮往之也！

▽驚寒雀，抱樹無溫。△
▽用月秋蟲，侵闌自熱。△

新型潔齒神品

綠寶牙膏



氣味怡美
潔齒神速
保護齒牙
非此莫屬



大來化學工業廠

發行所上海法租界波路五十五號
電話一八八四號

余之記者生涯

張叔通

民五，余家對門有曹補生者，事方磚業，爲人忠厚誠實，有二子，長已成婚，次亦年近弱冠，均操父業，時我松城州內外，盜案一出，里中有楊姓者，「圈子中人」也，素與曹不相能，因散播謠言，謂曹某頗有嫌疑，警探聞訊，信以爲眞，乃踏門查抄，一無所獲，僅得當票數紙，翠寶一粒，以示程姓，程於月前亦曾被盜者，程曰：此寶確爲余家物，惟余家被劫寶石三包，不下數百粒，何以僅有此一粒？時二區巡官馬秋帆，本一邀功喜事之徒，且爲諉卸責任計，聞言，即請程出一收據，程顧預，即畫一收據與之，馬秋帆認爲眞贓已獲，遂將曹某二子解縣，以塞厥責，補生乃乞援於余，請設法營救，余曰：余與官屬素無往還，不得已爲汝至城中某巨紳處商之，余即至某紳處，請向縣長緩頰，某巨紳曰：可，午後當前往言之，余感謝而退，越日，余晨起開門，補生等闖家七八口，俱跪於余前，余問何故？曰：其子昨日在縣中，被用挺棍刑訊，極汗淋漓，大有風打認招之勢，假定案成，我兒固死，我家八口就此休矣。余曰：余再至某紳處訊之，至則某紳曰：曹某贓證確鑿，如何可說。余曰：彼所謂贓證者，僅綠寶一粒耳，程姓失寶，共數百粒，何以僅獲此一粒，且寶之類者甚多，此係混贓，何足爲證也。某巨紳曰：然則城州內外盜案必出，多不必辦耶？且做賊做盜，父兄且不能知，爾何知之深耶？余曰：然則余爲坐地分贓者也，或則通同合夥者也，試問城州內外盜案一出，是否任何人家多可踏門查抄？任何物件可作贓物？曹某二子，是否爲盜？我雖不得而知？然余與彼同里多年，觀其平日爲人，決不至於爲盜，且彼所謂贓物者，原係絕不可靠之物，此案明明羅織而成，爾爲我松巨紳，松江有此慘無人道之事，故請先生主持正義，將此冤案昭雪，今聞先生之言，余始認識先生矣。乃拂袖而出。爾時余憤懣填胸，誠不知對於某巨紳失禮視之甚也。既出，乃約集蔡叔明等老友五六人，動一公稟，時江蘇省議會議長沈思齊先生在松，聞知此事，大爲不平，立即修書某縣長，措詞極爲鋒利，謂此案若竟成冤獄，余必有以伸雪之，某縣長懼，其事始解。

次年春，入浦東中學教書，且兼校醫之職，適值馮國璋卒，南北政府議和，徐世昌爲大總統，五四風潮激盪而起，罷課月餘，學生開會演說，極發揚蹈厲之能事，更有揭曉驅逐教職員者，日有所聞，學生氣憤之盛，此時爲最烈焉。其時余正研究中西哲學之書，殊感興趣，而對於名學，尤所酷嗜，故對於學生講解時，多以哲理灌輸之，並最以無論何人均當研究名學，蓋研究名學，則思想有條理作事有法度也。在浦校教課三年，師弟之間，頗爲相得，學生有過，余從未嫉言厲色，每用善言理解，使其自己覺悟而已。學生每星期作文一次，等於枯竹煎油，毫無益處，乃命學生日寫筆記，一星期繳閱一次，凡課本上社會上政局上國際間苟有心得，或有疑問者，均當一一寫入日記中，余一一爲之解答，此制較每星期作文一篇，獲益良多，余在該校三年，辭去。又任蘇州崇道女中教員之職，一年，因疝氣病發，辭去，在家修養半年。又任滬江大學教授之職，大學國文兩班，選科一班，大學每班五六十人，兩班鐘點，又是連接，選科學生約百餘人，以大禮堂爲教室，該堂可容八九百人，雖聲嘶力竭，後坐者尙未能

驟然也，學生每星期作文一次，僅大學兩班，卷子（選科不作文）不下百餘本，余必儘一日又半之時間，完全改訖，蓋恐愈懶愈怕，愈積愈多也。方兩月餘，而余之疝病又大發，疼痛兩晝夜，幾不知人事，後幸漸癒，而精神困疲殊甚，據醫家云：若再吃教員飯，必喪生命矣。但該校聘書，本訂一年，無法背約，乃情楊君了公權代。

家累既重，館穀所入，尙不足以資應付，適有友人欲購住宅，苦無相當者，而室人交謫殊苦，乃謀諸余，一言之下，即便成交，其時余經濟雖感拮据，而親友尙未明晰，突然以新建住宅讓渡友人，戚黨甚為奇異，（即昇牌樓新屋，該屋自建築至售去，適屆十稔。）時交易所投機營業正盛，余即詭言交易所失敗所致，故將房屋變賣，我妻王氏，信以為真，鬱鬱不樂，幾成疾病，蓋女性固執，而虛榮心又熾，變賣住宅，非但面子關係，而該屋後園，我妻經營十載，竹茂菜肥，大為不忍也。余變賣該屋之動機有二：一。余對於該屋之建築，有數點極不滿意。二。余見松人之變賣產業者矣，始而抵押，繼而變賣，除償付本息外，所剩已無幾，故不數年而物權盡為他人所有，余先將房屋變賣，即將變產價值，存放生息，則經濟便足周轉，即使經濟依舊不敷，在他人三年五載而蕩然者，余必十年二十年而始蕩然，其計不較為得乎？

王蘧常乙酉重訂鬻文字例

自本刊發布斐爾君論及不佞一文後詢鬻文字例者踵至斐爾君自稱為余弟子其所平隴乃又不自居於弟子時有鐵匠藥石之言不作尋常阿私語則誠有異於世之所謂師與弟子云云者不佞何幸而得斐爾然不佞逃於世久矣以斐爾之才宜若當論列當世賢豪何不自愛惜其筆墨竟下及於腐朽使人間重添公案而不佞亦復類添酬答此則大惑不解者姑懸此格以諭詢者兼以質斐爾君相待似不薄幸無自謙也例既定或有說索賈過侈者然世人輕文士今日為尤甚意在求真價不佞雖非其人請自隗始

文例

碑銘 五十萬元以千字內計過則遞加

傳狀 四十萬元同上

壽文 視壽文減半題跋名迹乃所樂為又減其半

雜體 十萬元二百字外遞加
韻文 每韻二千元

字例

楹聯 四尺內一萬五千元每增一尺加五千元
屏幅 同楹聯
中堂 視楹聯加倍
全幅 每字尺內五千元 尺外八千元 一尺外二萬元
榜書 一萬五千元以一尺計過則遞加
卷冊 同卷冊過八十字遞加
扇葉 每字寸外二千元 不足寸者一千五百元

碑文 凡駢文楷書金箋畫格皆加倍 紙劣文劣不書 潤資先惠 墨費一成

收件處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中國商業銀行



高 總 牌

中國裕華煙公司
三大名煙



紅士牌

友啤牌

榮譽出品



上海名人論

金人

陳陶遺

(一)同盟會的實行家

同盟會是國民革命成功的基礎團體。在前清時候，做革命工作，是萬分危險的事，被官廳發覺，加上「亂黨」的罪名，往往就地正法，所以同盟會的會員，都是滿腔熱血，志行純潔的知識青年，陳陶遺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份子。陳先生原名「道一」，松江金山縣人，幼年小考進學，是位「秀才」，因為醉心革命，到日本留學，入了同盟會，當時會員很少，陳先生被派到南京運動軍隊和學生參加，不避艱險，毅然決然到了南京，可惜事機不密，被兩江總督端方的部下捕獲下獄。

(二)改名陶遺的原由

陳先生下獄以後，下了決心，預備一死報國，所以慷慨激昂，表示「從容就義」的態度，不抵賴，也不畏縮，洋

洋漢漢，寫下一篇親供，承審官送給端

午橋（方）閱看，以為端氏一定勃然大怒，這種大逆不道的人，推出斬首，誰料端氏「愛才若命」，親自將陳先生調至簽押房，仔細盤問，究竟誰是同黨？陳先生說，凡是漢人，都是同黨。端氏見着陳先生膽識過人，說：「革命行動，我們旗人對於切身利害，當然十分反對，可是革命理論，有條有理，大義凜然，我看得很多。萬一政治清明，頒布憲法，人民可以參政，這種政治革命，豈不和種族革命，同樣地可以收穫效果」。陳先生聽着端氏的見解，雖然並不受他感化，可是生殺之權，操在他的手裏，也祇能虛與委蛇，但是對於端氏寬大為懷，覺得很為難得，便把自己的名字道一，改作音同字異的「陶遺」，做箇紀念，因為端方別號「陶齋」。

(三)國民黨江蘇支部長

辛亥光復，革命軍奠定江南，陳先生功成不居，不願享受高官厚祿，僅擔

任了國民黨江蘇支部長的職務，袁世凱屢次託人請他到北京，當然是部長（當時稱為總長。）位置，他老先生始終不肯去，後來他到哈爾濱一帶去旅行，看見荒地非常廣大，他想中國既然以農立國，應該提倡農墾，便和許多知名之士，如孟昭常先生等，同去經營殖事業，可惜當時風氣未開，各方面不能得心應手，只好放棄，回到南方。

(四)松隱為經綸力道人

陳先生回到松江家鄉的「松隱」，在縣城之外，風景宜人，但是耽於榮華，不喜淡泊的人，是住不慣的。陳先生素有諸葛武侯寧靜致遠，澹泊明志的風度，便安居下來，每天寫着佛經，造成一座經塔，持久毅力，足以驚人，到現在還是巍然獨存。陳先生本來是書法名家，寫經數年，格外精進，已能自成一家，用章草筆法作楷，近年以來，他寫的墓誌銘，如孫傳芳，史量才，張繼和諸誌，都是將來有永久流傳的價值。

(五) 江蘇省長挽救桑梓

陳先生做江蘇省長，似乎是違背他不做官的素志，其實他是因為北洋軍閥，屢次奪取江蘇，孫傳芳受陳先生的感化，在江浙數年，尚無擾民之事，這是陳先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感應，後來北伐軍興，陳先生因為孫氏不能響應革命軍，傾奉身而退，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何等磊落光明。

(六) 事變以來不與外務

自從七七事變，陳先生隱居上海，和從前隱居「松隱」一般，大有理亂不聞之概，前數年請他出山的人，不知多少，他都一笑置之，重慶發表他任江蘇參政員，他實在因為年老多病，不能遠行，所以也沒有就任，終日書自給，始終保持淡泊的風度，凡是擾擾營營，熱中人士，都應該去學陳先生。

●●●●● 家專容美 ●●●●●

石氏整形醫院

●●●●● 改造生理缺點 ●●●●●

雙眼皮 隆鼻術 白眼皮 斜視 吊眼 斜視 眼瞼 下垂 眼瞼 下垂 眼瞼 下垂 眼瞼 下垂

皮膚病 面癩 粉刺 雀斑 脫髮 脫髮 脫髮 脫髮 脫髮 脫髮 脫髮 脫髮

●●●●● 增加容貌美觀 ●●●●●

●●●●● 苦痛無絕 ●●●●●

●●●●● 苦痛無絕 ●●●●●

★速迅最治診★家專科婦 ● 醫婦夫★額新最備設★

李潔女醫師

症各疾內婦 病一女 全內治統 病疾科婦門專

氣肝★疼痒★傳花★白婦根★心胸★產胎★疾子★病月精

痛胃★痛腫★染脚★帶女治★跳悶★後前★患宮★變經★

○七四九三話電 時五至時二午下 時二十至時十午上 間時診門

(首西行銀國中口路字同近 號五二八路寺安靜 址診)

國·際·知·識·

安納

▽科學第一物資第一△

德國的科學，素來為世界所稱道，

可是他這一次空前的大失敗，完全失敗於空軍，也可以說，失敗於科學。他的空軍，在數量上，高度上，速度上，載重上，都比不過美國。眼睜睜地被人天天轟炸，沒有還手，造成這種悲慘命運！柏林雖然在一七六零年，和一八零六年，曾被俄軍及法軍（拿破崙）兩次攻入佔領，但是始終依然恢復，仍為世界六大強國之一。到現在的局勢，還有恢復可能嗎？成了世界上最不幸運的國家，比義大利還要慘！義大利自從一部份投降反軸心軍之後，在舊金山會議場中，也仍舊得不到請帖，沒有出席的資格，還不及新近被邀請的阿根廷，烏克蘭，白俄羅斯，菲律賓，都佔着一席位置。可見現代化的國家，是科學第一，物資第一。科學第一，然後能以武器勝人；物資第一，纔能使優良的科學，得到

憑藉而發展。

▽被捕與解放△

五月九日里斯本美聯社電訊發表，

「反軸心軍在歐洲所解放之人物，及已置於看管下之德國人物之名單如下：

前法首相勃魯姆，萊諾，赫里歐；

前法外長台爾巴；

前荷陸長狄克；

前法國甘茂林將軍，魏剛將軍；

領導華沙叛變之波爾將軍，

兩著名反法西斯教士法爾哈巴及尼摩勒；

前奧議長斯查希尼格；

比利時國王及王后。

其被看管之德義人，則有

義國防部長格拉齊尼；

軍事評論家狄特瑪；

德經濟部長芬克；

德前駐土大使巴本；

倫台特元帥。

希姆萊的蹤跡已明，將被拘禁。

▽生死與存亡△

在這個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時代

，個人的生死存亡實在太渺了。然而對於那些與大時代有直接關係的人物，世人還是非常關心他們的下落的。現在摘鈔一二於下；

四月二十一日瑞典京城海通社訊：

「前任法國駐敘利亞專員鄧資將軍，被判處死刑。去年鄧資曾抗拒英法軍隊，被控叛國罪，鄧資於陪審員退席商議定讞之前，申訴曰：「余奉維希之訓令，或者余應辭職，但余實感覺已盡力之所能，維護法國權益，且未嘗有何行爲，違反軍人名譽。」」是耶？非耶？無人理睬！

二十四日瑞典京城海通社訊，「特

戈爾政權最高法院已傳貝當候審，定五月十七日開審。」二十五日路透社訊：貝當元帥於其八十九歲生辰之日進入瑞士境內。巴黎權威方面稱，倘貝當自願返法，原定五月十七日開審之期，將予延展，以便貝當準備答辯。

五月二日里斯本電訊，「艾森霍華司令部一日發表，美第七軍在巴伐利亞南端，捕獲利斯特元帥，並在休普附近捕獲勒普元帥。」

同日莫斯科電訊蘇聯情報局二日公開發表，「郭培爾博士業已自殺。」

同日奧斯陸電台宣布：德元首希特勒已殞命於德國會之指揮部。

五月三日東京轉美聯社電訊：「法前總理賴伐爾及教育部長波納特，昨飛機飛抵巴塞隆納，但拒絕弗朗哥將軍之立刻離境之命令，渠等將被禁於蒙育伊許古堡中，以等候西政府之決定。」

五月十日里斯本轉巴黎國民廣播：「戈林元帥已為美第七軍所俘虜，凱賽林元帥亦同被捕獲。戈林稱：渠已被希特勒判處死刑，自三月來渠已在現被俘之地區。」

同日戰時罪犯調查委員會當局於十日發表稱：「戈林元帥近將提交英美蘇三國代表所組織之最高軍法會議審判，戈林並未能因與希特勒意見對立而減輕處分。」

最後一個必須記錄的，便是墨索里

尼之死。

倫敦廣播稱，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四月二十八日晚殞命。墨首相在米蘭市近郊東瓜地方，與其十八名黨員同被槍決，其屍身曝於米蘭市中央操場云。

除墨氏外，其中尚有法西斯黨書記官長巴布里尼及以前之書記官長史哥爾茶氏，暨其餘團員三名。在這次大戰之中，恐怕要算這十八個人死得最慘！

▽歐戰之結束△

五月八日東京轉美聯社電訊：「昨日下午二時四十一分（法國時間），於法境里姆斯艾森霍華將軍之司令部所在地之一所小紅房中，德國已實行無條件投降，如此遂使經過五年零八個月又六日之歐戰，於茲宣告正式結束。」

「該投降條約係由德軍參謀長喬爾將軍代表德國簽字，艾森霍華之參謀長史密斯將軍代表反軸心最高司令部簽字，薩斯洛柏洛夫將軍代表蘇聯簽字，西法斯將軍代表法國簽字。當簽字時，艾森霍華將軍並未出席，但旋即接見喬爾將軍及其代表團及斐里德斯堡將軍，當

時詢問渠等對加諸德國之投降條件能否實行？渠等即答曰「可」。就德電台對德人廣播杜尼資大將命令所有德軍全體無條件投降之後，德國無條件投降遂正式加以公布。」

▽無條件下之條件△

德國業已無條件投降。然而在無條件之下，還是有條件的。這條條件就是五月七日晨二時四十一分在法境里姆斯簽訂的，條件內容如下：

（一）德軍代表基於德軍高級司令部之授權，使於今日仍在德國支配下之陸海空三軍，全部對聯合國遠征軍最高司令官，同時並對蘇聯軍最高司令部，作無條件投降。

（二）德國最高司令部須即時命令德陸海空軍當局，使在德國支配下之一切軍力，於中部歐洲時間（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下午十一時）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暫停留於現時所在地點，並約定所有艦船及飛機，均不得炸毀，對船身機械乃至裝備等，不得加以任何損害。

（三）德軍最高司令部對各軍司令

官即時發出命令，使今後德國依聯合國遠征軍最高司令官及蘇軍最高司令部所發之命令行事。

(四)此次軍事投降之規定，將得被由聯合國乃至為聯合利益而規定投降協定所代替。

(五)聯合國遠征軍最高司令官及蘇聯軍司令部，對德軍最高司令部乃至在其支配下之全力，根據項此投降條件，在行動時各有疏忽情形時，則採取適當之行動乃至其他之措置。

▽雙方動員統計△

據華盛頓電訊，美國陸軍五月八日發表：彼我雙方於歐戰之總兵力，約為二千七百萬。其中反軸心軍出動之兵力最盛時達一千六百萬，德方為一千一百萬。其詳情為：

(一)反軸心方面：美軍四百萬，蘇軍一千萬，英軍百萬，歐陸之航空部隊亦包含在內。法軍五十萬，地下軍（即義勇軍便衣隊之類）六十萬（內五十萬係在法國國內）。

(二)德國方面：德軍八百萬（一

九四四年），羅馬尼亞軍二十萬，保加利亞軍四十萬，芬蘭軍二十萬，捷克軍四萬，雜軍一百萬（以波蘭人及帝俄人所構成者。）義大利軍一百三十萬。

△投降者的悲運△

德國杜尼查將軍，在上文看來，似乎是繼承希特勒的一切，但是英美絕對不予承認，不許德國再有內政自主之權。據十七日斯德哥爾摩電訊：「杜尼查與戈林，已因戰時罪，被執，按時戰事俘虜，同等待遇。」又據報載，德國投降的兵士，約有一千萬人，這些人，照俘虜辦法，皆應充當七年勞役。

▽又傳三巨頭會議△

既有雅達、羅邱史三巨頭晤談，決定舊金山會議。羅斯福雖然逝世，可是重要問題，已經三巨頭決定，況且舊金山正在開會時候，為什麼又有特（特魯曼）邱史再行晤談的消息呢？大概波蘭的政府承認問題，和義大利托里埃斯德港口問題，非巨頭親自商量不可，在我們看來，似乎授權舊金山代表，也可以

解決，何必勞動三巨頭。還有一種傳說，散見報紙，就是關於德國存亡問題，英美絕對的消滅德國，劃分他的土地，給法國，給波蘭，蘇聯的意思，不妨給德國保留一點土地，不使地圖上，不見德國兩字，究竟真相如何？且看三巨頭會議。

憶家

喻長霖遺稿

家在台山黃葉村，幾年不復到柴門。愁看烽火連瀛海，難覓親朋對酒樽，萬里關河勞夢想，半窗風月冷詩魂。故園人去無消息，（故鄉人多避亂他徙，屋虛無人。）祇有蓬瀛漲雨痕。

按喻長霖先生，字志韶，浙江黃巖人，前清榜眼，鼎革後南旋，民國廿六年，與我禾沈洪泉太史同時舉行重游泮水典禮，事變後避難來滬賣文鬻字以自給，是詩於其逝世前一年所作，思鄉甚切，惜未得見太平也。孫壽成識。

兩箇歷史上人物

羅斯福與希特勒

嚴肅

羅斯福與希特勒，同在今年四月間逝世，不問羅是成功者，希是失敗者，但都是歷史上的人物，他們在世時的生平起居，都有回憶記載的價值。

▼羅斯福

羅斯福是美國連任第四次的大總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生長在美國赫特通河流域的海特派克(即公園(Hyde Park))，是一個風景優美的村落。他襲了父親的姓，却用了他的母親叔父的名字叫做弗蘭克林·第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s Roosevelt)，四次當選，實為美國歷史上的破天荒。

羅斯福在幼年時，非常愛好自然，曾在赫特通河上蒐集了各種鳥類的標本，每一種都是由他自己從空中擊落，自己剝製而成，共有三百多種，至今還陳列在他鄉間的那所房屋裏。因此他的外祖母特地給予他一個禽學家的頭銜，並且讓他加入紐約生物歷史博物院永久會員，從那裏得到了一個金質的徽章，

他隨便到甚麼地方去，總是隨身佩帶着的。

起初，羅斯福喜歡看航行的書籍，到後來，他的興味轉到海軍的歷史方面去，蒐集了許多關於美國海軍史的文藝，他更喜歡看世界海軍名將傳記，海戰史等書。在十四歲時，他進了格羅登學校，成績優良，對於外國語，更表顯出獨特的才能。過了四年，他就去投考美國最悠久最完備的最高學府——哈佛大學，居然名列榜首。

那時，哈佛大學中有一個政治俱樂部，是政治科學生的研究機關，且常請政界名士來講演，羅斯福加入這個俱樂部後，受益頗多。又從其堂兄西雅圖·羅斯福(Theodor Roosevelt) (當時為副總統)處，領教了許多政治上的知識，於是他的政治雄心，大大地增長了起來。在二十八歲時，羅斯福已當選紐約州的參議員，而於民主黨的，從此，便展開政治生涯了。

威爾遜是羅斯福所欽佩的一個偉大的領袖，有一次，兩人晤談後，羅斯福

很希望威爾遜能當選為大總統，及後，威爾遜果然當選，羅斯福就出任海軍次長，其時年祇三十一。在職時，均力擴充海軍噸位，建設根據地，貢獻頗大。在巴黎和會中，又幫助威爾遜總統，處理許多極煩雜的問題。一九二〇年，又任美國總統的大選期，羅斯福加入民主黨競選，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幸失敗，乃結束其十年的公務生涯，從事商業，加入了馬里蘭的信託儲蓄公司，擔任該公司紐約的分行副經理，同時還執行律師的職務。

一九二八年，羅斯福重上政治舞台，當選紐約州的州長，這時美國人民恰巧厭惡共和黨，却轉到民主黨羅斯福身上來了，在一九三二年熱烈的擁戴之下，入白宮而執掌美國總統的大權，直至四度連任。他夙夜從公，很少安息的機會，負担着世界上最繁重的任務。

羅斯福雖然獲得一萬五千萬的年薪，但他的生活，却質樸如約，不亞於平民。他每天工作，開始於上午八時至九時之間，先在床舖上安閒的進早餐，炒

蛋，梅醬，麵包，是他最愛吃的晨餐。秘書，親信顧問，和有要公的關員，在他晨餐時候，已經環侍在側，膳畢整裝後，開始閱讀十餘種日報，約費一小時的時間，方能完畢。趁此二三十分鐘餘暇，散步廊前，然後坐了裝輪椅子，由人把他推到辦公室，十時三十分到十二時，接見關員和來賓，大約他每日所接見人數，約二三十人左右。

午餐，吃的也不過湯，燒味，（鷄，鴨，鵝，鳥，任擇一種），生菜，咖啡，水果，幾樣簡單的食物，通常就在餐桌上，和大員們一面會商要公。午後，在辦公室裏批閱公文，聽取各方面公務的報告，有時召見屬員會商政務。五時後，離開辦公室，請最後所會見的一位客人，和他一同游泳，那游泳池是他進白宮後所建造的。通常在游泳後，繼以按摩，統計他每天須消耗三十分鐘在游泳池裏。

在晚上，若有要事，便在書室中會商，否則就隨便讀書，覽賞集郵，從事著作，或草擬演說稿。如有正式宴會，他在接待最後所到的一位客人後，便獨自退到自己的私室，由他的夫人周旋於來賓之間。非正式的晚膳，常在書室中

舉行，所吃的比較午餐豐富一些。所以在生活方面享受，羅斯福是極端質樸而平民化的。

▼希特勒

希特勒 (A. Hitler) 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九日，生於奧地利的一個朴饒勞 (Braunau-am-Inn) 小鎮，家境貧寒，父為關員。他幼時教育，非常簡短，老實說，沒有讀過書，偶而在圖書舖里，瀏覽各種廉價書籍，注意到普法戰爭，覺得全部德人未能一致抗法，引以為異。

他在十二歲時，希特勒思欲學習美術，其父原欲使之繼為小官吏，不願其習為畫師，但他意志堅決，十三歲喪父，其母乘乃父遺言，仍欲教養其成爲一箇小官吏。不久希氏患病，醫師斷爲肺病，稱其不適於辦公工作，其母始肯送入維也納美術學校，後遭母喪，希特勒於十五歲時，成爲孤兒，於十七歲時，他決心投考維也納美術學校，研究繪畫，結果失敗，乃學習建築，曾任泥水匠助手，逐日搬運灰泥，以圖一飽。

一九一二年，希特勒此時頗感經濟困難，而從事木工，有時爲報紙擔任繪畫，繪畫又不能令人滿意，有時從事建築，建築事業亦不順手，到一九一四年，希特勒回籍林茲 (Linz) 參加兵役，因體質過弱，不予收納，及至第一次大

戰爆發，他又立志投軍，纔被當局接受，開始他的軍事生活。

在大戰時，希特勒曾獲取一鐵十字勳章，原來他任傳遞消息職務，有一次奉命經過兩軍中間的無人地帶，忽然聽見法兵說話，他只有一個人，只佩一支鎗，忽然情急智生，對法兵發布號令，法兵以爲有大批德軍趕到，竟從濠中跳出投降，爲數七人，於是把他們帶到自己陣營，得到上司的嘉許。

一九一九年，某夕，希特勒偶然出席慕尼黑 (Munich) 的 Stenckerhan 飲酒廳內一個小集會，討論組織國社黨，希氏贊成他們的主張，便加入團體，成爲第七號同志。不久，他們正式組織國社黨，招收黨員，大部份是德國青年和退伍兵士，黨員已有七萬餘人，乃企圖反叛，不幸失敗，希氏被捕，罰金二百馬克，並判五年監禁。希氏在獄中，便寫成我的奮鬥 (Mein Kampf) 一書，說明他對政治上的主張。一九三二年，德國國會選舉中，國社黨議員已佔多數，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希氏受命組閣，三十日，被任爲聯邦政府的內閣總理。一九三五年，總統興登堡逝世後，總統和總理皆由希特勒擔任，後乃改稱元首。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不可一世的戰功，一敗塗地的結局，這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



太平洋的幾箇島嶼

嚴懋德

二一 俾麥士羣島

俾士麥羣島(Bismarck Archipelago)是以十九世紀德國大政治家之名爲命的一堆羣島，它位於新幾內亞的東側，隔廣而且深的海道，與所羅門羣島相對，爲新不列顛(New Britain)和新愛爾蘭(New Ireland)兩大羣島以及東經一百四十二度三十分乃至一百五十四度，南緯〇·五度乃至六·五度之間的百餘小島所組成，亦稱新不列顛羣島。

一六一六年米勒(Le Maire)和史哈頓(Schouten)發見阿得米拉爾(Admiralty 係羣島的主島)和新愛爾蘭東北岸，於一六四三年，經荷蘭航海家塔斯曼確認，一七〇〇年，威廉達姆庇亞以其氏命名之海峽，乃有新不列顛之名，一七七六年，費利浦，卡波丹等發見冠有達姆庇亞之名的聖喬治亞灣兩島間的海峽，乃命名對方之島爲新愛爾蘭，其間海峽即稱爲聖喬治亞

海峽。直到一八八四年，德國佔領新幾內亞東北時，接着亦佔領這個俾士麥羣島。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始歸澳大利亞聯邦代管。

羣島面積計四萬七千一百六十公里，就中新不列顛島二萬四千方公里，佔羣島總面積之半，新愛爾蘭島面積佔一萬二千方公里，人口十二萬，多新幾內亞族的土人，新不列顛有十萬零五百五十一人，白人有一百八十人，華僑有一千五百二十五人，新愛爾蘭及附近島嶼有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七人，白人一百三十人，華僑一百七十四人，阿得米拉爾地方有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四人。

羣島氣候溫溼熱，常年氣溫爲二五·八度，最高氣溫爲一月的二六·一度，最低爲七月的二五·二度，雨量極多，約爲二千毫米至三千毫米。產有椰子，可可，香蕉，芋，棉花，樹膠，甘薯，果實，以及眞珠及貴重貝殼類。礦產有少許的金礦和

褐炭，惜羣島各地多未充分加以開發。

首府爲拉貝爾(Rabaul)，是母子三火山所籠蔽，時有硫黃溫泉湧出，位在新不列顛島的北端，近乎尖端，係一良港，碼頭設備很好，且離日本代管島嶼很近，形勢險要，無疑是南太平洋中戰爭的重心。

二二 所羅門羣島

我們翻開太平洋地圖來看，在大洋洲東北部，滿佈成千整萬的島嶼，像星棋羅列成大洋洲之一部，如菲律賓羣島，俾士麥羣島，所羅門羣島，新喀里多尼亞羣島，新赫布里底羣島以及新西蘭羣島等一連串的海上浮城，從西北到東南，劃出一個斜角的半圓形，而所羅門羣島(Solomon Islands)，正處於這帶島嶼的中央，亦即是近年來舉世矚目的海戰中心地。

所羅門羣島包括東經一百五十四度三十分乃至一百六十九度四十五分，南緯五度乃至十二度三十分之間的島嶼，羣島係

由並列兩行的小島嶼所組成，從西北向東南延展着，羅列廣約千餘公里。在並列兩行島羣之間，更有一長約七百公里，闊約一百公里的內海。所羅門羣島屬於美拉尼西亞島羣，西北鄰俾士麥羣島，東南與新赫布里底羣島相望，更與澳亞隔珊瑚海遙隔，統計大小島嶼倒有三十餘個，從北起計有布凱島(Buka I.)及波根維爾島(Bonainville I.) 連互北端，波根維爾島進南，即分為兩行島嶼，外側計有塞爾島(Choiseul I.)，伊薩貝爾島(Santa Isabel I.)，馬拉伊太島(Malaita I.) 等等；在內側有維拉萊拉島(Vella Lavella I.)，新佐治亞島(New Georgia I.)，佛羅里達島(Florida I.)，聖克里斯托伐爾島(San Cristoval I.)，戴南爾島(Rennell I.)，曉得蘭島(Shortland I.) 以及瓜達爾加納島(Guadalearrar I.) 等等主要島嶼，更有無數的珊瑚礁，環繞在四周，總面積計約三十七萬五千方里(Square Nautical mile)。土拉基(Tulagi) 在佛羅里達島及基泰(Kieia) 在波根維爾島為羣島二大政治中心地，且為主要港口，具有相當的港灣設備。

年，有一個西班牙航海家曼達那(Mendana) 在航海的中途，發現了所羅門羣島，而曼達那的船出港時，恰巧是聖伊薩貝爾的紀念日，於是他就把這最初發現的島嶼，便稱為聖伊薩貝爾島。此後他又感嘆這島嶼的景色非常美麗，就用了所羅門王以前在巴比倫的建築的黃金宮殿來命名，考其目的，無非是吸引當時一般西班牙人去移植。不久，果然有一批歐洲商人，傳教士們，接踵而來，有的想發橫財，有的想傳佈教義，在二十年後，曼達那又到羣島之東的聖太克路茲羣島附近的一個島嶼，擬強行登陸，不幸於一五九五年突然暴卒，自曼達那死後，其餘的探隨人員也就折回去了，直到一七六八年，法國船長托列斯(De Torres) 亦到達所羅門羣島，即以法首相歇斯爾之名命托列斯海峽以東的島嶼，同時又以己名命托列斯海峽以西的島嶼，其後，英德兩國，都派遣艦隊來此探險，此時德國已領有俾士麥羣島，更進佔羣島的最北端的布凱，波根維爾兩島及其他屬的小島；而英國也於一八九三年宣布所羅門羣島為其保護地。到了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德締結協定，將所羅門羣島瓜分，北部，波根維爾，布凱諸島讓予德國；南部聖薩貝爾瓜達爾納爾諸

島則讓予英國，在上次大戰後，德國佔有北部諸島，也歸澳大利亞聯邦代管。實際上說，所羅門羣島根本沒有單獨的行政組織，所有島上的一切行政權，悉操在總監(Resident Commissioner) 手中。被受非濟羣島上的西太平洋總督節制，此外也設有立法會議，來制定法律，處治罪犯，均由統監酌定。一九二一年時，始設立諮詢會議(Advisory Council) 以資土人的發表意見，俾供西太平洋總督的採納，但議員全由統監任命，其中三人須為官吏。至於司法事務，由非濟羣島上法院的裁判官兼理，現任統監為麥輕脫(W. S. Marchant)，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任命。羣島都是火山島，其地形却有一共同的特徵，即中央高聳，腹地多山岳，拔海頗高，四週海岸較為平坦，因此河流甚多，南部水流多峻急，北部水流較緩，山脈既成幅射形，乃向四方趨走，所以海岸又多曲折，港很多，都很險要，在羣島的四周，更繞着一片約六〇〇〇尺的淺海，也就是年來才著名的珊瑚海(Coral Sea)。所羅門羣島正當南洋熱帶圈內，氣候潮溼炎熱，雨量充沛，自十二月起，至翌年的五月為乾燥季節，尤在酷熱且溼氣瀰漫密林中，瘴氣盛行，瘧疾猖獗，更有一

種爲人類所不能耐受的騰格熱，羣島主要的物產有椰子，豆，樹膠，甘蔗，波羅蜜，香蕉，貝殼等；海中所產的鱈魚也很豐富。島上的土人多美拉尼西亞族，體高平均，男子五尺三寸，體重一百二十八磅，女子四尺九寸，體重一百零五磅，土人知識程度，非常的低落，仍度着原始式的生計，頭髮多黑，像羊毛一樣卷縮着，小孩鼻梁上插着芭蕉葉，皮膚棕黑色或紫銅色，粗看他們的容貌，男女是很難分別的。他們終年赤裸，僅在腰間束一條小粗布，就當作衣服，有的人竟在身體上刺出各種花紋，往往將身體的皮膚割開，將羽毛，貝殼的碎塊等鑲嵌在裏面，簡直使皮膚成爲生着瘤一樣。

(甲)瓜達爾喀納爾島

瓜達爾喀納爾島爲所羅門羣島中大於波根維爾島的第二大島，即爲近年來舉世矚目的南太平洋海戰中心地，全島幾爲數千年不曾砍伐過的密林所蔽，面積約四百多平方公里，適和日本國的四分之三差不多，南接嫩南爾島，和萊德尼島 (Rowdova I.)，東西瀕聖克里斯托伐爾島，僅隔一衣帶水，東北濱馬拉伊太島和雷納哥島 (Rohongo I.) 北望倫加海峽和佛羅里

達島，西隔珊瑚海。該島在交通上，戰略上都握著全部南太平洋航路的樞紐，形勢天成，於此可知其地位之重要性了。

瓜島由西北走向東南的趨勢，形如蕃薯，東西狹長，最長處有一百三十公里，南北狹窄，最狹處有四十公里，幾全被山脈所蔽覆，就中有一座高達八千尺的活火山，僅北部有些平原，已築有飛機場和軍用公路。島之西端，有一福奧庫斯海灘，西臨珊瑚海，爲太平洋赴澳大利亞的必經要衝。山岬方面，如東有烏華台奧岬，東南有比羅特尼亞岬，南有庫瑪岬和庫種島拉岬，西南有合思達岬，西有布福托岬，西北有埃斯白蘭斯岬，北有倫加岬。海灣

方面，東有寇拉可灣，西有牙羅灣，西北有加蒙布灣，北有倫加海灣等，都是瓜島重要的良港。

瓜達爾喀納爾島因位於熱帶區域的中心，氣候極壞，異常乾燥，潮濕炎熱，雨量又少，尤在酷熱溼氣瀰漫的叢林地帶內，疫癘橫行，瘧疾猖獗，其中更有一種騰格熱 (Denguefeber)，簡直是人類所勿能忍受，患者不久即告死亡。

島上盛產椰子，爲住民的主要食物，往往有些土人，竟以蛇，蜥蜴，野鼠，樹實和草根等當作食物，土著係屬於美拉尼西亞族，頭髮像羊毛一樣卷縮着，鼻梁上插着棒或簪，男女極難分別的。

文匯書報社，爲最近文化界之鉅大基，星其溝通出版界與讀者之功勞，凡文化界盡皆稱道，現更銳意擴展，佈成廣大之發行網，並創設函購部及預定部，以便利本外埠讀者，同時對於出版家盡量匡扶，並予以經濟上及其他種種便利，誠近今文化界之好消息。該社現爲打破書報業黑市起見，不論何種書報，如最近暢銷之「時代」、「大公」、「國風」，及其他各種雜誌均照原定價普遍發售。

社址 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 文匯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文匯分社

電影表演與舞台表演的區別

魯思

戰後，尤其是最近幾年間，從舞台躍登銀幕的男女演員，要較戰前多了十倍。可是，他們在水銀燈下表演的成績，却總不及他們在舞台上所演出的那樣成功，甚至有的還出乎意料之外的失敗。於是，他們失了自信，誰都以爲表演電影和演舞台劇是大不相同，而竟連帶地懷疑着過去的演劇經驗對於自己的新工作是一無用處的。

其實演電影和演舞台劇是一樣的，沒有什麼不同；並且，演員在舞台上所積累的演劇經驗對他從事銀幕這一新工作，無論如何也是有益的。

第一，演員在表演時所用的材料，就是他自己的身體。所謂「表演」，也即「演員將他自己的身體這一材料，用動作與姿態，精確而明朗地來說明劇作家所規定的某一劇中人物之心理及其變化，以求觀衆的理解和接受」而已。所以，肌肉的練習，是電影演員和舞台演員所共同的「表演之基礎」。一個有着肌肉訓練的舞台演員去拍影戲，無論如何要比沒有這種訓練的人，佔得便宜些吧。

第二，日人鈴木英輔曾說：「從舞台到銀幕的人，他們在過去，對於舞台劇的理解，在電影製作的場合，是絕對有用的。（但很多人以爲有了舞台劇的知識與經驗，跑進了電影圈，便可變成優秀而豐富的電影知識，這也是十分錯誤的

）。須知越懂得舞台劇的人，他們對於舞台劇和電影有怎麼樣的差異這一回事，也就越加清楚了。這是一個舞台人員從事電影的佔便宜的地方。例如最熟知舞台劇的劉別謙和麥穆林等導演，以及詹密爾·雅寧與里昂和約翰·巴里摩亞兄弟等演員，所以能製作或演出最非舞台式的電影來，便是在那電影與舞台劇這兩者間的差異點特別加以注意之故。

所以，一個舞台上成功的演員，如果再經電影的新訓練，深切地了解電影和舞台劇的差異（質的不同）以後，那他的再跑上銀幕，一定能够獲得預期的成功的。

讀者看了我上面所寫的話，也許會發這樣的疑問：「表演電影和演舞台劇真的沒有絲毫的不同嗎？那爲什麼中外的影劇雙棲的演員們都說兩者是相異的呢？」

下面，就是我的答覆：

首先，我們來看看一般演員們認爲演電影和演舞台劇不同的理由是什麼？

「舞台劇的演出是一貫的，是把整個的故事順着次序而進展着的，因此，演員的情感也容易是一貫的，跟着劇情的進展而轉移。」他們一致地說：「但電影則不然，他是片斷地拍攝，即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如此斷續地拍攝的，所以，演員的情感不易一貫的演出。美國 David Belasco 也曾說過如

下一個譬喻，他說：「演電影，因為不像舞台上那麼的繼續着工作的，相反，它是可以分段地拍攝的，因此，演員們底表演的環境，與其說像登台，還不如乾脆地說它像在排演的好。」（大意）

不客氣的說，這種理論是很「似是而非」的。

『電影是片斷地拍攝的』，這固然是事實；可是，舞台劇的演出，正確地說，也非真的一貫着的。誰都知道：戲曲為配置上的必要，常常劃分着「幕」，「景」或「場」的，故舞台演員的演技絕非百分之百的連續性的，它也常因「幕」，「景」或「場」等的空隙而切斷並分割着的。我們對於電影演技和舞台演技的正確，該說都非連續性的。

所以，電影表演和舞台表演，若說真有不同的話，那麼祇有下列四點：

第一，在舞台上表演，單獨一個人做戲的時候是很少的，對方至少還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演員，他或她的行為和言語，可以說都是劇中環境的刺激（Stimulus），頗易引起這方面的反應（Response）的。因此，人們常說：僅僅靠這一點（即相互輪流着發生反應和刺激），舞台上的表演工作，已經成功了一半了。而電影表演呢，雖說也有許多人同場的，可是因了不是一個鏡頭拍攝到底，而須移近移遠的，同時又因重要的戲，必須運用特寫（Close-up），所以演員常常單獨努力，各人做各人的戲的。

第二，如上所述，似乎演舞台劇比較容易了；其實，表演電影也有舞台劇所永遠不能有的特別便利而可取巧之處：（一）電影表演是一個一個鏡頭分開來拍的，所以它可利用

別種與題無關（即不是劇情所需要的），然而實際存在的外來刺激，來代替那劇中假定存在的刺激，以求引起充分與適當的反應。例如：『美國某電影導演，令一女主角做「心里不大高興」的表情，她做了半大總是做不對。導演正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兒，恰巧瞧見她底姊妹——也是名演員——來了。導演便私自對助理者道：「當初沒有請她姊妹扮這角色，是一個很大的失策；悲劇，自然是她姊妹演得好。」說時，他是故意低聲暗語的，然而却又故意要使那個女主角聽見。於是，她底表情馬上做對了』（引洪深語）但在舞台上，因為表演是繼續的，所以，導演就沒法利用類似的外來刺激直接供給演員，而幫助她引起劇情所需要的反應。這是一。（B）表演電影還有一種特別便宜地方，演員拍了一個鏡頭以後，假使發覺不大美滿的話，導演可以給你一次甚或二三次以上的Z.C.來重拍的。可是在舞台上的每一個表情，做了以後就永遠不再回來的，並且台下還有着千千萬萬的眼睛集中地注視着你，要是一有錯誤，也便無法補救而或重演的了。這是二。

第三，電影演員都是接近實際的，這跟舞台演員樣樣跟着背景做對手的，便差得遠了。馬用真的活馬來攝，游泳池也用真的游泳池來拍，所以，演員們的動作，便非跟這「真實的存在物」對抗不可的。例如演員不會騎術和游泳術的，那便全然失了價值。舞台演員，可就不受這層「束縛」。

第四，舞台上的表演，誇張是一致的。但，電影的表演，誇張便不一致了，它是必須按照鏡頭的遠近，而定其誇張的程度之大小。依特加·得（Eggar Dale）說得好，他說

：「自然在電影表演中，較諸舞台上的表演更佔重要。假如舞台上的演員用他們平時所用的同一語調說話，觀眾或許聽不到他們了。所以，他們定須誇張，不單是他們的語調，並且他們的情緒和姿態，因為有不少觀眾也許遠在幾百呎以外的。然而，電影却需一種跟這完全不同的演藝；因為觀眾是，至少在想像中，他和攝影機的透鏡是同樣遠近的，而演員們的任何反應，都能由這攝影機完全依照牠的實際發現的一般無二的攝得的。那個反應即使是如此的細微，僅僅一根睫毛在閃動着，然而，它也可用特寫來記錄牠的。這在舞台上，便不可能的了。」

總而言之：電影表演是自然的，一種自然的演技(Natural acting)是演員在主觀所感到的「真實」。舞台表演與此恰巧相反，它的「真實」，是指通過舞台的空間條件的「真實」，即第二十五排以後的觀眾客觀地感到的「真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微驚」或「暗語」，在演員自己當然是真實而自然的，但在台下的觀眾看來，便感到不夠了，甚至一點沒有見到；故在二十五排以後的觀眾所聽到或看見的「真實的」微驚和暗語，就已經不是自然的本身了。所以，電影表演不是演作(Acting)，而是實在(Being)；相反，舞台表演則完全是種 Acting，絕非什麼 Being。

▽聰明幾輩常愧慚，△

▽習氣多生漫檢査，△

天 佑 甯

針劑

主治：各型肺炎，急慢性淋病，及一切因鍊球菌，葡萄狀球菌等所引起之病疾。



片劑

光化之「磺噻唑」

製劑

藥膏

泰山路九二五弄十一號

電話七七三六二



朝露

顧仲彝

• 123 •

（吳下，司徒光開燈。）

光 現在我們都走吧！

樂 我不能見她一面麼？

光 你明天見她，明天再跟她談，明天我帶你一塊兒上這兒來，現在我們走吧！（他拿起帽和手杖，等他們出去。）

（章平先走出，樂在後面，到門口留步）

樂 我想我既然到這兒來……

光 讓她靜一靜吧，她還病着呢！她受不了的，請，請！（樂下）

（司徒光下，把門關上。台上空了一會，房門啓，素云出現。房東太太跟在後面。）

陶 不，不，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吳 可是妳上那兒去呢？

陶 我不知道，但是我非走不可！

吳 你這樣太傻了！

陶 喔，我要到看不見人的地方去，我

（吳下）

陶 情願到黑暗的……街道上去！（向外走）

吳 （拉住她）不，不，我決不能讓妳走！

陶 讓我去吧，讓我去吧！我在這兒一分鐘也不想再就下去了！

吳 這是爲什麼呢？

陶 我不知道——我不願意看見一個人，也不願跟這班人說一句話！

吳 那麼，妳明天難道不見他麼？

陶 不，不，我什麼人都不願見，讓我走！

吳 妳不見人，不見就是？我會告訴司徒先生的，妳不用愁！

陶 他們把我救活了，是我的不是麼？

吳 妳的不是！胡說！那兒是妳的不是呢？

陶 但是他們都在責備我，他們都在責備我！

吳 誰在責備妳呀？

陶 他們都在責備我——你沒有聽見麼？

吳 孩子！沒有的事，他是來求妳原諒的！

陶 呀，原諒，我當時因爲快要死了，才提到他的，但是現在，我已經好了！

吳 很好，那末就此爲止吧，妳把這話告訴司徒先生就是了。

陶 我起先以爲可以在這兒安安靜靜活下去……

吳 既然妳要在這兒，爲什麼不就就下去？

陶 因爲，妳瞧着吧，他們要緊跟着司徒先生跑，他們要麻煩他，他們要麻煩得他討厭！

吳 司徒先生會討厭？

陶 對啦，司徒先生一定會討厭！

吳 我不相信，司徒先生的爲人是有一點怪；但他骨子里，倒是一個好人，妳等着瞧吧！他是一個好人！

陶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男人！

吳 另外一個男人，是誰？

陶 就是另外一個男人，他的名字，我沒告訴他們。他要在法院里告那報館！

吳 那做官的科長麼？

陶 對啦！他決不肯讓我安靜，（又站起來）……讓我走吧！讓我走吧！

吳 不成！不成！坐下，安靜一點！司徒先生會對付他們的，決不答應他爲難妳的！況且，他這樣對待妳之後，他還要把妳怎麼樣呢？不要擔憂，妳就在這兒住下，妳瞧妳的樣子，實在不應該起來！

陶 喔！我怎麼辦呢？

吳 妳還是到里面去躺下，……這樣才是個好孩子，我去拿點粥湯給妳喝。

陶 妳休息一下，就會覺得好過的！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在旅館里我有一只箱子，不曉得現在怎麼樣了，大概他們送到警察局去了！

吳 （熱情的安慰）不要緊，我會替妳想法拿回來的！妳還是回到床上去，我來陪妳！現在我到樓下替妳拿一點東西來吃，妳躺下吧，我立刻就來，一會兒。

（她跑出右門去。素云坐在台上，驚奇的向屋子四周看看。她的頭側

倒一邊，好像疲乏之至，她好像呼吸有困難。她用手掠過額。她怕再昏過去，軟弱的站起來，走至窗口，把窗推開。窗外已是晚景，街上的聲音，已較日裏柔和一點了。聲音不及日裏多而聲音的種類也少了。

最後靜寂，台上無聲響。一個年青人在窗外走過，有說有笑，開着玩笑，內中一個開始唱歌；但音嘶啞不成功，其他的人，便喧然笑鬧。

素云回到椅上，外面的笑聲漸漸遠去，最後不聽見了，素云睜大了眼睛，向屋子四周瞧瞧，用極低的聲音說着）還是我走，還是讓我走！到街上去，到街上去！

（她正要出門，但是走到茶几邊，一陣頭暈倒了下去，外門啓，張媽端着一只盤，裏面一碗粥，看見她昏倒，驚叫起來，盤翻碗落下，砰然一聲。）

張 啊呀，不得了，太太她昏過去了。

吳 （房東太太急上）

怎麼啦，怎麼啦？（連忙跑去扶她）

——幕急下——

第二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第二天早上，幕啓時台上無人。半晌，外門開啓，樂英傑與司徒光上，後跟張媽，司徒光戴着帽子，樂英傑一進來就把帽子放在近門的椅土，司徒光的帽子却在頭上戴了好一會才把牠除下來。

光 （向張媽）房東太太在家麼？

張 （指指內室門）她陪陶小姐在里

房里。

光 陶小姐昨晚晚上睡得好麼？

張 恐怕不很好，她不舒服，聽說一晚上沒睡，我們太太也一晚上沒有睡。

樂 要是昨晚晚上我能跟她說一句話……

光 （向張媽）你進去告訴你太太說我在這兒。

張 是啦，先生。（她向房門走）

光 我有信麼？

張 有，先生！在您的書桌上。（她輕輕的開啓房門輕輕的走了進去）

光 （到書桌上找信）……樂先生，請

坐請坐！

樂 謝謝你，我想我還是站的好！

光 (抱怨地嚼嚼) 天哪，這屋子里多悶呀！(他先去開窗，然後看信，原來都是報紙。街上正在上市，熱鬧的聲音如舊。光聽得厭煩起來，把窗又關上了，於是他拿起報紙走近樂英傑，手指着上面的標題)

光 這兒又來了，請你看一看。(把報紙給他)

樂 (看過之後) 更正？否認全部的事實？

光 對了！牠說明天詳細登出，有驚人消息！(由內房走出吳氏，後面跟着張媽，張媽即由外門下)

樂 (抬起頭看見吳氏，熱切的) 呀！她來了！房東太太來了！

吳 (重重的做手勢) 呀！多可怕的一個晚上，多可怕的一個晚上！

樂 房東太太，她在里面幹什麼？她肯答應我麼？

吳 她知道你在這兒，她猜你會來的！她怎麼還不答應我？你瞧我多痛苦呀？你告訴她了麼？

吳 你不要吵醒她！她一晚上沒睡，剛才閉上眼！

光 這樣吵鬧的地方叫誰也睡不好。她本來要睡了。張媽進來說你帶着一位先生來了，她聽了又緊張起來，恐怕她還是像昨天一樣不答應你的。

樂 喔！不！不！她今天不能不見我！

吳 見你是不成問題的。她說她願意見一見你。

樂 呀！好極了！她現在應該相信我啦……

光 喔，當然啦！如果她不相信，我們也會說得她相信的。

吳 (不一定罷！) 昨天你們去了之後，她想逃走！

光 逃走？

樂 到那兒去呀？爲什麼她要逃走？

吳 誰知道呢？我竭力勸住她，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懂：醫院里怎麼會讓她出院的？她身體完全沒有好！

光 (煩躁，冷淡的) 但是昨天跟我在一起還是好好的！

吳 喔，我想不會的，她昨天勉強支持着——不讓你們看出她的痛苦來就是，她怕你看見她身上有病，就會討厭！

光 我？我會討厭！決不會的。但是……現在……這倒真有點討厭……(他向樂英傑點點頭)

樂 我一定要好好兒的照顧她，我一定要想法把她的病看好。

吳 現在讓我下樓去輪一會兒吧。我也疲倦死了！我一晚上沒閉眼睛！不過，要是需要我的話……

光 當然會需要你的！

吳 那末請你們叫我一聲！(她向門走，但停住又走回來，向司徒光) 有一件事情恐怕你不知道。這可憐的孩子隨身什麼都沒有！他們把她的皮箱都拿走了，在旅館里或是在警察局里，我們一定得替她想法子拿回來！

光 對啦！對啦！這件事我來辦吧！

吳 要是你能辦，最好立刻就去！今天早上，她說她除了那件破旗袍，只好光着身子出來了。你知道像她這樣年輕漂亮的人，當然喜歡穿得齊齊整整的，你去替她辦？

光 我去辦！我去辦！(聲音中有點厭煩) 請你不要多愁。現在我們等她出來自己決定，還是跟他去呢，還是跟我……

吳 喔，千萬不要對她太兇呀！

光 呀，這可奇怪啦！昨天你要把她趕出去，而現在……



銀海滄桑 四幕劇

姚克

賈：(本待發作，恐林櫻在場，投鼠忌器)你現在可不是一個大明星？可不是本公司的台柱嗎？你問問良心，你能說我沒捧過你嗎？

張：算了吧！本公司的台柱！既然是台柱，爲什麼派定了我主演，現在又叫別人主演了？

賈：因爲她比你強，比你合適，比你年輕漂亮！

張：(又妒又氣)哼！誰看見過她來着？我問你，她鏡頭都沒上過，你怎麼就知道她比我強？怎麼就能做主角？

明明是你得新厭舊，給她灌飽了迷湯
(林櫻氣得直顫，高士奇搶步上前)

高：(聲色俱厲)你別隨口胡說！

張：(輕蔑地)呦！高先生！你也幫着他們說話了！剛才你怎麼跟我說來着？甚麼原則問題，甚麼導演跟演員的尊嚴！原來都是一大堆吃了NG的聲帶片子！你說給我擦腰，叫我往前衝，你自己倒後退，原來你不是捧

腰，是在扯我腿！

高：張小姐，你別誤會！我並沒有改變我的主張，我覺得這張片子還是應該你來主演。

張：那麼，你爲甚麼迴護她？幫着她？

高：她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張：我不管她是誰的老朋友，我可不能識她。

賈：既然不認識她，那麼你說話別牽牽

扯扯地，扯到她頭上去！

張：(舌有蜂螫)我偏要扯到她頭上去！你敢把我怎麼樣？

賈：你給我滾！

張：(怒從心頭起)好，我跟你拚了！
(瘋狂地向賈衝過去，高士奇急將她攔住)你別拉我！

賈：(猝停地)滾！……你死了都不關

我的事！

高：得了，得了！我們到樓上去說話。

(邊說邊拉張玉華)

張：(乘勢落蓬，邊走邊說)賈月亭，

你別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索性去

他的醜)我本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看護，是你花言巧語，哄我來拍電影，搗毀我跟丈夫離婚。糟塌了我的身體

……(走到樓梯口，又回身)你真流氓騙子！現在你有了新歡，就想把我一脚踢開了麼？……哼！沒那麼容易！……(最後的恫嚇)我張玉華不是

好欺負的！你等着瞧吧！
(高推她進樓門。)

賈：這個賤東西！敬酒不吃，偏要吃討

酒！滿口答應她下一部片子給她主演，她偏不答應，非要鬧個天翻地覆，討一場沒趣，才肯死心塌地！

林：我覺得很抱歉，爲了我一個人的小事，害你們發生這麼大的誤會，我想還是讓張小姐主演吧！

賈：這是那兒的話，蕭太太？您千萬不要生氣。張玉華說話瘋瘋顛顛地冒犯

了您，這都是我賈月亭太忠厚不會對付人的不好。請蕭太太千萬原諒。至

至

至

於您主演「紅葉」那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只要等高先生答應仍舊歸他負責導演，這部片子馬上就可以開拍了。好在我們有合同爲憑，我決不能違反契約的！

林：我並不是怕您違反契約。不過您知道，我們蕭先生是不贊成我拍電影的；剛才他還打了個電報給老高，叫他阻止我拍戲——

賈：哦！蕭先生有電報來？

林：（把桌上的電報遞給他）這就是！

賈：（閱電後，輕淡地把電文擱在一旁）

據我看，蕭先生也許另有用意吧！

林：不，他是一向瞧不起電影界的！

賈：要是他真瞧不起電影界，他怎麼肯給我們寫「紅葉」哪？

林：那是因爲他跟老高的關係！

賈：（故作驚人）啊！你既然知道這是老高的關係，你不知道他反對您拍戲，也是因爲老高的關係嗎？

林：（紅了臉）我們跟老高不過是多年的朋友——

賈：蕭太太，我是個心直口快的粗人，您可別見怪。老實告訴您，我認識一個專寫桃色新聞的記者，他跟你們三位同過學——

林：他叫什麼名字？

賈：他叫王魁，您大概不會認識他，因爲他比你們低好幾班，而且只上過一個月課——可是他對於你們三位的事，知道得很詳細。他告訴我，那時候您跟老高是很知己的！

林：是的。不過我們蕭先生跟老高也是好朋友，他不會因爲我來拍戲而發生什麼誤會的！

賈：咳！蕭太太，（機密地）你不知道我們男人吃起醋來，比你們女人酸得多呢！噓……噓……噓……

林：（不肯定地）老蕭恐怕還不至於如此吧！

賈：但願如此。不過外界一定以爲你們三位在大鬧醋海風波，難免還有不堪入耳的謠言傳播開來。人言可畏，這是很可怕的！

林：老蕭反對我進電影界，多少也有點兒怕我的名字跟桃色新聞發生關繫。

賈：看他電報上的口氣，他好像要親自來押你回去哪！

林：老高也這麼說，不過我看他不至於做出這樣的傻事！

賈：但願如此！要是他真的來，給人家知道了，可不是桃色新聞的好材料嗎

（林默然。）

賈：而且，現在男女平權，丈夫禁止妻子在社會上做正當的職業，那是很重大的侮辱，蕭先生是一位新文藝的作家，他的頭腦怎麼會這樣守舊呢？……噓……噓……噓……

（宣傳主任柳景堯及攝影記者柳金自樓梯下來，叩辦公室門。）

賈：進來！

（柳柳入室。）

柳：賈先生。

柳：賈先生。

賈：你們來得很巧，我給你們介紹本公司新片「紅葉」的主角蕭太太——

林：叫我林櫻吧。

賈：呃……林櫻小姐……這位是本公司宣傳部主任柳景堯先生，這位是上海有名的攝影記者柳金先生。

（林櫻與他們互相招呼。）

賈：請坐，請坐。（向柳）我剛才叫阿庚交給你的那包林小姐的宣傳材料。

你收到了嗎？

柳：收到了。我已經擬好了一個林小姐的宣傳計劃，請賈先生看看。（打開皮包，取出一張紙，遞給賈）

柳：收到了。我已經擬好了一個林小姐的宣傳計劃，請賈先生看看。（打開皮包，取出一張紙，遞給賈）

位同過學——

知道了，可不是桃色新聞的好材料嗎

柳：收到了。我已經擬好了一個林小姐的宣傳計劃，請賈先生看看。（打開皮包，取出一張紙，遞給賈）

柳：林小姐，您是今天到的嗎？

林：是今天上午到的。

柳：我想給林小姐照一個像，寫一篇訪

問記登在「明星」電影月刊上，您現在有功夫嗎？

林：我沒事。

柳：那麼我想請林小姐到攝影場去照幾

張像，可以嗎？

林：可以的。（向賈）賈先生，柳先生說，要跟我照幾張像。……

賈：好極了。您儘管去。我在這兒等您

林：我一會兒就來。

（林櫻與柳金離室赴攝影場。）

憚：這個宣傳計劃，是完全照您的意思做的，您覺得怎麼樣？

賈：很好。不過最要緊的是第一砲的宣傳稿，你得把編劇，導演，主角的三角戀愛寫得非常有聲有色才行。

憚：這篇稿子我已經發出去了。明天見報之後，包管您眼睛吃冰淇淋，心靈

坐沙發椅。舒服得無話可說。

賈：你別儘打哈哈。你不知道，這篇稿子，還有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憚

附耳低語）

憚：這個您儘管放心。……他們夫婦二人看了要是不大吵一場，那麼我的金

字招牌算給他們砍了！

（一陣輕浮的皮鞋聲，接着門上搭

——拉——拉的彈指聲。）

憚：誰呀？（開了門）

（賈小亭背上頂着一枝金頭香烟，半舞半走地跑了進來，他輕佻地把

帽子往腦後一推，拍的一聲打了憚景堯的肩頭一下。）

小：Hullo, Mr. Yuni! 你沒想到是我吧

賈：（吆喝）別動手動腳的！

小：（陡然瞥見父親，嚇得慌了手脚，趕緊脫了帽子，拘束地站在一旁）是

，爸爸！

賈：我得跟你說多少遍呀？叫你規規矩矩地學些禮貌，還是這樣油腔滑調，

成個什麼樣子？

（賈小亭不敢作聲，賈月亭回頭跟憚說話。）

賈：我已經叫小亭給林櫻找了一宅非常講究的公寓，公寓外頭還有個大花園

，等粉刷裝修好了，她就可以搬進去住。

憚：這公寓在那兒？

賈：在霞飛路。（坐下，向小亭）我叫

你辦的事，辦好了嗎？

小：辦好了。（自袋中取出一卷紙展開

在桌上）這是牆上糊的花紙的樣子，這是美藝公司傢具的圖樣。

賈：誰叫你一定做傢具來着？林小姐等着住房子，你先挑現成好看的搬幾套進去再說！

小：是，爸爸。

賈：我限你明天把公寓完全佈置好，後小天林小姐就進屋！

小：是，爸爸。

賈：把公寓的鑰匙交給我。

小：是，爸爸。（掏出一串鑰匙交給月亭）

賈：這三把一樣的，是大門上的嗎？

小：是的。

賈：你拿一把去，等佈置完了還我。小：是，爸爸。

（林櫻自攝影場出來，走入辦公室，小亭驚羨地望着她。）

賈：林小姐，我正要我您來看傢具跟花紙的顏色哪！

林：哦。這樣麻煩你，真是太對不起了。賈：您太客氣了。這都是小兒去辦的。

（向小亭）這位就是林櫻小姐。（向

林）這是我大兒子，小亭。

（林與小亭招呼，小亭伸手出來與林握手。）



拈花記

包天笑

第四十章

有人說：戀愛是神祕中的神祕，而性慾只不過是一時衝動。因為偶然遇到一個生人，便一見如故，結合了終身的愛侶。也有初締良緣，即爾判別，東勞西燕，各自飛分的。關於戀愛與性慾，到底是怎麼樣？雖然有從心理學的見地，與從生理學的見地，種種探視其究竟，亦還是莫測高深。

你把你的情人，視之如西施王嬌，而在別人看起來，是無善足錄。反之人家所整頓全神，傾心愛慕者，在你却漠然置之，無動於中。這是常有的事，連你自己也往往莫明其所以然。難道是這一位戀愛之神愛麗思故弄狡獪，令人顛倒迷惑而不能自解嗎？我們要窺破他的祕密，從他的寶座上拉下來，摘去他的寶弓和金箭，以另立我們堅實的基本嗎？

男性之於女性是如此，女性之於男性，也是如此，異性總是互相吸引的。今高齊青與蘇善生，一見如故，好像她

的潛意識中，本有其人，而此人却與蘇善生相同的。於是蘇善生便為她意想中人了。倘然高齊青是一個守身如玉的閨中人，便有道德，禮儀，習慣等等，以壓制了本能的衝動。無如她只是一個妓女，妓女是無所顧忌的，而況她又是一個自由身體，而本性倒又是一個爽直的人呀。

左詩晨走出了蘇善生的八號房間，便想去看鄭子丹，李宛亭，以及壽景澄等三位。鄭子丹和李宛亭是同一間房間，他們住在四層樓。走上四層樓，一間茶房，說是鄭先生和李先生一同出去了，沒有回來。

原來鄭子丹的家中，是杭州精神門第。他們是世代簪纓，自從他老太爺掛冠回鄉以後，在地方上辦辦公益事業，此外便是經營許多商業，以及田地房產之類。他們覺得這個時代，攪在政界裏，沒有什麼意思，為保守之策，倒不如

經營些商業，倒可以安居樂業。因此鄭子丹和蘇善生兩個人，當時在某大學校讀書的當兒，蘇善生習的是法政，鄭子丹學的是商科。

不過鄭子丹的老太爺故世了，而他是一個長子，承襲了家產以後，不能不有所經營。他們在上海金融界裏也有些關係，因此子丹不能不常常到上海來。子丹雖是一位富家公子，却是彬彬有禮，和藹可親。此刻和李宛亭一同出去，大概也是為了商業上的事而去。左詩晨便即乘了電梯折回到東三樓，便去訪問壽景澄去了。

到了東三樓，恰巧壽景澄在家。

『景澄兄倒沒有出去嗎？』左詩晨道：『我剛纔去看子丹和宛亭，都不在家。』

『我也是剛纔回來。』景澄道：『到了上海，不覺已是幾天了，我想明天隔一天，後天就要動身了。』

壽景澄是在河海水利學校中畢過業的，是一位研究水利的專家。這時候，

天津有個水利專局，督辦是一位姓潘的，壽景澄却在那裏當秘書。他年紀還輕，不過三十左右，人極漂亮，真是翩翩書記之才。因為天津，北京，左詩長有幾位老朋友，同時壽景澄也認得他們的，兩人便談起來了。

隨後壽景澄便問起：『善生兄沒有出門嗎？』

左詩長便告訴了他一切，剛纔從善生那邊來。他說：

『善生新委了蕭山官產局，向我要一位舍親洪備秋，幫他的忙。現在備秋已來，他們正在談公事，我所以溜出來。訪問你們。誰知道鄭李兩君都出去了，幸虧景澄兄剛回來。』

『這回長老一定要教善生去做官，恐怕也具有苦衷吧！』壽景澄道：『畏老人是好極了，真是一位長者，我們杭州人，一致推戴他。不過我瞧這位老先生，這幾年來，恐怕虧空也拉得不少吧？』

『去年歲底，長老到上海來，曾經和我深談過。他也說：近幾年來，虧累很重，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局面。所以他要把善生，不讓他在上海報界中。他說：要趁他尚在仕途中，不會息肩的時候

，給他略事安排，以期冀裘克紹。那天晚上，和我談了一個深宵。』

『我想虧累是確的』。壽景澄道：『因為長老是一個好場面的人，關於應酬等等，他肯於人後。即就他們的碰和一端而言，不要小觀了杭州，現在輸贏極大，他們動則是一千塊底的麻雀。在三缺一時，也就把這位老先生拖在裏面，長老要場面，也就坐下去了。』

『要是常在那裏碰的，他們雖然大出大進，輸輸贏贏，那也不足為異。』左詩長道：『我在天津，聽得他們幾個闊老，外面聽聽，好像輸贏很大，這個月某人輸了幾十萬，那個月某人贏了幾十萬，其實他們都是記賬，有的也就開了條子，劃來劃去，所以即使輸了幾十萬，也不致於起恐慌。就怕見過路客商，不是和他們常賭的人，那就是輸了直腳錢。所以天津常賭的人，歡迎這班外省進京的人，輸了錢，來不及翻本，就要去了。也最怕這班人，贏了錢，他也要算清了賬走了，再也沒有法子，囑他出來的。不知道長老打牌的手段如何？要是手段好的，差使賭錢，在打牌上，可以多少掙幾個回來。』

『手段好的，我也不說這話了。』

壽景澄道：『你在天津，也認得你們貴同鄉潘五爺嗎？他的麻雀，打得真好，而且是規規矩矩，一點沒有取巧的法子。大約一年功夫，在這幾張花骨頭上，可以多幾萬塊錢，那自然是好的了。像蘇畏老那樣，我看他十場和倒有七八場是輸的，那就太靠不住了。而且越大越輸。還有一件：他贏了人家的，未必馬上就拿得到。那種三缺一而硬捉進去的，都是有力者，或者是他的上峯。這班人脾氣，輸了就媽媽虎虎，不拿出來。他輸給人家的，却是老實不客氣，非得當場就拿出去不可。我看他一年功夫，這筆賭賬，倒也不小咧。』

『景澄兄你的話真不差，怎麼你倒能够知道得詳細呢？』左詩長以為壽景澄雖是杭州人，他却是在天津辦事的，如何知道這浙江官場情形。

『我雖然自己不在杭州，但督軍衙門裏有好幾位熟人。』壽景澄道：『浙江官場的情形很壞，見人得了一個較好的差使，便極力排擠。幸虧畏老的人緣還好，這也算是平常日子敷衍人家的一點成績，大家也還原諒他。他們也說：長老總是一位長者，這幾年的賠累也不輕，倘然再不調劑調劑他，就要支持不

下了。督軍倒也明白，說蘇某人是一個正派的老先生。我們希望長老的一個好差使，把從前的虧空，可以彌補彌補，然後息肩。讓善生也有一點資格，歷練歷練，然後可以繼承下去。像現在的情形，却是還吃力得很呢。詩長兄，你以為如何？」

「對啦！只怕一清宿世，也不是幾個月的事吧。善生人是很聰明的，就是經歷還不夠。」詩長道。

「就是太聰明了，欠渾厚一點。這只怕是文筆太好之故。就這一着而論，與官場中却是不大相宜。所以官場中人，倒是種預點的好，我看他們在這裏的人，真算是糊塗透頂了，有許多人，連一個字條子也寫不明白，不用說什麼現代的政治經濟了。然而他做官弄銅錢，却是精明非常，一個錢也不會漏掉。還有一種專門拍馬屁的人，真是卑鄙齷齪，稍為讀幾句書的人，萬萬不肯做的。所以我說善生要在現在情形之下，未必就能得意。」

「這只怕是我們害了他。」詩長道：「因為我們不該把他引進了新聞界中去，我待着文筆亂罵人。所以官場中人，一聽得某人是報館中人，便先要搖頭，以為這是一個惹不得的人了。其實報界中人，也不是可以亂罵人的。」

「報界中人，我也認得的很多。」壽景澄道：「也有的用筆犀利的，也有的是用筆溫厚的，不能一概而論。像善生是用筆犀利的，只怕他就有得罪人之處。畏老教他離開新聞界，這是對的，可知這兩途確是不能並立的。」

左詩長在壽景澄房間裏談了一回以後，復又回到蘇善生那裏來，洪鑄秋已經走了。

「剛纔鑄秋兄來，我已和他談過，他很為高興。在他客氣，說借此以資歷練，但我却深資贊助，在那邊局子裏放下一條心了。」善生說到那裏，又道：「我已約定鑄秋兄，今天晚上，在悅賓樓小敘。并且借此與壽景澄饒行，他不是後天就要到天津去了嗎？停刻兒請你到悅賓樓來，請客票不送過來了。」

左詩長又和他談了一陣子，便到報館裏去。

辦理了一些日常公事，天已是垂暮了。一刻兒工夫，就由悅賓樓打電話來，說是「蘇先生請左先生，金先生過去，客已來齊了。」詩長便和金湘靈兩人，同到悅賓樓來。

今天的座上，除了洪鑄秋以外，無非就是他們幾個杭州朋友。但是却有一位特客，此人是誰？乃是一位留學德國的醫學博士彭勁秋。這位彭博士，雖然是一位醫生，可是他性好文學，喜與文人為伍。今天他是到亞東旅館去訪問蘇善生的，而且他與洪鑄秋也是同學，因此他們約彭勁秋同來。

這位彭醫生，又是一位好談諧而愛風趣的人。因此座間有了他，更顯得熱鬧了。蘇善生在北京的時候，就和彭勁秋的老兄彭雲裳認得的，到了上海，便由兄而及弟了。

一刻兒功夫，來賓齊到，他們是無酒不花的，好在這幾個人都有主顧的。然只洪鑄秋向不叫局，大家覺得一人向隅，足使滿座不樂，要推薦一位給鑄秋，但鑄秋却不肯破戒。

他們便來問左詩長了，要得左詩長的同意。因為鑄秋在十餘歲的時候，便常常到詩長家裏來，詩長待之如兄弟一般。就是現在到上海來，也是住在詩長家裏，他們視詩長如鑄秋的老兄一般，也便要得他許可似的。

「你們不必問我。」詩長笑着說：「在我的憲法中，除了言論自由，出版

自由以外，還有叫局自由。鑄秋偶然高興叫局，我不加阻礙，鑄秋假使無意叫局，我也並不勸戒，這是他的自由。」

但是鑄秋却是一位少年老成的人，他決不要叫局。他不叫局，還發出了一番議論。

「最好是別人叫局，而自己不叫局。」他說：「因為我見你們所叫的局，都坐在身後。倘然要欣賞她的美麗，和她敷衍，勢必旋過身子去。一樣的欣賞她們的美麗，倒不如看別人所叫的局。尤其是對面人所叫的局，更看得親切。再則自己所叫的局，不過一二人而已，而別人所叫的局，環肥燕瘦，盡態極妍，不是很有意思的嗎？」大家聽了他無理由中的理由，倒也無話可說。

可是鑄秋對面，正坐着彭勁秋，於是蘇善生說道：

「鑄秋兄的話，很有意思，爲什麼中國人叫了局來，都坐在背後。局來了，熱鬧了一陣子，及至局去了，便有一身後無人」之感。現在勁秋兄坐在鑄秋對面，請勁秋兄多叫幾個局，給鑄秋欣賞一下子。」

「我也沒有幾個局可叫。」彭勁秋道：「我就叫兩個吧！一個是三馬路雲

蕩，一個是小花園情鳳。」

「還有嗎？有就多叫幾個，不但是鑄秋兄要欣賞，我們大家都得以欣賞欣賞。」蘇善生握着一枝筆，等他再報出兩個人來。

「勁秋兄！」左詩晨說道：「我聽得你們有一個組織，喚做『九九消寒會』。是約定了九位朋友，輪流吃花酒一次，從冬至起九日起，一直到九九爲止。大概是每九天以內，便有一頓花酒吃，這倒很有些雅人深致。聽說上海的兩位名畫家吳江帆，馮超人，以及莫湘初等，都在其內。那末你的夾袋中人物，一定不少，何妨介紹給我們看看。我們的叫局，叫來叫去，都是這幾個人，頂好換幾個陌生面孔看看纔好。」

彭勁秋想了半天，說道：「噢！想起一人來了。是余慕雲介紹的，也是怡情老四的一位小姊妹，不但是請我叫堂唱，而且還要請我看病。你們要逼着我多叫一人，我且把她叫來。」

彭勁秋說時，便在蘇善生手裏，取過一枝筆來，在一張局票上，寫了「韻籟」兩字。

左詩晨看了，沉吟道：

「你說是怡情老四的小姊妹嗎？當

時我記得同時有兩個韻籟，一個是金韻籟，一個是時韻籟。金韻籟後來改了名字，不去說她。時韻籟在當時我們有「三時三名」之目，難道就是她嗎？」

「怎麼叫做『三時三名』呢？」彭勁秋道：「你先告訴了我，我纔告訴你，是否是她。」

「因爲那個時候，時觀平開了一家照相館，在靜安寺路跑馬廳對面，她們花界姊妹，也常常來遊玩的。此外還有一兩位名伶，也來遊玩的。所以我們當時有三位姓時的，聚在一處，便是名士時觀平，名伶時慧寶，名妓時韻籟，這是三名三時的古典。但不知你所說的韻籟，是否是此人？」

「正是從前的時韻籟，此次出山，她不要這個『時』字，她說：我已失時的人物了。實在她的風頭還很健咧。」今天的一席酒中，座客有了彭勁秋，愈見熱鬧。他是一個出名的長人，站起來比人家高一個頭，大家說他是出人頭地。

但是這一天，壽景澄除了薇琴是老朋友以外，他沒有第二個局叫。別人一定要薦一個局給他，他說：「我一兩天就要動身到天津去了，何必再開戶頭呢

「景澄兄在北方是喜歡唱的，我來介紹一位唱得很不錯的蔡倩琴給他吧！現在堂子裏的姑娘，唱得都馬馬虎虎，只有蔡倩琴是道地的唱工，景澄兄必能滿意。」

李宛亭這樣說着，便去寫局票。

「叫叫着！」彭勁秋道：「聽說蔡老五有嫁人的消息。」

「我們這位彭博士，倒是花國中的一位情報部長，消息頂靈。」蘇善生笑着說道。

「並不是消息很靈，也是適逢其會。」彭勁秋道：「因為近來有一位唱戲的，常常到我診所裏來打針，這個人，名字喚做芙蓉花，因此我和他很熟。他和我說：『請我快一點打，預備出門上天津去唱戲。賽天鵬賽老板，也一夥兒去，』我因問他『賽老板與蔡倩琴一重關係，你知道嗎？』他說：『誰不知道呢？此番老五大概不再出堂唱，跟了賽老板到天津去了。』因此我知道蔡老五也許不出堂唱。不過堂子裏的事，瞬息萬變，何妨去試試看。」

於是便寫了一張局票去，果然叫局的相幫回來，說是蔡倩琴的牌子沒有了

「不想你從醫道上，反可以得一些人家所不知道的特別消息。」蘇善生道：「起初我們以為當律師的人，每每可以得着一些特別消息。現在你們那些當醫師的人，也可以得着一些特別消息。大概凡是自由職業的人，往往在無意中，可以得到秘聞。」

「我自從開業出診以來，頗得着些奇奇怪怪的新聞。」彭勁秋道：「不過我們要守着醫生的德義，向來不能宣洩於人。譬如有許多患了花柳病的人，都是要醫生給他們保守秘密。這倒還好！還有那班娘兒們，不應當懷孕而懷孕了，也要醫生給他守秘密，真有許多為難之處了。」

「不但如此，」這時洪鑄秋忽然說道：「有許多事，忽然糾纏到醫生自己身上，也是有的。像那位廣東太太的事……」

洪鑄秋說了這一句話，蘇善生便接着說道：「什麼廣東太太？什麼廣東太太？這裏頭一定有絕妙的文章，可得而問嗎？」

「這又是鑄秋饒舌了！」彭勁秋道

：「現在大家的局都來了，被堂子裏人傳出去不好，改日再談吧。」

這時候，果然大家所叫的局都來了。本來大家所叫的都是熟面孔，只有彭勁秋所叫的幾個人，是陌生面孔。

一回兒，小花園的情鳳來了，彭勁秋是喜歡摸摸撫撫的，情鳳却是拒絕他。蘇善生在傍湊趣，說道：

「他的手很不乾淨。我今天對我說：一下午，打了十三個人的六百另六，和十三個有梅毒的人接觸，那隻手還算乾淨嗎？」

情鳳聽了，急起來了，便道：「阿呀！不要碰我！你們當醫生的手，最不乾淨，隨便什麼地方，都要去摸摸弄弄的，真是醜裏醜的。」

「你們真不知道，我們醫生的手，是頂頂乾淨了。」彭勁秋道：「一天到晚，不知要洗幾回手，看一個病人，就要用藥水肥皂洗一回。你若不信，幾時到我診所裏，看我醫治梅毒的人，便知道。」

「啥人高興介？」情鳳道：「治梅毒有啥看頭，看了也是弗色頭的。」

「有什麼弗色頭？我們醫生不是天天看的嗎？」

「阿婆惡形惡狀呢？阿是脫光了衣服來診治的呢？」

「僅僅打針，不必脫衣服，只要露出一隻手臂就行了。」

彭勁秋說時，順手將情鳳的手抓住，把她的衣袖，往上面一擰，露出她一段雪藕般的玉臂，說道：「只要這樣，就可以打了。」

情鳳慌忙灑開了彭勁秋的手，嬌嘆道：「我也沒有生什麼楊梅瘡，阿婆觸癢頭。」

「我們講正事。」彭勁秋道：「規規矩矩的問你，上次給你所配的藥，可會吃完？吃了以後，到底靈不靈？」

「這倒要謝謝你的！你的那種藥，實在靈極了。」情鳳回嗔作喜的說道：「吃了以後，竟一點也不痛了。我也沒有吃完，却被老五老八她們都討光了。她們也和我一樣的毛病，痛起來，真痛得死脫快。吃了你的藥，便好得多，我還要請你多配點！」

情鳳說到了那裏，又癡神想了一想道：「嗚不幾天，又要用得着了，請你就給我配。」

「配倒是容易的，多配點就多配點。」

，藥既然是這樣的靈了，你怎樣的謝我呢？」彭勁秋道。

「自然要謝你的囉！屁股裏吃人參，後補哉」囉。」情鳳道。

「空口說白話，到底是怎樣謝法呢？」

「你說好了！要怎樣的謝法。」

「要我說嗎？」彭勁秋附在情鳳耳朵上，說了幾句話。

「弗要瞎三話四哉！」情鳳面漲通紅的，在彭勁秋身上輕輕敲了一下。接着門外有相幫催着情鳳轉局，情鳳翩然先去了。

「情鳳要的到底是什麼藥？」情鳳走後，蘇善生問了。

「那是一種治痛經的藥。」彭勁秋道：「其實是一種很不希奇的方劑，她們既然說十分效驗，我就也奇貨可居了。」

「那末你藉此靈藥，可以走入終南捷徑。」蘇善生道。

「是我的終南捷徑嗎？只怕倒是她們的終南捷徑。」彭勁秋道：「借着看病為名，光降我的診所，既然是熟人，好意思收她的診金嗎？到了診所裏，纏夾弗清，來一趟，至少法國香水拿兩瓶。」

，上好生髮香油拿兩瓶，方肯搭越着出門咧。」

「怎麼你的診所裏，有化妝品出賣呢！」蘇善生問。

「我的診所，不是設在亞西藥房嗎？」彭勁秋道：「藥房裏都有化妝品出賣的，她們看了那一種中意了，便帶幾瓶去。好在那種香水，生髮油之類，瓶盒等玲瓏精緻，專為誘惑女人用的。藥房裏的人，也和她們湊趣，都說：「拿去好了，」寫在彭醫生賬上，「爲了這點小東西，難道和她們斤斤較量，這未免太小家子氣了。但我的門診，也只有兩塊錢，她們來一趟，却有一二十塊錢的化粧品，被她們揩油揩去了。」

正說到那裏，韻韻的堂唱來了。韻韻的年紀，記算起來，將近三千了，然而容光煥發，豔麗如花，比了從前倒覺得豐腴一點。彭勁秋的叫她堂唱，大概也是由看病而起，他對於她，不是像剛纔情鳳那般嘻皮笑臉，似乎很客氣的樣子，因為他也一共不過叫過她兩回堂唱罷了。

這時左詩長端相了她，她也端相了左詩長，覺得似曾相識。

「二小姐！你還認得我嗎？」左詩

晨含笑向她點頭。

「喔！我想起來了！你是左二少爺嗎？」韻籟好似猛可裏記起來。

「光陰真快，我們一別，恐怕有十年了吧？」左詩晨好像很感慨似地說，幾乎要說到下一句：「不想又在堂子中見了你。」

「真的呀！」韻籟說到這話，也不無起了一陣悵惘之感，然而低聲一笑，依然是十分嫵媚。接着道：「二少！你倒還是那個樣子。你看我現在老得怎麼樣呢？」

「一點也不老，我看你比從前反而年青了。」左詩晨道：「我記你從前是嬌小，現在倒豐腴了，因此比從前愈加標緻了。」

「呀！二少還說這話，我是老太婆哉。」韻籟道：「你說我豐腴，實在我是常常生病的。還記得我們從前有許多姊妹一同游玩的時候，跳跳縱縱，何等快活。都是一些不識不知的女孩子，現在想起來，在那個時候，倒是十分寫意。相隔也不過十年，故世的故世了，嫁人的嫁人了，像我那樣，重新出來，真是墮落，……」

韻籟再要說下去，左詩晨連忙剪住

了。

「你還記得在跑馬廳對過照相館樓上，大家捉迷藏的時候嗎？你還記得你們拍十二金釵的照片嗎？這個照片，我至今還藏着一張咧。想起了從前的事，真是大堪回味咧。」

「你們既是老朋友，左二少！轉一個堂唱，好嗎？大家談話也便當些。」彭勁秋不問情由，寫了一張局票，塞在韻籟手裏。

這時彭勁秋所叫的雲蕙也來了，蘇善生所叫的高齊青也來了。左詩晨所叫的花痕也來了。

韻籟便坐到左詩晨那邊來，因為雲蕙也和韻籟是認得的。她們是同拍過那張十二金釵的照片的，而且也是一同在照相館樓上捉過迷藏的。不過韻籟她們，在當時已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放誕跳蕩慣了的，而雲蕙還是稚弱得很咧。

高齊青更是今天與蘇善生熟絡非凡，雖然自從那天相見以後，到如今還不到三天。這三天之中，好像比三秋還要長，可知道時間是不能束縛有情人的，而有情人却有這力量可以超時間的。她坐在傍邊，只是「三少」「三少」的喚

個不停。那出名慧大的相幫，在門外只是陰魂不散的催轉局，高齊青却光起火來了。

「你回去把所有堂唱，都叫小阿囡去代，我一概不去了。」高齊青是爽直的人，她斬釘截鐵的向慧大相幫這樣說了。

人家不知道，左詩晨看得很真切，他是知道他們兩人的事的。他暗暗讚歎高齊青是一個有勇氣的女人，不像其他堂子裏姑娘的有扭扭捏捏的態度。她是充滿了活力，她沉醉在未來的甜蜜裏，她比了蘇善生更顯得熱情。

一回兒，悅賓樓的席面散了，各人所叫的堂唱，都已去了。爲了她們都有轉局，就只高齊青已有別人去代局了。『三少！停刻兒來叫嗎？』她在臨走時問着蘇善生。

「管他叫不叫，停刻兒你到他旅館裏去就是了。」左詩晨道。

高齊青迴眸一笑，跳躍似地去了。

有感

何蒼岡

書生忘本色，圍結去來緣，拚作倡優音，難爲臣妾妍。碼來驚老醜，何以答嬋娟？別有閒思想，閉門聽雨眠。

過渡時代

張恨水

▼ 第壹章

凡是一件事情，由舊的變到新的，或由新的成爲舊的，在這變與成之間，就叫做「過渡時代」。譬如男子一件衣服，有時候以長長的瘦瘦的爲時髦，有時候又以短短的肥肥的爲時髦，由瘦瘦的變到肥肥的，不會突然就完全改過來，在這要改而未完全遍改的時候，也就叫「過渡時代」。這正是說一隻渡船，由南岸渡到北岸，在這兩岸之間過河的時候，叫做過渡，所以一切行爲在達而未達的時候，都說在「過渡中」，過渡中的事物，當然是「不成熟」，所以不成熟的事物，也可以說是過渡時代。中國由康梁變法，總理革命直到現在，政治風俗，始終是由舊的向新的方面變着，所以也老在過渡時代裏過活着，要說起過渡時代的事情，真是罄竹難書，可是過渡時代的事情，總是很有趣味的，假使樁樁件件，都能够和盤托出，却也是很可玩味的一件事。這個思想，在腦子裏活動起來，就情不自禁的想寫上一篇小說，不過小說是卑之母甚高論的文字，不能寫這樣多的事，也不能寫什麼重大的事，不過是在過渡時代中，寫着幾個渺小的過渡的人物，倒也不妨由小見大。這話從何說起？在舊京一個大雜院裏。這大雜院的位置，是在新化胡同六號，一個大黑門，四合的雜亂房子，圍着一個大院子，這裏大小不過是十來間房，倒住有九家人家，所以院子裏面，堆着大車，拐子車，籬担，煤爐，以及水缸，尿桶，破桌子，爛板

凳，無所不有，這院裏西廂房，共是三間，每間住着一戶人家，北居住的是鞋匠，正中住的是個捏麵人兒的，都是光身漢子。只有南屋熱鬧，共住了祖孫三代，一個王老太太，一個王家大嫂子，一個小淘氣兒，他們的主人翁叫王大海，在京華大學東齋，當了一名齋夫，是不大回來的，家裏就是這樣祖孫三代過活。這是個國曆九月初的時候，他們因爲這西廂房，一早就遇着東晒，所以三家人家，在春夏之間，找了幾根小木頭，與屋檐相平，搭了個七歪八倒的架子，那架上面搭着幾根細棍子和竹竿，再蒙着幾張破蘆蓆，這就算涼棚。四根木柱的脚下，栽了一些倭瓜和扁豆之類，綠的葉子，由柱子上爬上去，在蘆蓆上鋪着，有一點兒綠蔭，架子外邊栽了有二十多根玉蜀黍，兩三根向日葵，還有兩個破瓦鉢子，栽了些洋馬齒莧，在烈日之下，開着深紅淺紫的花。似乎是這大雜院裏最美麗的一塊土地。不過這架子底下，依然陳列着兩付擔子，和三個煤爐，一個挑水桶，還有條帚簸箕之類，這裏還保存着大雜院固有的文化。王家的小淘氣兒，還祇有九歲，很能做名符其實的工作，因爲那玉蜀黍長得有五六尺高，他就用根青棉線縛了個小炸蟻兒，拴在玉蜀黍幹子上，將玉蜀黍的葉子拆下一片，細細的給它撕成絲兒，手裏捏着，只管去引逗炸蟻，鞋匠老董在屋子裏看見，就叫起來道：「小淘氣兒，你怎麼老和那幾棵老玉幹米

上了，這就是看過青兒，若是像你這樣，老去捏它的葉兒，就會成了光幹兒了。」小淘氣脖子一歪道：「你管得着嗎？我爸爸說了，這公園是大家開的，大家都能玩。」老董光了脊梁，穿了背心，踏着拖鞋出來，自己互相拍着自己的手臂，笑着罵道：「這小子！不是他爸爸揍的，說話就發狠，一點也不像王大海那樣子和氣。」說着話，在背心口袋裏，掏出一點兒零錢，就交給小淘氣兒道：「你拿這錢去買一大塊西瓜吃，別扯這葉子了，行不行？」小淘氣伸手接住了錢，掉轉身子就跑，不多一會兒工夫，他那條黑胖的手胳膊，在眼睛上橫擦着眼淚，走了進來，老董攔着問道：「你怎麼了，錢給誰搶去了嗎？」小淘氣哭道：「我爸爸回來了，他揍我。」老董道：「他爲什麼揍你？」小淘氣兒還不會答覆出來，王大海穿了件灰竹布長衫，頭上戴着一頂平頂式麥稜草帽，手上拿了一柄嫩芭蕉扇子，一搖一擺的由外面進來，站在瓜棚下，就嚷起來道：「我對你們說什麼來着，現在外面時令鬧得挺厲害，切開了的西瓜，有蒼蠅爬過，千萬吃不得，我一回家，就碰到小淘氣兒捧了一大塊西瓜在那裏啃，這小子算是有娘老子養，沒娘老子教。」

王大海這一套話，雖沒有指明罵誰，但是根據中國人的習慣，丈夫對於妻子，或妻子對於丈夫，不必提名道姓，只要表示出彷彿對一個人說話，對手方自然心領神會的，自然知道是對他或對她說話，現在王大海這樣的發脾氣，不是對王大嫂子說話，是對誰說話？王大嫂子一聽，就急了，隔了窗戶就叫起來道：「你三四天不回家，一回家就亂罵，是誰給錢孩子買西瓜吃了？」王大海道：「我知道那個混帳，……」老董笑着向前和王大海一抱拳，笑道：「王大哥，別罵，是我給孩子錢玩的，天氣還熱着，吃點西瓜，不礙事。」王大海道：「西瓜吃

整個兒的不礙事，若是切開了的，蒼蠅爬過去，就有微生蟲在上面，吃下去就要鬧病，我們這種窮骨頭，可真鬧不起病。」老董笑道：「你在學校裏做事，你可不是洋學生，幹嗎也跟着他們瞎起哄，西瓜是清熱，熱天吃着正好，我那天不啃兩塊西瓜？今年我也長到了三十多歲了，從沒爲吃西瓜鬧病。」他用事實來駁王大海，這叫王大海真無言可答。便道：「個個都爲了吃西瓜鬧病，西瓜那裏還有人吃？不過總以小心爲妙罷了。」

老董笑道：「你別信洋學堂裏那些先生胡扯，害什麼病，都說是有微生蟲，我就納悶，這蟲打那兒爬進肚子去？」王大海每次到了家裏，總要受一般鄰居的攻擊，要不妥協，一人難敵衆口，妥協呢？實在又豈不住這一口氣，所以他每次總是氣憤憤的，縮到自己屋子裏去，今天老董爲了給錢給小淘氣兒買西瓜吃，必定要掙個有理，自己揣度着，縱不領人家的情，也不能再執衛生之論，和他來計較了，於是又縮回屋子裏去，王老太在炕上，盤膝坐着，低了頭補襪子底呢，看到王大海進來，頭也沒有抬，便道：「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子早？」王大海回頭看了窗子外，並沒有有人來往，纔低聲道：「還是爲了大妞的事情回來的。」王老太道：「人家答應這個事，無非爲的是幾個錢，老不肯出大價錢，人家怎麼能答應？」王大海道：「學堂裏原來找的幾個人，都是五十元錢畫一點鐘，現在一個月出一萬元的薪水，只要每禮拜畫四次，比以前就貴得多了。」

王老太道：「你只會照他們那樣算，你不想，他們要是每回畫三四點鐘，人家就吃虧了。大妞媽的意思，還是願意論鐘點，去一趟得給一趟的錢，而且這錢還得先給，要是漂了，他們找你，你找誰去？」王大海道：「那樣也成，你把她娘兒倆請過來，我們當面說說。」王老太就向兒媳道：「你去言語一聲。」

王大嫂笑着扭脖子道：「這樣缺德的事，我不幹。」王大海道：「爲什麼不幹？說成功，咱們也可以撈個二八回扣呀。」王大嫂道：「你說罷！每月分我多少錢，我不知道什麼叫回扣，乾脆，每月規定給我多少錢，你要不給我錢，我就給你們嘔，嘔出來，大家弄不成。」王大海道：「每月分你五百元錢，還不成嗎？」王老太插嘴道：「喲！她倒分五百元錢，我呢？」王大海道：「你也分五百元，我自己這一份兒隨便，我祇圖個爽快，把先生們吩咐下來的這趙差使，給人家辦完，也就得了。」王大嫂子聽說有錢可分，不是白介紹，就高興得多，立刻就把大妞兒娘倆叫了來。大妞姓趙，名字叫小金枝兒，可是人家都趕着叫他大妞，她的母親趙高氏，倒爲了姑娘的關係，人家都叫她一聲大妞媽，母女倆過活，全靠找些針線散活，和人家漿洗衣服混着苦日子，曾託過王大海許多次，想到女寄宿會裏當個女丈夫。倒是美術系，因爲沒有模特兒，學生們大爲起調，四處去找，因爲王大海以前曾介紹過一個，現在美術系主任，又把他叫了去，要他再找一個。王大海想到大妞，倒是一個中等人材，這大雜院裏，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就和趙高氏商量，趙高氏聽說女兒能有每月一萬元的收入，心裏很是喜歡，後來打聽清楚，原來是讓姑娘脫光了身子，讓別人家對着她畫，覺得這事情太難爲情了，沒有答應下來。後來過了幾天，回想每月能掙這許多錢，回斷了實在可惜，便又向王老太商量：「錢倒不計較多少，只是姑娘長了十七八，先脫得光光的，總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上身繫個兜肚，下身穿條褲子？」王老太領在煤舖裏借個電話告訴兒子，王大海在電話裏大罵了一頓，說道：「不爲了要脫衣服，誰肯出這許多錢？以後別提了。」趙高氏聽說不行，只好又冷下來，但是一來捨不得眼睜睜拿

到手的錢把它丟了，而且這時候恰是針線生活很少，兩頓窩窩頭都有些維持不過來，沒有法子，再屈服些，不脫衣服條件，也犧牲了，就是希望再加幾個錢，王大海聽說是不過要錢而已，這交涉就好辦，只是娘們的話難說，還得冷她一冷，因之有三天沒回信，今天看是時候了，這纔回家來，和趙高氏回個信，趙高氏是住東廂房的，聽到王大海的聲音，早就扒着窗戶眼，向外面張望，這裏王大嫂過去一傳話，她立刻就跟着過來了，王大海的屋子裏，除了一張土炕而外，便只有一張尺多寬的白木桌子，一張小方凳，主賓擁擠起來，簡直沒有了安身的地方，王大海將趙高氏讓在炕頭上坐着，風涼風涼，不住的將頭昂起來看天色，好像很安閒的樣子。趙高氏是有事來的，巴不得立刻就與王大海一個回答，現在他老不作聲，實在忍不住，就先開口道：「王大哥！託你的事，有了回信嗎？」王大海道：「咳！先和你提來着，你是這樣不順心，我也沒法子往下說，你說不願意，人家還攔着這件事幹啦，前三天人家另外找着人了。」趙高氏道：「喲！王大哥，你怎不和我們多盡一點力呢，我不是前三天就託老太太給您通電話來着嗎？」王大海道：「就是因爲我媽和我通了一個電話，我今天特意回來的，假使你娘兒倆還願意辦的話，我還可以去和你想點法子，至於辦得成辦不成？我可不敢保。」說着話時，依然將頭昂着向天上飄蕩的白雲看着，嘴裏似乎念念有詞，不知在唱什麼。趙高氏道：「喲，我們也是沒有法子呀，事到於今，我們還有什麼不願意哩，這總是出乖露醜的事，讓人家知道了，怎麼樣做人？爲着這大姑娘。」王大海連連將手擺了幾下，皺着眉道：「你不願意幹，又沒誰來強迫着你幹？你何必在我面前說這些苦話，得啦！從今以後，咱們這事不提了。」趙高氏道：「大哥，你

別發急，聽我慢慢的說，你想，都是做生意買賣，我姑娘讓他們畫出來，不定要賣多少錢，他們就當少賺幾個，多給我們一點兒，又有什麼關係呢？」王大海道：「什麼？你以為他們畫出來了賣錢，你不要瞎說了，人家學堂裏，學生，先生，都是研究學問的人，誰作生意買賣，他們因為要畫什麼，就得像什麼，所以要找人去做模特兒，咱們說句俗話，就是找個人模子，他們說，人身上的肉，長得圓滾滾的，畫出來得很美，所以要找人去畫。」高氏道：「既然是那們着，男人長得肉滾滾的，有的是，為什麼不找男的，要找女的呢？」這個問題，王大海却答不上，因問道：「你是和我講理來着，還是和我講事情來着？你說罷，到底願幹不願幹？若是不願幹，這些廢話，就不用說了。」這兩句硬話，把趙高氏倒臊成個大紅臉，作聲不得，王老太看了有些不過意，便道：「你爲什麼一說話，就和人翻起來，有話好好的說得了。」王大海道：「不是我說話就翻，因爲大妮媽說話太怪了。」趙高氏道：「得了！大哥你瞧着我娘兒倆怪可憐的，幫我一點忙，多加兩個錢得了。」由炕上下來，和他擲了一擲，作個要請安的樣子。王大海也連忙站起身來，笑道：「這我又說句笑話了，我跟你說合這件事，可沒有什麼好處，不是咱們作了多年的街坊，這件事我真管不着，你說到底要加多少呢？」趙高氏想了想道：「我瞧着還是論鐘點罷，一萬元錢包一個月的話，有些不合算，要是論鐘點的話，一個月不能只畫三十點鐘，有時候二三點鐘也沒有一定，這樣不是拿得到更多的錢嗎？」王大海道：「你這話本也說得不錯，可是學堂裏放假的日子很多，也許整個禮拜不上課，論起鐘點來，這個禮拜就算白耗了，要是包月呢，他們一個月不上課，這一個月的錢，你還是可以拿的。」趙高氏聽了這話，

也很有理，皺了眉說不出所以然來。王老太道：「大海，你看大妮媽怪爲難的，你就到學堂裏去和先生們說說，多少加人家一點。」王大海道：「我是先生們支使的，也够不上說和人家加錢。」王老太道：「也用不着你加錢，只要你去求學堂裏先生，就得了。」王大海望了趙高氏道：「據大嫂子的意思，要加多少錢？」趙高氏道：「我和斜對過閔老先生洗衣服，那個人挺好的，他到常合我們談心，他說在學堂裏教書，是三百元錢一點鐘，我姑娘光了身子，給人家畫，總比當先生苦，我想也照樣算那麼些個罷。」王大海心裏想着，照說這價錢，可不算貴，從前有個很好看的模特兒，學堂裏捨不得把他放走，曾出到三百五十塊錢一點鐘的價錢，大妮長得還不錯，只要三百元一點鐘，總也不算多，他心裏如此籌劃着，便向趙高氏道：「好罷，我去和先生們商量商量看，可是有一層，你要讓我帶着大妮到學校裏去，讓大家瞧瞧。」趙高氏道：「瞧瞧，倒沒有什麼關係，反正將來她也是要讓人去瞧的，她什麼時候回來呢？」王大海道：「這個你放心，我帶了她去，我一定還帶她回來，可是成功不成功，現在還是不定。」趙高氏道：「那是當然的，我也不能那樣不懂事，可是這件事，千萬得瞞着人，別讓院子裏知道，這裏人多嘴雜，我倒沒有什麼，姑娘見了人，這臉在那兒擱？」王大海道：「除了我家不說，還有什麼人知道，我是介紹人，說出來也沒有多大的面子，這一層你就放心了。」趙高氏道：「那麼我就叫她去。」說着，她悄悄的走出屋子去，一個人故意高着聲道：「你瞧，多麼巧呀，我家沒茶，大家也沒茶，口渴了，想找點茶喝喝都不行，大妮，咱們自己燒壺水喝罷。」她如此嚷着，彷彿就是到王家找茶喝再回去的，人家就不注意了。

（待續）

編後小記

士一先生任大學教授有年，近仍身兼兩大學之教務，「助詞」一篇，為先生授課之結晶，本刊得此，榮幸無任！

陳陶遺先生，有黨國元老之目，金人先生應本刊之請，于半小時中寫成名人論，篇幅甚短，自云掛一漏萬，殊不慚意，第編者讀之，已覺足以概括陶老生平。

羅斯福，希特勒，墨索里尼，皆於四月間逝世，無論羅斯福為成功者，希，墨，為失敗者，第同為歷史上之人物則一，因請嚴肅先生寫其生平，限于篇幅，先刊羅，希，再記墨氏。嚴先生中西文兼擅，尤善寫史地人物也。

王澐常教授之書法，於寢讀沈寐叟之餘，更擷取北碑南帖之大成，草書尤能自成一派，正氣歌可見一斑。久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之張菊生太史，（元濟）與錢自嚴太史（崇威）合作之吳芝相先生家傳，文固足傳，字尤精審，菊老春秋七十有九矣，一筆不苟，宜其享大年也。

上期有亟須勘正者三端，一為封面論語學則不固，學誤植德。一為何蒼回先生之晚甘謬錄，記吳養臣先生事，編者按語，誤吳為蘊齋先生尊親。皆應深志歉忱！

「雜誌」每月皆有傑作，非其他刊物所能具，五月號有老總先生回憶陸軍士官學校一文，謂第四期……何澄，字蒼回，常在大眾雜誌上，發表詩文。此則稍誤，按：何澄先生，字亞長，山西人，曾參謀英士先烈戎幕，與蔣公介石張羣先生同寅，繼更任滄石鐵路督辦，有官無路，先生每舉以自嘲。蒼回先生名虛，字學愚，甬人，中英並精，久任金城銀行總務處，今猶以商自隱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中儲券伍百元

存款貳千元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發行人 錢 須 彌

發行所 上海鳳陽路二三八弄四八號 大眾出版社 電話 九一—一三一

總經理 文匯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大眾廣告新刊例▼

封底	四分之二	一萬貳千元
封裏	四分之二	一萬元
封底裏	四分之二	九千元
目錄前	四分之二	八千元
目錄上下	每條	一萬元
普通欄	四分之二	七千元

以上係一次刊登價目

傑三中煙 崇推世舉

大王



凱士



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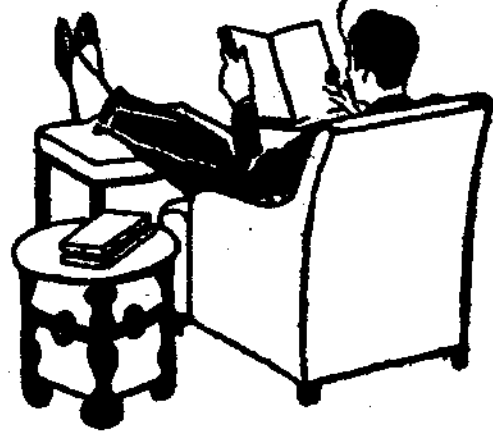


友賓 中國 安

聯合煙草公司出品

安賓行 西北路九十四號
 電話 四六六五
 華聯行 上海路二二四號
 電話 三〇六二

總經理



到處有售

郵政傳登部託登記證三證八通六誌字第一類新開紙

每冊定價中儲券伍百元

愛斯牌

貨色道地 * 份量準足
歡迎用 * 直接訂購

中儲券



商標 中儲券



蘇州竹木炭公司出品

★ 電話 ★

一八二〇三

上海經理閘三號